张荣昌译

MOGUI DEMI HUNTANG

魔鬼的迷魂汤

[德]恩·台·阿·霍夫曼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裴胜利
封面设计：吴建兴

ISBN 7-5327-2025-X
9 787532 720255 >

ISBN 7-5327-2025-X/I·1197
定　　价：14.90元

[德]恩·台·阿·霍夫曼著

魔鬼的迷魂汤

张荣昌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 T. A. Hoffmann

DIE ELIXIER DES TEUFELS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Berlin 版本译出

魔鬼的迷魂汤

〔德〕恩·台·阿·霍夫曼 著

张荣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插页 5 字数 221,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ISBN7-5327-2025-X/I·1197
定价:14.90 元

出 版 者 前 言

亲爱的读者，我很想领你到那一片梧桐树林里去，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读了修道士梅达杜斯的奇异的故事。你将会和我一起坐到那同一张半掩蔽在芬芳的灌木丛和绚丽的鲜花之中的石头长凳上；你将会像我那样满怀眷恋地眺望那如黛的远山，它们在向阳的山谷的后面耸起，千姿百态，那山谷沿着树林的末端展现在我们眼前。但是现在你转过身来，你看见我们身后约摸二十步远处有一幢房屋，大门上饰有许多塑像。——透过深暗色的梧桐树细枝，圣像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注视着你；那是幅新的湿壁画，在宽阔的墙上发出耀眼的光彩。——太阳红彤彤滞留在山上，晚风习习，到处是一派生机。奇妙的声音窸窸窣窣穿过树林和灌木丛：仿佛它们会渐渐加强变成歌声和管风琴声似的，这些声音就这样从远处传过来。身穿宽松褶皱衣裳、表情严肃的男人，虔诚的目光仰视着天空，在花园的林荫道上默默行走。难道是圣像们受这美妙声音的感召复活了，从墙上下来了？——你沉浸在那儿所塑造的传说和传奇故事所散发出的神秘、敬畏的氛围里，你觉得，仿佛一切都发生在你的眼前，而且你很乐意相信这一点。你在这种气氛中读梅达杜斯的故事，而且你也一定会认为这位修道士的奇特的幻象不止是炽热的想象力的杂乱

无章的游戏。

亲爱的读者！因为你刚才看见了圣像、一个修道院和修道士们，所以我大概可以不必补充说，我已经把你领进来的，就是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①] 的美丽的花园。

当我后来在这座修道院里作几天逗留时，年高德劭的修道院院长让我看修道士梅达杜斯遗留下来的、被当作一种稀世奇观存档的稿纸，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消院长的顾虑，让他把这些稿纸给了我。老人说，这些稿纸本来是应该烧毁的。——亲爱的读者，现在我把这本用那些稿纸编纂而成的书送到你手里，我倒并不是不担心你会赞同院长的意见。可是如果你决心与梅达杜斯一道，仿佛你是他的忠实伙伴似地，到幽暗的十字形回廊和修道士小室——到这个缤纷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去走一遭并且与他一起去忍受他的生活中的惊险、恐怖、疯狂、滑稽，那么你也许会对展现在你眼前的形形色色的景象感到赏心悦目。——也可能会这样：看上去似乎难以名状的事物，一旦你仔细加以观看，你马上便会觉得它清楚明了。你会认出那隐蔽的萌芽，是一场摸不透的灾难孕育了它，而它生长成茂盛的植物，不断缠绕蔓生，直至一朵鲜花，结着果实，吮吸着生命的乳汁并自己杀死了这颗幼芽。

在我孜孜不倦读完卡普栖教徒梅达杜斯的稿纸以后——我读这稿子感到相当困难，因为这位已作古的人写得一手很小的、叫人无法辨认的修道士式的字体——我便也觉得，仿佛这种我们称之为梦幻和幻觉的东西，可能是对贯穿我们的生命，并用种种义务将其紧紧拴住的那条秘密线索的含有象征意义的认识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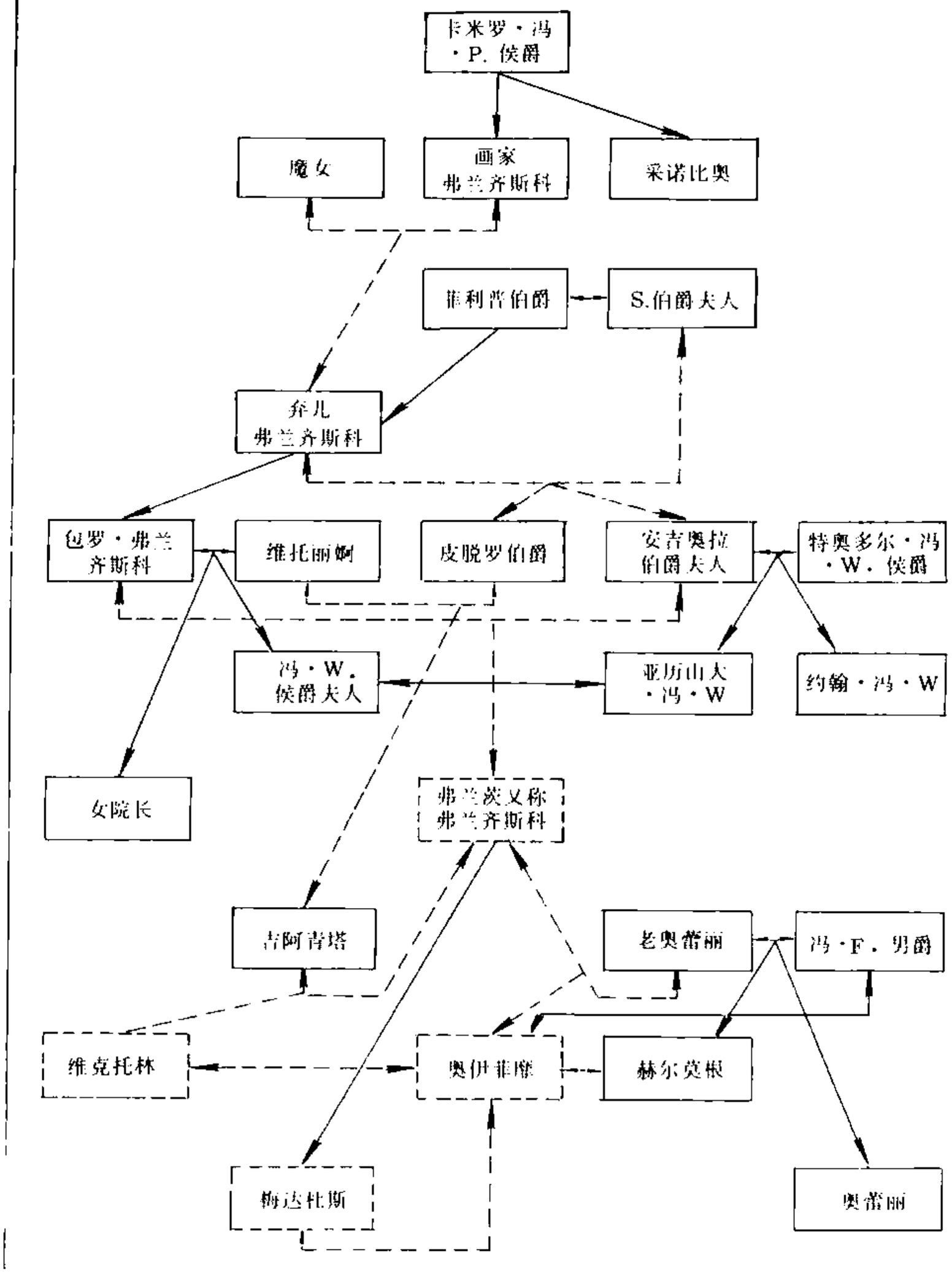
---

① 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指的是十七世纪中叶在班贝克市建造的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霍夫曼在一八一二年曾访问过这所修道院。

的，仿佛谁自以为凭借那种认识便已获得了用暴力撕断那条线索并和那股控制我们的神秘势力进行较量的力量，谁倒反而应该被看作是个无可救药的人似的。

亲爱的读者，也许你和我有同感，而这正是我出于众多的原因所真切希望的。

梅达杜斯世系表


卡米罗·冯·P. 侯爵
魔女
画家弗兰齐斯科
采诺比奥
菲利普伯爵
S.伯爵夫人
弃儿弗兰齐斯科
包罗·弗兰齐斯科
维托丽娜
皮脱罗伯爵
安吉奥拉伯爵夫人
特奥多尔·冯·W. 侯爵
冯·W. 侯爵夫人
亚历山大·冯·W
约翰·冯·W
女院长
弗兰茨又称弗兰齐斯科
吉阿青塔
老奥蕾丽
冯·F. 男爵
维克托林
奥伊菲摩
赫尔莫根
梅达杜斯
奥蕾丽
结婚
合法出身自……
有奸情
邪恶出身自……
纯洁的出身（包括未婚生的）
乱伦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 1
梅达杜斯世系表 …… 4
第一部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修道院生活 …… 3
　第二章　涉足红尘 …… 39
　第三章　旅途历险 …… 74
　第四章　生活在君侯宫廷 …… 116
第二部
　第一章　转折点 …… 151
　第二章　忏悔 …… 213
　第三章　返回修道院 …… 253
译后记 …… 303

第　一　部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修道院生活

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的父亲在世时生活境况是怎样的；但是我一回忆起她在我少年时代向我讲述的有关他的种种事情，我便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这是一个知识渊博、有天赋、善于处世的男子。正是从我后来才懂得的、我母亲对她的早年生活所作的这些讲述和零星意见中我才得知，我的父母从富有阔绰、安逸舒适的生活坠入赤贫之中，我的父亲曾受撒旦诱惑犯下可耻的亵渎罪行，犯了一桩深重的罪孽。在他的晚年，上帝大发善心，使他顿然醒悟，他要去朝拜遥远、寒冷的普鲁士的圣菩提树[①]，以自赎这一罪行。——在去那儿的艰难旅程中，我的母亲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之后第一次感觉到，这一婚姻将不会如我父亲所担心的那样依然不结果实，虽然在极度贫困中，他却感到无比欣喜，因为一个圣贝尔纳杜斯[②]曾允诺他只要生一个儿子便可使他得到慰藉和赦罪的幻觉眼看就可以成真。在圣菩提树修道院里，我的父亲病倒了。他越是不顾身体羸弱不肯中止规定要作的艰辛的祈祷礼，他的病势便越严重；就在我出生的同一个瞬间，他洗涤掉罪过欣慰地死了。——我刚一懂事，脑海里便蒙眬浮现起圣菩提树修道院和它那庄严的教堂的亲切可爱的形象。那片幽暗的树林仍还在我耳际簌簌作响——是我的摇篮的

那片茂密的草地，那绚丽多彩的鲜花丛仍还在我四周散发着芳香。没有一头有毒的动物，没有一只有害的昆虫盘踞在这块圣地上；没有嗡嗡的苍蝇，没有唧唧的蟋蟀来打破这神圣的寂静，只有神甫们虔诚的赞美歌声在这一片寂静中回荡，他们和朝圣者们一道挥舞着袅袅升起献祭香烟的烟钵，在长长的行列中行进着。我还在教堂中央看见那棵菩提树套着银护套的树干，是天使们把这幅创造奇迹的圣母像安放到下面这棵树上的。天使们——圣徒们——的五彩缤纷的形态仍还在从教堂的四壁、从天花板上向我微笑！我母亲讲的有关这座使她无比痛苦的内心得到宽宥和慰藉的神奇修道院的故事是如此深入到了我的内心，以致我竟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目睹，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虽然我根本不可能回忆起这么遥远的往事，因为我的母亲在一年半以后便离开了这个神圣的地方。——就这样，我觉得有一回在这座空寂的教堂里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位神情严肃的男子的这个奇异的形态，这就是那个陌生的画家，在古老的年代，就在建造这座教堂的时候，画家来到这里。谁也听不懂他讲的语言，他娴熟灵巧的手在很短的时间里给教堂画上了无比美妙的图画，但是随后，当他画完以后，便又消失不见了。——就这样，我另外还回忆起一位长着灰白色长胡子、身穿奇特异样服装的老年朝圣者，他常常抱着我四处走动，在树林里寻找各种彩色苔藓和石头子并和我一起玩耍；尽管我分明知道，只是由于我母亲的描述我的内心里才产生出他的活生生的形象。有一回他带来了

---

① 遥远、寒冷的普鲁士的圣菩提树，指前东普鲁士拉斯登堡附近作为朝圣地的圣菩提树修道院。该修道院小教堂围绕着一棵菩提树修建，该树的桠杈覆盖住屋顶。

② 圣贝尔纳杜斯，指法国神学家、教父伯恩哈德（约 1090—1153），一一七七四年被敕封圣徒称号。

一个异常漂亮、与我同龄的陌生男孩。我们坐在草地上，互相亲热地拥抱，亲吻，我把我的所有的彩石都送给他，他用它们在地上摆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但是最后它们总是被摆成十字架的形状。我的母亲坐在我们身旁的一张石凳上，老人则站在她后面，神情宽厚而又严峻地观看我们充满稚气的游戏。这时，从矮树林里走出来几个少年，从他们的衣着和他们的整个气质上看，他们大概只是出于好奇和想看热闹才到圣菩提树来的。其中的一个一看见我们就边笑边喊道："瞧这儿！一个神圣的家庭，这是我作画的好素材！"——说着他果真拿出纸和铅笔，准备画我们，这时老朝圣者抬起头怒声喊道："小滑头，你想当画家呢，你的内心里从未燃烧过信仰和爱的火焰；你的作品将和你本人一样僵硬、无生命，你将像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那样因孤独空虚而绝望，因你自己的贫穷可怜而毁灭。"——少年们惶惶然急忙跑开了。——老朝圣者对我母亲说："今天我给您带来了一个神奇的孩子，以便让他在您儿子心中点燃爱的火花，不过我还得把这孩子从您身边带走，而您也许从此再也不会见到他，也不会再见到我本人。您的儿子长得聪明伶俐，很有才华，但是他的血液中却涌动着父亲的罪孽，他可以振作起来为维护信仰而去进行勇猛战斗嘛，让他当神职人员吧！"——我的母亲一迭连声说，这位朝圣者的话给她留下何等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她还是决定不去约束我的兴趣爱好，而是静观其变，看命运将对我作出怎样安排，会把我引向何方，因为除了她自己有能力给予我的教育以外，她无法设想还有什么别的、更高层次的教育。——我的由清楚的、自己取得的经历而生的回忆起始于我母亲在归途中来到西妥教团女修道院的那个时刻，她在那里受到了认识我父亲的有侯爵封号的女院长的亲切接待。从老朝圣者那件事，从那件我确实由自己的直接经验得知、我母亲只就画家和老

朝圣者的原话作了些补充的事件起，到我母亲第一次把我带到女院长这儿的时刻为止，这段时间完全是空白；对此我简直是一无所知。当母亲尽她最大能力修补、整理我的那身西服时，我才又回过神来。她已在城里买了新的绸带，她修剪我蓬乱的头发，精心打扮我，一边还再三嘱咐我去见女院长夫人时态度要虔诚，行为要规矩。我终于在母亲的牵引下登上了那宽阔的石级楼梯，走进了那间高大、有拱顶、装饰有圣像的房间，我们在这间房间里找到了有侯爵封号的女院长。这是一位身材高大、仪态万方的漂亮妇女，那身教团服赋予她以一种令人敬畏的威严。她用一种严峻的、渗入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目光注视着我，并问："这是您的儿子？"——她的声音，她的整个外貌——甚至这陌生的环境，这间高大的房屋，这些圣像，这一切都对我产生很大影响，以致我竟为一种内心恐惧的感觉所攫住而号啕大哭起来。于是，侯爵夫人便略为宽容和善地望着我，说："你怎么了，小家伙，你怕我吗？——亲爱的夫人，您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弗兰茨，"我母亲回答说。这时，侯爵夫人怀着深深的忧伤说："弗兰齐斯科！"说着就把我抱起来，紧紧搂住我，但是就在这一瞬间，我脖子上感到一阵剧痛，顿时大声喊叫起来，吓得侯爵夫人急忙把我松开，对我的举止感到十分惊愕的母亲急步向我冲过来，当即就要把我带走。侯爵夫人不让这样做；一检查发现，原来是侯爵夫人佩戴在胸前的那个金钢石十字架在她紧紧搂抱我的时候扎伤了我的脖子，以致伤口殷红，皮下出血了。"可怜的弗兰茨，"侯爵夫人说，"我让你受苦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成为好朋友的。"——一个修女送来甜点和甜葡萄酒，我这时已经变得无所顾忌，便没等人劝请，就勇敢地吃起已经落下座并将我抱在怀里的这位可爱的妇人亲自塞到我嘴里来的甜食。当我喝了几口这种我至今还根本不知道是什么饮料的甜酒之后，我又恢复了我

往日的活泼性格,那种据我母亲证实在我少年时代起就为我所固有的特殊的活跃劲儿。我连笑带闲扯,把女院长和留在房间没走的修女逗得乐不可支。至今我仍还不明白,我母亲怎么会突然想起要我给侯爵夫人讲述我出生地的那些美妙动人的故事,而我又怎么会鬼使神差地把那位陌生的不知名的画家作的画向她描述得那样生动活泼,仿佛我已经透彻领悟了它们的精神实质。在讲述时,我完全进入到圣徒们这些美妙故事的情景之中,似乎我已经读过并熟谙所有的教会文献。侯爵夫人,甚至连我的母亲也不胜惊讶地望着我,而我越讲,情绪便越高昂,当侯爵夫人最后终于问我:"告诉我,亲爱的孩子,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一切?"——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一位陌生朝圣者带来的那个奇特的英俊少年给我讲解过教堂里所有的图画,甚至还用彩石描画过其中的某些画,不单单给我解释了它们的含意,而且还给我讲了许多别的圣徒的故事。

有人打晚祷钟,修女早已把一大把糖果装进一只纸袋,这时她便把纸袋给我,我高高兴兴把它放进口袋。女院长站起来对我母亲说:"亲爱的夫人!我收您的儿子当我的弟子并且愿意从现在起照料他。"我母亲忧伤得说不出话来,她热泪盈眶地亲吻侯爵夫人的双手。正当我们就要从房门口走出去的时候,侯爵夫人追上我们,再次把我抱起来,一边小心翼翼把十字架推向旁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一边痛哭流涕,让滚热的泪珠掉落到我的额头上,并呼叫道:"弗兰齐斯科! ——你要保持虔诚和善良啊!"——我深深受到感动,不禁莫明其妙地也哭了起来。

在女院长的支持下,住在离修道院不远处一所小田庄上的母亲的境遇不久便有了改善。贫困熬到了头,我穿上了比较好的衣服并有幸听牧师讲课,牧师在修道院教堂里主持吟唱弥撒

时，我便在他的唱诗班里当唱歌男童。

那段幸福的青少年时代的回忆，多么像一个快活的梦，它一直在让我魂牵梦萦！——啊，我的故乡在我身后很远很远的地方，它就像一方遥远而美好的乐土，那儿充满着欢乐和儿童般无拘无束的纯真的喜悦，但是如果我向后看，那儿便有一个深渊向我张开裂缝，它永远把我和故乡分开。我怀着热切的思恋之情，日益急切地渴望辨认出我在那边看见的、似在晨曦的紫色微光中漫步的倩影；我误以为听见了她们那悦耳动听的声音。啊！——难道会有一条连爱情凭着强劲有力的翅膀也飞越不过去的鸿沟？对于爱情来说空间、时间算得了什么！——爱情不是存在于思想中，而思想难道有限度？——但是幽暗的人影升起，它们越来越稠密地挤在一起，把我越来越紧密地包围住，用眼前的痛苦遮住我的视线，束缚我的意识，以致连用无可名状的欢乐与痛苦充满我内心的那种渴望如今也正变为致命的极度的痛楚！

牧师透着一团和气，他善于吸引我的活跃的思想，他善于按照我的品性安排他的讲课内容，使我心情愉快地学习，进步很快。——我爱我的母亲甚于任何人，但是我却像尊敬一位圣女那样尊敬侯爵夫人，如果哪天我可以见到她，这对我便是个盛大的节日。每次我都拿定主意要在她面前卖弄一下新获得的知识，可是每次她一来，每次她亲切地和我一攀谈，我便几乎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便只有看着她的份儿，只有听她说话的份儿。她的每一句话都在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每逢我和她谈过话，我便会整天处在奇异、庄严的气氛中，她的形象便会在我随后所作的散步途中一直陪伴着我。——我站在主祭坛旁边，挥舞着烟钵，风琴声从圣坛飘荡而下，似潮水般涌来，仿佛要把我冲走——然后我在圣歌声中辨认出她的声音，这声音像一道闪光向

下朝我射来，并使我内心充满至高至圣的预感，每当这时，我的心灵便会受到多么不可名状的感觉的震撼。但是我几个星期之久一直高兴期盼着的、我简直是从来不会不怀着内心的狂喜思念着的最美好的日子却是圣贝尔纳杜斯节[①]，由于他是西妥教团教徒的圣徒，所以修道院举行一次大规模赦罪活动最隆重地庆祝这个节日。节日的前一天，就有大批人从毗邻的城市、从整个周围地区涌来，在鲜花盛开的大草地上安营扎寨。这片草地连着修道院，所以兴高采烈的喧闹声日夜不停。我不再记得，在这个气候宜人的季节里（贝尔纳杜斯节在八月）这个节日曾受过天气的什么不利影响。人们看到这儿是各色各样的虔诚的朝圣者唱着赞歌悠然漫步，那儿是农民小伙子们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们一道嬉闹玩耍——教士们沉浸在虔诚沉思中，十指交叉，凝神望着云端——市民们一家一家地露宿在草地上，拿出篮子里装得满满的食物吃起饭来。欢快的琴声、虔诚的歌声、赎罪者们热烈的叹息声、兴高采烈者们的笑声以及抱怨声、欢呼声、戏谑声、祈祷声，响彻一片，似奇妙的、令人陶醉的协奏曲充斥在四周的空气中！——但是修道院钟声一响，四周突然就寂静下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只见大家密密匝匝地纷纷跪下，只有深沉的喃喃祈祷声打破这神圣的寂静。最后一响钟声打过，杂色人群便又杂乱地流动起来，只中止了几分钟的欢呼声重又响起。——在贝尔纳杜斯节这一天，住在毗邻城市的主教，在有主教座礼拜堂的下级神职人员的侍奉下，亲自在修道院教堂举行隆重的大弥撒，他的小乐队在一个建于主祭坛一侧、墙上挂着众多罕见壁毯的看台上奏响音乐。——当初激荡我胸怀的这些情感现在仍还没有熄灭，每当我满怀激情地回忆起那个消

---

① 圣贝尔纳杜斯节：八月二十日，圣伯恩哈德·冯·克莱福克斯的忌辰。

逝得太快的极度幸福的时代，它们便会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我清楚地记得一支曾多次演奏的颂歌，因为侯爵夫人最最喜欢听这段乐曲。——当主教给这支颂歌定好音，合唱队洪亮的歌声铿然响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这时候难道不觉得，云海中的灵光正笼罩在主祭坛的上方？——甚至，仿佛是画上的小天使和六翅天使正通过一个神圣的奇迹发出活生生的红光并扑扇着强劲的翅膀、上下飞舞，用歌声和奇妙的拨弦乐赞美着上帝？——我沉浸在对这一热情祈祷的冥想惊叹中，它穿过闪光的云彩把我送到遥远的熟悉的家乡，在芳香四溢的树林里响起悦耳优美的天使之音，那个神奇的男孩像从高耸的百合花丛中冒出似地向我迎面走来并笑问我："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在哪儿呀，弗兰齐斯科？——我有许多许多五彩缤纷的鲜花，你若留在我身边并且永远爱我，我就把这些鲜花全都送给你。"

大弥撒结束之后，修女们在头戴法冠手持主教权杖的女院长的率领下列队在修道院的游廊里和教堂里庄严游行。多么神圣，多么威严，多么超凡脱俗的光芒从这位美好的妇人的每一个眼神中闪现而出，指引着她每一个举动！这是扬扬得意的教会本身，是它在向虔诚的信徒们许诺恩宠和祝福。我会跪倒在她的脚下的，如果她的目光偶然落在我的身上。——礼拜仪式结束后，在修道院的一座大厅里款待神职人员和主教的小乐队。应邀而来用餐的还有好几个修道院的朋友、学校校东、市里的商人，由于主教的首席小提琴手喜欢上了我、乐意与我厮混，所以我也得以参加。如果说方才我的内心受神圣的祈祷仪式的感奋而完全沉浸在神灵之中的话，那么现在则是欢乐的现实生活向我迎面扑来并用它那些五光十色的图像将我团团围住。欢声笑语中，觥筹交错间，宾客们相互讲述各种故事、笑话和趣闻，直到夜幕降临，各种车辆准备好随时启程回家。

我满十六岁的时候，牧师告诉我，我已经够条件，可以到毗邻城市的神学院里去开始学习更高深的神学知识；因为我已决定完全献身于宗教职业，这使我母亲感到由衷的高兴，她由此看到那位朝圣者与我父亲奇怪的、我没听说过的幻景有某种关联的神秘提示已经得到说明和履行了。由于我的这个决心，她才相信我父亲的灵魂已洗涤干净并且已从地狱永恒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现在连我只能在接待室里见到的侯爵夫人也非常赞同我的计划，而且她再次重申她竭尽全力支持我直至我获得一个神职的诺言。尽管城市离得很近，人们从修道院可以看见城里的尖顶，只要身板还硬朗，人人都会从城里出发，选择修道院这块明朗、幽雅的地方作为他们散步的场所，然而我仍还依依不舍，不忍离别我的善良的母亲，我在心中深深敬仰的这位美好的妇女以及我的亲密的教师。这确实也是真的，怀着与你心爱的人离别的痛苦，即便相隔咫尺的距离，你也会觉得好像远在天边！——侯爵夫人特别激动，还在一本正经说着谆谆告诫的话的时候，她的语声便忧伤得颤抖了起来。她送给我一串精美的十字架念珠和一本有鲜明色彩插图的小祈祷书。后来她还交给我一封给城里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院长的推荐信，她要我立刻去拜访院长，说是因为他会在各方面大力支持我的。

毫无疑问，轻易找不出一块比贴近城市的这座卡普栖教团修道院所在地更优美的地方。每逢我在长长的林荫道上漫步，时而在这一丛、时而又在那一丛茂盛的灌木前驻足的时候，我便总觉得这座可以眺望群山景色的美丽的修道院花园闪耀出新的美。——正是在这座花园里我遇见了院长莱昂纳杜斯，这是我第一次拜访这座修道院，来递交女院长引荐我的介绍信。院长读完信后，他特有的那种亲切感陡然增加，关于这位他早年在罗马就已结识的美妙妇女，他可以讲出许多美妙动听的事情，以致

他在头一个瞬间就把我吸引住了。他为教友们所包围，人们不久便看出院长和修道士们的整个关系，看出修道院里的整个安排和生活方式：从院长的外表显露出来的那种安详和轻松愉快的神态感染着所有的教友。人们哪儿也看不到丝毫不愉快的表情，看不到丝毫带有敌意的、心头郁结着烦闷的表情，而在别处修道士们的脸上人们却随时可以觉察它。尽管教团团规森严，院长莱昂纳杜斯却觉得这些祈祷仪式与其说是对附着于人性上的罪孽的忏悔，还不如说是已转向神灵的心智的需要，而且他善于在教友们的心中点燃祈祷这一精神火花，以致让他们为履行团规而必须作一切事情，从而流露出一种在狭小的尘世间创造出更崇高的实质而获得的喜悦和惬意。院长莱昂纳杜斯甚至还善于与社会各界建立一种对教士们来说只能是有益的联系。社会各界向这座备受敬仰的修道院提供的慷慨捐赠，使修道院一到某些日子便可在斋堂里设宴招待修道院的朋友和保护人。每逢这样的日子，膳厅中央便摆上一张长长的餐桌，院长莱昂纳杜斯坐在上端，两旁分坐着宾客。修道士们待在狭长的、沿墙放着的餐桌旁，按团规使用他们的简单的餐具，而来宾席上则都是一色干净和精致的陶瓷和玻璃器皿。修道院厨师做得一手美味佳肴，让客人们吃得赞不绝口。客人们开怀畅饮，于是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的这些宴席便成了世俗人士和宗教界人士的一种亲切、愉快的聚会，使双方彼此互受影响，对各自的生活不无裨益。囿于世俗活动的人走出去，走进一切都透着与他们的行为截然不同的教会生活气息的围墙里，这样，他们受到落入他们心灵的火花的激奋而不得不承认，或许通过别的、不同于他们所选择的途径也可以找到宁静和幸福，也许心灵越是摆脱世俗越是能在这个人世间就让人过上一种更高洁的生活。而修道士们则增加了审慎处世的经验，增加了聪明才智，因为他们获得有关他们围

墙以外那个五彩纷呈的世界里的行为举措的信息，这引起了他们种种思考。他们没有赋予尘世生活以一种错误的价值，便不由得会承认，在人们不同的、由内心决定的生活方式中，存在着精神原则所产生的这样一种衍射的必然性，没有它一切都将黯淡无光。在文化和科学的教育程度上，院长莱昂纳杜斯一向高高凌驾于众人之上。他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神学方面的勇敢的学者，他善于深入浅出地阐述最艰深的内容，神学院的教授们都纷纷向他求教。除此之外，他所受的世俗文化方面的教育，也高出于人们对一个修道院牧师所能期望的程度。他讲一口流畅的意大利语和法语。早年人们因他机智敏捷曾派他执行过重要使命。当初我结识他时，他已是一个高龄老人；尽管他的满头白发显示出他年事已高，可他的眼睛里仍闪耀出青春的热情；他的嘴角漾出的优雅的微笑更是显现出内心的恬适。他在举手投足间，在讲话的时候，都表现出一种同样的优美的姿态，甚至那件教团团服与他那匀称的身材也显得很合身。修道士们当中，没有一个不是出于自愿选择，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出于因内心精神境界而产生的需求才到这座修道院里来的；但是即使是为了逃避厄运而到修道院里来寻找避难所的不幸的人，莱昂纳杜斯也会马上给以安慰；他的忏悔仪式会成为转向内心平静的简短过渡，于是，一旦与世情和解，他便会不顾念尘世琐碎，虽生活在尘世，但不久便会摆脱世俗。修道院生活的这些不寻常的倾向，莱昂纳杜斯在意大利时便已经心领神会。在那儿，宗教礼拜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宗教生活观比在天主教的德国更生气勃勃。一如教堂建筑方面还保留着古希腊罗马的式样，似乎从古代的那个生动活泼的时期里也有一束光已经射入到神秘幽暗的基督教精神之中，并且已经用那种一向围射诸神和英雄的奇异光辉把它照亮。

莱昂纳杜斯对我颇有好感，他教我意大利语和法语；他给我读的各式各样的书，每本都是精美卓越的，一如他的以特殊方式陶冶我情操的谈话。我除了在神学院学习以外，剩下的全部时间几乎都是在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度过的。我感觉到，我要出家当修道士的愿望变得日益强烈。我向院长披露了我的心愿；他没有直接劝阻我，他建议我至少再等几年，我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比迄今为止更多地看看这个世界。尽管我在此期间主要是通过教我音乐的主教的首席小提琴手认识了不少别的人；在每个社交场合，尤其是有女性在场的话，我仍然觉得拘束和不自在，而这一点，以及那种对静心养性生活的癖好似乎决定着我内心对修道院生活的使命感。

有一回，院长跟我讲了许多有关世俗生活的奇怪的话；谈话深入到了最猥亵的内容，可是他很善于用他通常的那种轻松、优美的词藻加以探讨，以致他避免使用一切哪怕只是细微下流的词语，却总是把话讲到点子上。最后他拉着我的手，用犀利的目光盯住我的眼睛问我是否仍还纯洁无瑕。——我觉得面颊发红，因为就在莱昂纳杜斯这样盘问我的当儿，一个已经离我而去很久的、色彩鲜艳的形象闪跃而出。——首席小提琴手有一个妹妹，她说不上有多么漂亮，然而却正值青春妙龄，是个十分迷人的姑娘。她身材匀称，长着好看的胳臂和好看的胸脯，颇有风韵。——一天早晨，我去首席小提琴手家上音乐课，不料撞见了这位姑娘，只见她身着单薄晨衣、几乎完全裸着乳房；虽然她很快把衣服将身体围上了，但是我贪婪的目光在刹那间已经瞥见很多，我说不出一句话来，从未有过的情感在我心头激荡，驱动着一腔热血流贯全身，我听见了我的脉搏的怦怦跳动声。我的胸膛使劲地抽搐起来，几乎快要爆裂了；我终于轻轻地吁出一口气来。姑娘大大方方地向我走来，抓住我的手问我怎么了，这使

我更觉得狼狈不堪，幸亏这时首席小提琴手走进房间，使我摆脱了痛苦难堪的处境。在上课期间，我从未像这一次这样拉琴走音，从未这样唱歌不合曲调的。我够虔诚的，后来就把这整个儿事看作是魔鬼的一次恶意诱惑，不久我便相当高兴地自诩通过苦行修炼已将这个凶恶的敌人打退。现在一听到院长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似乎顿时看见首席小提琴手的妹妹裸露着胸脯站在我面前，感觉到她的温暖的气息，她的手的压力——我内心的恐惧不断增长。莱昂纳杜斯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看着我，使我不寒而栗。我无法忍受他这目光，我垂下眼睑，于是院长拍拍我的滚烫的面颊说道："我看得出，我的孩子，您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您的情况还好，愿主保佑您不受尘世的诱惑；它呈献给您的享受是短暂的，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会受到天谴的，因为在无法描述的厌恶情绪中，在极度的疲竭中，在这些享受引起的、对一切更为崇高的事物的麻木不仁中，人类比较美好的精神原则正在泯灭。"我竭力想忘掉院长的那个问题和因此而引起的那个形象，可是我怎么也做不到，我终于成功地在那个姑娘面前显得不拘束了，可是现在我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害怕见到她，因为只要一想到她，一种不安，一种内心的焦躁便会袭上我心头，我感到这种情绪尤其危险，因为与此同时涌动着一股陌生而奇异的眷恋之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淫欲，这种感情很可能是邪恶的。一天晚上，这种令人担心的状况有了结果。首席小提琴手邀请我，一如他有时惯于所做的那样，参加一次他和几个朋友一起举办的音乐会。除了他的妹妹以外，还有好几个女人参加，这加剧了单单在这女孩身边便会使我紧张不安的那种拘谨。她穿戴得很迷人，我觉得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漂亮，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把我吸引到她身边去，于是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总是挨得她很近，贪婪地捕捉她的每一个眼

神，她的每一句话，拚命向她身边靠近，至少要她从一旁走过时让她的衣服擦着我身体，这使我内心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快乐。她似乎对此有所察觉并且感到满意；有时我觉得，我仿佛会在一阵疯狂的爱情的发作中将她拽到我身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她在钢琴旁边坐了很久，后来她终于站起来，将一只手套落在了椅子上。我当即拿起那只手套，发狂地拚命把它压在嘴上！——这情景被一个女人看见，她走到首席小提琴手妹妹的身边，悄悄地跟她讲了几句，于是她们俩便看着我，先是吃吃地笑，随后又讥讽地大笑！——我简直懵了，一股寒流流贯我全身——我迷迷糊糊地冲进人群——冲进我的修道小室。我像是疯狂了，绝望地倒在地板上——我热泪盈眶，我咒骂——我诅咒这个姑娘——诅咒我自己——然后我又祈祷，其间我像个狂人那样哈哈大笑！我四周到处回响着讽刺我、讥笑我的声音；我打算从窗户里跳出去，幸亏铁栅把我挡住了，我的状况确实令人可怕。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才平静下来，不过我却已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想见到她并且要放弃一切世俗欲念。孤独的修道院生活的天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际，没有任何诱惑可以把我从这种修道院生活引开。常规学习课程一结业，我急忙到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去找院长，向他坦言说出，我已下定决心，要开始我的修士见习期，并且已经给我母亲以及侯爵夫人通报了这个消息。莱昂纳杜斯对我突发的热情似乎感到惊讶；他并不逼迫我说出，而是试图想方设法探究出，是什么促使我突然坚持一定要入修道院，因为他大概预感到，准有一个特殊的事件推动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种我无法克服的内心的羞耻感制止我向他说出实情，我怀着那种尚还在我胸中激荡着的热烈感情向他讲述了我童年时代的种种奇妙的事件，它们无一不表明我命中注定要过修道院生活。莱昂纳杜斯心平

气和地听我讲述，对我这些幻象他倒没有提出什么疑问，可是他却似乎并不怎么理会它们，他说，这一切还难以证明我的天命的真实性，因为正是在这类问题上是很可能出现错觉的。莱昂纳杜斯压根儿就不喜欢经常谈论圣徒们的幻象，甚至连基督教信仰的第一批宣布者们的奇迹他都不愿意经常谈论，有些时刻，我情不自禁地认为他是一个隐蔽的怀疑论者。有一次，为了迫使他作出一个明确的表态，我放大胆量谈论天主教信仰的蔑视者们并尤其贬斥那些幼稚狂妄对一切超观感的东西大骂迷信的人。莱昂纳杜斯微微一笑道："我的孩子，无信仰是最大的迷信，"说罢就换一个话题谈论起别的无关宏旨的事情来。后来我才被允许深入了解他的关于我们宗教的神秘部分的思想，这部分内容包含我们的精神原则和更高级的有生命之物的联系，而我则不得不承认，莱昂纳杜斯有理由留待他的弟子们接受过最崇高的授圣职仪式后再向他们传授这一切微妙的内容。

我母亲写信告诉我，她早就料到，我不会满足于修道院外的教士身份，我会选择修道院生活的。说是在梅达杜斯节[①] 那一天，圣菩提树那个朝圣老翁在她梦中出现，拉着我的手，我穿一身卡普栖教团的团服。侯爵夫人也完全同意我的计划。这两个人我在出家前还见过一面，由于我怀着最真挚的愿望，我的修士见习期免去了一半，所以我很快就出家当了修道院修士。根据我母亲的那个幻景，我取了梅达杜斯这个法名。

教士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祈祷仪式以及修道院里的整个生活方式，与第一眼所得到的印象是完全吻合的。一切事物中所拥有的舒适的宁静将神圣的和谐注入我的心灵。一如我早期童

---

① 六月八日，圣梅达杜斯（生于 545 年）圣名纪念日，小说作者霍夫曼以这位圣徒的名字命名他的主人公。

年时代里的一个快乐的梦，在菩提树下的修道院里，我一直沉浸于这种和谐的气氛中。在为我的出家举行隆重仪式的时候，我在观众中间看见了首席小提琴手的妹妹；她看上去神情相当忧郁，我以为在她的眼睛里看见了眼泪，但是那具有诱惑的时刻已经过去。也许是对轻而易举获得的胜利怀有一种过份的自豪，我情不自禁地露出了微笑，走在我身旁的修士屈里卢斯发现我在笑。“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我的教友？”屈里卢斯问。“我断了可鄙的世俗杂念，难道我不应该感到高兴吗？”我回答说，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震撼着我的心，戳穿了我的谎言。——不过，这是世俗利己主义的最后一次侵袭，随之而来的是那种内心的平静。但愿这种内心的平静永远不离开我，可是敌人的力量是强大的！

我已经在修道院里待了五年，按照院长的规定，已年迈体衰的教友屈里卢斯须把修道院圣人遗物珍藏室交给我来看管。那里存放着各种圣徒的遗骨，救世主十字架上的碎片以及别的圣物，它们都装在干净的玻璃柜里，在某些特定的日子里向公众展出，以利公众的修性养身。屈里卢斯教友向我一一介绍那些圣物以及那些证明其真实性、说明它们导致奇迹的文件。就文化教养而言，他和我们院长不相上下，于是我便毫无顾忌地说出了发自我内心的话。“难道说，亲爱的屈里卢斯教友，”我情不自禁地说，“所有这些物件都肯定无疑、确确实实是人们所声称的那些东西吗？会不会有人在这方面也出于贪婪而用欺骗的手法硬塞进来了某些东西，把它们说成是这个或那个圣徒的遗物？比如说，某个修道院拥有我们的救世主的整个十字架，可是人们却又到处在展出它的碎片，其数量之多，我们自己当中有人简直就可以说，它们够我们修道院整整一年生火取暖用的了，当然这种讽刺口吻是亵渎神灵的。”——“我们本来是不宜于，”屈里卢斯

修士回答说,“对这些物件进行如此研究的,不过坦率地说,我认为,撇开有关的证明文件不谈,这些物件中大概没有几件是人们所声称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这也无关紧要。亲爱的梅达杜斯修士!你要注意,我和我们院长对此是怎么想的,你将会看到我们的宗教焕发出新的容光。这不是极好的吗:亲爱的梅达杜斯修士,我们的教会力求把握那些将感观的和超感观的东西联结起来的线索,力求激励我们业已发展成尘世生活和存在的有机组织,使它在更高的精神原则中具有生存的根源,甚至使它和神灵——它的力量犹如一股炽热的气息穿透整个大自然——的相似之处清楚地显现出来,使我们心中萌芽的更崇高的生活预感激奋起来——那一小块木头——那一小块骨头,那一小块破布——算得了什么?人们说,这是从耶稣的十字架上砍下来的,是从一个圣徒的身体上——从衣服上取下来的;但是不假思索便在这上面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的信徒,不久便在内心充满了那种超世俗的激情,这种激情向他展示出他在这人世间只朦胧感觉到的那个极乐的王国;就这样,圣徒精神的影响力被激发起来,他的哪怕只是所谓的遗物给人以激励,于是人类就能从这种更崇高的精神中感受到信仰的强度和力量,他从内心深处向它祈求安慰和帮助。是的,这种在他内心被激发起来的精神力量甚至还能祛除身体的病痛,正因为如此,这些圣人遗物才会产生奇迹,由于这些奇迹频频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所以它们是否认不了的。”——此刻我回想起院长的某些与屈里卢斯修士的话完全一致的暗示,便不由得怀着真正的内心的敬畏和虔诚来观看这些平时在我眼里只不过是宗教小玩意儿的圣人遗物。他这一席话的效果逃不过屈里卢斯修士的眼睛,他倍加热情、亲切感人地继续给我一一讲解这些收藏珍品。末了,他从一个锁得严严实实的柜子里拿出一只小匣子来,说道:“这里面,亲爱的梅达杜

斯修士,藏有我们修道院拥有的最神秘、最奇妙的圣人遗物;我在修道院的这些年里,除了院长和我之外,没有任何人拿过这只小匣;甭说外人,就连别的修士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件圣人遗物的存在;我每次触摸这只匣子,心里就有一种敬畏之感,就仿佛觉得里面锁着一个恶魔似的,这个恶魔一旦得以冲破禁锢它、束缚它的魔力,那么,谁碰上它,谁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藏在这里面的这个物件直接源出于那个对手,来自那个他显然还能与人类的幸福抗争的时代。”——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屈里卢斯修士;没等我开口说话,他接茬道:“在这件极其神秘的事情上,亲爱的梅达杜斯修士,我一点儿也不想发表个人的看法,抑或闲扯我脑子里闪过的这样或那样的假设,我只想忠实地给你复述有关那件圣人遗物的现存文件对此所说的话。这些文件就在那个柜里,以后你可以自己去读。——你对圣安东尼乌斯[①] 的生平事迹是相当熟悉的,你知道,为了摆脱一切尘世俗物,为了把自己的心智完全倾注在神灵上,他到沙漠里去,想毕生在那里作最严格的忏悔和祈祷。对手追踪他,常常公然挡住他的去路,以扰乱他那虔诚的心绪。于是乎,有一回,圣安东尼乌斯在苍茫暮色中看见一个幽暗的人形朝他走来。待人形走近身旁,他不胜诧异地看到,从这个人形穿的破大衣的窟窿眼里露出来一个个瓶颈。这是对手,是他打扮得这么怪模怪样对他露出讥笑并问,他要不要尝一尝他身上这些瓶子里的药酒。圣安东尼乌斯——这个非份要求甚至都没能使他感到生气,因为对手已经软弱无力,再也没有力气去进行任何争斗,所以只好说说讥讽话——问他:他为什么以如此奇特的方式随身带着这么多的瓶子。对手

---

① 圣安东尼乌斯(250—356),古代希腊底比斯的圣徒,隐居沙漠,曾受到魔鬼的诱惑。

回答说:'瞧,每逢有人遇到我,这个人就会惊讶地看着我,并忍不住要打听我的饮料,渴望喝上一口。在这么多的药酒当中,他定会找到一种合口味的,他会开怀痛饮,把整瓶药酒喝光,然后会醉醺醺,会屈服于我,屈服于我的王国。'——这个说法所有圣徒故事里都有;但是在我们拥有的关于圣安东尼乌斯这个幻景的特别文件里,故事还有下文,说是对手当即离他而去,把他的几瓶药酒放到一块草地上,圣安东尼乌斯把它们拿进自己的洞穴,藏了起来;他害怕,即便在这荒漠里也可能会有一个迷途的人,甚至很可能是他的一个弟子来喝这可怕的饮料,陷入永恒的毁灭之中。——有一次,文件继续往下叙述,圣安东尼乌斯偶然打开了其中的一瓶,一缕奇特的浓郁醉人的烟雾顿时从瓶中冒出,形形色色可憎恶的、使人迷离恍惚的地狱里的形态绕着这位圣徒浮荡,试图用有诱惑力的念头引诱他,后来他严格斋戒并连续不断地做祷告,总算又将它们驱赶走了。——如今这只小匣里就有一瓶圣安东尼乌斯遗留下来的这样的魔鬼药酒,这些文件十分真实可信,记述十分详尽准确。这瓶子确实是圣安东尼乌斯死后在他的遗物中发现的,至少对于这一点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此外,亲爱的梅达杜斯修士,我可以向你担保,只要我一摸到这个瓶子,甚至只要我一摸到锁藏着它的这只小匣子,我便会突然感到一种莫明其妙的恐惧,我甚至会以为我感觉到了某种奇特的芳香,它使我麻醉,同时使我内心产生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使我即便在作祷告时也心神不定。在这期间,我一直用坚定不移的祷告来压制这种恶劣的心绪,它显然是由于某种敌对势力的影响引起的,尽管我并不相信这是那位对手直接在起作用。你呢,亲爱的梅达杜斯修士,你还很年轻,你看见一切你的由异样的力量所激起的幻想所表述的东西都还带有比较鲜艳、比较强烈的色彩,你还像个勇敢而没有经验的武士,

虽然战斗起来精力充沛，但是也许太大胆，太轻率卤莽，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劝你永远也不要，或者至少也要过若干年以后再去打开这只小匣子，而且，为了不致使你受你的好奇心的引诱，我劝你把它放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屈里卢斯修士把这只神秘的匣子又锁进原来那个柜里，并把一串钥匙交给我，这串钥匙里就有开这柜子的那把。整个儿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特殊的印象，我内心里萌动着一种想看一看这件神奇的圣人遗物的欲望，这种欲望越强烈，我便越是牢记着屈里卢斯修士的警告，想方设法给自己设置种种障碍。屈里卢斯离我而去之后，我又审视了一遍这些托付给我的圣物，可是我随后却把锁这只危险柜子的小钥匙从钥匙链上取下，把它深深藏到斜面写字台里我的文件堆的下面。

神学院的教授们当中，有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每当他布道时，教堂里就挤满了人；他热情奔放的话语强烈地吸引住了所有的人，在人们内心深处激起无限的深情和虔诚。他美妙动听、激动人心的话语也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但是就在我大力推崇这个极有天赋的人的时候，我觉得，我内心有一股力量在涌动，它有力地驱动着我，要我与他并驾齐驱。一听他讲完，我就在我那间寂静的房间里布道，完全沉浸在瞬间的热情之中，直至我成功地把我的思想、我的言语抓住并记录下来。——那位惯常在修道院里布道的修士身体明显虚弱了，他的话语艰难而单调地缓缓吐出来犹如一条半干涸的小溪，而由于他讲话没有条理，思想和词语贫乏，说起话来声调就拖得很长很长，所以布道的时间便大大延长，以致在说阿门之前，在场听布道的大多数教友便如同在听一个磨臼无意义的单调的嘎嘎声而微微打起盹来，只有听到管风琴的声音时才会又醒过来。莱昂纳杜斯院长虽然口才极好，然而他却不敢去布道，因为他年事已高，这太伤他的身体了，

可是此外修道院里又没有别人可以替代那个身体羸弱的修士。莱昂纳杜斯跟我谈这个弊端，它使某些虔诚的教徒不来教堂做礼拜了；我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在神学院学习时就觉得自己适合布道并且已经记录了某些布道词。他渴望看我记的布道词，看后十分满意，竟催促我下一次做礼拜时就试着作一次布道演说，说是这次尝试一定不会失败，因为大自然赋予了我站在布道坛布道应具备的一切要素，即一个叫人喜欢的身材，一张表情丰富的脸和一副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嗓音。外表礼仪、正确的手势动作，这方面的事宜由莱昂纳杜斯亲自向我教授。圣徒节日临近，教堂里的人比平时多，我不无内心战栗地登上布道坛。——一开始，我完全是照本宣讲，莱昂纳杜斯事后告诉我，说我讲话时声音颤抖，而这恰恰有利于增加布道开始时的肃穆、忧郁的气氛，这已被大多数人视为一种特殊的、极为有效的演讲艺术。可是不多一会儿，仿佛一束上天的激情的炽热火光照亮了我的心坎儿似的——我不再想着手稿本，而是完全听凭一时的灵感。我觉得，浑身热血在沸腾——我听见我的声音在圆顶轰然回响——我看见我的高昂的头，我的伸出的双臂，好似辉映在一片喜悦的光芒之中。——我讲了一句警句，再次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我宣讲过的一切神圣、美妙的内容，以此结束我的布道演说。这次布道产生的印象是极不寻常、极为罕见的。失声号哭——不由自主发出的虔诚、狂喜的叫喊——大声的祷告，这就是我的话语所产生的反响。教友们向我表示极大的钦佩，莱昂纳杜斯拥抱我，他称我是修道院的骄傲。我的声誉很快传播开来，为了听梅达杜斯修士布道，钟响之前一个小时，城市居民中那些最高贵、最有教养的人便挤进这座并不太大的修道院教堂。受到的赞叹声越多，我便越发努力，越发惶恐不安，于是便尽心尽力推敲、润色我的演讲词。我越来越成功地吸引住听众，而且，日甚

一日地,不管出现在哪里,人们都会以最强烈的形式表现出他们对我的那种敬意,不久便几乎相似于对一个圣徒的崇拜。一种宗教妄想席卷全城,一有什么节庆日,即便在普通日子,男女老少都涌向修道院,为了去看一眼梅达杜斯修士,和他说上一句话。——于是,我心中萌生出一个念头,莫非我就是一个上天特意选中的人;为了替有罪的父亲赎罪,我在那圣洁的地方神秘的出生情形,我幼年时代的那些奇特事件,这一切都说明,由于与神灵有直接接触,就在这个人世间,我的才智就已经超脱尘世并且我在这儿人间漫步是为了给世人、给人类幸福和安慰,我不属他们中间的一员。现在我确信不疑,圣菩提树的那个老年朝圣者是圣约瑟,而那个奇特的男孩则是少年耶稣本人,他欢迎我被选定为到人间来漫游的圣者。但是就在这一切日益清晰浮现在我脑际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周围的人日益令我讨厌、腻烦。平时充盈我整个身心的那种宁静、愉快的神情已经荡然无存——教友们的种种和言善语,院长的友好亲切在我心中唤起敌意和愤怒。他们应该认识到我是圣徒,是超越他们之上的圣徒,他们应该匍伏尘埃、恳求我代向上帝祈祷。就这样,我便认为他们囿于成见、道德败坏、顽固不化。甚至在我的布道演说词里我也编织进去某些朦胧不清的话语,隐约暗示,一个绝妙的时代已经开始,它犹如光彩熠熠的朝霞,一个上帝选中的人正在大地漫游,给教区的信徒们带来幸福和安慰。我用神秘的比喻来表达我那想象出来的使命,广大信徒越是听不明白,这些比喻便好像有一股奇特的魔力似地越是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莱昂纳杜斯对我明显地冷淡了,他避免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单独和我谈话。但是有一次,当我们偶然离开了所有修士,单独在修道院花园里林荫道上行走时,他终于开了腔:"我无法对你隐瞒,亲爱的梅达杜斯修士,一些时候以来,你的整个举止行为引起我的反感。你的

心灵里进入了某种使你与虔诚、质朴的生活疏远的东西。你的演说词里笼罩着一片模糊的敌意，只有某些至少会使你和我永远关系破裂的东西尚还不敢显露出来。——你让我坦诚直言吧！——此时此刻你承担着我们的邪恶根由的过错，它为我们精神力量的每一股巨大的上冲力打开堕落的栅栏，我们稍有不慎便很容易误入这样的歧途！——喝彩声，轻浮的、贪婪地追求每一种刺激的世人对你表示的偶像崇拜式的钦佩，已经把你迷惑住了，所以你自己看到的你的形象，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一个幻象，它正在把你引诱进腐败的深渊。恢复你的本来面目吧，梅达杜斯！——丢掉迷惑你的幻想——我相信我了解这种幻想！——现在你就已经失去了内心的平静，而没有它在这个人世间就无幸福可言。——听从我的忠告，避开那个跟踪你的敌人。——恢复我衷心喜爱的那个温厚少年的样子吧。”——院长说这一席话时，眼泪从他眼里夺眶而出。他早先已经抓住了我的手；这时他松开我的手，没等我回答便快步离去。——但是他的话却在我内心激起了敌意；他提到了我因自己具有异乎寻常的天赋而受到大家喝彩，受到大家高度钦佩，而我则分明看出，只不过是心胸狭窄和妒忌才引起他如此不加掩饰地说出了对我的不满。我被内心的怨恨所攫住，在修士们的聚会上，我一声不吭，沉浸在沉思默想之中，而且我充盈着新的油然而生的气质，在白天以及在失眠的夜晚盘算着，我该怎样用华丽的词语将我心中萌生的种种念头表述并向广大信徒宣讲。现在我越疏远莱昂纳杜斯和众修士，我便越是会用更强劲有力的纽带把广大信徒吸引住。

在圣安东尼乌斯日那一天，教堂里教徒爆满，以致人们不得不敞开各扇大门，让蜂拥而来的广大听众也还可以在教堂前听我布道。我从来没有讲得比这一次更有力、更有热情、更有说服

力。我照例讲述了某些圣徒的生平事迹并对此进行虔诚的、深入生活的研究。我谈到魔鬼的引诱，是原罪给了魔鬼诱惑人类的权力，我口若悬河，情不自禁地谈起魔水传奇的故事来，我想象解释一个寓意丰富的比喻那样来解释它。这时，我那向教堂里的听众扫视的目光盯住了一个身材瘦长的男子，他登上了我斜对面的一张长凳，靠在一根角柱上。他稀奇古怪地披了一件深紫色的大衣，裹住了交叉的双臂。他的脸色死人一样苍白，但是那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射出的直勾勾的目光，却像一把通红的匕首直刺我的胸膛。一种莫名恐惧、令人胆寒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使我浑身颤抖，我赶快把目光转过去，聚精会神地继续讲下去。但是好像受到一股奇异的魔力驱使似地，我禁不住一再地要向那边望去，只见那个人总是神情呆滞、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用似幽灵般的目光盯着我。高高的起皱纹的额头上，向下耷拉的嘴唇上都露出轻蔑的憎恨——又像是辛辣的讽刺。此人整个儿身上具有某种可怕的东西——某种骇人的东西！——呀！——他是圣菩提树修道院里的那个不知名的画家。我觉得自己像是让人用冰冷的令人心惊胆颤的手抓住了似的——我的额头上沁出一滴滴冷汗——我讲话断断续续——我说的话越来越纷乱——人们开始窃窃私语——教堂里出现不停的喃喃声——但是那个可怕的陌生人却神情呆滞、一动不动地靠在柱子上，两眼仍直勾勾地注视着我。于是，我怀着极度的恐惧，疯狂而绝望地大声喊叫起来："嗨，恶魔！你滚开！——你滚开——因为我自己就是！——我是圣安东尼乌斯！"——当我从我说完那几句话便陷入的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时，我躺在我的床铺上，屈里卢斯修士坐在我身旁，看护我，安慰我。陌生人的那个可怕的形象还活生生地浮现在我眼前，但是听我讲述这一切的屈里卢斯修士越是企图使我相信这只是由于激昂慷慨讲话想象力受

激扬而出现的一种幻觉，我便越是深切地对我在布道坛上的举止感到后悔和羞愧。事后我得知，听众们当时都以为我突然神经错乱了，就凭我最后那一声喊他们是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的。我悔恨交加——精神大受刺激；我把自己锁在小房间里，一心一意进行最严格的忏悔并且热心祷告以坚强自己与那个诱惑者作斗争的决心，他甚至到圣地来向我施威，只不过是为进行恶意嘲弄而借用了圣菩提树那位虔诚画家的形象罢了。再者，没有一个人说曾经看见过那个穿紫大衣的人，而院长莱昂纳杜斯则按其公认的慈和心肠竭尽全力地到处散布说，只是突然发作的一场热病，才在作布道时如此可怕地伤害了我的身体并使我讲话前言不搭后语；当我好几个星期之后重新开始过通常的修道院生活时，我确实也仍还病恹恹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重登布道坛，但是由于受到内心恐惧的折磨，受到那张苍白面孔的苦苦纠缠，我几乎不能连贯地讲话，更不能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口若悬河了。我的布道演说平淡——死板——支离破碎。——听众们对我丧失掉演讲天赋感到惋惜，渐渐的就不来听了，于是从前曾作过布道演说、如今仍还明显地讲得比我还好的那位老年修士，便又取代了我的位置。

过了一些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年轻的伯爵于旅行途中在他的总管家的陪同下来参观我们的修道院并且渴望见到修道院的众多稀世珍宝。我不得不用钥匙打开圣人遗物珍藏室的门，我们走进去，这时已经和我们一起穿过歌唱队席位和教堂的院长被人叫走，所以我便和这些陌生人单独待在一起。我出示并讲解了每一件物品，这时，伯爵一眼瞥见了那只饰有早期德国秀美雕花的柜子，装魔水的小匣就放在那只柜里。我支吾其词地不肯说出锁在柜里的是什么东西，伯爵和总管，这两个人却死死缠住我不放。最后，我终于讲了圣安东尼乌斯和奸诈的魔

鬼的传奇故事，完全用屈里卢斯修士的原话叙述这只作为圣人遗物而加以保存的瓶子的来历，甚至还添上了一句警告，就是他就打开匣子、出示瓶子时的危险向我提出过的那个警告。尽管伯爵对我们的宗教怀有好感，他和总管却都不怎么相信这些圣徒传奇是真的。他们俩尽情地嘲笑、挖苦那个把诱惑人的瓶子插在破烂大衣里的可笑的魔鬼，可是末了，总管摆起一副严肃认真的面孔说道："尊敬的先生，请您不要生我们这些漫不经心的倾向世俗生活的人的气！——您完全可以相信，我和我的伯爵，我们俩崇拜圣徒，把他们看作是极好的、对宗教怀着崇高热情的人，他们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为了拯救人类，牺牲了生活的全部乐趣，甚至牺牲了生命本身，但是说到您方才所讲的这类故事，那么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风趣的、由圣徒虚构出来的比喻、因误解而被当成真有其事而广为流传罢了。"

话音未落，总管便快捷地推开了小匣的活门，把那只形状古怪的黑色瓶子拿了出来。果然如屈里卢斯对我所说的那样，瓶子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香味，然而它非但一点儿也不使人晕眩，反倒令人感到愉快、舒适。"哟，"伯爵喊道，"我打赌，这魔水无非就是真叙拉古美酒。[①]"——"一点儿也不错，"总管回答说，"假如这只瓶子果真是圣安东尼乌斯的遗物，那么您，尊敬的先生，简直就比那不勒斯国王还要有口福，罗马人不用塞子塞酒瓶，而只在酒瓶口上滴油，这种储存酒的坏习惯使这位国王丧失了品尝古罗马美酒的口福。即使这种酒不如那种陈酒佳酿年代久远，然而它倒也确实是当今能找到的味道最醇厚的陈年老酒了，所以这件圣人遗物您还真应该自己受用受用，亲口品尝品尝才是呢。"——"当然啦，"伯爵插嘴说，"这种陈年叙拉古酒可以将

---

① 叙拉古：西西里城市名。

新的活力注入您的血管并祛除您，尊敬的先生，似乎已经染上了的疾病。”总管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钢制开塞钻，不顾我一再抗议擅自打开酒瓶。——我顿时觉得，仿佛随着软木塞的蹦出有一缕蓝色的火焰袅袅升起，随即又很快消失了。——一股浓郁的香味从瓶里升起，在房间里弥漫散开。总管先呷了一口，激动地高呼：“美酒——叙拉古美酒！果然不假，圣安东尼乌斯的酒窖真不赖，魔鬼当了他的酒窖管理员，而他对这位圣者并非如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抱着这么大的恶意嘛——您尝一口吧，伯爵！”——伯爵呷了一口，附和着总管所说的话。两个人还说了些别的戏弄这件圣人遗物的话，说它显然是全部收藏物中最美的一件——说他们希望自己能有一满窖这样的圣人遗物，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耷拉着脑袋，眼睛死盯着地上，默默听着；我闷闷不乐，陌生人的欢乐心情颇令我感到痛苦；他们徒然催逼我也尝一口圣安东尼乌斯的酒，我坚决拒绝，把塞子塞紧，把瓶子重又锁进小匣里。

陌生人离开修道院，但是当我孤单单一人坐在我的小房间里时，我无法否认，我内心有一种舒适惬意的感觉，我感到心情轻松愉快。很明显，那酒的芬芳使我情绪振奋。我丝毫也没有感觉到屈里卢斯所说的那种坏影响，只有与此相反的令人舒适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出来了：我越深入思考圣安东尼乌斯的传奇故事，总管的话在我心中便越产生出强烈的回响，我便越是相信总管的解释是对的，而且现在我心中才突然闪现出这个念头：在那个不幸的日子，当时一个怀有敌意的幻象那样骇人听闻地打断了我的布道演说，那天，我自己就曾打算以这种方式把这则圣徒故事说成是一个富有寓意的、有教育意义的譬喻。在这个念头之后，紧接着出现了另外一个念头，在我心中不断萦回，以致其他各种想法全都被它淹没。——怎么样，我暗自思忖，如果这

种奇妙的饮料使你精力充沛，甚至可以点燃那已经熄灭的火焰，使它闪耀出新生的光芒呢？——如果由此就已经显示出你的精神与禁闭在那种美酒里的自然力有一种神秘的亲缘关系，同样的香味，体弱多病的屈里卢斯闻了会晕眩，你闻了只会觉得舒服呢？——但是尽管我已经决心接受陌生人的建议，就要采取行动，一种内心的、我自己无法解释的抵触情绪却一再阻止我这样做。是的，正准备打开柜门的锁时，我便觉得，仿佛我在那些雕刻的花中看见了画家那张可怕的脸和那双逼视着我的既生动活泼又僵硬呆板的眼睛，于是乎，在一阵阴森恐怖的恐惧情绪的猛烈侵袭下，我逃出圣人遗物珍藏室，到神圣的地方去忏悔我的好奇心。但是只有享用了这神奇的美酒我的精神才能恢复和振奋，这个念头反复地纠缠着我。——院长的态度，以善意而令人屈辱的体恤把我当作一个精神病人对待的修士们的态度，令我感到绝望，于是，当莱昂纳杜斯为了让我养精蓄锐而给我免去日常的祈祷礼的时候，我在不眠之夜受深重的忧伤折磨，决定冒死孤注一掷，要么重新获得已失去的精神力量，要么一命呜呼。

我下床，拿着我在修道院过道里圣母像旁点着的灯盏像一个幽灵似地偷偷穿过教堂，向那间圣人遗物珍藏室走去。在灯盏闪烁的亮光的照耀下，教堂的圣像似乎在动，就仿佛，我似乎在从打碎的窗户刮进圣坛的低沉怒吼的狂风中听见了悲叹、警告的声音，似乎我的母亲从远方在对我喊："梅达杜斯儿啊，你这是在干什么，放弃这个危险的举动吧！"——当我走进圣人遗物珍藏室时，四周一片寂静，我用钥匙打开柜门，我拿起小匣、瓶子，动作飞快地猛喝了一口！——一股热流传遍我的全身，我顿感浑身难以形容的舒坦——我又喝了一口，对一种美好新生活的渴念在我心头油然而生！——我急忙把空匣锁进柜子，拿着

这只慈善的瓶子快步走进我的小房间，把它放进我的斜面写字台。——这时，我偶然发现了那把小钥匙，当初为了逃脱种种引诱我把它从钥匙链上取了下来；莫不是当初陌生人在场时以及现在我开柜门都没有用这把小钥匙？我检查我的钥匙链，咦，钥匙链上多了一把我没见过的钥匙，原来当初以及现在我都是用它开的柜门，只不过我心不在焉没有注意罢了。——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但是我好像是从沉睡中被摇醒似的，五彩缤纷的形象一个接一个在我脑海中掠过。我片刻也得不到休息，第二天天一亮，我便急忙走进下面修道院花园，沐浴在红彤彤从山后升起的太阳的光辉里。莱昂纳杜斯，教友们，察觉到了我的变化；一向沉默深沉、一声不吭的我，变得明朗和活泼了。犹如是在对聚集在教堂里的全体教徒说话那样，我讲话时有了我平素特有的那种激情和口才。我和莱昂纳杜斯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他久久地注视着我，仿佛他要看透我的内心似的；可是随后他却在脸上绽出一丝讥刺的笑意说："梅达杜斯修士也许幻想已经得到上天恩赐的新的力量和青春活力了吧？"——我觉得自己的脸羞得通红，因为此时此刻我觉得我因一口陈酒而引起的过度兴奋的情绪既卑劣又可怜。我低垂着眼睛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莱昂纳杜斯听凭我沉思冥想。我忧心忡忡，生怕享用美酒而导致我内心产生的这种激动情绪非但不会持久，反而会引起更严重的虚弱，令我无比忧伤；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竟然感觉到，随着体力的恢复，青年人的勇气和那种不倦地追求修道院可以提供给我的最高有效界限的精神也一同返回来了。我坚持要在下一个圣徒纪念日再次作布道讲演，人们批准了我的要求。登上布道坛之前不久，我享用了那神奇的美酒；我从来也没有比这一次讲得更激昂、更庄重、更恳切。我已经完全康复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教堂里的听众又像往常那样爆满，可是我获得公众的

掌声越多，莱昂纳杜斯便越严肃、冷淡，于是我开始打从心眼里憎恨他，因为我以为他囿于小肚鸡肠式的妒忌和修道士式的傲慢。

贝尔纳杜斯节即将来临，我迫不及待地想对侯爵夫人显示一下我的才华，于是我便请求院长安排我在这一天到西妥教团修道院去布道。莱昂纳杜斯似乎对我的请求特别感到惊诧，他直言不讳地向我承认，恰恰这一回他曾打算自己去布道，因此已经作了必要的安排，不过我的要求很容易就可以得到满足，因为他可以告病假，让我代他去布道。

他果真这样做了！——我在布道前一天的晚上见到了我的母亲以及侯爵夫人；但是我一心想着我的演讲词，这篇演讲要达到雄辩口才的顶峰，所以这次与她们重逢只给我留下了一个淡薄的印象。城里人们纷纷传说，我将代替罹病的莱昂纳杜斯作布道演说，而这也许还招引来了较大的一批受过教育的听众呢。我没有写下片言只语，只在脑子里顺序把各部分讲话内容过了一过，我期待着这庄严肃穆的大弥撒、广大聚集在一起的虔诚的听众、甚至这壮丽的高拱顶的教堂会在我心中唤起高度的热情，我果然没有搞错。——我的话热情奔放，如滚滚江水，滔滔不绝，既谈了对圣伯恩哈特的回忆，也讲了富有意义的比喻，最虔诚的思考，从所有投向我的目光里我看到了惊奇和钦佩。我多么急切地想知道，侯爵夫人将会说些什么，我多么热烈地期盼着她内心爆发出极大的喜悦来，我甚至觉得，她必定会对这个儿时就已令她惊异、现在清晰地预感到蕴含于自身的那股更崇高的力量的人怀有情不自禁的敬畏之情。我正要见她，她却差人来告诉我，她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谁也不能接见，也不能见我了。——这使我感到分外恼火，因为我骄傲自大地妄想女院长会无比激动、觉得需要再听我讲点柔和而又庄重的话。我的母

亲似乎在内心怀着一种隐忧，个中原因我不敢妄自去研究，因为一种隐蔽的感觉要我自己负这个责任，虽然我怎么也揣摩不透其中的因由。她给了我女院长的一纸便函，要我到了修道院里再打开来读；我刚到我的小房间里，我便惊讶地读到下面这些话：

“你已经，我亲爱的儿啊（因为我还愿意这样称呼你），用你在我们修道院的教堂里所作的布道演说使我陷入了深切的悲伤之中。你的话并不发自肃穆的、完全倾注于神性的内心，你的激情不是可以用六翅天使的翅膀把虔诚的信徒送上天、使他能在圣洁的陶醉中看到天国的那种激情。啊！——你那狂妄而炫耀的演讲，你那明显的只注重引人注目和华丽词藻语言的图谋，已经向我证明，你不是在教导教徒、激励他们虔诚深思，你只追求喝彩声，只追求大批倾向于世俗享受者的毫无价值的赞叹声。你的感情是装出来的，不是发自你内心的，你甚至还故意做出某些显然是悉心钻研过的表情和动作，像一个爱虚荣的演员，一切只是为了博取可怜巴巴的掌声。欺诈精神已经侵入你的肌体并且将会使你堕落，假如你不反躬自省、不改邪归正的话。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是罪孽，是莫大的罪孽，这罪孽尤为深重，因为你已经向上天保证要在修道院里完成最虔诚的转变，不作一切尘世的蠢行。愿受到你的虚假演说如此卑劣地侮辱的圣贝尔纳杜斯大慈大悲宽恕你，照亮你的心坎儿，让你重新走上你受恶魔引诱已经偏离了的正道，愿他会为你的灵魂得到拯救而代你祈祷。祝你顺利！”

女院长的这些话使我像被雷电击中似地浑身震颤，我因内心愤怒而满脸通红，因为我心里明白，这分明是莱昂纳杜斯利用

侯爵夫人的假虔诚，煽动她攻击我，攻击我的演说才能，他对我的布道所作的形形色色的暗示便是这方面的很好的明证。我几乎没有一次看见他，会不由于内心愤怒而浑身发抖的，甚至我常常产生要使他堕落的想法，这使我自己都感到害怕。女院长和院长的指责尤其令我难以忍受，因为我在内心深处感觉到这些指责是真言；可是我日益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行为，喝神秘酒瓶里的滴滴美酒恢复自己的精力，继续用种种修辞艺术装饰我的布道演说，仔细研究我的面部表情、我的手势动作，就这样，我获得越来越多的喝彩、钦佩。

清晨绚丽的霞光从修道院教堂五彩的窗户照射进来；我坐在忏悔室里，孑然一身，陷入沉思；只有清扫教堂的修道院杂役的脚步声在拱顶下发出回响。这时，在我的近处响起窸窣的声音，只见一个身段苗条的高个儿女人，身着奇特式样的服装，脸上蒙着一块面纱，她已从旁边的小门进来，现正向我走来，要作忏悔。她举止无比优美，她跪下，一声深深的叹息声从她胸口逸出，我感觉到她的灼热的气息，我仿佛觉得，她还没有开口说话便已有一股令人陶醉的魔力把我迷住了！我怎么能描写得出她说话时那种特有的、激动人心的声调呢。——她的话句句扣动我的心弦，她承认，她怀着一种被禁止的爱情，长时期以来她就一直在徒劳地压抑它，这一爱情尤其显得不道德，因为圣洁的镣铐永远把她的情人禁锢住了；但是在疯狂与绝望中她已经诅咒了这些镣铐。——她顿住——她泪如泉涌，几乎泣不成声地突然说道："你自己——你自己，梅达杜斯，你自己就是我深深爱着的那个人呀！"——我像痉挛发作似地浑身颤抖，我激动得不能自已，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激荡着我的胸怀，一睹她的芳容，把她紧紧搂在我的怀里——在快乐和痛苦中消亡，宁可永远受地狱的折磨也不放弃一分钟这种欢乐！——她沉默不语，但是我

听见她深沉的呼吸声。——我怀着一种不能抑制的绝望，强自振作起精神；我讲了些什么话，我记不得了，但是我看到，她默默站起来，离去了，而我则用手帕紧紧捂住眼睛，愣愣地、毫无知觉地依然坐在忏悔室里。

幸亏没有人再来教堂，我这才得以悄悄溜进我的小房间。现在我觉得一切是多么的不一样，多么愚蠢，我的全部追求多么淡而无味。——我没有看见那个陌生女人的脸，可是她却活在我的心中并且用温情脉脉的深蓝眼睛凝视着我，泪珠从她脸颊上滚下，好似带着摄人心肺的炙热滴入我的心田，在我心中燃起祈祷、忏悔再也无法抑制的热焰。我一边忏悔，一边用打结的绳子狠狠地抽打自己，以求逃脱我面临的永入地狱的厄运，因为那个陌生女人投进我心房的那把火常常激起平时我一直懵然不知的最邪恶的肉欲，使我无法从淫欲的痛苦中自拔。

我们教堂里有一个圣坛是奉献给圣罗莎丽婀的，她的美丽的画像是她刚刚殉道而死的那个时刻画下来的。——这就是我的情人，我认出她来了，甚至她的衣服也和陌生女人的那身奇特的服装完全一样。于是，我接连数小时像沉沦于疯狂似地躺倒在圣坛台阶上，发出可怕的绝望的号叫声，修士们大惊失色，战战兢兢地躲开我。——在内心较为平静的时刻，我在修道院花园里来回踱步，我看见她在薄雾蒙蒙的远处漫步，她从灌木丛中走出，她从溪水畔升起，她在开满花朵的草地上徜徉，到处都是她，都是她！——于是我诅咒我向上帝作的宣誓，诅咒我的生活！——我要出去，到尘世去，不找到她决不罢休，我要用我灵魂的解脱来换取她的芳心。我终于成功地做到至少在发作我的对于修士们和院长来说无法理解的疯狂方面有所节制，我在外表上能显得比较平静，但是那使人堕落的火焰却日益深入地烧灼着我的内心。无法入睡！——不得安宁！——在她的形象的

缠绕下，我在硬板床上辗转反侧，祈求圣徒们，切莫使我免遭这个在我脑际萦绕的虚幻形象的诱惑，切莫使我的灵魂免遭永入地狱的灾难，不！——把这个女人给我吧，废除我的誓言，任我沉沦堕落吧。

终于我拿定主意，要逃出修道院来结束我的痛苦。因为我觉得，只有摆脱修道院的誓言，我才会看到这个女人在我的怀抱里，我才会平熄我心头燃烧起来的欲火。我决定剃掉胡子换上世俗衣服使人无法认出自己，然后浪迹街头，直到我找到她时为止；我毫不顾及，这将会有多大困难，也许根本不可能实现，也不去想，我身无分文，也许在这围墙外我将一天也无法生活。

我尚还愿意在修道院里度过的最后一天终于来临了，通过一次幸运的偶然事件我事先搞到了像样的平民衣服；我想在次日夜晚离开修道院，以后永远不再回来。天色已经擦黑，院长完全出人意料地差人来叫我。我浑身发抖，因为我深信不疑，他一定对我的秘密行动计划有所察觉了。莱昂纳杜斯以异乎寻常的严肃态度接待我，甚至对我表现出一种令我不由自主浑身战栗的、给人深刻印象的威严。“梅达杜斯修士，”他开腔道，“你的荒唐举止正在破坏我们之间平静和睦的关系，我以为你的这种态度只不过是那种精神上病态兴奋情绪的较为强烈的爆发而已，一些时候以来，也许并非出于最纯洁的目的吧，你一直曾寻机促成这种兴奋情绪。你的这种荒唐举止正在对我迄今努力在修士们中间作为一种淡泊、虔诚生活的产物而加以维持的愉快和安适的气氛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不过这也许应该归咎于你遭到了一件什么不幸的事件。你本来是完全可以在我这儿，在你完全可以充分信赖的你的慈父般的朋友这儿找到安慰的，可是你没有吭声，如今我更不想逼迫你，因为现在你的秘密也许会使我失去一分我作为高龄老人极其珍惜的内心的平静。你曾多

次，主要是在圣罗莎丽婀圣坛旁边，用你似乎是在神经错乱时无意中说出的有伤风化的、可怕的话语，不仅惹恼了修士们，而且也惹恼了偶然来教堂的陌生人；因此我本可以按修道院纪律严厉处罚你的，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你的困惑也许应该归咎于某种恶势力——归咎于你未曾充分抵御住的那个对手本身，现在我只要你好好忏悔和祈祷。——我看到了你的灵魂深处——你想出去！”

莱昂纳杜斯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我无法忍受他的目光，我抽噎着扑倒在地上，意识到这是个邪恶的计划。“我理解你，”莱昂纳杜斯接茬说，“我自己也认为，尘世生活比修道院里孤单寂寞的生活更有利于治愈你的困惑，如果你怀着虔敬走入尘世的话。我们修道院需要派一名修士到罗马去办一件事。我挑选你担负这项任务，明天你就可以带着必要的委托书和指示上路。你还年轻，精力充沛，办事练达，又完全精通意大利语，所以很适合担当此任。——现在你到你房间去，为你灵魂的得救热情祈祷吧，我也要去祈祷，可是你别作任何苦行，这会削弱你的身体，让你没力气出门旅行的。明天天一亮，我在这儿房间里等你。”

年高德劭的莱昂纳杜斯的这一席话像一束天光照亮了我的心坎，我曾恨过他，但是现在，我曾对他怀有过的那种挚爱，像一股充满喜悦的酸楚，充盈着我的内心。我热泪盈眶，我将他的双手贴在我的嘴唇上。他拥抱我，我顿时觉得，仿佛他知道我深藏内心的隐蔽念头并赋予我接受厄运考验的自由似地，这厄运会主宰我的一切，也许在几分钟的欢乐之后便会永远把我毁掉。

现在不必逃跑了，我可以离开修道院，可以不知疲倦地寻访她的芳踪，直到找到她为止，现在要是没有她，我在这个世上将不会得到安宁，不会得到幸福。我觉得，这趟罗马之行，委派我去那儿办事，都只是莱昂纳杜斯为了把我巧妙地放出修道院而

想出来的一个招儿。

我作祈祷，准备行装，度过了这一宵，我把剩余下来的神秘美酒装进一只套篓瓶里，准备把它当作有疗效的药物使用，把那只平时盛这魔水的瓶子重新放回匣子里。

我感到不胜惊讶，我从院长的详尽的指示中读到，派我去罗马还确实是那么回事，需派一名全权修士去办理的这桩事务非同寻常，意义十分重大。我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我曾打算一离开修道院便不顾一切地尽情享受自由；然而对她的思念使我鼓起勇气，我决定忠实恪守我的计划。

修士们聚集在一起，向他们，尤其是向莱昂纳杜斯父亲告别时，我内心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修道院小门终于在我身后关上，于是我到了户外，踏上了旅程。

第二章　涉足红尘

修道院位于我下面的山谷之中，笼罩在蓝色雾霭里；凉爽的晨风轻轻吹拂着，将修士们虔诚的歌声送到我这儿山上。我情不自禁地和着这歌声唱了起来。火红的太阳从城市后面冉冉升起，它那闪烁的金光把树林照亮，露珠像灼热的金刚钻喜簌簌掉落在无数嗡嗡营营哼唱的昆虫身上。鸟儿们醒来，扑扑振翅，在林子里啁啾鸣唱、互相亲热地戏耍爱抚！——一群农民小伙子和身穿节日盛装的姑娘走上山来。“赞美耶稣基督！”他们边喊边从我身旁走过。“永远赞美！”我回答，我顿时觉得，仿佛一种充满欢乐和自由的新生活带着万千媚态正向我迎面扑来！——我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心情，我自己觉得我成了另外一个人；像是受到新焕发出来的力量的鼓舞和激励似地，我迈着迅捷的步伐穿过树林，走下山去。我向现在正向我迎面走来的农民打听我的旅行路线上标定为第一站住宿地的那个地方；他向我详细描述了一条更近的、偏离军用公路的山间小路。我已经踽踽独行了相当一段路程，才又重新想起那个陌生女人，想起要寻访她，想起这个振奋人心的计划。但是她的形象似乎被陌生的没听说过的力量抹得模糊不清了，我好不容易才又勉强认出了那苍白、扭曲的容貌；我越是企图在脑际留住这个形象，她便越是

显得模糊朦胧,只有在那个神秘的事件之后我在修道院里的那种恣意妄为,我还感到历历在目。现在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院长以多大的忍耐力忍受了这一切并且不仅没有让我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派我进入了尘世。不久我便深信,那个陌生女人的形象只不过是一个幻影罢了,是过分劳累导致的结果,我一反常态,不把这种富有诱惑力、使人堕落的幻象归因于敌手的不断迫害,而是认为这仅仅是自己情绪激动造成的错觉而已,因为陌生女人穿戴得与圣罗莎丽婀一模一样这一点似乎向我证明了,尽管距离颇远方向斜偏我的确仍能从忏悔室看得见的那位圣女的那幅生动画像,是在这件事上起了很大作用的。我深深钦佩院长的睿智,是他选择了这条治愈我的疾病的正确途径,因为关在修道院的围墙里,总是为同样的物件所包围,总是苦思冥想,闭门思过,那个在孤独中会被赋予更炽热、更轻狂色彩的幻影是会使我神经错乱的。我越来越相信我只是做了一场梦,便禁不住笑起我自己来,甚至带着一种我平素不曾有过的轻薄在心里笑我胡思乱想,竟以为一个圣女爱上了我,而与此同时我却想到,我自己就曾当过一回圣安东尼乌斯。

我已经在山区漫步行走了好几天,我越过崇山峻岭,走过狭窄的小桥,渡过湍急的林中小溪;道路越走越荒凉,越来越艰难。正午时分,太阳灼烧着我裸露的脑袋,我干渴难熬,可是附近没有泉水,我还总是走不到我该去的那个村子。我筋疲力尽地坐在一块岩石上,受不住诱惑从套篓瓶里喝了一口,全然不顾我决心要尽量节省这奇妙的饮料。我浑身充满了新的活力,我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地迈步继续前进,以便达到可能离此已经不远的目的地。针叶林越来越茂密,灌木丛深处发出窸窣声,不一会儿,系在那儿的一匹马大声长嘶。我继续走了几步,我几乎惊呆了,原来我站在了一个险峻、可怕的深渊的边沿,只见悬崖峭壁

间有一条溪流咆哮奔腾着直落这深渊之中，而这隆隆轰鸣声我却在远处就已听到。紧挨着瀑布处，在一块伸出在谷底上空的岩石上，坐着一位穿制服的年轻男子，他身边放着高羽冠帽、佩剑和一只皮夹。他整个身子都悬在这山谷上空，似乎睡着了，而且正越来越朝我这边下落。——他将不可避免要跌落下去。我大着胆子走上前去；我一边用手抓住他，把他往回拽，一边大声叫喊："天哪！ 先生！ ——醒一醒！ ——天哪！"——我一碰着他的身子，他便从沉睡中惊醒，但是就在这同一个瞬间，他失去平衡，向深渊掉落下去，摔断的肢体在嵯岩上撞来击去，坠入到了谷底；他的撕肝裂肺的喊叫声渐渐消失在深不可测的谷底，只传上来一阵低沉的呻吟声，最后这呻吟声也止息了。我吓得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最后我拿起帽子、佩剑和皮夹，想赶快离开这个出事地点，这时，一个年轻人从枞树林里向我迎面走来，他的穿着像一个猎人，先是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接着便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得我浑身直打寒颤。

"唔，伯爵先生，"年轻人终于说道，"果然化装得完美无缺，若不是夫人已经事先得到消息，说真的，她会认不出心上的人儿来的。可是您把制服放到哪儿去啦，我的老爷？"——"我把它扔到下面山谷里去了，"一个沉浊发闷的声音从我胸中回答说，因为说这句话的并不是我，它不由自主地从我唇间逸出。我站在那儿，沉思默想着，始终凝视着那个深渊，看伯爵的血淋淋的尸体会不会升起来恐吓我。——我觉得，仿佛我杀害了他，我还一直拚命紧紧握住剑、拿着帽子和皮夹。这时，那个年轻人继续说道："噢，老爷，我骑马顺着这条车行道下山到小城去，我想藏在那儿紧挨着左手城门的那所房子里，您大概马上就会下山到宫殿去的，人家已经在恭候您啦，帽子和剑我拿着吧。"——我把两样东西递给他。"再见了，伯爵先生！ 祝您宫殿里鸿运高照，"年

轻人边喊,边唱着歌吹着口哨消失在小树丛里。我听见他解开拴在那儿的那匹马并将它牵走。当我从晕眩中清醒过来、通盘考虑这件事情时,我不得不承认,一个偶然事件一下子把我抛进了这种最奇特的境遇之中,我只不过是顺从了这一奇遇巧合罢了。我明白,我的相貌和身材很像伯爵,这一定迷惑了那个猎人,而伯爵则一定恰好选中了卡普栖教团的团服,为了好到附近的那个宫殿里去进行什么冒险活动。死神夺走了他的生命,一种神奇的厄运在这同一个瞬间把我推到了他的位置上。我内心有股不可抗拒的冲动,一如那个厄运似乎企盼的那样,要去继续扮演伯爵的角色,这股冲动压倒一切怀疑并且盖过指责我谋杀和放肆亵渎的内心的声音。我打开我拿着的那个皮夹;我发现了信件、相当多的汇票。我想一一查看这些汇票,想读这些信件,以便了解伯爵的情况,但是内心的烦躁,脑海里浮想联翩的万千思绪不允许我这样做。

走了几步以后我又站住脚,我坐在一块岩石上,我想强制稳定自己的情绪,我看到我有毫无准备便贸然进入生人圈子里的危险;这时,森林里响起轻快的号角声,好几个人的欢呼雀跃声越来越近。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屏住气,一个新世界,一种新生活就要展现在我眼前!——我拐进一条羊肠小道,从一个陡坡上走下山去;我从树丛里一走出来,谷底便有一座造型漂亮的大宫殿呈现在我面前。——这就是伯爵想去冒险猎奇的那个地方,我勇敢地朝它走去。不一会儿我便到了环绕宫殿而设的花园的过道里;在一条幽暗的林荫小道上,我发现两个男人在漫步,其中一个装束打扮得像寺院外教士。他们朝我走近,但是没有注意我便相互热烈交谈着从我身旁走了过去。那个寺院外教士是个小伙子,漂亮的脸上透着一种深沉的内心痛苦,现出死人般的灰白,另一个穿戴得朴素而大方,似乎是一个上了年纪的

人。他们背对着我坐在一张石头长凳上，他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明白。“赫尔莫根！”老人说，“您顽固地保持沉默，使您一家人感到气恼，您的忧郁伤感与日俱增，您的青春活力泯没了，花朵枯萎了，您决心选择宗教职业，这毁了您父亲的全部理想，全部希望！——但是他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这些希望的，假如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使命感，一种不可抗拒的爱好孤独寂寞的习气从少年时代起便使您萌生了这个决心的话，那么他是不敢去违抗命运对他所作的安排的。然而，您的整个性格上的这一急剧转变却最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不知哪件您一直固执地不肯告诉我们的事曾经可怕地震撼了您的内心并且如今还在继续肆虐。——从前您可是个快活开朗、无拘无束、有生活乐趣的小伙子！——究竟是什么使您如此不通人情，以致您竟然不相信，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为您的受伤害的灵魂找到慰藉？您不说话？您老这样发呆？——您叹气了？赫尔莫根！平时您无比真挚地爱您的父亲，可是如果现在您已经不能向他敞开心扉，那么，至少您就别拿您这身制服去折磨他啦，这身衣服预示着那个令他感到可怕的决心。我恳求您，赫尔莫根！您脱掉这身令人憎恨的衣服吧。您相信我吧，在这些表面事物中蕴含着一股神秘的力量；这不会不合您的心意的，因为我以为您是完全理解了我的意思的，如果我在此刻以看似奇特的方式回想起那些演员的话。这些演员一穿上戏装便往往觉得自己受到一种异样的思想的激励，便更容易进入所扮演的角色。您让我按照我的本性，以超出常规的明朗态度来谈论这件事。——您不是认为，如果这件长袍不再妨碍您走路的姿势，让您显出一副阴郁威严的模样，您就会又像平时那样迈开迅速和愉快的步伐行走，甚至奔跑、跳跃的吗？往日里在您肩上闪闪发光的肩章又会把青春的火焰驻入这苍白的面颊上，丁当的马刺向活泼的骏马发出音乐

般悦耳的声音，骏马向您长嘶，快活得一个劲儿向亲爱的主人踢蹬蹄子，弯曲颈项。振作起来吧，男爵！——脱下这件黑色长袍，您穿它不合适！——要让弗里德里希把您的制服找出来吗？”

说罢，老人站起来就要离去，小伙子扑到他的怀里。“啊，您在折磨我，善良的赖因霍尔德！”他用虚弱的声音说，“您严厉地折磨着我！——啊，您越努力地拨动我平素响声和谐的心弦，我便越觉得命运的铁拳已经把我抓住，把我压倒，以致我像一把破琉特琴，只会发出不调和音！”——“您似乎是这样，亲爱的男爵，”老人插嘴说，“您谈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命运已经将您攫住，这是什么样的命运，您不肯说；但是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一个像您这样的小伙子，具有内在的活力和青春的朝气，是一定能够作好准备对付命运的铁拳的，而且他必定会像受到一种神性的砥砺那样超脱自己的命运，并且就这样，自己唤醒并燃起自己心中的这种更崇高的精神，昂昂然摆脱掉这种可怜人生的痛苦！我实在不知道，男爵，什么样的命运能够摧毁这种内心强有力的意志。”——赫尔莫根后退一步，他用一种阴郁的、宛如燃烧着压抑的怒火而闪着某种可怕的光亮的目光凝视着老人，用低沉的、瓮声瓮气的声音喊道：“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我自己就是这毁灭我的命运，一种弥天大罪压在我身上，一种可耻的亵渎行为，我要在痛苦和绝望中赎罪。——所以请你大发慈悲，去恳求父亲，求他放我到修道院里去吧！”——“男爵，”老人插嘴说，“您现在的这种心境，只有神经完全错乱的人才会有，您不应该离开这儿，您根本不可以离开这儿。这几天里，男爵夫人和奥蕾丽要来，您必须见她们。”小伙子听了发出可怕的嘲讽般的笑声，用一种震撼我内心的声音喊道：“我必须？——我必须留下？——对，真的，老头儿，你说得对，我必须留下，在这儿，我的忏悔将会

比在那郁闷的围墙里更可怕。”——说罢，他一跳一跃地穿过小树丛而去，把老人撂在一边，老人则用手捂着低垂的脑袋，似乎完全沉浸在痛苦之中。“赞美耶稣基督！”我边说边朝他走过去。——他一哆嗦，他不胜诧异地望着我，然而他似乎很快便想到是我来了，就好像想起什么他已经听说过的事情似地，他说：“啊，一定是您了吧，尊敬的先生！男爵夫人为了安慰沉浸在悲哀中的全家人，一些时候以前就已向我们宣布您的到来了？”——我认可了这一点，赖因霍尔德不久便逐渐变得开朗起来，这种愉快心情似乎是他所特有的，我们漫步穿过这座美丽的公园，终于来到一片紧挨着宫殿的小树林里，树林前面呈现出一派秀美的山地景色。在他呼喊下，正从宫殿正门出来的仆役急忙走过来，不一会儿一顿十分丰盛的早餐给我们端上了餐桌。就在碰着满溢的杯子的当儿，我觉得，仿佛赖因霍尔德老在仔细打量我，仿佛他在吃力地重温一件半已忘怀的往事似地。他终于开腔了：“我的上帝，尊敬的先生！您若不是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的梅达杜斯教士，那我准是老眼昏花了，可是这怎么会呢？——不过没错呀！您就是——您肯定是——您说话呀！”——仿佛我被晴天一个霹雳击中似地，听到赖因霍尔德这些话我浑身颤抖起来。我看到自己被揭露，被发现，被指控谋杀，绝望的处境给我以力量，现在是生死攸关的时刻。“我确实是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的梅达杜斯教士，受修道院的全权委托正在赴罗马的旅行途中。”——我说这话时尽量装出一副泰然自若、从容不迫的样子。“那么这也许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吧，”赖因霍尔德说，“您在旅途中也许迷路离开了大道来到这里，要不男爵夫人怎么会认识您并且派您来这儿的呢？”——我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地重复着心中一个陌生的声音似乎悄悄对我说着的话：“在旅途中，我认识了男爵夫人的忏悔神父，是他推荐我到

这儿府上来完成这项使命。”——“此话不假，”赖因霍尔德插嘴说，“男爵夫人在信中是这么写的。噢，感谢上苍，指引您走上这条造福这个家族的道路，您，作为一个虔诚、诚实的男子，不惜延误您的旅程，到这儿来做好事。几年前我碰巧在班市听过您满怀着真正上天的热情在布道坛上所作的激昂动人的演讲。凭着您的虔诚，凭着您的以满腔热情拯救忏悔罪人的真正使命，凭着您的美丽动听、发自肺腑的热情言词，我相信您定能作出我们大家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很高兴，我在您会见男爵之前遇见您，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您介绍一下这一家的情况，我将尽量坦率直言，这是我对您，尊敬的先生，对您这样一位似乎是上天亲自派来安慰我们的圣洁的人所应尽的责任。为了使您的努力有针对性并取得应有的效果，有些情况我不愿意谈，但是您反正至少也须得到一些暗示。——我和男爵在一起长大，共同的情操使我们成为兄弟并消除了因我们的不同出身本来会在我们之间形成的隔阂。我从来不曾离开过他，当我们完成我们的大学学业、他继承了他故世的父亲在这儿山区的庄园的时候，我便成了这些庄园的总管。——我仍然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兄弟，所以了解他家里的秘密。他的父亲希望通过一门婚姻与一个与他友好的家族建立联系，他喜不自胜地满足了这个愿望，因为他发现为他物色的未婚妻是一个风姿绰约的绝色女子，他觉得自己受到她强烈的吸引。父辈的意愿很少与似乎为儿辈们作好了种种安排的命运这样取得一致的。赫尔莫根和奥蕾丽便是这一美满婚姻结出的果实。通常我们在邻近的首都度过冬天，但是当奥蕾丽出生后不久男爵夫人开始经常生病时，我们夏天也待在城里了，因为她不间断地需要医术高明的医生的援助。正当春天就要到来、她的病体虚假康复使男爵内心充满欣喜和希望的时候，她死了。我们躲到乡下，只有时间才能减轻这种已将男爵攫住

的深深的致命的忧伤。赫尔莫根长成一个英俊少年，奥蕾丽出落得越来越像她的母亲，悉心教育孩子是我们的日常工作，是我们的赏心乐事。赫尔莫根显露出坚毅的爱好从军的思想，这迫使男爵把他送到首都，以便让他在老朋友，在司令官的监护下开始军官生涯。——三年前，男爵才又像往昔那样，第一次和奥蕾丽，和我在首都度过整个冬天，一方面至少可以在一些日子里看到他儿子在自己身边，另一方面也可以再次见到他的那些不断邀请他来首都的朋友。当时，来自首府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的侄女的出现在首都引起普遍的轰动。她父母双亡，投靠在叔父门下，虽然她居住在宫殿的一个特殊侧翼里，却自己独立门户，惯爱将俊男淑女们聚集在自己的周围。用不着我来仔细描写奥伊菲靡，这尤其没有必要，因为您，尊敬的先生，不久自己就会见到她，我只想说，她的一言一行都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妩媚，从而增添了她那美妙多姿的身段的魅力，使其达到令人倾倒的程度。——她在哪里出现，便会在那里激起新的蓬勃的生命力，人们无比狂热地崇拜她；即便是最无足轻重、最没有生气的男人，她也会在他自己的内心点燃起热情的火焰，使他宛如受到灵感，超脱自身的贫乏，欣喜地陶醉于为他所不知的更崇高的人生的享乐之中。自然不乏天天热情祈求这位偶像的爱慕者；然而人们永远无法确切地说出，她特别相中了这一个还是那一个男子，相反，她倒是很善于以不伤害人，只像浓烈的火辣辣的香料一样提精神刺激胃口的狡黠的讽刺，用一条解不开的纽带把所有的人都统统缠住，使他们被魔力牢牢吸引在这个神奇的圈子里，高高兴兴、快快活活地来回游动。这个女魔给男爵留下了一个奇特的印象。他一出现，她便立刻对他表示出一种似乎源出于儿童般崇敬的殷勤；在与他的每一次交谈中，她都表现出最有教养的理解力和他在女人们身上几乎从未发现过的深刻的感情。她

以难以置信的温柔寻求并得到了奥蕾丽的友谊并以巨大的热情关心她，她甚至不惜为奥蕾丽的穿衣戴帽操心、各方面像一个母亲那样对她关怀备至。她善于在显要的社交聚会上以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保护这位羞怯、没有经验的姑娘，而且这种保护不会让人察觉出来，反而只会有助于突出奥蕾丽的自然的理智和深刻的真实的感情，以致人们不久便怀着极大的敬意交口称赞她。男爵一有机会便对奥伊菲靡赞不绝口，在这方面，也许是我们生平第一次出现了意见完全相左的情形。在每个社交聚会上，我通常宁可当个静悄悄的、聚精会神的观察者，决不直接参加热烈的交谈。就这样，我也把奥伊菲靡当作一个极其有趣的人物，对她进行了相当仔细的观察，而她却只是偶尔按其不忽视任何一个人的习惯与我交谈几句客气话。我不得不承认，她是天下最美丽、最动人的女人，她讲的每一句话都闪耀着理智和感情；可是我却完全不可思议地对她感到反感，我甚至抑制不住心头泛起的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只要她把目光一投向我，抑或她一开始和我说话，这种感觉便会立刻将我攫住。她的眼睛里常常有一种十分奇特的火焰在燃烧，每逢她自以为没有人注意她，这火焰便会喷溅出闪亮的火花，似乎这是一团内心的腐败的火，正竭尽全力要喷发出来。除此之外，她那线条柔软的嘴唇的四角还常常透出一丝尖酸的讥刺，这使我在内心深处发出阵阵颤抖，因为这往往是最明显的冷嘲热讽的表示。她常常以这种方式凝视很少或根本不理会她的赫尔莫根，这使我确信，在这副美丽的面具的后面隐藏着某种也许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东西。对于男爵的不合度的赞美我自然没什么好反对的，我只好从相貌方面发表一些看法，对此他丝毫不予理睬，反而觉得我内心对奥伊菲靡的厌恶只不过是一种极其奇怪的特异反应而已。他向我透露说，奥伊菲靡也许会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他要竭尽全力

促成她将来与赫尔莫根结合。正当我们相当严肃地谈论这件事，我找出种种可能的理由为我对奥伊菲靡的看法进行辩解的时候，赫尔莫根走进房间里来，习惯于迅速、坦诚办理一切事务的男爵当即把自己有关奥伊菲靡的打算和愿望告诉了他。赫尔莫根平静地听着男爵对此以及怀着极大的热情为赞扬奥伊菲靡所说的一切话语。当赞词结束时，他回答说，他丝毫也不觉得奥伊菲靡对自己有吸引力，永远也不会爱她，所以衷心请求放弃任何一个与她建立更深一层次联系的计划。男爵不胜惊讶，眼看着他心爱的计划一出笼就破灭了，于是他也就不再费力去勉强赫尔莫根，因为连奥伊菲靡对此有何看法他还都不知道呢。不一会儿，他便以他特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口吻取笑自己自作多情并认为，赫尔莫根也许和我一样也有特异反应，说是虽然他感到不可思议，一个美丽、有趣的女人怎么会有这样一种骇人听闻的心计。他和奥伊菲靡的关系自然还是老样子；他已经习惯于她了，不见到她，这日子他简直没法过。于是乎，有一回他一时高兴竟对她开玩笑说，在她的熟人圈里只有唯一的一个人没有爱上她，这个人就是赫尔莫根。——说是他固执地拒绝与她结婚，而他，男爵，却曾衷心盼望过这门亲事。

“奥伊菲靡说，这总也还得要看看她对这门婚事有什么看法吧，说是虽然与男爵建立起任何一种更紧密的关系都符合她的愿望，但是并非通过赫尔莫根来建立这种关系嘛，她觉得他太过于严肃、太任性了。从进行了这次男爵立刻又讲给我听的谈话的那个时刻起，奥伊菲靡对男爵和奥蕾丽加倍体贴，关照；她甚至含糊其辞地向男爵暗示，与他本人的结合完全符合她想象中的美满婚姻的典范。人们可能会就年龄差别或其他方面提出的种种微词，她都一一加以严词驳斥，她步步为营，十分隐蔽、十分谨慎、十分巧妙地推进她的计划，以致男爵不得不相信，似乎只

是奥伊菲靡灌输给他的所有这些想法、所有这些愿望，恰恰正是在他内心萌生起来的。他是个体格强健、富有生气的人，他很快便觉得自己心中勃发起年轻人的强烈激情。我再也阻挡不了这一狂烈的进程，现在为时已晚。没过多久，奥伊菲靡竟令首都不胜惊讶地成了男爵的夫人。我觉得，仿佛这个在远方威吓过我的危险而可怕的人物如今实实在在闯入到我的生活中来了，仿佛我必须警醒，必须小心守护我的朋友和我自己。——赫尔莫根对他父亲的这门婚事漠然处之。奥蕾丽，这个可爱的、充满预感的孩子，她泪流满面。

“结婚后不久，奥伊菲靡渴望进山；她来到这里，我必须承认，她完全保持着原先的和蔼可亲的举止，使我不由自主地对她感到钦佩。就这样，我们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度过了两年的时光。两个冬季我们是在首都度过的，但是即使在城里，男爵夫人也对丈夫表现出无比崇敬，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堵住了忌妒者的刻毒嘴巴，年轻的贵族老爷们曾梦想游刃有余地向男爵夫人大献殷勤，但是没有一个人占到过哪怕是些许的便宜。去年冬天，我可能又成了唯一的一个被旧有的、几乎未曾消除的特异反应性所攫住而又在心里顿生疑窦的人。

“在和男爵结合之前，维克托林伯爵，一个年轻、漂亮的男子，只是轮换来首都的荣誉近卫军少校，是奥伊菲靡的热烈爱慕者之一，她常常情不自禁、一见钟情式地夸奖他，甚于夸奖所有其余的人。有一回有人甚至说，他与奥伊菲靡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比人们按表面现象所估计的更亲近的关系，但是这则谣言不明不白产生，消逝得也同样含含糊糊。这一年冬天，维克托林伯爵又来到首都，自然又出现在奥伊菲靡的社交圈里，但是他似乎对她毫不动心，反而故意避开她。尽管如此，我却常常觉得，仿佛只要他们以为没有被人看见时他们的目光就会相遇在一

起，热烈的思念，淫荡的、狂热的渴望宛如贪婪的欲火在他们的目光里燃烧。有一天晚上，行政长官家里聚集了一大批社交界名流，我挤在一扇窗户边站着，华丽窗帘上垂飘下来的帷子半遮住了我的身体，维克托林伯爵站在离我只有两三步路远的地方。只见打扮得比往日更迷人的奥伊菲靡正妖艳无比地从他身边擦身而过；他满怀激情一把抓住她的胳臂，他这个动作谁也没能看见，却恰恰被我看在了眼里——她明显地浑身颤抖起来；她的整个儿难以描绘的目光——这是最炽热的爱，是纵情淫欲本身——都盯着他。他们悄声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明白。奥伊菲靡可能看见我了；她赶快转过身去，但是我分明听见她在说：'有人看见我们了！'

"我惊呆了，惊骇和痛苦！——啊，尊敬的先生！我该怎样向您描绘我的感受呢！您想想我对男爵的爱，我对他忠贞不渝、亲密无间的感情吧——想想我的不祥预感吧，它们现在应验了；因为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完全向我揭示出，男爵夫人和伯爵之间存在着一种秘密关系。眼下我得保持沉默，但是我要用敏锐警惕的眼睛监视男爵夫人，等掌握了她犯罪的确凿证据再解除她用来捆住我那位不幸朋友的可耻的纽带。可是谁对付得了恶魔似的狡诈呢；徒劳，我的努力全是徒劳，把我看到和听到的告诉男爵，这简直是荒谬，因为这个狡猾的女人定会想出各种招儿，把我说成是一个无聊、愚蠢的白日里见鬼的人。

"我们去年春天迁到这里来居住的时候，山上还有积雪，尽管如此，有时我仍然到山里去散步；在附近的村庄里我遇见一个农民，他的步态和身姿都有些奇特之处；当他回过头来时，我才看出原来这是维克托林伯爵，但是倏然间他便消失在屋后，再也不见踪影了。除了与男爵夫人幽会，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需要乔装改扮呢！——现在我总算确切地知道，他又到了此地了，我

曾看见他的猎人骑马从这儿走过，尽管我感到不可思议，他居然会没到城里去探访男爵夫人！——三个月前曾发生过行政长官病重、想见奥伊菲靡的事，她立刻和奥蕾丽一起启程前往，男爵只是由于偶感不适才未能陪她上路。可是这时不幸和悲哀闯入到我们的家里，因为不久奥伊菲靡便写信告诉男爵，赫尔莫根突然得了一种往往会神经错乱大发作的精神忧郁症，他孑然一身四处游荡，诅咒自己，诅咒自己的命运，朋友们和医生们的一切努力迄今都徒劳无效。您可以想象，尊敬的先生，这个消息给男爵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他儿子的模样一定会使他大受震动的，所以我独自一人进城去。服用了医生开的强效力药剂，赫尔莫根至少祛除了神经错乱狂暴发作的症状，但是却出现了一种医生们以为是不可治愈的文静的精神忧郁症。当他看见我时，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告诉我，一个不幸的灾难怎样驱使他永远放弃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只有作为修道院修士他才能拯救他的灵魂免遭永入地狱。我发现他已经身穿修士服，一如您，尊敬的先生，先前看见的那样，尽管他极不愿意，我还是终于把他带到这里来了。他平心静气，但是不放弃那个已拿定的主意，研究那个使他处于这种状态的事件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虽然这个秘密的发现也许可以使我们尽快找到治愈他的有效良药。

“一些时候以前，男爵夫人来信说，她将根据她的忏悔神父的建议派一名教团神父来，他的到来，他的安慰和鼓励也许比任何药物对赫尔莫根都更有疗效，因为他的精神错乱显然带有一种强烈的宗教倾向。——尊敬的先生！他们选中了您，一件幸运的偶然事件促使您来到首都，这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您可以把失去的安宁归还给一个受到伤害的家庭，假如您尽力谋取达到一个双重目标的话，而上帝是会祝福您马到成功的。请您

研究赫尔莫根的可怕的秘密，他说出自己的心事，哪怕是作虔诚忏悔时说出来，他的心情就会轻松些，而教会就不是把他埋葬在修道院的围墙里，而是使他重新得到他所属的这个世界上的欢乐的人生。——可是您也要接近男爵夫人。——您知道了全部情况——您赞同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有这样一个特点，即虽然它们不能成为控告男爵夫人的凭据，但这也决不会是错觉，决不会是无端的怀疑。如果您见到并结识了奥伊菲靡，您就会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奥伊菲靡从气质上来看就是笃信宗教的，也许凭借您的特殊的口才，您能深入到她的内心世界，去感动她、改正她，让她别背叛朋友，这种背叛是会使她失去永恒的幸福的。尊敬的先生，我还要说，有些时刻我觉得，仿佛男爵内心怀有一种忧伤，他不告诉我个中的因由，因为除了担心赫尔莫根以外，他内心显然在同一个一直困扰着他的思想作斗争。我曾经想到，也许一个不幸的偶然事件使他比我更清楚地看到了男爵夫人与该诅咒的伯爵的罪恶勾搭。——我也希望我的知心朋友，希望男爵能从您这儿得到教会的关怀。”

赖因霍尔德用这几句话结束他的陈述，他的这一席话使我在精神上受尽了种种折磨，最奇特的矛盾在我心里七上八下翻腾。我的自我，变成了一种阴晴不定的偶然事件的残酷游戏、正溶化成奇特的身形的自我，宛如在一个各色事件的大海里随波漂浮着，这一个个事件像汹涌的波涛劈天盖地向我砸来。——我认不出我自己来了！——维克托林显然是由于指引了我的手而不是指引了我的意志的偶然事件被推进了深渊的！——我顶替他，可是赖因霍尔德认识梅达杜斯教士，认识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的这位讲道者，所以对他来说我确实是那个真实的我！——可是维克托林与男爵夫人保持着的那种关系现在落在了我的头上，因为我自己就是维克托林。我是我的假象，我的假

象不是真我;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我与我的自我分裂了!

尽管我内心情感激荡,我却成功地佯装出符合神职人员身份的冷静,我就这样走到男爵面前。我发现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但是在黯然而无光彩的容貌中还隐约透着罕见的充沛的精力。不是岁月,而是忧伤在他宽阔的额头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把鬈发染成了白色。尽管如此,他的言谈举止中仍然漫溢着一种欢愉和安适,不可抗拒地吸引着每一个人。当赖因霍尔德把我当作男爵夫人曾预先通知过要到来的那个人进行介绍时,他用锐利的目光望着我。赖因霍尔德说,好几年以前他就在班市的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听过我布道、对我少有的演讲才能深信不疑,这时,男爵的目光便变得越来越亲切。男爵真诚地和我握手并转过脸去对着赖因霍尔德说:"亲爱的赖因霍尔德! 我不知道,这位尊敬的先生的面部特征怎么会第一眼就给我留下特殊的印象;它们唤起一种回忆,一种徒然争取清楚、生动地显现出来的回忆。"

我觉得,仿佛他立刻就要脱口而出:"这是维克托林伯爵嘛",因为我现在竟不可思议地真的自以为是维克托林了,我感到我的血液在沸腾,在上升并把我的面颊染得通红。——我相信赖因霍尔德,他知道我是梅达杜斯教士嘛,虽然我觉得这似乎是一句谎言:什么也无法理清我的一团乱麻。

按照男爵的旨意,我应该立刻与赫尔莫根认识,可是哪儿也找不到他;有人看见他到山上散步去了,大家并不为他担心,因为他已经多次连续数日这样离家出走过。一整天我都待在赖因霍尔德和男爵的身边,我渐渐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到了晚上我便觉得自己心中充满了勇气和力量,要勇敢地去面对这种种似乎有待我去澄清的奇特的事件。在孤独寂静的夜晚,我打开

皮夹并确信，摔得粉身碎骨躺在谷底的正是维克托林伯爵，不过那些寄给他的信件却全都涉及不关痛痒的内容，没有哪封信向我透露出哪怕那么一丁点儿他生活上的情况。我不再为此多费心思，决定待到男爵夫人到达并见到我之后就完全顺从偶然机会对我作出的安排。——第二天早晨，男爵夫人就和奥蕾丽一道突然来了。我看见两个人从马车里出来，在男爵和赖因霍尔德的迎候下走进宫殿正门。我忐忑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心里充满了奇特的预感；不多一会儿工夫，我便被叫下楼去。——男爵夫人向我迎面走来——一个风姿绰约、光彩照人的女人，正当青春妙龄。她看见我时，她似乎异常激动，她的声音颤抖，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的明显的窘态给我以勇气，我大胆地盯着她的眼睛并按修道院习惯为她祝福——她脸煞白，她不得不坐下。赖因霍尔德望着我，脸上露出了愉快和满意的笑容。就在这时候，房门开启，男爵和奥蕾丽走了进来。

我在瞥见奥蕾丽的一刹那间，仿佛有一束射线射进了我的胸膛，并点燃了我内心最隐蔽的东西，我不由得冲动起来，欣喜若狂，兴奋不已，它点燃了一切从前只是像一种预感从遥远的远方在心里鸣响的东西，激起健旺的生命力；甚至生命本身也才向我展现出它的绚丽，它的灿烂，因为从前的一切都冷酷、僵硬地静卧在我身后那荒凉空寂的黑夜里。——她就是那个人，她，她就是我在忏悔室里的那个绝妙的幻觉中见到的那个女人。深蓝色眼睛里那抑郁、童稚般虔诚的目光，线条柔顺的嘴唇，宛如做祈祷般略微前弯的颈项，颀长而苗条的身材，这不是奥蕾丽，这就是圣罗莎丽娴本人。——甚至披在深红色衣服上的那条天蓝色围巾带着优美的褶裥也酷似那幅油画上的圣女以及幻觉中的那位陌生女人所穿的那身衣服。——比起奥蕾丽的天姿国色来，男爵夫人的丰满美算得了什么。我只看见她，我周围的所有

人都消失了。我内心的激动逃脱不过周围人的眼睛。“您怎么啦,尊敬的先生!”男爵开了腔;“您好像显得特别激动?”——这句话使我醒过神来,在这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心中萌生起一股超人的力量,一股从未感觉到过的、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勇气,因为她必定会成为这场斗争的奖赏。

“您有福了,男爵先生!”我好像突然被极大的热情攫住了似地喊道,“您有福了! ——一位圣女在我们中间,在这座府第上漫步,不久天空便会显出造福社会的晴朗,在圣洁的天使们的卫护下,圣罗莎丽娴,她将亲自将安慰和永恒的幸福施与那些弯腰弓背、虔诚笃信地恳求她的人。——我听见容光焕发的精灵们在唱赞歌,他们思念这位圣女,唱着歌呼喊着她,从彩云间徐徐飘落而下。我看见她的头闪耀着上天的美妙灵光,已经向着圣徒们的合唱队抬起,她看见合唱队了! ——圣罗莎丽娴,为我们祈祷吧!”

我眼睛望着天空双膝下跪,双手互握作祈祷状,大家都学我的样。再也没有人问我什么,人们把我突然爆发的热情归因于某种灵感,男爵顿时便决定让人真的到市里大教堂圣罗莎丽娴祭坛去做弥撒。我用这个办法漂亮地使自己摆脱了困境,我决心要孤注一掷,因为这关系到占有奥蕾丽,为了占有她我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男爵夫人的情绪似乎很异乎寻常,她用目光盯着我,但是每逢我落落大方地看她时,她总是神情不安地把目光移向别处。一家人已经走进另一个房间,我急忙到楼下的花园里去,漫步在走廊里,我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为我在宫殿里未来的生活策划着、运筹着。天色已经黑下来,这时赖因霍尔德前来告诉我,男爵夫人深受我虔诚的热情的感染,想在她的房间里和我谈话。

我走进男爵夫人的房间时,她向我迎面走了几步;她拉着我

的两个胳臂，死死盯住我的眼睛喊道："这可能吗——这可能吗！——你是梅达杜斯，卡普栖教团修士？——可是这语声，这身材，你的眼睛，你的头发！说，要不我会怕得要死、疑心得要死的。"——"维克托里努斯！"我低声耳语，她顿时便怀着不能抑制的狂喜和情欲拥抱我——一股暖流呼呼地流贯我的全身，血液沸腾，我因感到极大的快乐，如痴似醉而不能自持；但是我的全部情感邪恶地只倾注在奥蕾丽一人身上，此时此刻我违反誓言，把我灵魂的康宁只奉献给她一人。

是的！我心里只有奥蕾丽，我一心只想着她，可是我想到就要再次见到她，想到吃晚饭时将会发生什么事，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我觉得，她那虔诚的目光仿佛会指责我大逆不道，仿佛我会被揭穿、遭毁灭，会蒙受耻辱、会无地自容。我同样也下不了在经历了那些时刻之后立刻再去见男爵夫人的决心，当有人请我去吃饭时，所有这一切便促使我借口行祈祷礼而待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然而只过了不多几天，我便克服了全部胆怯、全部拘谨；男爵夫人亲切极了，我们结合得越紧密，我们越是纵情淫欲，她便越对男爵殷勤、备加体贴。她向我承认，我的小光头[①]，我的天然的胡子以及我那真正修道院式的、可是现在我却不再像开始那样严格保持着的走路姿势，可把她给吓坏了。说是在我突然激动地祈求圣罗莎丽娴的时候她几乎深信不疑，以为一定是出了一个什么差错，鬼使神差般地挫败了她的和维克托林一起精心策划的计划并推出来了一个该死的真正的卡普栖教团教士。她赞赏我谨慎周到，真的剃了一小块光头并蓄了这部胡子，连步态和姿势方面完全进入了我的角色，连她自己往往也得仔细盯着我的眼睛，才不致心中顿生荒诞离奇的疑窦。

---

① 指天主教教士头顶一块圆形削发部分。

维克托林的猎人化装成农民模样有时在公园的一端露面，我不失时机地与他密谈，提醒他随时作好准备，万一我遭到意外不测、处境危险，便与我一起逃之夭夭。男爵和赖因霍尔德似乎对我极其满意并敦促我竭尽全力去照顾忧郁不欢的赫尔莫根。但是迄今连哪怕只和他说一句话的机会也还不曾有过，因为他显然回避每一个可以和我单独待在一起的机会，他若遇见我和男爵或赖因霍尔德在一起，他便露出十分古怪的神态打量我，我确实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有陷入明显的窘境。他的目光似乎深入到我的灵魂深处，窥探着我的最隐蔽的思想。他一看见我，他那苍白的脸上便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极度的不快，一种被压抑的怨恨，一种费了很大劲才抑制住的愤怒。——有一回，我正在公园里散步，他突然向我迎面走来；我以为这是个天赐良机，终于可以澄清与他的这种令人压抑的关系了，所以当他正要躲开我时，我急忙拉住他的手，凭着我的演讲才能，我讲得词恳意切，娓娓动听，他似乎真的全神贯注起来并且无法抑制内心的感动。我们坐在通向宫殿的甬道尽头的一条石头长凳上。我越说越激动，我谈到，一个人在忧伤中折磨自己，摈斥救苦救难的教会的帮助并因此而对不可抗拒的力量为他规定的生活目标采取敌对态度，这是一种犯罪行为。甚至连罪犯也不应该怀疑上天的仁慈，因为这种怀疑必定会使他失去他用忏悔和虔诚洗罪后便能获得的幸福。末了，我要求他现在立刻就向我忏悔，宛如在上帝面前那样倾吐自己的心声，我答应赦免他所犯的一切罪行；只见他站了起来，他紧皱眉头，目光灼灼，他的死人一样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片炽热的红晕，他用尖锐刺耳得出奇的嗓音喊道："难道你就纯洁无罪，你竟敢像最纯洁的人，甚至就像你所嘲笑的上帝自己，想窥探我的内心，你竟敢答应我赦免罪过，你，你这个自己枉自挣扎着想洗罪、想得到永远与你无缘的天堂的幸福

的人？卑鄙的伪君子，复仇的时刻不久就会到来，你就会像一条毒虫那样被人踩在脚下，奄奄一息地抽搐，徒然呻吟乞求饶命，乞求摆脱难以言状的痛苦，直到你在疯狂和绝望中可耻地死去！”——他迅速迈步离去，我晕晕乎乎，我全蔫了，我的自制，我的勇气全没了。我看见奥伊菲靡拿着帽子和围巾从宫殿里出来，从穿着上看像是要去散步；只有从她那儿才能找到慰藉和帮助，我三步并作两步向她走去，她看到我一副狼狈相吓了一跳，她打听原因，我如实把我刚才和疯子赫尔莫根那场争吵的全过程讲给她听，我还添加上了我的焦躁，我的忧虑，说我担心赫尔莫根也许会通过一件莫明其妙的偶然事件把我们的秘密泄露出去。奥伊菲靡好像对这一切毫不介意，她露出一副令我不禁毛骨悚然的怪异神态微微一笑，说道：“我们到公园里边去吧，这儿人多眼杂，尊敬的梅达杜斯教士如此激动地与我讲话，这会引起大家注意的。”我们一走进一片冷僻的小树林，奥伊菲靡便狂热地拥抱我；她的热烈的亲吻灼燃着我的双唇。“放心吧，维克托林，”奥伊菲靡说，“对于这种种使你陷入如此惊恐和疑虑境地的因素，你完全可以放心；赫尔莫根做出这样的事来，这正合我意，因为这下我恰好可以而且也必须和你谈谈某些我很久以来一直只字不提的事情。——你必须承认，对所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现的人物我都曾善于获取一种罕见的精神控制力，我认为，女人比你们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当然，这也不难做到，除了造化能慷慨施与女人的那种外在形态上不可名状、不可抗拒的魅力以外，只要她掌握好那更高的原理，这个原理可以将那魅力与智能融合成一体并能随意控制那魅力。这是一种奇特而不可思议的跳出自我，它可以让人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观察自我，然后它便显出自己是一种顺从不可抗拒的意志的工具，可以为那个有待自己在生活中去赢得的最高目标服务。——在生活中控制生活，宛如

用巨大的魔力吸引住它的种种现象，它的丰富的乐趣，听凭主宰者的任意安排，还有什么比这更崇高的呢？——你，维克托林，一直就属于不多几个完全理解了我的人中的一个，你也是用这个观点观察你的自我的，所以我不反对把你像君王般的丈夫那样提升到我的更崇高的王国的宝座上。这个秘密提高了这一联盟的魅力，而我们的表面上的分离只是为了使我们的美好心境可以得到充分舒展。像是为了令我们感到赏心悦目那样，这种美好心境玩弄着普通日常生活中的从属性关系。我们现在的相聚难道不是最大胆的冒险行动，它为更崇高的精神所驱动，正在嘲弄传统习俗的狭隘和软弱？尽管它具有不仅是这一身衣服造成的十分奇特的性质，我依然觉得，仿佛精神的力量听从这个起主宰作用的、制约着它的原则，就这样用神奇的力量向外产生影响，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身体的外表和形态，使这个人完全以附合规定的面貌出现。——你知道，凭着这个深植于我性格中的看事物的观点，我玩弄全部狭隘的传统习俗，从心眼里多么的蔑视它们。——男爵是一台令我感到恶心到了极点的机器，它已被我用坏，像一个已经停止运转的齿轮传动装置闲放在一边。——赖因霍尔德太狭隘，不值得我一顾，奥蕾丽是个好孩子，我们只需对付赫尔莫根一人。——我已经向你承认过，我第一次看见赫尔莫根时，他给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印象。——我以为他有能力进入那种我愿意向他展示的更美妙的生活，可是头一次就碰了个钉子。——他身上有某种对我怀着敌意的东西，而且在不断的剧烈的矛盾中反抗着我的意志，我会不由自主地用以诱惑别人的那种魔力使他反感。他保持着冷漠，保持着阴郁而深沉的态度，他用特别而神奇的力量抗拒我，他刺激我的情感，惹起我的兴致，促使我去进行这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必将失败。——当初，男爵告诉我，他曾建议赫尔莫根与我结

合，而赫尔莫根却不顾一切地拒绝了，那时我就已经决定要进行这场斗争。——就在那同一时刻，一个念头像一个神圣的火花在我脑海里闪过，我要和男爵本人结婚，这样就一劳永逸地排除了所有这些传统习俗方面的狭隘偏见，它们常常令人生厌地束缚住我的手脚；不过我亲自和你，维克托林，相当频繁地谈过那门婚事，我用行动驳倒了你的怀疑，因为我成功地在不多几天里便把老头儿变成了幼稚可笑、体贴入微的情人，他不得不把听从我的意愿看作是满足他自己的最真挚的愿望，这种愿望他是几乎不敢声张出来的。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仍还隐匿着向赫尔莫根复仇的念头，如今我可以更容易、更痛快地复仇了。——倘若我摸不透你的心思，倘若我不知道，你有能力使你自己升华到我的观点的高度，那么我就会有顾虑，便会更多地向你讲述有关这件如今已发生的事情的情况。我想方设法去揣摩清楚赫尔莫根的心思，我出现在首都，神情忧郁，沉浸在深思默想之中，与赫尔莫根构成鲜明对照，他军务繁忙，举止潇洒，神情轻松愉快。叔父的病杜绝了种种热闹的社交聚会，连与我最亲近的人的来访我也尽量躲避。——赫尔莫根来看望我，也许只是为了履行他对母亲应尽的义务吧；他看到我陷入阴郁的沉思之中，当他对我的明显变化不胜惊讶、迫不及待向我询问原因时，我眼泪汪汪地向他承认，男爵的健康状况很糟糕，他费了很大劲才掩盖住了真相，我十分担忧，怕是不久就会失去他，而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忍受。他感到震惊，而当我怀着深情描述我和男爵的美满婚姻，当我温情脉脉、生动逼真地详细描写我们乡间生活的种种细微末节时，当我日益生动地描绘男爵的美好情感、他的光彩夺目的整个自我，因此日益明显地显示出，我多么无限地尊敬他，我多么全身心地依恋着他，这时，他似乎越来越感到奇怪，越来越感到惊异。——他在内心明显地作着斗争，但

是现在像我的自我本身那样穿透他内心的那股力量战胜了平时抗拒我的那个敌对原则；当他第二天晚上就又来时，我有了必胜的信心。

他看到我孤独，比昨天还忧郁，还冲动，我谈到男爵，谈到我极其渴望再次见到他。赫尔莫根不久便变得判若两人，他盯住我的眼睛，而我眼睛里那一团危险的火焰点燃了他内心的情火。每逢我的手搁在他的手上，他的手往往痉挛颤动，从他内心深处逸出深深的叹息声。我曾正确计算过这种无意识亢奋状态的顶峰期。就在他应该就范的那个晚上，我甚至不惜使出已经用滥、却一再十分有效地被反复使用的那些招数。成功了！——后果比我想象的还可怕，然而它们却辉煌地证实了我的力量，提高了我的胜利的喜悦。——我用来制服像显示在奇特的预感中那样显示在他身上的那个敌对性原则的暴力，已经摧毁了他的精神，他陷入精神错乱状态，这个你知道，可是在这之前你一直不知道真正的原因。——说来真有些邪门，疯子们往往，就仿佛他们与精神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似地，而且似乎在他们自己的内心里更容易——即使是无意识地——受到异样的精神的原则激励似的，疯子们往往会看透我们内心隐蔽的思想并且用惊人地相似的语言把它们说出来，以致一个第二个自我的可怕的声音常常在我们耳际萦绕，令我们不寒而栗。所以，由于你、赫尔莫根和我处于这样一种特殊关系之中，他完全有可能神秘莫测地看透你的真面目，就对你怀有敌意，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因此而存在着丝毫的危险。你想，即使他将对你怀有的敌意公诸与众，即使他说出：‘不要相信这个乔装打扮的神甫’，除了当作因精神错乱而产生的一种妄想以外，谁又会把这当作别的什么呢，更何况赖因霍尔德大慈大悲，已经辨认出你就是梅达杜斯教士了？——然而，依然可以肯定无疑的是，你对赫尔莫根的影响

力，不会超出我所希望和所设想的范围。我的仇已经报了，对我来说如今赫尔莫根就像一件被丢弃的玩具那样毫无用处，他反而倒会成为我的一大累赘呢，他会一看见我就用他那直勾勾的既活生生又死沉沉的目光盯住我，他会把这当作一种忏悔仪式的。他必须离开这儿，我以为我可以利用你去加强他的进修道院的信念，并且同时让男爵和那位当参谋的朋友赖因霍尔德义无反顾地认为，赫尔莫根多么需要进修道院以拯救自己的灵魂，从而促使他们采取灵活态度，使他们同意他的计划。——我确实非常讨厌赫尔莫根，他的模样常常震撼我的心，他必须离开！唯一的一个觉得他完全变了的人是奥蕾丽，这个虔诚的傻里傻气的孩子；只有通过她你才能对赫尔莫根施加影响，我愿意设法使你与她建立更亲近的关系。你按客观情况若找到合适的机会，你不妨也可以向赖因霍尔德或男爵透露，赫尔莫根向你忏悔了一桩严重罪行，而你按照你的职责自然必须对此保守秘密。——这事还是以后再谈吧！——现在你全知道了，维克托林，和我一道采取行动，和我一道来统治这个绕着我们转的、荒唐可笑的玩偶世界吧。生活必须将其最美好的乐趣奉献给我们，我们决不可以让它禁锢在它那狭窄的天地里。”——我们看见男爵在远处，便装作正在进行虔诚的谈话，向他走过去。

也许只需要奥伊菲靡对她的生活趋向作出解释，便可使我自己感受到这股像更高原则的结果那样振奋我内心的压倒一切的力量。某种非凡的特性渗入到我的性格之中，使我突然站高了，觉得一切都不同于以往的情况，不同于以往的色彩。在我看来，奥伊菲靡所夸耀的卓越才能，控制生活的力量，应该受到最辛辣的嘲讽。就在这个卑鄙女人误以为自己在放荡不羁、游戏人生的这个时刻，她就把自己交付给了偶然事件或由我一手操纵的恶运。只有我的力量，受到神秘力的激励，才能迫使她误以

为这个人是朋友和盟友，这个人只是为了毁掉她才显出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偶然巧合的形态，像敌对势力本身那样用爪将她紧紧抓住，使她不得脱身。奥伊菲靡的那种虚空、自私的妄想令我感到可鄙，与她的这种关系越发令我感到厌恶，奥蕾丽活在我的心中，而且，假如我尚还把现在我似乎觉得是一切人世间享受中之最美好者当作罪孽的话，那么只有她对我所犯的罪孽负有责任。我决定充分利用我拥有的力量，自己来握住魔杖，画出我周围众生百态为取悦我而活动的圆圈。男爵和赖因霍尔德互相竞赛，看谁能让我在宫殿里生活得愉快；他们对我与奥伊菲靡的这种关系懵然无知，男爵倒常常像情不自禁流露心声似地说，只是由于我的缘故奥伊菲靡才又完全回到他身边了，而这似乎向我明白无误地表明赖因霍尔德的猜测是对的：某一个偶然机会可能曾让男爵发现了奥伊菲靡偷情的蛛丝马迹。赫尔莫根我难得看见，他怀着明显的害怕和抑郁躲避我，男爵和赖因霍尔德把这归因于他敬畏我的神圣、虔诚的气质，敬畏我的会窥透这颗受伤心灵的精神力量。奥蕾丽也似乎故意躲避我的目光，她回避我，每逢我和她讲话，她也和赫尔莫根一样胆怯、抑郁。我几乎可以肯定，疯子赫尔莫根已经对奥蕾丽说出了那些令我浑身颤抖的可怕的预感，不过，现在我觉得我有可能去消除这个恶劣印象。——可能是由于想让我接近奥蕾丽以便通过她影响赫尔莫根的男爵夫人的策动吧，男爵请我教授奥蕾丽更高一级的宗教秘密。这样，奥伊菲靡就自己使我获得了获取我以灼热的想象力用无数丰富生动的幻象在自己脑海里描绘过的良辰美景的手段。教堂里的那个幻觉与这个不可抗拒的、对我产生着影响的力量的诺言有什么不一样，它答应把她给我，只有占有了她，我胸中汹涌澎湃、跌宕起伏的情感才可以指望得到平复。——一看见奥蕾丽，一接近她，一碰上她的衣服，我便无比激动。可以

感觉到涌流的热血上升到神秘的思想的宝库之中，就这样，我谈到神奇的宗教秘密，描绘出热烈的情景，它们的更深刻的意义便是火一般热切爱情的肉欲狂躁。就这样，我的热烈的言词会像电击一样透过奥蕾丽的内心，她将徒劳地对此进行抵御。——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已抛入她脑海之中的幻象便会神奇地展现并带着更深邃的含意更耀眼、更热烈地显露出来，这些幻象随后便会使她心中充满对陌生的享受的种种猜想，直到她受到难以名状的渴求的折磨和摧残，自己投进我的怀抱。我仔细准备给奥蕾丽上的所谓的课时，我善于加强我的言词的表达力；这个虔诚的孩子双手互握，两眼低垂，凝神聆听我讲课，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举动，没有任何一声叹息表明我的话语产生了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我的努力没有奏效；没有在奥蕾丽心中燃起会使她遭受诱惑的堕落腐败之火，我心中燃烧着的那团烈火倒变得更痛苦、更贪婪了。因痛苦和淫欲而变得狂躁无比，我策划着引诱奥蕾丽堕落的计划。就在我向奥伊菲靡假装狂喜和着迷的同时，我心中滋生起一股强烈的仇恨，它奇怪而又自相矛盾地使我对男爵夫人的态度带上某种狂暴、可怕的色彩，使她自己都感到战栗。——她丝毫也没有察觉出隐藏在我内心的秘密，她只得不由自主地满足我对她的控制要求，我开始自以为已越来越获得这种控制权了。——我常常想到要精心策划一起暴力袭击事件，让奥蕾丽就范，从而结束我的痛苦，但是当我看见奥蕾丽时，我总觉得，仿佛有一个天使站在她身边，护卫着她，抗拒着敌人的力量。随后，我便浑身打了一个寒战，我的凶恶意图凉了半截。最后，我想到了要和她一起祈祷：因为祷告时，热烈的祷告词倍加热情地涌流，最隐蔽的情感苏醒，像汹涌的浪涛一样升起并伸展出它们的触须，去捕捉那未知的东西，它可以满足那望穿秋水的渴望。于是，这人世间的事物，带着上天的神性，便会

大胆迎向那激动的情感，怀着极大的欢乐允诺在这个人世间就让奔放的情感得到满足；无意识的激情被引入歧路，追求神圣、超世俗的努力被不可名状的、从未领略过的人间的心醉神迷的肉欲所挫败。——甚至在她复述由我撰写的祷告词之中，我也自以为找到了有利于我的阴险意图的因素。——情况果然如此！——因为在我身边跪着，仰脸看着天空重复着我的祷告词，她的面颊绯红，她的胸脯起伏。——于是，我像是在匆忙中无意识地拉住了她的手，把它压在我的胸脯上，她离我如此之近，以致我感觉到了她身上的热气，她那一头松散的鬈发披垂在我的肩头；我欲念狂发、不能自已，我疯狂而热烈地拥抱她，我的亲吻刚刚灼燃在她的嘴唇上，灼燃在她的胸脯上，她便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挣脱了我的怀抱；我没有力气去抱住她，就仿佛有一道电光忽闪而下，对我狠狠一击！——她迅速逃进隔壁房间！房门顿时开启，赫尔莫根出现在门口，他一动不动站着，用愤怒而疯狂、可怕又可怖的目光凝视着我。于是，我鼓足全部勇气，厚着脸皮向他走去，用无畏、命令式的口吻大声道："你在这里想干什么？滚开，疯子！"可是赫尔莫根向我伸出右手，用低沉而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说："我本来想与你决斗，可是我没有剑，你是个杀人犯，因为鲜血从你的眼睛里流出，粘在你的胡子上！"

他砰的一声使劲把门关上，把我撇下，走了，我气得咬牙切齿，我气我自己，我竟然会一任瞬间暴力的驱使，致使我自我暴露，面临灭顶之灾。四周没有一个人影，我有足够的时间使自己完全振作起来，我自身具有的才智不久便促使我作出决断，一定要避免这起倒霉事件的任何严重后果。一俟时机成熟，我便急忙去找奥伊菲靡，我大言不惭地向她讲述这起奥蕾丽事件的全过程。奥伊菲靡似乎并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对这件事感到满不在乎。我觉得可以理解，尽管她的卓越智力有口皆碑，观察事物有

独到见解，她大概也有狭隘的嫉妒心，而且她还可能担心奥蕾丽会控告我，我头上圣洁的灵光便会熄灭，我们的秘密便会陷入危险之中。出于一种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畏惧心理，我隐瞒了赫尔莫根曾横插一杠，隐瞒了他的那些可怕的、刺透我胸膛的话。

奥伊菲靡沉默了几分钟，神情古怪地盯视着我，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维克托林！难道你会猜不着，”她终于说道，“我的心头涌上何等美妙的、与我的才智相称的念头？——可你还就是猜不着，抖擞精神扇动你的翅膀勇敢翱翔吧，我愿意开始作这样的飞翔。你作为一个对生命的各种现象掌握着充分控制权的人，跪在一位有几分姿色的姑娘身旁时便忍不住就要拥抱她亲吻她，这使我感到惊奇，尽管我不责怪你心里产生的这种欲念。据我对奥蕾丽的了解，她将满怀羞愧闭口不提这件事，充其量只会找个借口逃避你那激情满腔的讲课。所以我丝毫也不担心会出现你的鲁莽、你的尚未驯化的情欲本可能会招致的不愉快的后果。——我并不憎恨她，这个奥蕾丽，但是她的知足，她的淡泊明志，以及隐藏在这背后的一种叫人受不了的骄傲，却惹我生气。虽然我不惜对她耍弄手段，可是我却从来未能赢得她的信任，她依然腼腆而深沉。这种不愿亲近我的倾向，这种躲避我的骄傲态度在我心中激起极大的反感。——看着这朵对自己的绚丽光彩如此自豪的鲜花被折断并且慢慢枯萎而死，这是一个微妙的想法！——我高兴看到你去实施这个微妙的想法，应该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应付裕如地去实现这个目标。——罪责应该落到赫尔莫根的头上并把他毁灭！”——奥伊菲靡还就她的计划谈了些别的问题，她越说越令我感到憎恶，因为我只把她看作一个卑鄙的罪恶的女人。尽管我渴望奥蕾丽堕落，因为只有这样我才可以指望摆脱撕咬我心胸的疯狂爱情所带来的无限痛苦，然

而我却觉得奥伊菲靡的参与十分可鄙。所以我令她感到吃惊不小地拒绝了她的建议，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用我自己的力量去作成奥伊菲靡死乞白脸要帮助我去作成的这件事。

一如男爵夫人所料想的，奥蕾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借口身体不适不听我今后几天的讲课。赫尔莫根一反往日的习惯现在经常待在赖因霍尔德和男爵的左右，他似乎不总是那么沉思默想了，但却变得更狂野、更愤怒。人们常常听见他大声、有力地说话，我注意到，每逢我偶然与他相遇，他总是用抑制着怒火的目光注视我。男爵和赖因霍尔德的态度在几天的时间里发生了奇特的变化。表面上他们丝毫也没有减弱平时对我表示的那种殷勤和尊敬，可是我却觉得，仿佛他们受到一种神奇的预感的压抑，再也找不到我们平时生动活泼地交谈时所使用的那种轻松愉快的语气了。他们与我所谈的一切是如此不自然，如此冷淡，以致我为种种猜想所攫住，不得不非常用心，至少做出落落大方的样子来。

我始终善于正确解释奥伊菲靡的目光，这目光如今告诉我，出了什么使她特别感到激动的事，然而众目睽睽下我们整天都无法私下交谈。

夜深人静，宫殿里一切都早已沉沉入睡，我房间里的一扇我自己都还未曾看出的裱糊的门开启了，只见奥伊菲靡气急败坏地走了进来，她这副神情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维克托林，”她说，“我们有暴露的危险，赫尔莫根，是这个疯子赫尔莫根，是他，受奇特的预感的指引嗅到了踪迹，发现了我们的秘密。他用种种暗示，听去就像主宰我们的那股神秘力量的可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咒语，已经使男爵产生了一种怀疑，这种怀疑虽然没有明白无误地说出来，却一直在折磨我跟踪我。你是谁，在这件圣洁的衣服里面藏着的是维克托林伯爵，这一点赫尔莫根似乎依然

懵然无知；相反，他声称，你全身浸透着背叛，奸诈，腐化，我们定会遭到报应，还说这个修士像仇敌本身一样进入这所宅第，这修士受到魔鬼的力量的振奋，正图谋罪大恶极的背叛。——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受这个幼稚可笑的老头的约束受够了，从种种迹象看，这老头儿如今怀着病病歪歪的嫉妒心，会忧心忡忡地监视我的一举一动的。我要扔掉这个我已经玩腻了的玩具，而你，维克托林，你将更顺从地适应我的要求，因为你会一下子自己逃脱终于被当场拿获的危险，会逃脱眼睁睁看着我们的才智酝酿成熟的这种绝妙的关系就这样堕落成为一种平庸无奇的伪装、一种无聊的婚姻故事的危险！这个讨人厌的老头必须除掉，用什么方式实施这个计划效果最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好好商量，但是你先听我的意见。你知道，每天早晨，当赖因霍尔德事情很忙的时候，男爵都独自一人到外面的山上去，按他自己的方式欣赏这一带的风光。——你早一点偷偷溜出去并设法在公园出口处遇上他。离这儿不远，有一座山崖；攀登上这座山崖，散步者面前这一边便出现一个黑乎乎、深不见底的深谷，那儿，伸展在那个深谷的上方，就是所谓的魔鬼座。人们谣传说，从深谷里升起一团团毒雾，使向下张望妄想看清下面究竟藏着什么的人昏迷过去，坠崖身亡。男爵对这种无稽之谈一笑置之，常常站在突出在深谷上空的那块岩石上，欣赏那里呈现出的美丽景色。轻而易举就可以使他自己想起这个主意，让他自己领你到这个危险的地方去；一旦他站在那儿死盯着下面那个地方看，那么，你的拳头猛一推便可一劳永逸地使我们摆脱这个无能为力的傻子。”——“不，决不，”我大声叫喊，“我知道那个可怕的深谷，我知道那个魔鬼的座位，决不！”奥伊菲靡顿时跳了起来，她的目光中闪耀着狂暴的火焰，她怒火中烧，激动得扭歪着脸。“可耻的懦夫，”她嚷嚷道，“你这个糊涂虫胆小鬼竟敢违抗我作出的决

定？你宁可乖乖地让可耻的枷锁套在你的脖子上，也不愿和我一起荣华富贵？可是你攥在我的手心里呢，你想挣脱把你捆绑在我脚下的那股力量的控制，这是枉费心机！——你去执行我给你的任务，那个人明天不许再活在世上，我一看见他就受不了！”

就在奥伊菲靡说这些话的当儿，对她无耻夸口的一种深深的蔑视充盈着我的内心，我露出辛辣讥刺的神态朝她尖声大笑，笑得她浑身颤抖，她脸上顿时现出害怕和无比恐惧的死灰色。——“疯子，”我叫喊，“你以为可以主宰生活，你以为可以游戏人生，你小心点吧，别让这个玩具在你手心里变成杀死你的尖利的武器！告诉你吧，卑鄙的女人，你怀着虚空的幻想自以为可以控制住我，可是我却施展我的魔力把你像厄运本身那样牢牢拴住了，你玩弄的罪恶的把戏只不过是困兽犹斗罢了！——告诉你吧，卑鄙的女人，你的姘夫现在正躺在那个深谷里，你拥抱的不是他，而是复仇幽灵自身！——去吧，找你的葬身地去吧！”

奥伊菲靡摇摇晃晃；她抽搐颤抖眼看就要跌倒在地上，我扶住她，把她推出裱糊门，让她顺过道下楼去。——我心里产生将她杀死的念头，我竟然没有这样做，因为就在我关上裱糊门的一刹那间，我便自以为已经完成了这一行动！——我听见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和关门声。

现在我已经采取了一种使我完全脱离人的常规行为的立场；现在必须进行一个又一个的打击，既然宣布我自己就是凶恶的复仇幽灵，我就必须做出骇人听闻的事来。——奥伊菲靡的毁灭已成定局，而这种最强烈的仇恨，联结着无比炽热的爱情，将使我得到尚还配得上我具有的非凡精神的那种享受。——奥伊菲靡一旦毁灭，奥蕾丽也就属于我所有。

我对奥伊菲靡的意志力感到惊讶，第二天她居然能做出一

副无拘无束、乐乐呵呵的样子来。她自己谈到，昨天夜里她陷入了一种梦游状态，随后又全身剧烈痉挛；男爵显出很关心的样子，赖因霍尔德的目光中流露出怀疑和不信任。奥蕾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我越是得不到机会和她见面，我心中的怒火便烧得越旺。奥伊菲靡邀请我等宫殿里一切寂静下来后用老办法潜入她的房间。——我听了顿感欣喜若狂，她大难临头了。——我在修士袍里藏了一把小尖刀，这把刀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一直随身携带，我一直用它得心应手地削木头。就这样下定了进行谋杀的决心，我来到她身边。“我认为，”她开了腔，“我们俩昨天都作了可怕的恶梦，梦里出现了许多深谷的情景，不过如今梦景已经消失了！”——说罢她便像往常那样投入我的怀抱，任我放肆地亲吻抚摩，我内心充满可怕的恶鬼般的讥刺，我只感受到滥用她自己的下流行为在我心头所激起的那种快感。她躺在我怀抱里时，尖刀从我身上掉落下来，她打了一个寒战，像是为极大的恐惧所攫住，我急忙捡起那把刀，我推迟执行谋杀计划，因为她自己正在把别的武器交到我手里。——奥伊菲靡已经在桌子上摆上意大利葡萄酒和糖水水果。——这手法也未免太笨拙、太司空见惯了，我边想边巧妙地调换了酒杯，并且只是假装在吃端给我的糖水水果，其实那水果全掉进我宽大的袖管里去了。我已经喝了两三杯葡萄酒，不过我喝的却是奥伊菲靡给自己准备的酒。这时，她便伪称听见宫殿里有响声，请我赶快离开她。——按她的意图我将在我的房间里命赴黄泉！我悄悄地从长长的、灯光黯淡的走廊里溜走，我正要从奥蕾丽的房门口走过，这时我似乎被吸引住了，停住了脚步。——我看见她，仿佛她正悠悠荡荡飘过来，满怀爱恋地望着我，一如在那个幻象里，一边向我招着手，要我跟她走。——我用手一推就把房门推开，我站在房间里，这间小房间的房门只是虚掩着，一股闷热的空气

向我迎面扑来，把我爱情的火焰燃得更旺，使我晕眩；我憋得透不过气来。——从小房间里涌出这个也许正在梦见背叛和凶杀的女人那阵阵恐惧不安的深深的叹息声，我听见她在睡梦中祈祷！——“行动吧，行动吧，你迟疑什么，机不可失，”我心中的这股陌生的力量这样激励着我。我刚刚向小房间里迈进一步，我便听见我背后有人大喊：“恶棍，杀人凶手！你逃不了啦！”我顿时感到我被人从背后用巨人般的力量紧紧抓住。——这是赫尔莫根，我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终于一闪身把他甩脱，就想赶快逃遁，可是他重新从后面把我抓住，用牙齿疯狂撕咬我的颈项！——我疼痛不已，愤怒至极，徒劳地和他长时间扭打在一起，最后我使劲一推终于迫使他把我放开，而当他重新向我扑来时，我便掏出了我的尖刀，朝他连捅两刀；他呻吟着倒在地上，倒地声在走廊里发出沉闷的回响。——我们在激烈的扭打过程中已经挤出了房间。

赫尔莫根一倒下，我便狂怒地奔下楼梯，这时，尖利的叫喊声响彻整座宫殿：“杀人了！杀人了！”——灯光来回忽闪，急忙奔跑而来的人的脚步声在长长的走廊里回响，我吓得不知所措，我误入到冷僻的小楼梯上。——宫殿里人声越来越嘈杂，灯光越来越明亮，恐怖的喊叫声也越来越近：“杀人了，杀人了！”我分辨出男爵和赖因霍尔德的声音，他们正情绪激动地在和仆役们说话。——往哪儿逃了？躲哪儿去了？——不多一会儿以前，当我想用那把我用来杀死赫尔莫根的尖刀杀死奥伊菲靡时，我还觉得，似乎我会手里拿着这把血淋淋的凶器，怀着对我的力量的信心，大模大样走出去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在畏惧和惊恐的侵袭下会敢于出来拦阻我的；现在我自己吓得心惊肉跳。最后，我终于到了主楼楼梯上，嘈杂的人声已经移向男爵夫人的房间，四周寂静下来，我跳了三大步到了楼下，离大门还只有不多几步路

了。这时，一声尖锐刺耳的喊叫声响彻所有过道，这喊叫声酷似我前天夜里听见的那种喊声。——“她死了，被她对我下的毒药毒死了，”我闷声闷气地对自己说。但是这时光亮又从奥伊菲靡的房间里射出来。奥蕾丽在怯声喊叫“救命”。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声重新响起：“杀人了，杀人了！”——他们抬走赫尔莫根的尸体！——“快追凶手，”我听见赖因霍尔德的喊叫声。于是我怒声狂笑，笑得大厅里过道里都发出隆隆的回响，我用可怖的声音喊道：“疯子们，你们想抓住处决了罪行累累的罪犯的厄运吗？”——他们仔细倾听，一群人像是被钉住了似地站在楼梯上。——我不再想逃跑了——我要向他们大声呐喊，用雷鸣般的话语宣布上帝对这些亵渎神明的人的复仇。但是——瞧这可怕的模样！——在我面前！——在我面前站着的是维克托林的血肉模糊的形象，不是我，是他讲了那些话。——我吓得毛发直竖，我怀着疯狂的恐惧冲出来，穿过公园！——不久我就到了外面，我当即听见我身后有马蹄的嗒嗒声。正当我鼓足最后的力气想逃脱追捕的时候，我却被一个树墩绊倒了。不一会儿，马儿便站立在我身旁。那是维克托林的猎人。“天哪，老爷，”他开腔道，“宫殿里出什么事了，大家都在喊杀人了！全村都骚乱起来了。——噢，不管怎么说，我灵机一动便打点好行装从小镇骑马来到这里；所有东西都在您那匹马上的背囊里呢，老爷，因为我们眼下不得不分道扬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相当危险的事了吧，对吗？”——我吃力地站起来，一边跃上马背一边示意猎人骑马回小镇并在那里等候我的命令。他在黑暗中消失了，我便又下了马，小心翼翼地牵着它走进展现在我面前的茂密的枞树林里。

第三章　旅途历险

当曙光照进幽暗的枞树林时，我发现我已经在一条潺潺而流的溪流边一片清澈而又平滑的卵石上了。我费劲地牵着马穿过灌木丛，如今这匹马安静地站在我身旁，我没什么紧急的事要干，便翻看驮在马背上的袋子。——我看到内衣、衣服、一个装满金币的钱袋。——我决定马上更衣；我用小剪刀和在一只盒子里找到的梳子剪短胡子，把头发尽可能地梳理整齐。我脱掉修士袍，我还在这件袍子里找到了那把不祥的小刀、维克托林的公事包以及那只装剩下的魔水的套篓瓶。不一会儿我便站在那儿，身穿世俗服装头戴旅行帽，以致溪水将我的形象反照上来时我竟几乎认不出自己来了。不久我便到了这片森林的尽头，从远处缭绕上升的烟气以及那清脆响亮的向我这边传来的钟鸣声，我猜想附近准有一个村庄。我刚登上我前面的一个小丘，一个可爱、秀丽的山谷顿时便呈现在我的眼前，一个大的村落坐落在那个山谷里。我走上那条蜿蜒向下伸展的宽道，一俟山坡坡度稍见平缓，我便跃上马背，以便使自己尽快学会我完全陌生的骑马本事。——我把修士袍藏在一棵空心树里，把它连同那全部宫殿幻象统统都禁锢在这座幽暗的树林里；因为我觉得自己既高兴又有勇气，我觉得，仿佛只是我那过度兴奋的想象向我显

示了维克托林的可怕的血淋淋的形象，仿佛我向追捕我的那些人喊出的那最后几句话宛如在高度兴奋状态无意识地从我内心迸发出来并且已经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将我带到那座宫殿并导致了我在那里的所作所为的那个偶然事件的真正的秘密联系。——我像起支配作用的厄运本身那样出现，惩罚那个恶毒的罪行，使罪人毁灭，为罪人涤罪。只有奥蕾丽的高贵的形象还像往常那样活在我心中，一想起她，我就会感到胸口憋闷，甚至在肉体上感到我心中有一种难忍的隐痛。——然而我却觉得，仿佛我也许会在遥远的地方再次见到她，仿佛她必定会受不可抗拒的欲望所驱使被解不开的纽带和我紧紧拴在一起，成为我的人。

我注意到，我遇见的人都悄悄站住，惊奇地目送我，村里的店主惊诧于我的模样竟几乎说不出话来了，这使我不胜惶恐。就在我吃早饭、给我的马喂料的当儿，饭店里聚集了好几个农民，他们用惊惧的目光睥睨我，互相窃窃私语。——人越聚越多，他们紧紧围住我，露出愚蠢惊讶的神色目不转睛地瞅着我。我努力保持平静和不拘谨，并扯大嗓门喊店主，命令他让人给我的马备好马鞍、装上袋子。他面带含含糊糊的笑容走出去，不一会儿带着一个高个子男子回来，此人阴沉着脸，拿腔作势、官气十足地朝我走来。他死死盯住我的眼睛，我回看他一眼，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这似乎使他感到不知所措，他惊慌地环顾聚集在一起的农民。“嗯，怎么回事，”我大声说，“你们好像有话要对我说。”于是，那个表情严肃的男子清了清嗓子，竭力用一本正经的腔调说：“先生！您不能离开这儿，您得向我们，向当地的法官说清楚，您是谁，按正常手续，说明出身、身份、地位，也要说明您从哪儿来，您想到哪儿去，按一切正常手续，说明这地方的位置、名称、省份和城市，此外还有，在说明了这一切情况之后，您还得

向我们,向法官出示一份旅行许可证,按一切正常手续签署、盖章,我们是按规矩办事的!”——我还压根儿没有想到,我必须随便取一个名字,我更没有想到,我的奇特、怪异的外貌——这是由与得体的修士举止不相称的服装以及剪得参差不齐的残余胡子引起的——随时都会使我陷入让人探听身份的窘境。所以,乡村法官的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以致我苦苦思索也想不出一个可以令他满意的答复来。我决心试着采取坚决、大胆地进攻的手法,我用坚定的口吻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我有理由不予回答,所以您企图看我的通行证,这是枉费心机,另外您要当心,用您那一套傻里傻气、啰里啰唆的手续哪怕只耽误了一个有身份的人的片刻工夫,您也决没有好下场。”——“哎呀!”乡村法官边喊,边掏出一只大圆盒,他吸鼻烟时,站在他背后的陪审官们的五只手伸进盒子里各拿出一大撮,“哎呀,别这么不客气嘛,老爷! ——您阁下还得屈尊回答我们,回答法官的提问并出示通行证,现在就直说了吧,因为,一些时候以来这里山区就有各色各样的可疑人物出没,他们时不时从森林里窜出,随后又像魔鬼一样消失不见,不过他们都是一伙窃贼和盗匪,他们拦路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而您,我的老爷,您的模样确实十分奇特,您和极可尊敬的邦政府按一切正常手续签发、描述给我们、给法官的、有关一个大强盗头目的相貌极其相似。现在别多费口舌,别说客套话了,拿出通行证来吧,不然就进牢狱!”——我看出,用这办法对付不了这个人,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别的招儿。“法官先生阁下,”我说,“如果您能高抬贵手,允许我和您单独谈谈,那么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您的全部怀疑,怀着对您的聪明才智的信赖向您披露这个秘密:我怎么会穿这一身惹人注目的打扮来到这儿。”——“哈,哈,披露秘密,”法官说,“我就会看出,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唔,你们出去吧,你们诸位,看守

好门和窗，别放任何人进出！”——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我开腔道：“法官先生，您看得出，我是一个不幸的逃亡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终于成功地逃脱了蒙受监禁的耻辱，逃脱了被永远关进修道院的危险。我的故事交织着一个有强烈复仇欲的家族的阴谋诡计和歹毒心肠，这个故事的详情恕我不在这里向您赘述。对一位出身低微的姑娘的爱情便是我的痛苦的根由。在长期监禁中我蓄起了这部胡子，他们已经给我剃光了一块头皮上的头发，这您是看得出来的，我在监狱里也是这个样子，我受尽苦难，不得不穿上一件修士袍。我逃跑后，到了这儿的树林里，我才得以更换衣服，不然他们就会追上我。现在您自己看出来了，我的相貌为什么这么引人注目，让您对我产生如此严重的怀疑。旅行通行证，您看得出来，我现在是没法给您拿出来的了，但是我有某些理由可以证明我说的话都是真话，这些理由您大概是会认可的。”——说罢，我掏出钱袋，放了三个亮锃锃的金币到桌子上，法官先生威严的脸上顿时堆起了会心的笑容。“您的理由，我的先生，”他说，“一定相当的明白易懂，但是请您不要见怪，我的先生！您还缺一种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您想让我指鹿为马，那么您的理由就必须也具有这样的特性。”——我明白这个无赖的意思，又添加了一个金币。“现在我看到，”法官说，“我怀疑您怀疑错了；您尽管继续赶您的路吧，但是您按您的老习惯尽量走小路，避开大马路，直到您完全摆脱您那可疑的外貌。”——他开大房门，向聚集在外面的人群大声喊道：“里面这位先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高贵的老爷，他已经在一次秘密会见中向本法官披露，他隐匿姓名身份，这就是说不露真面目出外旅行，你们这些小淘气鬼，你们大家就不必过问这件事啦！”——“唔，老爷，祝您一路顺风！”农民们敬畏而默默无言地摘下帽子，我当即跃上了马背。我想迅速从大门冲出去，可是那马却用后

腿站了起来，我对骑马的无知，我的笨拙，使我一筹莫展，无法让马离开原地一步，它带着我一起转圈子，最后竟在农民们的哄笑声中把我扔进急忙奔跑过来的法官和店主的怀里。“这是一匹烈性马，”法官忍住笑说。——“一匹烈性马！”我重复说，一边拍掉身上的尘土。他们帮我重新上马，但是这马又呼哧呼哧打着响鼻儿用后腿站立起来，简直没法让它从大门出去。这时，一个老农喊道：“啊呀，你们瞧，这是莉瑟大娘，那老太婆坐在大门旁边，不让老爷走，她在捣乱，因为他没给她钱。”——这时我才一眼瞥见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妇，她蹲坐在紧挨大门通道旁的地方，用疯疯癫癫的目光对着我笑。“老巫婆快让出道来！”法官大声叫喊，但是老太婆尖声大叫：“这个吸血鬼还没给我钱呢，你们没有看见我面前躺着个死人？这个吸血鬼没法从这个死人身上跨过去，这个死人会坐起来的，但是如果这个吸血鬼给我一角钱，我就把死人摁下去。”法官已经抓住马缰，不顾老太婆疯狂叫喊就要把马从大门牵出去，然而一切努力都是枉然，老太婆在一旁发出可怕的叫喊：“吸血鬼，吸血鬼，你快给我钱，给我钱！”于是我把手伸进口袋，把钱扔进她的怀里，老太婆欢呼雀跃地跳了起来并嚷道：“瞧这钱多好看，这是吸血鬼给我的钱，瞧这钱多好看！”但是我的马一声长嘶腾空一跃，随着法官一松手，便从大门冲了出来。“现在可以漂漂亮亮、舒舒服服地骑马了，老爷，一点没错，”法官说，农民们一直跟着我跑到大门口，他们看到我随着欢马的跳跃而上下颠簸，便禁不住再次捧腹大笑起来，并大声喊叫：“快看呀，快看呀，这个人骑起马来像个卡普栖教徒！”

村里这整个儿事件，尤其是疯女人的那些不祥的话，引起我相当大的情绪冲动。我觉得，现在我急需采取的措施就是，一有机会就赶快排除我外貌上引人注目的因素并给自己随便取个什么名字，我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混杂到人群里面去了。——

我面临着的生活就像一个阴森森的不可捉摸的厄运，我在遭放逐中除了听凭潮流裹挟着我滚滚向前以外，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所有从前把我和生活的某些方面连结在一起的线索如今都已切断，所以我没有任何依傍了。大马路上越来越热闹，种种迹象表明远处就是那座富庶、繁华的贸易城市，我现在正在接近它。过了不多几天这座城市便出现在我的眼前；没有受到询问，甚至都没让人认认真真瞧上一眼，我便策马进入市郊。我一眼瞥见一所有明亮玻璃窗户的大房子，屋门上方一只长翅膀的狮子闪着金灿灿的光。潮涌般的人群进进出出，车辆来来往往，从楼下的房间里向我迎面传来响亮的笑声和碰杯声。我刚在门口停住，一个伙计便殷勤地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马缰，待我一下马，便将马牵进去。衣着秀丽的堂倌拿着一串啪嗒啪嗒响的钥匙走来，走在我前面上楼；当我们到达三楼时，他又匆匆瞥了我一眼，领着我又上一层楼，为我打开一个平平常常的房间，随后便彬彬有礼地问我眼下还有什么吩咐，说是两点在二楼 10 号饭厅用餐，如此等等。“给我拿一瓶葡萄酒来！”受到这些人如此殷勤周到的服务，这确实是我能说得出来的第一句话了。

我刚单独待了一小会儿，便有人敲门，一张脸从门缝伸进来，这张脸就像一副我从前见过的滑稽面具。一个削尖的红鼻子，一对忽闪的小眼睛，一个长下巴，外加一头耸起、扑粉的假发，我后来发现，这头假发完全出其不意地在后脑勺上蓄成蒂图斯式[①]，胸前一个大皱襞，一件红彤彤的马甲，马甲下伸出两条粗表链，长裤，一件燕尾服，它不是这一处太紧便是那一处太松，反正哪儿也不合身！——这个人物就这样一进房门便弯腰弓背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帽子、剪刀和梳子，边走边说：“我是旅店

① 十八世纪末流行、以罗马皇帝蒂图斯的名字命名的发式。

的理发师，竭诚提供我的服务，我的微不足道的服务。”——这个干瘪、瘦小的人的模样颇有些逗人发笑之处，以致我见了简直忍俊不禁。然而，我欢迎这个人来，我毫不迟疑地问他敢不敢把我的一头因长途旅行和胡乱剪修而造成的蓬乱头发整理好。他用艺术鉴赏家的眼光打量我的脑袋，一边将右手手指叉开并优美自如弯曲着放在右边胸脯上，一边说：“整理好？——噢，上帝！皮脱罗·贝尔凯姆波，你，那帮可耻的妒忌者干脆叫你彼得·舍恩费尔德，一如把团部吹笛者和号手吉阿科姆·蓬托，又名雅各布·施蒂希[①]，你被低估了。但是你不是自己就韬光养晦，没有将锋芒显露出来吗？难道这只手的式样，从这只眼睛里放射出来的、像一抹明媚的早霞掠过并染红鼻子的这种天才的火花，你的整个气质，不都是使得行家第一眼便看出，你具有那种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吗？整理好！——一个冷冰冰的词，我的先生！”我表示相信他技能熟练，我请这个脾气古怪的小矮个儿别这么激动。“技能熟练？”他情绪激动地继续说，“什么叫技能熟练？——谁技能熟练？——那个反复多次精心目测距离、然后跳了三十码远掉进沟里的人吗？——那个在二十步以外抛一粒豆子穿过一个针眼的人吗？——那个将五公担的重物挂在剑上又将剑挂在鼻尖平衡六小时、六分钟、六秒钟、一个瞬间的人？——哈，什么叫熟练技巧！皮脱罗·贝尔凯姆波不知道什么叫熟练技巧，皮脱罗·贝尔凯姆波内心充满着艺术，神圣的艺术。——艺术，我的先生，艺术！——我的想象徜徉于神奇的鬈曲的头发里，徜徉于风神采菲尔用微风吹成并毁坏的波浪旋转头发间——这是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工作。——哈，这门艺术透着某种神性，因为这

---

① 即约翰·文策尔·施蒂希（约1750—1803），著名小号手；贝多芬曾作一首小号奏鸣曲献给他。

门艺术，我的先生，实际上并不是人们谈论得很多的那种艺术，它是从一切人们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您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先生，因为我看您似乎是个善于思考的人，这一点我可以从盖在阁下可尊敬的右边额头上的小鬈发上推断出来。”——我向他保证，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由于小矮个儿独具一格的呆傻引起我极大的兴味，我便决定领教他的杰出的艺术，丝毫也不去挫伤他的热情、他的激情。“那么您打算，”我说，“把我这一头乱发理成什么式样呢？”——“什么式样都可以，随您便，”小矮个儿回答；但是如果要艺术家皮脱罗·贝尔凯姆波斗胆出个什么主意的话，那么，您就先让我观察一下您的尊贵的脑袋应有的深度、宽度和长度，观察一下您的整个身材，您的步姿，您的脸部表情，您的举手投足，然后我就可以告诉您，您更适合于古希腊罗马式，还是浪漫蒂克式，英雄式，伟人式，崇高式，质朴式，田园式，讥讽式，幽默式；然后我就可以召来卡拉卡拉[①]、蒂托斯[②]、卡尔大帝[③]、亨利四世[④]、古斯塔夫·阿道尔夫[⑤]、或维吉尔[⑥]、塔索[⑦]、卜伽丘[⑧] 的鬼魂。——在他们的振奋下，我手指的肌肉在颤动，在一阵咔嚓咔嚓、嘁嘁喳喳的剪刀声中，杰作产生了。我就是那个，我的先生，那个圆满实现您的特性的人，这种特性理应在您的生活中显露出来。但是现在我请您在这个房

---

① 即罗马皇帝安东尼乌斯·奥古斯杜斯(186—217)，卡拉卡拉是他爱穿的一件袍子的名字。

② 蒂托斯(39—81)，罗马皇帝。

③ 卡尔大帝(742—814)，罗马皇帝。

④ 亨利四世(1367—1413)，英国国王。

⑤ 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594—1632)，瑞典国王。

⑥ 维吉尔(前 70—前 19)，罗马诗人。

⑦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

⑧ 卜伽丘(1315—1375)，意大利诗人。

间里走几个来回，我要观察，评说，检查，劳驾了！”

我只好顺从这个奇特的人，我就按他所希望的那样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我竭尽全力掩盖明显的修道士式的举止，而这种习惯性举止是哪个修道士也摆脱不掉的，即便他已经在很久以前就离开了修道院。小矮个儿仔细观察我，但是随后他便开始绕着我小步急跑起来，他气喘吁吁，他掏出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他终于站住，我就问他，他是否已经拿定主意，他要怎样处置我的头发。他叹了口气说：“啊，我的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您没有完全顺其自然嘛，您的动作中有一种强制，一种相互矛盾的性格的争斗。再走几步，我的先生！”——我当即拒绝他要我再次展示我举止步态的要求，我解释说，如果他现在不能作出给我理发的决定，我就只好放弃领略他的艺术的机会了。“你真该死，皮脱罗，”小矮个儿充满热情地喊道，“在这个再也找不到忠诚，再也找不到正直的世界上，您被人低估了。可是您应该赞赏我看得深远的目光，尊敬我具有的天赋，我的先生！我徒然长时间地试图将您的整个气质中、您的举止行动中那全部互相矛盾的东西拼合在一起。您的步态中有某种特征，显出您是一个神职人员。主啊，我从内心深处向你呼喊！让我们祈祷吧！永远，阿门！”最后这几句小矮个儿是用沙哑、悲鸣的声音唱出来的，他边唱还边逼真地模仿修道士们的姿势和表情。他像在祭坛前那样转动，他跪下后又站起，但是现在他摆出一副骄傲、倔强的面孔，他皱起眉头，他睁开眼睛说：“世界属于我！——我比你们大家，比你们这些鼹鼠更富有、更聪明、更明智；你们顺从我吧！您瞧，我的先生，”小矮个儿说，“这就是您的外表形象的主要成分，如果您愿意的话，那么，考虑到您的面容，您的身材，您的情操，我要铸造出带有某种卡拉卡拉、阿贝拉德[1]和卜伽丘特征的形象来，就这样，我就用热烈的感情塑造形状和形态，开始

创作神奇的古希腊罗马——浪漫蒂克式超世绝俗的大小鬈发。”——小矮个儿的这一席话里具有如此之多的真实性，以致我认为我最好还是向他承认，我确实当过神职人员，并且已经有一块削发头顶，现在我正想尽可能把它遮盖住。

小矮个儿一边古怪地跳来跳去，扮着鬼脸并讲些怪里怪气的话语，一边修理着我的头发。他一会儿愁眉苦脸，一会儿微笑，一会儿摆出竞技运动姿态站着，一会儿踮起脚尖，一句话，我简直无法克制住自己，情不自禁地便要哈哈大笑。——他终于理完了，没等他来得及把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说出口来，我便急忙请他给我派一个可以像他整治我的头发那样给我整治蓬乱胡子的人上来。他一听便露出古怪的笑容，踮着足尖悄悄走到房门口，锁上房门。然后他就小步轻跑到房间里说：“真是大好时光，胡子和头发仍还可以鬈曲起来成为男人的装饰，仍还是一位艺术家的心头宝贝。——但是你完了！——这个人已经屏弃了他的最漂亮的装饰品，一帮可耻的家伙已经自告奋勇要用可怕的工具把这胡子剃得光溜光溜。哦，你们这帮可耻、卑劣的刮胡子工和擦胡子工，你们尽管可以在黑色的、用臭烘烘的油浸过的皮带上磨你们的剃刀嘲弄这门艺术，挥舞你们的缨子口袋，把你们的盆子弄得叮当响，搅出肥皂沫子，滚烫的热水四溅，你们可以厚颜无耻地问你们的病人，他们是否愿意让你们瞎胡弄——有皮脱罗们呢，他们虽然降低自己身份去干你们这种消灭胡子的可耻勾当，但是皮脱罗们要和你们的可鄙行当对着干，要试图去拯救高出时代浪潮之上的东西。那千姿百态、弯弯曲曲、妩媚动人的络腮胡子，时而柔和地蜷伏成平缓的椭圆形，时而悲伤地低垂胸前，时而俏皮地从嘴角向上伸出，时而谦逊地挤缩成窄条，

---

① 阿贝拉德(1709—1142)，经院学派哲学家、神学家。

时而轻狂地舒散成鬈曲弧形，它们算什么呀——它们怎么比得上我们的艺术的发明创造，那体现了对美、对圣洁的崇高追求的艺术？——哈，皮脱罗！让人看看，你具有怎样的才智，啊，你屈尊干这叫人难以忍受的刮胡子工的营生，你让人看看，你愿意为这门艺术作些什么。”——这一席话话音一落，小矮个儿便掏出一把完好的剃刀，开始用轻巧熟练的动作剃我的胡子。在他的双手的整治下，我的模样确实焕然一新，现在我只需要再穿上几件别的、不太引人注目的衣服，便可逃脱危险，至少不会因我的外表就引起别人注意我、危及我的安全。小矮个儿心满意足地站在那儿，含笑注视着我。我告诉他，我完全不熟悉市里情况，如果我很快就能穿上符合当地风俗的衣服，我将会感到不胜愉快。我往他手里塞了一个金币以感谢他的热情效劳，并鼓励他作我的代理人。他顿时容光焕发，他瞟了一眼手掌心里的那个金币。“最可尊敬的施主和保护人，”他开了腔，“我没有把您看错，心灵指引着我的手，高翔的络腮胡子中纯洁地显示出了您的崇高的思想。我有一个朋友，一个达蒙，一个俄累斯提[①]，我从脑袋上开始的作品，由他在身体上加以完成，用同样深刻的鉴赏力，用同样的天才。您看出来了，这是一位服装艺术师，因为我这么称呼他，我不用‘裁缝’这个普通而俗气的字眼。——他喜欢沉入理想境界之中，他就这样用想象塑造出式样和形态，编制了一份各色服装的画册。您将领略到现代衣着入时的男子的种种细致入微的风采，将看到他怎样时而轻佻、大胆、风趣，时而陷入沉思、目空一切，时而天真卖俏，时而又显得诙谐、优美、怪僻、顽皮、情绪不佳、心情忧郁，和落拓不羁。一位少年，第一次做一件上衣，没有受到母亲式管家的管束；一个四十岁的男子，因为

① 这里暗指希腊神话里的一对不可分离的朋友。

头发已白便不得不往头发上扑粉；一个爱生活享受的老头儿，一位学者，看他怎样招摇过市，一个富商，一个富裕的市民：一切都挂在我的达蒙的店铺里，在您的眼前；稍过片刻，我的朋友的那些杰作便可展现在您的眼前。”——他很快便一跳一蹦地离去，不一会儿带了一个高大、强壮、衣着讲究的男子又回来，这个人不仅在外表而且也在整个气质方面恰好和小矮个儿形成鲜明对照，他把此人作为他的达蒙介绍给我。——达蒙用眼睛打量我，然后便亲自从一个小伙子随后送来的包裹里找出完全符合我向他吐露过的愿望的衣服。是的，现在我才看清，小矮个儿矫揉造作地称之为服装艺术师的这个人，举止得体、言语得当。穿衣服要穿得让人从这身衣服的某种一般特征上看不出这个人是干这个还是那个行当的，甚至要让人想都不去往这上头想，这确实也是一件难事。世界主义者的服装只是由消极因素所引起并且大体会导致人们所说的有教养的举止，而这种举止的核心是无为，不是有所为。——小矮个儿还在滔滔不绝发表各种各样奇谈怪论，而且也许由于除了我以外很少有人会这样洗耳恭听他的宏论，所以他似乎对于能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才学分外感到高兴。——但是达蒙，一个严肃、在我看来而且还明白事理的人，却突然打断他的话，他抓住他的肩膀说：“舍恩费尔德！你今天又来精神了，满嘴的胡说八道；我打赌，这位先生听你说这一套胡言乱语听得耳朵都痛了。”——贝尔凯姆波伤心地耷拉下脑袋，但是随即他又迅速抓住那顶蒙有尘土的帽子，一边蹦跳着向门口走去，一边喊道：“我就这样受到我最好的朋友的糟蹋！”达蒙向我辞行，他说：“这个舍恩费尔德，这是个很有特性的胆小鬼！——书读得多，读成半拉疯子了，但是一般来说是个好心肠的人，并且精通自己的本行，所以我喜欢他，因为如果一个人至少在一件事情上做出成绩颇多，那么他在别的方面就不太会做

得过分。”——当只剩下我独自一人时，我便开始对着挂在房间里的那面大镜子练习走路的步态。小矮个儿理发师曾对我作过正确的指点。修士们都有一种特有的迟钝、僵硬的步态，这是由于长衣长袍妨碍行走以及力图按宗教祭礼要求的那样快速动作而引起的。在朝后弯曲的身体以及胳臂的一举一动中，同样也有某种不易逃过细心人眼光的带有独特个性的特征。两条胳臂永远不可以往下吊着，因为修道士若不互握双手就得把手拢在长袍的宽大的袖管里。我试图改掉这些习惯性动作，以便抹掉会泄露我身份的一切痕迹。我内心唯一可感到安慰的是，我认为我的整个一生已经了结，我是想说，已经挺过来了，如今我正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仿佛一个精神原则正在使这个新的形态获得生命，在这个新的形态的庇护下，连对过去生活的回忆也变得越来越淡漠，最后终于完全湮灭。熙熙攘攘的人群，街道上活跃、繁忙的手艺人的嘈杂声，这一切对我来说很新鲜，而且也完全适宜于保持滑稽的小矮个儿在我心头激起的那种欢乐情绪。我身穿一身体面的新衣服，大着胆子下楼去吃饭，种种的畏惧顿时一扫而光，因为我发现，没有人注意我，我在一个人身旁坐下时，我的这位邻座甚至连抬起眼皮看我一眼都没有。为了纪念院长使我获得解放，我已在饭店的旅客名单上自称是莱昂哈德，并冒充自己是个不担任公职的人，现在外出旅游。这样的旅客这座城市里可能有很多，所以没有人来进一步打听我的情况。——我的一大赏心乐事就是逛大街观赏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张贴在街头的图画和铜版画。晚上，我观看在外面散步的人，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我孑然一身，内心充满了苦涩的感觉。——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想象不出哪个人会些许知道，我是谁，一个怎样美妙、奇特的偶然巧合的事件把我抛到了这里，我自己心里都埋藏着些什么想法；在我目前的处境下这一点势

必正合我意;这确实有点令我感到恐怖,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就像个孤独的幽灵,如今还在尘世游荡,而从前他在生活中所亲近的人统统都已死去。我一想到,昔日大家怎样亲切而充满敬畏地问候那位著名的讲道者,大家怎样渴望与他交谈、听他说上几句话,一种愤懑恼怒不由得袭上我的心头。——但是那个讲道者是修士梅达杜斯,此人已经死了,已经葬身在崇山深谷之中,那不是我,因为我活着呢,我现在才茅塞顿开,了解到了生活的意义,生活正在向我提供它的种种享受。——于是,我便觉得,仿佛梦幻在向我重复宫殿里的种种事件,仿佛是另外一个人,不是我出了那些事;而这另一个人却又是那个卡普栖教徒,但不是我本人。只有对奥蕾丽的思念尚还把我从前的生活与现在的生活连结在一起,可是它却像一种深沉的、永远无法经受得住的痛苦常常败坏我心头油然而生的兴致,于是我就突然被抛出日益将我包围住的五彩缤纷的生活圈子。——我拜访那些众多的可供人们吃喝玩乐的公共娱乐场所,我尤其喜欢上了市里的一家这种风格的饭店,由于有好酒,每天晚上都有许多人在那家饭店里聚会。——在隔壁房间的一张餐桌旁,我总是看见同样那几个人,他们的谈话热烈而又风趣。起先,我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悄没声地喝我的葡萄酒,后来我讲了一则他们苦苦思索而想不起来的有趣的文坛掌故,因而就在那一桌获得了一个座位。他们很乐意把这个位置让给我,因为我的讲话以及我的广博的知识很合他们的心意,我每天贪婪地涉猎想必迄今依然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各个科学领域,拓宽着我在这方面的知识。于是,我成功地接近了自成一个小团体的这一伙人。就这样,我结识了一批对我有用的熟人,我日益习惯于这种尘世生活,我的举止一天比一天自然,心情一天比一天愉快;我磨掉从我以前的生活方式上残留下来的全部粗糙棱角。

接连好几个晚上，人们都在我参加的聚会上广泛谈论一位陌生的画家，这位画家初来乍到便举办了一个自己的画展：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都已经看过那些油画，并对这些杰出的艺术品赞不绝口，于是我决定也去看这个画展。我走进展厅时，画家不在，一个老年男子当导讲，举出了几幅陌生油画的作者的名字，画家把这几幅画和他自己的作品放在一起一同展出。——都是些美妙绝伦的作品，大多是著名大师的原作，它们使我心醉神迷。——看到有些被老头儿称之为临摹大湿壁画的复制品时，对我的少年时代的回忆在我心头慢慢苏醒。——五色斑斓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这些画显然是圣菩提树修道院藏画的复制品。我也在神圣家庭这幅画中约瑟的容貌上完全认出了那个给我带来神奇男孩的陌生朝圣者的脸容。深切忧伤的感觉充盈我的内心，但是当我的目光落到一幅与真人一样大小的肖像画上，我认出画像画的就是侯爵夫人、我的养母时，我禁不住发出一声大声惊呼。她被画得美极了，在风格上与凡·代克[①] 画的肖像画有极大的相似性，穿一身她在贝尔纳杜斯节列队行进式行列里走在修女们前面时惯常穿的服装。画家恰好抓住了她做完祷告准备离开房间开始举行列队行进仪式的这个瞬间，透视背景处教堂开启，聚集在那里的众教徒正满怀期盼地等待着这个宗教仪式。这位庄严的女人的目光里流露出崇高神圣的情感，啊，我觉得，她似乎正在祈求宽恕那个用暴力挣脱了她那母亲胸怀的亵渎神明、厚颜无耻的罪人，而这个罪人就是我自己！我早已不熟悉了的感情涌上我的心头，一种难以言喻的渴望使我心驰神往，我又到了西妥教团修道院村里那个善良牧师的身旁，一个愉快活泼、无拘无束的男孩，欢呼雀跃，因为贝尔纳

---

① 凡·代克(1599—1641)，荷兰画家。

杜斯节到了。我看见她了！——“你一向都虔诚、善良吧，弗兰齐斯科？”她问，她的语声受到爱的抑制，柔和、亲切地向我飘荡过来。——“你一向都虔诚、善良吧？”啊，我能回答她什么呢？——我犯下了一个又一个的罪行，紧接着违反誓言之后便是谋杀！——在悲痛和懊悔的撕咬下，我双膝下跪几乎昏厥过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老人吓得赶忙向我趋前一步，急切问道：“您怎么了，您怎么了，我的先生？”——“这幅女修道院院长的画像非常像我不幸死去的母亲，”我闷声自言自语地说，并一边站起来，一边试图尽量恢复自制。“来，我的先生！”老人说，“这样的回忆太痛苦，我们可以避开它们，这儿还有一幅肖像画，我的老爷把它看作是他的最优秀的作品。这幅画是按真人画的，不久前才完成，我们把它遮上了，以防阳光损坏根本还没有干透的颜料。”——老人当即让我站在合适的采光位置上，随后便迅速拉开帷幕。——是奥蕾丽！——我被一种我几乎无法控制的惊惧所攫住。——但是我看出敌人近在咫尺，我已经逃脱汹涌的洪水，敌人却想用暴力把我挤进去，想毁灭我，于是我又有了勇气，去反抗躲在阴暗的角落就要向我扑来的那个怪物。

我用贪婪的目光盯着迷人的奥蕾丽，她那活生生的画像闪耀出妩媚动人的光芒。——这个虔诚的孩子露出天真、温和的目光似乎在控告这个杀害她兄长的卑鄙的凶手，可是任何悔悟的情感都湮灭在尖刻、恶意的讥诮之中，这种讥诮在我心中萌生，犹如带着毒刺那般把我从美好的生活中驱赶出来。——使我感到痛苦的是，在宫殿里那个灾难性的夜晚奥蕾丽没有成为我的人。赫尔莫根的出现挫败了这个计划，但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奥蕾丽活着，这就够了，这就有希望，就可以占有她！——是的，毫无疑问，她还会成为我的人的，因为厄运肆虐，她无法逃脱；我不是自己就是这个厄运吗？

就这样，我鼓起勇气去亵渎神灵，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幅画。老人似乎对我感到惊讶。他大谈特谈绘画、色调、色彩，我没听他的。我一心想着奥蕾丽，满怀着完成这个只是被拖延了的罪恶行为的希望，所以我急忙离去，竟没顾得打听那位陌生画家的情况，所以也就没去进一步研究，那些油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们好像组成一个系列，暗示出我的全部生活内容。——我决心要为占有奥蕾丽而孤注一掷，我甚至觉得，仿佛我已超越我的生命现象之上并且正在看清它们的本质，我自己可以永远不必担惊受怕，所以也就可以永远不必去冒什么风险。我想出了接近这个目标的种种计谋，现在我尤其认为，我应该从陌生画家那儿去了解某些情况，去研究某些我不知道的关系。我觉得，为了达到我的目的，这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因为我怀着最低劣不过的意图，我要以我现在的新的形态返回宫殿，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儿也不是什么特别大胆的冒险行为。——晚上我去参加那一伙人的聚会；我关心的是，我怎样才能约束我那日益急切的心情，约束我那狂放不羁的想象。

对陌生画家的油画，尤其对他善于赋予他的肖像画的那种罕见的风格，人们谈论得很多。我有可能对这一片赞美声表示赞同，并且用特别耀眼的字眼描绘奥蕾丽虔诚、天使般美丽的面容显现出的不可名状的魅力，而那些耀眼的字眼却只不过反映了在我心中讥诮讽刺像摄人心肺的一团火正在熊熊燃烧。一个人说，明天晚上他可以带画家来参加聚会，说是画家要完成好几幅他业已开始了的肖像画，还得在此地耽搁一些日子，此人虽然已有了一把年纪，却是个颇有风趣、身手不凡的艺术家。

在奇特的感觉，在莫明其妙的预感的侵袭下，次日晚上我比通常稍晚些去参加聚会，只见那个陌生人背对着我坐在桌旁。当我坐下，当我看他时，安东尼乌斯节那一天靠在角柱上把我吓

出一身冷汗的那个可怕的陌生人的面容便映入了我的眼帘。——他带着深沉、严肃的表情久久地望着我，但是自从我见过奥蕾丽的画像后一直怀有的这种心绪却给我以忍受这种目光的勇气和力量。如今敌人显然已经出动了，那好吧，就开始进行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吧。——我决定后发制人，等对方进攻后再用强有力的武器进行反击。陌生人似乎不怎么注意我，而是又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继续进行我进来时他正在进行着的有关艺术的谈话。人们谈到他的油画，交口称赞奥蕾丽的肖像。有人声称，虽然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幅肖像画，但是它却可以作为一幅草图，画成某个圣女的画像。——有人问我的看法，因为我方才曾用十分精辟的语言描述过这幅画的种种特殊优点，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说道，我想象不出，那个陌生女人的这幅肖像，不像圣罗莎丽娴，还会像谁。画家似乎对我的话并不怎么在意，他当即插嘴说："肖像如实描绘的那个女性确实是个虔诚的圣女，她在内心斗争中升华而达到神性的境界。我画她的时候，她受到了可怕的不幸的侵袭，正期盼着在宗教中得到安慰，向端坐在云头的永恒的厄运乞求帮助；我曾试图在这幅画中表现这种期盼，这种只有超脱尘世的人才有的期盼。"——大家热烈谈论了一些别的话题，为了欢迎陌生画家光临今天的葡萄酒质好、量足，大家喝得好不尽兴。人人都讲了点轻松愉快的趣事轶闻，尽管陌生人似乎只在心里笑，而且这种心笑似乎只显示在眼睛里，然而他却往往只插入几句有份量的话便使整个谈话保持着特别生动的劲头。——即使只要陌生人一盯住我的眼睛我便禁不住在心头泛起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然而我却越来越克制住了我初次见到这个陌生人时便将我攫住的那种恐怖情绪。我谈大家都认识的滑稽可笑的贝尔凯姆波，为了逗他们开心尽量生动地显示他极端胆小怕事的一面，一个习惯坐在我对面的相当

和气的胖商人听了竟笑得直掉眼泪向我担保说，这是他很久以来未曾有过的过得最开心的一个晚上。当笑声终于渐渐沉寂下来时，陌生人突然问："我的先生们，你们见过魔鬼吗？"——人们以为这个问题是某个滑稽故事的开场白，便纷纷保证说，他们还不曾有此殊荣；于是，陌生人便继续说道："噢，差一点儿，我几乎得到了这份荣耀，而且是在山区 F. 男爵的宫殿里。"——我浑身颤抖，可是其他人都哈哈大笑道："往下讲，快往下讲！"——"你们大家，"陌生人接茬道，"如果到山区旅行，大概都知道那儿有一块令人毛骨悚然的荒山野地，徒步旅行者从那儿的茂密的枞树林里出来一踏上高耸的大岩石块，他眼前顿时便出现一个黑乎乎的深谷。这就是所谓的魔谷，上空伸出一块岩石，这就是所谓的魔鬼座。——人们谈到，维克托林伯爵脑袋里正装着凶恶的谋杀计划坐在这块岩石上，这时魔鬼突然出现，魔鬼决定自己亲自去实施维克托林的那些颇合他心意的谋杀计划，就把伯爵推下深谷。随后，魔鬼便以卡普栖教徒的身份出现在男爵的宫殿，他满足了和男爵夫人的淫欲之后，就把她送进了地狱，他还掐死了男爵的疯儿子，这儿子根本不愿容忍这个隐匿自己真实身份的魔鬼，他大声宣布：'这是魔鬼！'可是一个虔诚的女孩却因此而得救了，逃脱了狡猾的魔鬼的毒手。后来，那个卡普栖教徒不可思议地消失不见了，有人说，他让血淋淋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维克托林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不管这一切是真是假，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男爵夫人被毒药毒死，赫尔莫根遭暗杀身亡，不久男爵便忧伤而死，而奥蕾丽，正是那个虔诚的圣女，发生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的时候我正在宫殿给她画像，她作为被遗弃的孤儿，逃亡到一处遥远的地方，逃进一个西妥教团修道院，这个修道院的女院长与她父亲是朋友。你们在我的画展上见过这位美丽端庄的夫人的画像。不过，这位先生（他指指

我)会把这一切给你们讲得详细得多、生动得多,因为宫殿里出事的时候他自始至终都在场。"——大家都十分诧异地盯着我,我怒不可遏地跳起来,厉声道:"唉,我的先生,您的愚蠢鬼怪故事,您讲的凶杀与我有什么干系,您看错人了,您确实看错人了,对不起,您别把我牵扯进去。"在我内心异常激动的情况下,还要使我的话带上这种漫不经心的色彩,这对我来说相当不易;画家这一席神秘莫测的话所产生的效果以及我徒劳无益地竭力加以掩饰的激动不安,实在太明显了。轻松愉快的气氛顿时消失,客人们渐渐回忆起,大家根本不认识我,而我却怎样渐渐趋近他们,他们用不信任的、狐疑的目光望着我。

陌生画家站起来,像当初在卡普栖教堂里那样用既生动而又呆滞的目光直勾勾地逼视我。——他没有说话,他神情呆滞、面部毫无表情,可是他那副鬼气森然的模样使我毛发直竖,我的额头沁出冷汗,在恐惧的强烈侵袭下,我浑身震颤。——"你滚开,"我怒不可遏地喊道,"你自己就是撒旦,你是罪大恶极的凶手,可是你控制不了我!"

大家从座位上站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全场乱成一团;大厅里的人受到我语声中那可怕的声调的惊吓,纷纷离席涌进那间房间里去。"一个醉鬼,一个疯子! 把他带走,把他带走,"好几个人大声叫喊。但是陌生画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气急败坏地从上衣口袋里抽出那把刺死过赫尔莫根、从此我有备无患一直带在身上的尖刀,向画家猛扑过去,但是我当即被击倒在地,画家发出可怕的讥笑,他的话在房间里回荡:"梅达杜斯修士,梅达杜斯修士,你玩儿错了,你会后悔你会羞愧你会完蛋的。"——我感觉到自己已经被客人们抓住,于是我鼓足勇气,我像一头愤怒的公牛向人群猛冲猛扑过去,好几个人被我撞倒在地,我夺路冲到门口。——我飞快地奔

过走廊，只见旁边一扇小门打开了，我被人拽进一间幽暗的房间，我没有抗拒，因为人们已经飞跑着从我后面追上来。人群一过去，有人就领我顺着旁边一道楼梯下到庭院，然后又穿过后屋来到大街上。就着街灯明亮的光线，我认出我的救命恩人原来就是滑稽可笑的贝尔凯姆波。“那帮人似乎，”他开了腔，“似乎与陌生画家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我正在隔壁房间小饮，听见有人大吵大嚷，我熟悉这屋里的情况，便决定去救您，因为只有我独自一人应该对这整个不愉快事件负有责任。”——“这怎么可能呢？”我惊诧地问。——“谁控制着事态的发展，谁抗拒更崇高的精神的奉献！”小矮个儿满怀激情继续说。“当我整理您的头发的时候，阁下，我心头照例[①] 燃起最微妙的思想，我听任自己驰骋放荡不羁的想象，因此我不仅忘记将头顶发旋儿上的愤怒鬈发恰如其分地压平成柔软的圆圈，甚至还让二十七根恐惧和惊骇之发披在额头，它们在其实是个鬼魂的画家的凝视下直立起来，呻吟着弯向愤怒鬈发，这鬈发顿时便咝咝、沙沙突然分开。我全看在眼里了，我看见您，阁下，怒火中烧，掏出一把尖刀，刀上已经沾着好几滴鲜血，可是这是无济于事的嘛，把这个本已属于冥府的家伙送进冥府去，这位画家是阿赫斯维[②]，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或是普洛旺斯行吟诗人[③] 或是梅非斯特[④] 或是本韦努图·塞利尼[⑤] 或是圣彼得[⑥]，总之是个可鄙的幽灵，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祛除他，只能用一块通红的鬈发铁，把这个观念烫弯，而

---

① “照例”二字原文为法文。

② 基督教传说中，鞋匠阿赫斯维将耶稣拒之门外，因而受到必须永世流浪的惩罚。

③ 此句原文为法文，指十二至十四世纪法国普洛旺斯地区的行吟诗人。

④ 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

⑤ 本韦努图·塞利尼(1500—1572)，意大利金饰工，歌德翻译过他的传记。

⑥ 即耶稣使徒彼得。

其实他就是这个观念，抑或用电梳子巧妙梳理他为了滋养这个观念而不得不吸收的各种思想。——您瞧，阁下，这类事情对于我，对于我这个艺术家和职业幻想家来说是真正的润发油，这是一句从我的艺术中撷取的谚语，一旦这润发油含有纯真的丁香油，那么这句谚语就远比人们想象的还重要。”此时此刻，与我一起在街上奔跑的小矮个儿的这一席胡言乱语颇有些令我感到恐怖，而当我偶尔看到他那独特的跳跃式步伐、他那张滑稽面孔，我便禁不住要发作痉挛似地哈哈大笑。我们终于到达我们的房间；贝尔凯姆波帮助我整理行装，不一会儿全部行装便已打点好，我塞给小矮个儿好几个金币，他高兴得跳起来，大声说：“哈，现在我有了值得尊敬的钱啦，全是闪闪发亮的金子，浸透着我的心血，熠熠发光，金灿灿。这是一个想法，而且还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我的先生，仅此而已。”

可能是我对他的喊叫感到诧异，才促使他添加上了这几句话；他请求我允许他将愤怒鬈发压成相宜的圆圈，将惊惧头发剪短并拿走一小绺爱情鬈发留作纪念。我听凭他自便，他做着滑稽的手势扮着鬼脸做完了这一切。——最后他拿起我换衣服时放在桌面上的那把尖刀，他摆出一个击剑姿势，用尖刀朝空中刺去。“我刺死您的对手，”他叫喊，“因为他仅仅是一个观念，所以他一定可以被一个观念杀死，会死于这个观念，死于我的这个观念，我同时做出适当的身体动作，以便加强声势。去你的，撒旦，去你的，去你的，阿赫斯维，你滚开[①]！——现在没事了，”说罢，他把刀撂下，深深呼一口气，并擦干额头的汗水，俨然一个为完成一项艰难工作而使出了浑身解数的人。我想赶快把尖刀藏起来，便拿它往袖管里塞，就好像我还穿着修士袍似地。这个动作

---

① “去你的……你滚开！”原文是拉丁文。

被小矮个儿看在眼里，他露出了狡黠的微笑。这时，屋前的邮车夫吹响号角，贝尔凯姆波便突然改变语气和态度，他掏出一块小手帕，做出抹掉眼睛里的眼泪的样子，一次又一次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吻我的手和上衣并恳求："为我的祖母做两次弥撒，她死于消化障碍，为我的父亲做四次弥撒，他死于不自觉的禁食，令人敬畏的先生！但是我死以后每星期为我做一次弥撒。——暂时请赦免我的众多罪行。——啊，令人崇敬的先生，我心里藏着一个无耻的、罪恶的家伙，这家伙在说：'彼得·舍恩费尔德，别犯傻了，以为你是你呢，我才真的是你，我叫贝尔凯姆波，是一个天才的观念，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那么我就用一个尖锐、精细的观念把你刺倒在地。这个叫贝尔凯姆波的仇敌，可尊敬的，他罪大恶极；他什么都怀疑，还常常怀疑眼前的事，他酗酒，打架斗殴，猥亵年轻美貌的观念；这个贝尔凯姆波把我，彼德·舍恩费尔德，完全弄糊涂了，搞得晕头转向了，以致我常常有失体统地跳跳蹦蹦，玷污那贞洁的颜色。宽恕两个人，宽恕皮脱罗·贝尔凯姆波和彼得·舍恩费尔德吧！"——他在我面前跪下，做出剧烈啜泣的样子。我讨厌此人的愚蠢相。——"您放理智点吧，"我冲他喊；店小二走进来取我的行李。贝尔凯姆波一跃而起，又恢复他那风趣、幽默的故态，一边唠唠叨叨地闲扯，一边帮店小二搬来我急需要求搬来的东西。"这个家伙是个特别胆小的人，别跟他多啰唆，"店小二边关上车门边大声说。贝尔凯姆波挥动着帽子喊道："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我当即露出意味深长的目光把手指头压在嘴上。

晨曦初露的时候，这城市已被远远抛在我的身后，那个可怕、可怖的人，那个宛如一个玄妙莫测的秘密阴森可怖地笼罩在我心头的人，此人的形象已经消失。——邮政站站长的问题："去哪儿？"一再地、反复地提醒着我，我背叛了生活中一切人事

关系，听凭汹涌澎湃的偶然事件的摆布，如今正在四处流浪。可是难道不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强制我摆脱了平素与我亲近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好让蕴含在我内心的那种精神可以不受阻挠地得到发扬光大吗？我毫不停歇地在这风景如画的地区漫游，到处我都不得安宁，我不由自主地不断奔波，日益向下深入到南方，迄今为止，我虽然没去想它，却几乎没怎么明显地偏离过莱昂纳杜斯给我规定的旅行路线。就这样，他用来推动我步入尘世的那股冲劲似乎带着魔力继续在直线方向发挥着作用。

在一个黑茫茫的夜晚，我坐马车穿越一座稠密的树林，这座树林一直延伸到下一个驿站。这一点，驿站长曾对我说过，并且因此而劝我等第二天天亮了再上路，可是为了尽快到达一个我自己觉得神秘莫测的目的地，我拒绝了驿站长的建议。我出发时，远处就电光闪烁，可是不久乌云便随着呼啸的狂风黑魆魆、密匝匝地压了上来；雷声轰隆隆发出可怕的回声，目力所及，闪电把地平线映成一片通红；高大的枞树发出劈啪声，连着树根一起直晃荡，大雨滂沱。我们随时都有被树木击毙的危险，马突然站直起来，受到了电光闪烁的惊吓，不久我们便几乎寸步难行；最后，马车终于翻倒，后轮摔得粉碎。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待在原地等候，一直等到暴风雨渐渐平息、月亮从云端露出。这时，马车夫发现，我们在黑暗中迷了路，离开大道上了一条林中小路了；没有别的法子，只得好歹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样也许天亮能走到一个村里。用一根树枝把马车支撑住，我们便一步一步往前走去。我走在前面，不久便发现，远处有微弱的灯光，还觉得听见了狗吠声；我没有搞错，我们刚走了不多几分钟的路，我便清清楚楚地听见狗的吠叫声。我们走到一所漂亮房屋跟前，它坐落在一个用一道围墙围起来的大院里。马车夫敲院门，狗们狂叫着奔跑过来，但是屋里本身却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马车夫

无奈吹响他的号角;只见楼上有灯光向我闪亮的那扇窗户开启,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朝下面喊道:“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啊,老爷,”下面有人回答。“有人敲门吹号角,”楼上的声音继续说,“在大门口,那几条狗简直活见鬼了。拿盏提灯,拿条三号猎枪,去看看,怎么回事。”——不一会儿,我们便听见克里斯蒂安把狗引开,并终于看见他提着提灯走来。马车夫认为,毫无疑问,他准是一开始进入树林就没有笔直行驶,而是拐到旁边的小路上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森林管理员的府上,它位于上一个驿站右侧一小时路程远的地方。——我们向克里斯蒂安诉说了我们遭到的意外不测,他当即打开两扇大门并帮助我们把车抬进院里。受到抚慰平静下来的狗们摇着尾巴,绕着我们嗅来嗅去,楼上那个人没离开窗户,不停地朝楼下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支什么商队?”——克里斯蒂安没吭声,我们也是谁也没吭声。我终于在克里斯蒂安安置马和马车的当儿走进克里斯蒂安打开的屋门,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向我迎面走来,他的脸膛儿晒得黑黑的,头戴绿缨大檐帽,身穿衬衫,脚上只趿拉着拖鞋,手里拿着锃亮的长猎刀,他边走边向我喝问:“从哪儿来?——半夜三更瞎折腾什么,这儿不是客栈,不是驿站。——住在这儿的是守林人,我就是守林人!——克里斯蒂安是头蠢驴,他把大门打开了。”我低声下气讲了我的事故,说是万般无奈才上这儿府上来打搅,这汉子这才态度软和下来,他说:“倒也是,这场暴风雨真厉害,可是马车夫真是好样儿的,他竟会迷路,翻车。——干这一行的都得有蒙上眼睛也能在森林里驾车的本事,他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必须是这一行的里手嘛。”——他带我上楼,他一边放下手中的长猎刀,摘下帽子,披上外衣,一边请我对这种粗鲁的接待方式不要见怪,说是他住在这儿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因为经常有不三

不四的人在这森林里出没，他尤其是与那些所谓的魔弹射手几乎处于公开对抗状态，他们曾多次企图谋害他。“不过，”他继续说，“这帮坏蛋奈何不了我什么，在上帝的护佑下我兢兢业业行使我的职务，怀着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我的好枪的信任我要和他们干到底。”我旧习难改，竟情不自禁地插进去几句一本正经的话，赞美这种信任上帝的力量，森林管理员听得眉开眼笑。他不顾我一再劝阻叫醒了他的妻子，一个年长而生气勃勃、精力旺盛的妇女。虽然让人从睡梦中搅醒，她却热烈欢迎客人并遵照丈夫的吩咐立刻开始做晚饭。马车夫当晚就得驾着这辆破车回原来那个驿站去，森林管理员为了惩罚他而作了这样的安排。而我则将由他，由森林管理员，按我的心愿送至下一个驿站。这正中我的下怀，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至少得略微休整一下。于是我对森林管理员说，我希望能在这儿待到第二天中午，以便使自己完全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我接连好几天旅途劳顿、疲惫不堪。“如果要我来给您出主意的话，我的先生，”森林管理员回答说，“那么您明天就整天待在这里，等到后天再走，我将派大儿子到侯爵府邸上去，他可以亲自把您送到下一个驿站。”对这个建议我也感到满意，我还赞美这个地方僻静，说是这种僻静对我具有特殊的魅力。“唔，我的先生，”森林管理员说，“这儿倒是一点儿也不僻静，按照城里人的习惯看法，您一定以为森林里的每一所住房都是僻静的，其实这还得看，里面住的是谁。对啦，如果还是这么一个脾气古怪、郁郁不欢的老头儿住在这儿这座古老的狩猎行宫里，像以前那样，足不出户，对森林、对狩猎毫无兴趣，那么这儿倒也许会是个僻静的地方，但是自从他死以后，自从侯爵老爷把这幢房子安置成一所森林管理员住房，这里就一直生气勃勃。您大概是一个，我的先生，对森林和狩猎的乐趣毫无所知的城里人，您想象不出，我们猎人过着一种何等逍遥自在的生

活。我和我的那些年轻猎人都只是一个家里的人，噢，不管您是不是觉得这滑稽可笑，我把我的这些聪明、机灵的猎狗也算作我的家庭成员；它们理解我，听从我的话，听从我的指示，对我至死忠贞不渝。——您看见了吗，我的瓦尔德曼怎样十分明白事理地望着我，因为它知道我在说它？——唔，先生，森林里几乎总是有事要干，晚上要作准备并料理家务，天一亮，我便起床出来，用我的号角吹一段轻快的猎人曲。于是，大家从被窝里爬起来，狗们汪汪叫，它们欢蹦乱跳，渴望出猎。小伙子们迅速穿上衣服，他们背上猎袋，扛上猎枪，便走进起居室，我老伴做好猎人早餐，吃罢早餐大家便兴高采烈地出发。我们到野兽藏匿的地方去，每个人与别人保持距离，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猎狗低头贴地，悄悄行走，东嗅嗅西闻闻，宛如用聪明的人的眼睛那样望着猎人，而猎人则屏住呼吸，扳上枪扳机，一动不动，就像在地上扎了根儿似的。——一旦野兽从灌木丛里窜出来，枪声响起，猎狗们猛扑过去，哎，先生，这时候你的心就怦怦直跳，你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每一次这样出去打猎都有新鲜感，因为每一次总会发生一些以前还没出现过的极其特殊的情况。就因为野兽在不同时间出没，先出现这种随后又出现那种，所以这玩意儿是如此美妙动人，以致地球上没有哪个人会腻烦它的。但是，先生，森林，这森林本身也就已经十分生动，十分有趣，我永远不会觉得孤独的。森林里的一草一木我如数家珍，我真的觉得，仿佛每一棵我看着长大、如今正将其光洁、健旺的树梢伸向空中的树木也认识我并且八成也喜欢我，因为我养育并护理过它们，有时森林里呼呼、窸窣作响时我甚至真的以为，它是在用特殊的声音对我说话，而这其实就是对上帝、对上帝的无限权力的真正的赞美，是一种人们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祈祷。——简单一句话，一个守本分的、虔诚的猎人过着一种十分有趣和美好的生

活，因为他还保持着一些那种古老、美好的自由，宛如人类融洽地生活在大自然中，丝毫不懂得装腔作势、奉承拍马，而生活在砖砌的狭窄斗室里的人类却为此而煞费苦心，以致竟完全疏远了上帝为了让他们娱悦身心而为他们创造的种种美好的事物。据古代史书记载，只有与整个大自然亲密、友好相处的自由人是那样做了的。”

老森林管理员说这一席话时那声调，那表情，使人不由得对他内心深处怀有的情感深信不疑，而我则确实羡慕他的幸福生活，羡慕他那种植根于内心深处的闲适的心情，这与我的心情是如此风马牛不相及。

在这所我现在看出是相当宽敞的房屋的另一部分，老人给我安排了一个装饰雅致的小房间，我看到我的行李已在房间里。老人离我而去，他担保说，清晨屋里的嘈杂声不会吵醒我，因为我与同住此屋的其他人完全隔离，所以我愿意睡多久便可以睡多久，只有当我朝下面喊人的时候，才会有人给我送来早饭，可是我在吃午饭时才会再次见到他，见到这位老人，因为他一早就和小伙子们一道到森林里去，中午以前不回家。我一头倒在床上，由于疲惫不堪很快便酣然入睡，但是我受到一个可怕的梦幻的折磨。——梦幻竟不可思议地起始于对睡眠的意识，我自言自语地说：“唔，好极了，我立刻就入睡了，并且睡得这么酣畅，这可以使我彻底恢复疲劳；我可千万别睁开眼睛。”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仿佛我不由自主地要把眼睛睁开似的，不过我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了睡眠；只见房门开启，一个黑乎乎的人影走进来，我惊骇地发现，这个人影竟是我自己，身穿卡普栖教徒服，有胡子和一块光头。人影渐渐朝我的床头走近过来，我一动也不动，我竭力试图喊叫，可是我浑身痉挛舌头僵硬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人影坐在我的床上，对我讥笑。“现在你必须跟我

走，”人影说，“我们要到屋顶上风信旗的下面去，那风信旗吹响一首快乐的新娘歌，因为雕鸮正在举行婚礼。我们到那儿去摔交，谁把对方摔下来，谁就是大王，就可以喝血。”——我感觉到，人影怎样把我一把抓住并提起来，这时，我在绝望中恢复了力量。“你不是我，你是魔鬼，”我大声叫喊，像用爪子似地去抓咄咄逼人的幽灵的脸，可是我觉得，我的指头掐进眼睛犹如伸进深洞里，人影又尖声大笑起来。就在这时候，我像被人往上猛一推，一摇晃醒了过来。但是笑声仍还在房间里回荡。我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明亮的晨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看见桌子前面一个人形，一个穿卡普栖教徒服的人形背对我站着。——我惊呆了，可怕的梦景已经变成现实。——卡普栖教徒翻腾堆放在桌上的物件。现在他转过身来，我顿时又恢复了勇气，我看见一张蓄有蓬乱黑胡子的陌生面孔，眼睛里含着漫不经心的、透着癫狂的笑意：某些特征令我隐约想起赫尔莫根。——我决定在一旁观望，看陌生人会做出什么事来，只要他一做出什么不轨行为便立刻加以制止。我那把三刃尖刀就放在我身边，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帮助也对付得了陌生人，何况我的体力也是我完全可以信赖的。他似乎像个孩子那样在玩耍我的东西，他尤其喜欢那个红皮夹子，他一边希奇古怪地蹦跳，一边对着窗户翻来覆去观看它。他终于找到了那只装着剩余神秘美酒的套箍瓶；他打开瓶盖闻了闻，这时他浑身颤抖，发出一声喊叫，在房间里发出低沉而可怕的回响。屋里一只钟清脆地敲了三下，他号叫着，像是为巨大的痛苦所攫住，但是随后他又尖声尖气哈哈大笑起来，一如我在梦中所听见的那样；他狂蹦乱跳，他喝瓶里的酒，喝完就把瓶子一扔，从房门奔跑出去。我迅速起床，追他，但是他已经跑得无影无踪，我听见他扑腾扑腾跑下远处的楼梯，还听见一声沉闷的、像是一扇门猛地碰上的撞击声。我插上房门插销，以免陌生人

第二次来访，便重新上床睡觉。我太困倦了，不久便又沉入梦乡；我神清气爽、精神饱满地醒来时，太阳已经闪闪烁烁照进房间里来。——森林管理员已经如他所说过的那样带着他的儿子们和年轻猎人进森林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妙龄少女，森林管理员的小女儿，给我送来早饭，大女儿则和母亲一道在厨房里忙活。姑娘很会说话，娓娓动听地讲述，他们在这里怎样一天一天高高兴兴、平平和和地生活在一起，有时侯爵到林区来狩猎并在屋里过夜时才会人声嘈杂、热闹非凡。就这样，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已经到了中午时分，在一阵欢呼声和号角声中，森林管理员带着他的四个儿子，四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其中最年轻的可能还不到十五岁，以及三个年轻猎人回到家里。——他问，我睡得怎样，清晨的喧哗吵醒我了没有；我不想将已度过的这桩奇遇讲给他听，因为可怕的修士的活生生的形象紧密连接着那个梦中的形象，我几乎无法分辨，梦幻是从哪里渐渐转入现实生活中的。——餐具已经摆好，菜汤冒着热气，老人脱下便帽作祷告，这时房门打开，我夜晚见过的那个卡普栖教徒走了进来。癫狂之态已从他脸上消失，但仍现出阴郁、倔强的神色。“欢迎大驾光临，尊敬的先生！”老人朝他大声说，——“您作感恩祈祷，然后就和我们一道用饭吧。”——只见他用闪着愤怒光芒的眼睛环顾四周并用可怕的声音叫喊：“让撒旦用你那尊敬的先生、用你那该死的祈祷把你撕成碎片；你把我引诱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好让我当替死鬼，你可以让这个陌生的杀人犯害死我吗？——你让我穿上这件修士袍，不就是为了好让谁也认不出伯爵，认不出你的主子和主宰来吗？——但是你当心，该死的，当心我发怒！”说罢，修士抓起桌上的一只酒罐，将它扔向老人，老人亏得躲闪及时，才没让它给砸破脑袋。酒罐飞到墙上，摔成无数碎片。但是霎时间年轻猎人们便将疯子抓住，将他制服。“什么！”

森林管理员喊道,“你这个邪恶的、亵渎神明的家伙,你竟敢又到这儿虔诚的人中间来发疯逞威,是我救了你的一条狗命,把你从永恒的堕落中救了出来,你竟敢再次企图谋害我的性命?——把你关进牢狱去!”——修士双膝下跪,他苦苦哀求,但是老人说:“你必须进牢房,再也不许到这儿来,直到我知道你已经摆脱迷住你心窍的撒旦的纠缠时为止,不然你就得去死。”修士顿时发出濒临死亡时绝望悲鸣般的号叫,但是年轻猎人们将他带走,回来时报告说,修士一进牢房就安静下来了。此外,看守他的克里斯蒂安还说,昨天整整一夜修士一直在屋子的过道里扑通扑通走来走去,天刚蒙蒙亮便大声叫喊:“再给我点你的酒,我愿意完全听从你的摆布;再给点酒,再给点酒吧!”而且,克里斯蒂安还确实觉得,仿佛修士摇摇晃晃喝醉了似地,尽管他不明白,修士怎么会弄得到随便什么烈性的饮料。——于是,我不再犹豫,讲了那桩我经历过的奇遇,我一边讲一边不忘记住那只喝干了的空套篓瓶。“哟,真糟糕,”森林管理员说,“不过我看您倒是个勇敢、虔诚的男子汉,换了一个别人恐怕会给吓死的。”我请他给我详细讲讲,那个疯修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老人说,“这个荒诞离奇的故事说来话长,这种事不宜在饭桌上讲。已经够糟糕的了,我们正想高高兴兴享用上帝所赐予我们的,这个丑类便撒起野来搅得我们鸡犬不宁;现在我们马上就吃饭吧。”说罢,他摘下便帽,凝神、虔诚地做了感恩祈祷,随后我们便在一片有趣、愉快的交谈声中吃了这餐乡村风味、营养丰富且美味可口的午饭。为了向客人表示敬意,老人让人上好葡萄酒,他按父权制的习惯用一只漂亮高脚酒杯向我祝酒。这当儿,餐桌已经收拾干净,青年猎人从墙上拿下几支号角,吹一首猎人歌曲。——重吹第二遍时,姑娘们插入歌唱,森林管理员儿子们和她们一起齐声合唱最后一段。——我的胸襟顿觉神奇地开阔起来:很久以

来我内心从未感到像在这些虔诚的普通人中间这般舒坦过。唱了好几首愉快、动听的歌曲，直至老人站起来宣布："祝进行高尚狩猎的勇敢的男子汉们健康长寿，"并喝光了他的酒；我们大家也齐声同祝，就这样，这顿为了向我表示敬意有美酒和歌唱助兴的愉快的午餐便宣告结束。

老人对我说："现在，我的先生，我去打半个小时盹，随后我们到树林里去，我给您讲讲，那个修士是怎么到我屋里来的，还有我知道的其他有关他的情况。等到天色昏暗下来，我们就到候猎处去，据弗兰茨告诉我，那儿有山鹑。您也拿一条好猎枪，去试试您的运气。"这对我来说是件新鲜事，我当神学院学员时虽然有时打过靶子，但是从未打过野兽；所以，我接受森林管理员提议，他对此似乎十分欣喜，竟怀着满腔热情急着在计划要进行的午睡之前就试图教会我射击的基本要领。

给我配备了猎枪和猎袋，我就这样同森林管理员一道进入森林，他讲述了下面这段关于那个古怪修士的故事：

"这事儿到今年秋天就满两年了，当初我的小伙子们在森林里常常听见可怕的号叫声，尽管这种号叫声不具什么人的特征，然而我新近收的徒弟弗兰茨却认为，这号叫声可能是一个人发出来的。弗兰茨命中注定要受到这个号叫的怪物的戏弄，因为每逢他到狩猎处去，紧挨着他身旁便响起那号叫声，把动物吓跑，末了，他想瞄准一头动物，他便看见一个毛发蓬乱、面目无法识别的活物从灌木丛中跳出来，阻碍他的射击。弗兰茨满脑袋都是他父亲，一个老猎人讲给他听过的、阴森可怕的猎人传奇故事，他倾向于认为那个活物就是撒旦自己。不是想来败坏他狩猎的兴致，便是想来引诱他去干别的什么事。其他几个小伙子，甚至我的儿子们，也都曾偶然遇见过那个怪物，最后都赞同他的意见，而我也很想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因为我认为这是魔弹

射手妄图把我的猎人们从狩猎处吓跑的一个计谋。——所以我命令我的儿子们和小伙子们，如果那个人影再次出现便向它呼喊，如果它不站住也不给答复，就按猎人规矩毫不含糊地向它射击。——这次又选中了弗兰茨，要他在狩猎处第一个出去拦截那个怪物。他举起枪来向它呼喊，人影跳进灌木丛，弗兰茨想随即开枪射击，可是子弹没打响，他惊恐失色地跑到在远处站着的其他人的身边，深信是撒旦与他作对驱赶野兽，施魔术于他的猎枪；因为尽管他从前百发百中，自从那头怪物追踪他以来，他果然再也打不着动物了。森林里闹鬼的谣言不胫而走，村里已经有人在讲，撒旦如何拦住弗兰茨的去路并向他提供魔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决定结束这场闹剧，到它惯常出没的地方去伏击这头我自己还从未碰到过的怪物。我等了很久也没等着；后来，在一个雾濛濛的十一月夜晚，我刚到弗兰茨第一次看见那怪物的狩猎处，我近旁的灌木丛中便发出窸窣的响声，我把枪轻轻贴住面颊瞄准，还以为是一头动物，可是冲出来的却是一个面目可憎的人形，一双闪着红光的眼睛，一头蓬乱的黑发，衣衫褴褛。怪物直勾勾盯住我，发出可怕的号叫声。主啊！——那副模样，最有胆量的人也会给吓破胆的，我甚至觉得，仿佛果真是撒旦站在我面前，我感到，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但是我一个劲儿大声念祷告词，顿感勇气倍增。就在我祷告并念着耶稣基督的名字的当儿，怪物越发狂暴地号叫并终于爆发出可怕的亵渎神明的咒骂。于是我喊道：‘你这个该死的、卑鄙无耻的家伙，停止进行亵渎神明的咒骂、束手就擒吧，不然我就开枪打死你。’那人当即呜呜咽咽倒在地上求饶。我的小伙子们跑过来，我们抓住这个人，把他带回家，我把他关进侧楼旁边的钟楼里并打算第二天早晨向当局报告这件事。当他被关进钟楼时，他陷入一种昏迷不醒的状态。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他，只见他正坐在我让

人为他准备的草铺上，在号啕大哭。他跪在我脚下，苦苦哀求我，要我可怜可怜他；说是他已经在森林里生活了好几个星期，除了野草和野果以外什么也没吃过，说他是一所遥远的修道院的一名卡普栖教徒，因疯癫狂乱被人关进监狱，他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此人的状态确实值得怜悯，我同情他，给他吃的喝的让他恢复体力，不久他明显地康复了。他恳求我，说是我只需要容许他在家里待几天并给他弄一件新的教士服，然后他会自己返回修道院去的。我满足了他的愿望，他的癫狂似乎真的减退了，因为发作的激烈程度减弱、次数也大大减少。在疯癫狂乱发作的时候，他说出了一些令人可怖的话语，我发现，每逢我因此而严词呵斥他、用死威胁他时，他便渐渐转入一种充满内心悔恨的状态，他苦行，甚至祈求上帝和圣徒们使他摆脱巨大的痛苦。此后，他似乎以为自己是圣安东尼乌斯，一如他在躁狂中总是狂喊，他是伯爵和主宰一切的老爷，他的仆人一来，他就要把我们大家都杀死。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他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把他赶出家门，因为他觉得，只有待在我这儿，他才能康复。后来只和他有过唯一的一次激烈争吵，而且，是在侯爵刚在这个林区打完猎、在我这儿过夜的时候。见到了侯爵及其光辉夺目的随行人员之后，修士完全变了。他依然倔头倔脑、沉默寡言，我们祷告时，他迅速离去，只要听见一句虔诚的话，他就会浑身震颤，而且一边还用淫荡的目光打量我的女儿安妮，于是我决定将他送走，以防不测。半夜里，就在我打算第二天天一亮就实施我的这个计划的时候，走廊里一声刺耳的尖叫把我惊醒，我一骨碌从床上跳起，拿着点亮的灯盏飞快向我女儿的卧房奔去。修士已经从被我禁闭在其中过夜的钟楼里逃了出来，他兽性大发，奔到我女儿的卧房，一脚将房门踹开。幸好弗兰茨口渴难忍，从小伙子们睡觉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他正想到厨房去找口水喝，却听

见修士扑腾扑腾在过道里行走的声音。他跑过来,在修士踢开房门的时候从后面将他一把抓住;可是这孩子体质太弱,制服不了那个疯子,在醒过来的姑娘们的一片叫喊声中他们在门口扭打在一起,等我赶到时,修士已将小伙子摔倒在地,阴险地掐住了他的脖子。我不假思索地将他抓住,把他从弗兰茨身上拉开,可是突然,我还没醒过神来,只见修士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向我刺来,这时,已经吃力地站起来的弗兰茨便向他扑过去,使劲抱住他的胳臂,于是,不多一会儿,我这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便得以将疯子紧紧压在墙上,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小伙子们都被吵醒,纷纷跑了过来;我们把修士捆绑住,把他扔进钟楼。为了警告他以后不再犯类似罪行,我拿来我的猎鞭,狠狠抽了他几鞭,抽得他可怜巴巴地一个劲儿呻吟、啜泣;但是我说:'你这个恶棍,就你可耻下流的行径来说,这处罚简直轻得不能再轻了,你竟想勾引我的女儿,还要谋害我的性命,凭这就应该把你处死。'他吓得直号叫,因为对死亡的恐惧似乎完全使他失魂落魄。第二天早晨无法把他弄走,因为他像死人一样疲惫不堪地躺着,这引起了我真正的恻隐之心。我让人在一个好点儿的房间里安排好一个舒适的床铺,我的老伴护理他,她给他煮营养丰富的汤,给他吃我们家里自备的似乎对他颇有裨益的药。我的老伴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她独自坐着时,往往会唱一支虔诚的歌,可是她真要高兴起来,就得由我的安妮用她那清脆的嗓音给她唱一支这样的歌。——于是,她们也在病人床前唱了起来。——他常常深深叹息,用忧郁的目光望着我的老伴和安妮,泪水往往会顺着他的面颊流淌下来。偶或他动一动手和手指,仿佛他想划十字似地,但是没划成,手无力地垂下;后来,他时不时也发出轻轻的哼哼声,仿佛他想和着唱。终于他开始明显地康复了,现在他常常按修士的习惯划十字并轻声祈祷。可是有

一次他完全出人意料地开始唱起拉丁语歌曲来，我的老伴和安妮虽然听不懂歌词的内容，但是那十分奇妙和圣洁的歌声却深深地震撼了她们的心，以致她们竟一个劲儿不厌其烦地说，病人如何使她们精神振奋。修士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他可以起床，在屋里到处走走，可是他的神情，他的举止却完全变了，从前闪烁着邪恶的光芒的双眼，如今露出温和的神色，他完全按照修道院习惯，双手互握，迈着轻柔而肃穆的步伐走来走去，一切癫狂的痕迹均已消失。他什么也不吃，只吃蔬菜、面包和水，最近我只是偶尔能说服他，让他在我的桌旁坐下，吃几口菜，喝口酒。然后他作感恩祷告，发表一些谈论，使我们感到轻松愉快，一般人很难像他那样谈起话来层次分明、条理清楚。他常常独自在森林里散步，有一回我偶然遇见他，我没有多加思索便问，他是不是快要回他的修道院去了。他似乎很动感情，抓住我的手说：‘我的朋友，多亏你我的灵魂才得到拯救，你拯救了我，使我免遭永恒的堕落，我还不能离开你，让我待在你这儿吧。啊，可怜可怜我吧，我受到撒旦的引诱，假如不是我在恐惧不安的时刻里祈求圣徒，假如这位圣徒没有把我这个疯癫发狂的人带进这座森林，我早就完蛋了。——您找到我的时候，’沉默片刻后修士继续说，‘我正处在一种失去常态的状况之中，您现在也一定没料想到，我曾是个很有天赋的少年，只是因为特别爱好孤寂、爱好沉思冥想，我才进了修道院。修道院里的教友们都非常喜欢我，我就这样过着只有这个修道院里才会有的幸福快乐的生活。由于有虔诚的信仰和模范的品行，我步步高升，人们已经把我看作未来的院长了。当时有一个修士长途旅行回来，给修道院带回来各色各样他在旅途中弄到的圣人遗物。其中有一只密封的瓶子，据说是圣安东尼乌斯从魔鬼那儿夺来，里面装着一种有诱惑力的万灵药酒。这件圣人遗物也被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了，尽

管我觉得这件事完全违背真正的圣人遗物应该激起的那种虔诚精神，并且压根儿就十分无聊。但是一种难以描绘的欲望占领了我的心，我渴望弄清楚瓶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我设法把它藏匿起来，我打开瓶子，发现瓶里装着一种气味醇厚、香味浓郁的甜蜜蜜的饮料，我把这饮料喝了个精光。我的整个意识怎样变了，我怎样对尘世的快乐感受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口渴”，我怎样感到罪恶披着诱惑人的外衣成为我生活中的最高理想，这一切我现在都不想说了，一句话，我的生活变成为一系列可耻的罪行，以致当我的恶鬼般的欲念暴露无遗时，院长判我终身监禁。我在那潮湿、有霉味的牢房里度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便诅咒我自己，诅咒我的生活，我亵渎上帝和圣徒，这时，在似火的红光映照下，撒旦向我走来对我说，如果我愿意使我的灵魂完全背弃那至高无上者并为他效劳，他就可以释放我。我号叫着扑通一声跪下并喊道：“我不为上帝效劳，你是我的主，从你的热焰中涌流出生活的乐趣。”——于是，空中像是刮起了一阵旋风，围墙发出隆隆声，宛如受到了地震的震动，一个尖锐的声音呼啸着穿过牢房，窗户的铁栅纷纷碎裂掉下，我被看不见的力量抛了出去，竟站在修道院庭院里。明亮的月光从云端照射下来，庭院中间喷水池旁边的圣安东尼乌斯立式雕像在月光下闪亮。——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撕扯着我的心，我悔恨交加地跪倒在圣徒面前，我发誓要抛弃恶魔并乞求怜悯；但是这时乌云滚滚压上来，空中又刮起一阵狂风，我失去了知觉，到了森林里才恢复知觉，我饥饿、绝望得发狂，在森林里狂吼乱跑，后来您把我从森林里救了出来。’——这就是修士所讲的，他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过了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将他的故事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打那以后，修士的举止行为一直十分虔诚，十分温和善良，我们大家竟然都喜欢上了他，所以我简直觉得不可思

议，昨天夜里他竟然会重新发作起癫狂来的。”

“难道您根本就不知道，”我接茬问森林管理员，“这个不幸的人是从哪座卡普栖修道院里逃出来的？”——“他没有告诉我，”森林管理员回答，“我也不想去打听，因为我几乎可以肯定，他八成就是前不久成为宫廷中谈论的话题的那个不幸的人，尽管人们不会料想到他就在眼前，尽管为了真正维护修士的利益我也不会贸然向宫廷张扬我的这个猜测。”——“但是您不妨可以让我了解真情，”我说，“因为我是外地人，况且我可以绝对保证，我一定守口如瓶。”——“您想必知道，”森林管理员继续说，“我们的侯爵夫人的姐姐是某地西妥教团修道院的女院长。女院长曾收养过一个可怜的妇人的儿子，那个妇人的丈夫据说与我们的宫廷有过某种神秘的关系。出于爱好，他出家当了卡普栖教徒，并成为闻名遐迩的讲道者。女院长经常给她妹妹写信报告养子的情况，并在不久前对失去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据说他因滥用一件圣人遗物而严重违反了教规并被逐出了修道院，而他却长时间地一直是在给修道院增添光彩的。所有这一切我是从不久前我听到的侯爵的侍医与另一位宫廷贵族进行的谈话中得知的。他们曾提及几个很奇特的情况，然而由于我对事情的始末根由不摸底，那些情况我始终没弄明白，后来也就忘却了。即使修士对自己逃脱修道院监狱另有一种说法，说这是由于撒旦才得以成功的，而我却以为这是一种错觉，是他的癫狂的后遗症，并认为，这修士不是别人，正是梅达杜斯教士，女院长一心培养他进入宗教界，魔鬼则引诱他犯下种种罪行，直至上帝判他受禽兽般的躁狂疯癫的惩罚。”

当森林管理员道出梅达杜斯这个名字时，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整个这段故事就犹如致命的一刺，刺痛了我的心，令我感到痛苦不堪。然而我却深信不疑，相信那修士说的是真话。因

为恰好正是这样一种地狱里的饮料，他贪婪地喝下的那种饮料，使他重新陷入了邪恶的、亵渎上帝的疯狂之中嘛。——但是我自己却已堕落为神秘的恶势力的一件可怜巴巴的玩物，那恶势力用解不开的绳索把我紧紧捆绑住，我自以为是自由的，其实我已被无可挽救地关进了一只笼子，我只是在这只笼子里活动罢了。——被我置若罔闻的、虔诚的屈里卢斯的谆谆教诲，伯爵以及他那位轻浮的总管家的出现，一切我都想起来了。——现在我知道，那内心的突然骚动，我的性情的改变是怎么产生的了；我为我的罪恶行径感到羞耻，而对于此刻的我来说，这种羞耻感就是我在作真正的忏悔时理应感受到的那种深切的悔恨交加的情感。就这样，我陷入沉思，几乎没有听老人说话，如今他又回到狩猎的话题上来，正向我描述他几次和凶恶的魔弹射手们打交道的情况。夜幕已经降临，我们站在有山鹑藏身的灌木丛前面；森林管理员把我领到我的位置上，再三嘱咐我不要说话也不要随便乱动，扳上枪扳机仔细倾听。猎人们轻手轻脚走到各自的位置上，这时暮色四合，我孑然一身站在黑暗中。——在这片阴沉沉的森林里，我生活中接触过的人形纷纷在我脑际浮现。我看见我的母亲，女院长，她们用责备的目光注视着我。——奥伊菲靡面如死灰簌簌地向我扑来，用她那炽热的黑眼睛凝视着我，她举起血淋淋的双手，威吓我，啊，那是一滴滴从赫尔莫根的致命伤上流出来的鲜血，我大声喊叫起来！——这时我头顶上方呼呼地响起猛烈拍动翅膀的声音，我盲目向空中放枪，两只山鹑应声被击中坠落下来。“好！”离我不远处站着的年轻猎人喊，他击落了第三只。——现在四周枪声骤起，猎人们聚集在一起，每人都扛来自己的猎物。那个年轻猎人时不时狡黠地瞥我一眼，讲述着，当山鹑紧挨着我的头顶飞过时我怎样大声喊叫起来，仿佛我非常害怕似地，随后，连瞄准都没怎么瞄准，便乱放起

枪来,可是竟然打中了两只;是呀,黑咕隆咚的,他觉得仿佛我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举起了猎枪,可是山鹑却坠落下来了。森林管理员哈哈大笑,笑我竟让山鹑吓得用乱放枪来进行自卫。——"不过,我的先生,"他继续说,"我希望,您是个诚实、虔诚的猎人,而不是个和魔鬼结盟、想打哪就能打哪、百发百中的魔弹射手。"老人的这句肯定是随便说说的玩笑话刺痛了我的心,甚至在那种激动而又可怕的情绪下我放的那幸运的一枪,只是偶然巧合才导致我放的那一枪,也使我内心充满恐惧。我与我的自我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分裂,我自己都觉得我含含糊糊、模棱两可,一种内心的恐惧笼罩在我心头。

当我们回到屋里时,克里斯蒂安报告说,那修士在钟楼里态度很安静,一句话也没说,也没吃东西。"我不能再留他了,"森林管理员说,"因为谁能向我担保,时间一长他那看样子似乎无法治愈的癫狂会不重新发作,他不会在这儿屋里制造出什么可怕的灾难来;明天一早他必须与克里斯蒂安和弗兰茨一道到城里去;有关这件事全过程的报告我早已写好,多半会把他送进疯人院里去的。"

当我独自待在我的房间里时,赫尔莫根的形象浮现在我眼前,每当我想用比较敏锐的目光捕捉住它时,它便变成疯修士。两个形象在我的想象中融合成一体并形成我犹如在紧挨着那个深渊前听到的那个不可抗拒的势力的警告。我踢着了那只套篓瓶子,它还在地板上;修士已经把瓶里的酒喝得一滴不剩,这样,我便摆脱了任何想享用这魔酒的新的诱惑;但是即便是这只瓶子,这只仍还散发出浓郁的醉人芳香的瓶子,也被我从敞开着的窗户扔到围墙外面,我就这样彻底根除了这种灾难性的魔酒可能会带来的恶果。——我渐渐地平静下来,甚至一想到我无论如何在神智方面必定强过那个因喝了与我相同的饮料而狂暴疯

癫的修士，我便感到精神振奋。我感觉到，这个可怕的灾难是怎样从我身旁擦肩而过的；是的，老森林管理员把修士恰恰看作是不幸的梅达杜斯，看作是我自己，这正是那股不可抗拒的圣洁的力量给我的一个启示，因为它还不愿意让我陷入悲惨的绝境。——不是看来只有处处挡住我去路的那种疯狂才能窥透我的心思并日益急切地警告我提防那个恶魔，那个据我看显然是以危险而鬼气森然的画家的面目出现的恶魔吗？

我受到强烈的吸引，很想去首府城市看看。我的养母的妹妹，我多次见过她的画像，所以我记得，她长得酷似女院长，她会把我引回到我从前过着的那种虔诚、无罪的生活中去的，因为我现在这样的心情，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只需让我见她一面，唤起我的回忆即可。我愿意让偶然事件把我带到她的身旁去。

天刚亮，我便听见院里森林管理员的声音；我一早就要与他儿子一道启程，于是我很快穿上衣服。当我下来时，一辆两旁带栅栏、座位上铺干草的马车已准备就绪，停在了大门前；人们带来修士，他脸如死灰、神情呆滞，耐心地听凭别人摆布自己。他不回答问题，他什么也不想吃，他似乎压根儿就没看到周围的人。人们把他抬到车上并用绳子把他捆紧，因为他的情况似乎还是相当危险，人们没有把握，怕他内心压抑的愤怒会突然爆发。当人们捆紧他的胳臂时，他的脸痉挛地一扭，他轻声呻吟。看到他的情况，我心如刀绞，我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只是由于他的堕落我才得救的呢。克里斯蒂安和一个青年猎手上车坐在他身旁。马车启动离去时，他的目光才盯住我，他突然为深深的惊讶所攫住；当马车已经离去（我们一直跟着它走出围墙）时，他依然扭转脑袋，目光仍然死死盯着我。“您瞧，”老森林管理员说，“他用如此敏锐的目光看您；我觉得，他没有料到您在餐室，这也许也是促使他发作癫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即便在他

不犯病的时期里他也一直战战兢兢，一直心怀疑虑，生怕一个陌生人会来杀死他。他对死怕得不得了，我常常以立刻开枪打死他相要挟，遏制他发狂。”

我感到心情轻松愉快，修士的出现反映了我的自我，反映出我的被扭曲的令人厌恶的面目，如今他被人带走了。我高兴地期盼着侯爵府邸，因为我觉得，仿佛那沉重、阴森的厄运的重负，那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忧愁会在那里被消除掉，是的，仿佛我在那儿会振作起精神，冲破邪恶势力对我的羁绊。吃罢早饭，森林管理员的套上快马的旅行车便驶到屋前。我好不容易才总算给夫人塞了几个钱以感谢我受到的殷勤款待，给两个非常漂亮的女儿留下几件我偶然随身带着的时髦服饰用品。全家与我热情话别，仿佛我早已是家里的熟人，老人对我的狩猎天赋还说了许多玩笑话。我兴高采烈地乘车离去。

第四章　生活在君侯宫廷

侯爵的首府城市与我业已离开的那座商埠恰成鲜明对照。它在规模上要小得多，房屋建造得更错落有致、更漂亮，但是街上却人烟稀少。好几条街道两旁种上了树木，它们不像城市街道，倒似乎更像一座公园的林荫路；一切都显得寂静和肃穆，难得有一辆车辆发出辚辚的响声打破寂静。甚至在包括普通人在内的居民们的服饰和礼俗中，都透着某种秀丽，一种力求表现出有礼貌有教养的努力。

侯爵的宫殿一点也不大，也不是按大型建筑风格建造的，但是就其雅致、比例协调而言，它却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建筑物之一；紧挨着宫殿的，是一座优美的公园，宽宏大量的侯爵将其开放供居民散步用。

有人在我下榻的客栈里告诉我，侯爵一家习惯晚上到公园里来散步，许多居民从不错过这个可以见到这位善良的君主的机会。到了限定的时刻我急忙走进公园，只见侯爵偕同他的夫人以及不多几名随从正从宫里出来。——啊！立刻我就看不见别人，只看见侯爵夫人，只看见她一个人，她长得酷似我的养母！——同样的高贵，在她的举手投足中透着同样的妩媚，眼睛流露出同样的聪慧的目光，同样的开阔的前额，那迷人的微

笑。——我只是觉得她的身材比女院长更丰满、更富有青春活力。她与几个恰好在林荫道上的妇女亲切交谈，侯爵则似乎正和一个表情严肃的男子在进行有趣而热烈的谈话。侯爵家里人的服装、举止，他们周围的人，一切都与整体的气氛融洽一致。人们清楚地看到，规矩正派的作风，带着某种宁静和这国都保持着的简朴、知足，怎样从宫廷开始向外界扩散。我身旁正巧站着一位聪明伶俐的男子，他答复我提出的各色各样的问题并且还不时插入某些轻快活泼的评论。当侯爵一家人走过去之后，他建议我到公园里走一走，他愿意领我这个外地人去看看在这座公园里到处都可以见到的美观大方的建筑物；这正符合我的心意，我确实发现，到处都弥漫着优雅和淳厚的气息，虽然置身在散见于公园的各个建筑物之中我往往觉得，对那种只容许采用最雄伟的比例的古希腊罗马形式的追求诱使建筑师吹毛求疵、小题大做。一个高个儿男子几乎可以用手够着其柱头的古希腊罗马式柱子是相当可笑的。在公园的另一部分也有几座相反风格的哥特式的建筑，它们造型微小而显得过分拘泥死板。我以为，模仿哥特式几乎比那种追求古希腊罗马式样更危险。尽管这倒也对，小礼拜堂是为在建筑物大小和所需费用方面受限止的建筑师提供了足够的用那种风格营造的机遇，然而，仿照这座或那座教堂建造这些尖形穹顶、奇异圆柱、装饰纹线，这恐怕还是不够的，因为只有那个建筑师，那个觉得自己受到那种深邃意识激励的建筑师才会造出某种真实的像这种风格的建筑物来——那种深邃意识古代名师们都有，他们善于将貌似随意、甚至异质的东西十分美妙地联结成一个富有意义、含义深刻的整体。总之，是这种罕见的浪漫意识，是它在指导哥特式建筑师，因为这里谈不上有什么条理和系统可供他在研究古希腊罗马式样时作依据。我向我的陪同者述说这一切；他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仅

仅是为那些小玩意儿找了一个申辩的理由，说是一座公园的建筑风格必须花样多变，况且也需要在各处设置一些建筑物以便突遇暴风雨时可作遮风避雨的场所，或者哪怕只作休憩歇息的地方，凡此种种几乎自动招致了那些失手。——我倒是认为，比起所有那些小寺庙和小礼拜堂来，我更喜欢这些最简单、最朴素的园中小屋，茅草屋顶，它们撑托在树干上、掩映在优雅的矮树丛里，恰好达到了那个提及的目标；一旦砌砖筑墙、做起木工活来，那么，可供这位在规模和造价方面受限止的有才华的建筑技师使用的，应该是这样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带有古希腊罗马或哥特式倾向，它不是浅见模仿，不要求达到光辉的、古代的典范，它只求优雅，只以那种可令观者感到舒适的印象为目的。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我的陪同回答说，“而所有这些建筑物，整个儿这座公园却都来源于侯爵本人，这一点平息了一切责难，至少对我们本地人是如此。——侯爵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一向遵循这条做君王的原则，即臣仆们不是为他而存在，倒是他为了臣仆们而存在。怎么想就可以怎么说的这种自由；税额的低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低价格；警察的退居次要位置，它只是不事张扬地遏制恶意狂妄，决不故意刁难本地居民和外地人；士兵的胡作非为行为的匿迹以及从事商业、手工业的那种舒适宁静：这一切将会令您觉得在我们这个小国逗留是件愉快的事。我敢打赌，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询问过您的姓名和个人情况并且旅店主决没有像在别的城市里那样，在您刚住店的第一个时刻里便胳膊底下夹着那本大登记簿一本正经地走过来，硬要人家用磨秃的笔和淡淡的墨水将他自己的个人情况一一登记入册。总之，我们的小小国家里处处洋溢着真正的处世之道，而这整套机构现在都由我们美好的侯爵一手组织安排，因为据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人们深受愚蠢死板的宫廷模

式的危害，其实比起邻近的大宫廷来，这个宫廷的支出是微乎其微的。侯爵热爱艺术和科学，所以他器重每一个灵巧的艺术家，每一个有才华的学者，只有其学识的高低程度才是门第高贵的证明，决定此人是否有能力，可以和侯爵身边的人交往。但是恰恰是在博学多才的侯爵的艺术和科学中却已经暗暗渗进了某种拘谨，这种拘谨束缚了他从事的教育，现在则表现在对某种模型的盲目追随中。他缜密精确地预先向建筑技师们规定好建筑物的每一个细节，任何细微偏离已制订的样式，偏离他辛辛苦苦从千方百计搜集到的古旧作品里挑选出的样式，都会使他感到害怕，仿佛总有点什么东西完全不肯顺应那已更新了的标准，那狭小天地强加于他的标准。正是由于追随这种或那种他已慢慢喜欢上的模型，我们的戏剧也受到连累，这戏剧不偏离那一度已确定了的、最异质的因素必须顺从的手法。侯爵的兴趣爱好不时交替变换，但是它们却从不伤害任何人。当初建这座公园，他是热情的建筑技师和园艺家，后来他劲头十足，一些时候以来一直热衷于音乐，而这种激情我们则应归功于一座十分精致的小礼拜堂的建立。——后来他潜心研究绘画，在这方面他甚至作出了不寻常的成绩。即便是宫廷日常娱乐活动也这样更迭交替。——以前经常跳舞，现在则在社交聚会的日子里时行一种纸牌游戏，侯爵自己其实丝毫也说不上是什么赌徒，却喜欢看到偶然事件的这种奇异结合，然而，一有什么冲动，便又会推出什么别的娱乐项目。兴趣爱好的这种迅速变换给善良的侯爵招来了责备，人们指责他缺乏像在一汪阳光普照的清澈湖水可以如实映照出绚丽多彩人生的那种深邃的思想；可是依我看人们冤枉他了，因为正是思想的一种特殊的跃动才驱使他一有冲动便满怀热情地沉湎于这样或那样的思想，而决不会因此而忘记或者哪怕只是简慢了这同样高贵的东西。因此，您才会看到这座

公园保存得如此完好，我们的小礼拜堂，我们的剧院才持续受到各方支持和抬举，绘画收藏才会尽力得到充实。但是至于说到宫廷里消遣娱乐活动的这种更迭，那么，这恐怕是生活中一种愉快的游戏，每一个人都会由衷地看到这位思维活跃的侯爵在严肃、往往是艰辛的事务之余也享受一下这种快乐。”

我们恰好从茂密葱茏、用深刻的画家的眼光编组起来的灌木和树丛旁边走过，我赞叹不已，我的陪同说：“所有这些设施，这些栽种地，这些花丛，它们都是出色的侯爵夫人的作品。她自己就是技艺精湛的风景画家，而且博物学是她最喜欢的学科。所以您看到外国的树木，罕见的花卉和植物，但是它们却不像是供展示的，而是带着深意被如此井然有序地分布成不规则的群落，就仿佛它们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从家乡的土地上生长出来似的。——侯爵夫人厌恶所有这些充斥一般公园的、用砂岩笨拙地凿成的男神们和女神们，娜娅登们和德尔娅登[①] 们。所以这些立式雕像是被排除在外的，您只还会看到几尊古希腊罗马雕像的优质复制品，侯爵出于某些他所珍贵的纪念的缘故愿意将它们保留在公园里，但是侯爵夫人却善于让人如此巧妙地——悉心体察着侯爵内心的情愫——将它们竖立起来，致使它们对每一个哪怕不熟悉这些较隐蔽的关系的人也会产生十分奇异的影响。”

天色黑了下来，我们离开公园，我的陪同接受邀请，和我一起到客店吃饭，并终于承认自己是君侯府图画陈列馆总监。

在酒酣耳热的时候，我向他道出了我想接近侯爵一家人的热切愿望，他当即担保说，再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因为每一

---

① 娜娅登，希腊神话中居于江河井泉湖沼的仙女；德尔娅登，希腊神话中之森林仙女。

个有教养、有才华的陌生人在君侯府邸都会受到欢迎。说是我只需去登门拜访内廷总监，请他把我引荐给侯爵。我不喜欢觐见侯爵的这一外交途径，因为我简直就没法指望逃过内廷总监就“从哪儿来?”、就家庭情况和个人品性所提出的某些盘问；于是我便决定碰碰运气，运气好，说不定就会找到最简捷的途径，后来运气果然来了。一天早晨，我在此刻恰好空荡荡的公园里散步，我碰到了穿一件朴素上衣的侯爵。我问候他，装出完全不认识他的样子，他站住脚，和我搭讪着问，我是否是外地人。——我说是的，还添加说，我几天前到达此地，只是途经此地罢了；可是这地方的绮丽景色，尤其是这里到处弥漫着的安适和宁静使我久久停留，不愿离去。若完全由着自己的心意，只献身于科学和艺术，那我简直就要久居此地了，因为这儿的整个环境让我觉得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这些话似乎讨得了侯爵的喜欢，他自告奋勇，愿意当导游带我观看公园的各个景点。我留神着不露出这一切我已见过的痕迹，而是兴致勃勃地观看各洞穴、庙宇式建筑、哥特式小礼拜堂、园亭并耐性倾听侯爵对每一座建筑作冗长的介绍。到处他都举出建筑的样式，让我注意提出的任务是否精确完成并详细论述整个儿建造这座公园的基本设想，这种设想在建造每一座公园时是占支配地位的。他询问我的意见；我赞美这地方风光旖旎，赞美花草树木茂密苍翠，但也不遗余力，就这些建筑物表述了曾向图画陈列馆总监说过的那些看法。他仔细倾听我的陈述，他似乎不怎么拒绝我的某些观点，然而他却截断任何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话语，说是我虽然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似乎缺乏实际知识，缺乏实际生活中真正的建筑风格方面的知识。话题转到艺术上，我显示出自己是很懂绘画的行家，是精通各种乐器的音乐家，我敢于对他的观点提出某些异议，他的那些观点机智而精确地表达了他内心

的信念,但也让人感觉到他的艺术修养虽然远胜于著名人士通常惯有的那种修养,但却太过于肤浅,无法哪怕仅仅是隐约感觉到那种让真正的艺术家明了这美妙艺术并在其胸中点燃求真神性火花的深奥思想。我的异议,我的观点仅仅是被他看作是我有半瓶醋知识的一种证明,这种知识通常都不是什么真知灼见。他向我说明绘画和音乐的真正倾向,油画、歌剧的局限。我获悉许多有关色调、绉褶、尖塔形群,有关严肃和滑稽音乐,有关歌剧主要女演员场面,有关合唱队,有关效果,有关明暗对照、照明等等方面的情况。我倾听这一切,没去打断侯爵的话,他似乎很喜欢这样闲谈。他终于自己截断话头,迅速问道:"您玩纸牌游戏吗?"——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是一种很好玩的游戏,"他继续说,"简便已极是真正的有才华的男子玩的游戏。人们仿佛从自身走了出来,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人们站到一个位置上,从这个位置上,人们便能够看到被我们称之为偶然事件的神秘力量用看不见的线编织起来的特殊缠结和联系。得和失是两个转轴,这台神秘的机器在这两个转轴上运动,我们已经使这台机器转动起来,如今寓于其中的才智正在继续驱动它。——这种游戏您必须学一学,我愿意亲自当您的教师。"——我信誓旦旦地说,到现在为止我还并没有觉得对这样一种游戏有多大兴趣,我常常听人说起,这种游戏恐怕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侯爵微微一笑,用他那一双活泼明亮的眼睛盯住我继续说道:"哎,这么说的都是傻里傻气的人,但是说到底您大概以为我是个想引您上钩的赌徒吧。——我是侯爵;您若喜欢这座首府城市,那您就待在这里,来拜访一下我的牌友们,我们有时玩纸牌游戏,不容讳言,有人会让这种游戏给搞糊涂,尽管为了引起人们的兴趣这种游戏一定意义深长,因为只要偶然一加进无意义的东西,这偶然便有了惰性。"

已经要离我而去了，侯爵还向我转过身来问道："我还没请教您尊姓大名呢？"——我回答说，我叫莱昂纳德，作为学者过着赋闲的生活，我不是贵族，所以也许不可以利用向我提供的这种出入皇家社交圈的恩惠。"什么贵族不贵族的，"侯爵急切地大声说，"我已经了解了情况并确信，您是一个很有知识、很有才华的人。——学说封您为贵族，使您有能力出现在我的身边。再见，莱昂纳德先生，再见！"——就这样，我的愿望比我设想的更早、更容易地实现了。我将生平第一次在一个宫廷中露面，对啦，甚至将以某种方式生活在宫廷，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各种描述宫廷勾心斗角、阴谋诡计的惊险故事，一如构思巧妙的小说和喜剧作家所策划的那样。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侯爵一定受各种坏人的包围和蒙骗，而尤其是内廷总监，此人必然是傲于世系的庸俗无聊的笨蛋，首席部长则是个诡计多端、贪婪成性的恶棍，宫廷侍从则一定是轻浮的人和诱骗姑娘的人。——每张脸都显出美妙慈和的细褶，但心里却净是谎言和欺骗；他们崇尚友谊和温情，他们点头哈腰，但是每个人都视别人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诡计多端地试图伸腿绊对方，使对方无可挽救地跌倒、后面的人便取而代之，直至他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宫嫔们丑陋，骄傲，一肚子坏水，但却喜欢谈情说爱，设圈套编罗网，人们必须像防火那样谨慎小心！——这就是我脑海中想象的一个宫廷的形象，是我当初在神学院从书本上读到的；我总觉得，仿佛是魔鬼在相当不受干扰地从中玩弄着把戏，而虽然莱昂纳杜斯曾给我讲述过他素日曾待过的宫廷的某些情况，那些情况和我对宫廷的理解怎么也合不起来，然而我心中仍留有对种种宫廷事务的某种敬畏之情，如今在我正准备去见识一个宫廷之际，这种敬畏仍还显出其效验。我渴望接近侯爵夫人，一个内心的呼声宛若用模糊不清的话语在不断地向我呼喊，说是我的命运将在这里被确

定，这渴望和呼声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驱动着我，于是就在预定的时刻我不无内心压抑地到了侯爵的前厅。——我在那座都会和商埠的相当长久的逗留有助于我完全磨掉往日修道院生活尚还残留在我身上的我行为举止中的那种迟钝、拘谨、笨拙。我的天生灵活、十分匀称的身体容易适应社交界名人特有的潇洒自如的举止。即便脸蛋漂亮也会使年轻修士容貌变形的那种苍白面色已经从我脸上消失，我正值精力最旺盛的年月，面颊红润，目光炯炯；我的一头深褐色鬈发遮住修道士头顶剃光部分的任何残余。何况，我穿一身从那座商埠带来的高雅、优美的新潮黑色衣服，这就确保了我的形象必然会对已经聚在一起的人产生良好的印象，他们那在高度文雅中保持着分寸、并不惹人厌烦的彬彬有礼态度便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按照我从小说和喜剧中推断出的原理侯爵与我在公园里谈话说到“我是侯爵”时必定会迅速解开上衣钮扣并向我闪现出一颗大星星，那么，所有这些包围着侯爵的老爷们也会身穿刺绣衣服、头蓄硬挺发式等等阔步而来，而我感到不胜惊讶，我居然只看见朴素、美观的外衣。我发现，我对宫廷生活的看法可能压根儿就是一种幼稚的偏见，我的拘束渐渐消失，侯爵简直是在给我打气，他一边向我走来一边说：“你瞧，莱昂纳德先生！”随后便打趣我察看他的花园时所用的那种严格的艺术评论家的眼光。——双扇门打开，侯爵夫人走进客厅，只有两个宫女陪着她。一眼看见她时我内心多么颤动，在烛光下她比平时越发更显得像我的养母。——贵妇们围住她，人们介绍我，她用一种显露出惊讶、显露出内心激动的目光望着我；她嗫嚅了几句我没听明白的话，便向一位老妇转过身去，她轻声对老妇说了几句，老妇听了顿时神色不安，用犀利的目光望着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现在，参加社交聚会的人三五成群地分散开来，生动活泼的交谈开始了，客厅

里洋溢着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气氛，不过，人们却感觉到，人们是在宫廷社交圈里，是在侯爵的身边，而这种感觉却又丝毫也不压抑人。与我平时想象中的宫廷印象相称的人物我几乎一个也没发现。内廷总监是个乐乐呵呵、思想敏捷的老人，侍从官们则都是生气勃勃的年轻小伙，看上去丝毫也不像是心术不正的人。那两个宫女似乎是姊妹俩，她们很年轻，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幸好打扮得很朴素。出类拔萃的倒是个翘鼻子、眼睛炯炯有神的小个子男子，他穿一身黑衣，腰里挂着把长剑。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迅捷迂回着穿过人群，时而出现在这儿，时而出现在那儿，哪儿也不久留，不和人长谈，他就这样宛若喷出火花般散发出辛辣和诙谐，到处触发起勃勃生机。这是侯爵的侍医。——侯爵夫人曾与之说过话的那位老妇已经悄悄地神不知鬼不觉地绕着我行走过来，转眼之间我竟和她单独站在了窗口。她立即和我进行交谈，尽管她巧妙而又诡诈，但仍很快便泄露出这场谈话的唯一目的就是向我盘问我的生活境况。——我对此已有思想准备，并深信，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最平淡的讲述最无害、最无危险，于是我小心谨慎，只告诉她说，我曾学过神学，但现在我继承了富有的父亲的遗产，出于兴趣和爱好正在周游各地。我把我的出生地移到波兰辖区普鲁士并给它一个无比粗野的、佶屈聱牙的名字，这个名字伤害了这位老妇的耳朵，使她失去了再次向我提问的任何兴趣。“哎，哎，”老妇说，“您的长相和面貌，阁下，可能会在这里唤起某些伤感的回忆，您也许是真人不露相吧，因为您那得体的举止，这不是一个神学大学生能具有的。”

吃过茶点后，大家走进摆好纸牌牌桌的厅里。内廷总监是经管钱财的，然而，据人们告诉我，他和侯爵有这样的默契：全部赢的钱都归他，他若输了，将会削弱帐房的资金，那么就由侯爵赔偿他的损失。男士们聚集在桌子周围，只有侍医是例外，他从

不玩牌,而是和对牌戏不感兴趣的女士们待在一起。侯爵把我叫到身边,我不得不站在他身旁,他三言两语给我讲解玩牌的诀要,然后他就给我选牌。侯爵压的牌全输了,我严格听从了侯爵的劝告,也不断输钱,钱越输越多,因为最小的赌注也要一个金路易呐。我的钱快要输光了,我反复思考着,最后几个金币输掉后我该怎么办,对于我来说这场赌博尤其糟糕,因为它使我一下子变穷了。又要摊牌了,我请求侯爵完全让我自己作主,我说因为看上去似乎我这个极其倒霉的赌博者也害得他一味输钱。侯爵微笑说,我若继续听从有经验的赌博者的劝告,我也许还能赢回输掉的钱,说是不过他倒要看看,我这么自信会有些什么作为。——我看也没看一眼,便从我的牌里胡乱抽出来一张,这是张皇后。——这话说来也可笑,我竟以为在这张苍白、无生气的脸上看到了奥蕾丽的容貌。我凝视这张纸牌,我几乎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听到庄家牌戏开局的呼喊,我顿时惊醒过来。我不假思索地掏出口袋里仅有的最后五个金路易,将它们压在皇后上。皇后赢了,于是我连续不断地压皇后,赌注越下越大,我越赢越多。当我每一次压皇后时,赌徒们便嚷嚷:"不,这不可能,现在皇后一定要不忠实了。"——于是其余赌博者们的所有的牌全压输了。"这真神了,简直闻所未闻,"大家齐声惊呼,而我则沉浸在沉思默想中,把我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奥蕾丽身上,几乎毫不在意庄家一次又一次推给我的金币。简单地说吧,在最后四局中皇后连续不断地赢,我的所有口袋里都鼓鼓囊囊地装满了金币。共计约二千金路易,这是幸运之神通过皇后分配给我的,虽然现在我摆脱了种种窘态,可是我却不由得在心头泛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我以神奇的方式发现,在最近随便放一枪便幸运击落山鹑以及我今天的幸运之间有一种隐蔽的关联。我明白了,原来不是我,而是那股陌生的势力,侵入我的本

性，招致了这种种不寻常的事，我只不过是个没有自己的意愿的工具罢了，那股势力在利用它以达到我不知道的目的。而对敌意地分离我内心的这一冲突的认识却给我以安慰，因为这一认识向我宣告我自己的力量正在渐渐萌生，这股力量不久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将可以对抗敌人并将其制服。奥蕾丽形象的不断显现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含义，只能是引人从恶的一种邪恶诱惑，而正是对这一虔诚、可爱的形象的这种罪恶滥用使我内心充满惊恐和厌恶。

早晨我正怀着这种忧郁心情在公园里悄悄行走，只见也习惯在这个时刻散步的侯爵正向我迎面走来。“唔，莱昂纳德先生，”他喊道，“您觉得我的纸牌游戏如何？——变化无常的偶然事件原谅了您的种种鲁莽狂乱并把金钱扔给您，您对这有什么要说的？您幸运地猜中了那张吉利牌，但是您却不可以总是这样盲目地相信吉利牌。”他详细论述吉利牌的概念，劝我遵守仔细想出来的规则，说是人们必须助偶然事件一臂之力，最后他说，如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追求我的赌运。对此我坦诚相告说，我打定主意，再也不摸牌了。侯爵惊讶地看着我。——“正是我昨天的神奇赌运，”我继续说，“促使我下定了这个决心，因为所有这一切，我平时听说的这种赌博危险、甚至使人堕落的种种说词，已经由此而得到证实。我颇有些阴森恐怖的感觉，我胡乱摸了那张不关痛痒的牌，它在我心头唤起一种痛苦的、令人心碎的回忆，与此同时我却被一股陌生的力量攫住，这股力量把赌运，把赢得的赎身金扔给我，仿佛它来源于我自己内心深处，仿佛我自己只要想着那个从那张毫无生气的牌上用炽热的颜色向我射出光芒的人物，便能控制偶然事件，认清它最隐蔽的关节。”——“我懂您的意思，”侯爵打断我，“您失恋了，那张牌在您心头唤起您对失去的情人形象的回忆，虽然，对不起，每当我生动地想象

落入您手中的牌上皇后的那张宽阔、苍白、滑稽可笑的脸，我总觉得暗自好笑。——可是您想到了恋人，在牌戏上她对您也许比在生活上更忠诚、更令您感到惬意；但是这里居然会有什么可怖、惊恐的东西，这一点我实在不能理解，其实这倒是应该让人感到高兴的嘛，您福星高照呀。谁说不是！——如果说您觉得赌运与您的恋人的这种预示不祥的联结那么阴森可怕的话，那么，这并不是这牌戏的过错，而仅仅是您个人情绪使然。”——“可能是这样，仁慈的先生，”我回答，“但是我分明感觉到，使这种牌戏变得十分有害的，不仅是输多了就会陷入困境的这种危险性，而且还有简直像是与那股秘密势力公开较量的那种勇敢精神，那股势力从黑暗中耀眼地显现出来并宛若一个诱惑人的幻象将我们诱进一个地区，它在其中嘲讽地抓住我们、碾碎我们。正是与那股势力的这种较量似乎就是那种有吸引力的冒险行动，人类幼稚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很喜欢进行这种冒险，一旦已经开始，他便往往一发而不可收，甚至在濒死的痛苦中还巴巴地盼着获胜。依我看玩这纸牌戏者的疯狂激情和精神错乱皆源出于此，单单输钱是不能招致精神错乱的，而这种精神错乱会把他们毁掉。但就是退一步而言，即便这种损失也能使不动感情的、还没有受到那个敌意原则侵害的赌博者遭到无数麻烦，甚至陷入明显的困境，因为他只是迫于客观情况而赌钱。仁慈的先生，我不妨直说了吧，我本人昨天就眼看着我的全部旅资快要输个精光。”——“这一点我会知道，”侯爵迅速接口说，“我会三倍偿还您输的钱的，因为我不愿意让别人为我的欢乐而破产，我这儿压根儿就不许发生这种事，因为我了解我的牌友并密切注意着他们。”——“可是正是这种局限性，仁慈的先生，”我回答，“又抵消了自由玩牌的权利，甚至还限止了那些偶然性的特殊连结，而正是因为可以对它们作观察，仁慈的先生，您才对这牌戏有这么

大的兴味呀。但是某个不可抗拒地为对这种牌戏的酷爱所攫住的人不会也找到逃避监督自我堕落的手段并因此而将一种不调和注人会把他毁灭的他的生活之中吗？——原谅我直言不讳吧，仁慈的先生！——而且我还以为，对自由的任何限止，哪怕这种自由受到滥用，都是令人压抑的，进而言之，如果这种自由是在直接追求人的本性，那么这种限止便是不堪忍受的。”——“莱昂纳德先生，看来您什么事都不同意我的看法，”侯爵怒气冲冲说，他轻飘飘扔给我一声“再见”便匆匆离去了。我自己简直不知道，我怎么会这么直心眼儿说话的，除了我在那座商埠曾经常观看过这种牌戏外，我实在是从未好好思考过它，我何以能在内心有条不紊地理清我的信念，现在竟情不自禁脱口就说了出来呢。我感到惋惜，我失去了侯爵的恩宠，失去了可以进入宫廷社交圈并接近侯爵夫人的权利。然而，我却搞错了，因为就在当天晚上我便收到了参加宫廷音乐会的请柬，侯爵在从我身旁走过时用亲切、诙谐的口吻对我说：“晚上好，莱昂纳德先生，但愿我的乐队今天会一显身手，我的音乐会比我的公园更中您的意。”

音乐果然很好听，一切都准确无误，然而我却觉得曲目选择得不成功，一支乐曲破坏了另一支乐曲的效果，一大段我觉得似乎是按指定格式谱成的乐曲尤其让我感到无聊已极。我小心提防着，不说出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这样做还真是做对了，因为后来有人告诉我说，那一大段正是侯爵创作的一支乐曲。

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下一个宫廷社交聚会，并想自己主动参加玩那纸牌戏，以便使侯爵完全与我言归于好，但是我不胜惊讶，我没见庄家，只看见几张普通的牌桌，围坐在侯爵周围的其他男士和女士们活泼、机智地交谈着。不少人都会讲些有趣的故事，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趣闻轶事并不受人鄙弃；我的演说才

能有了用武之地，我假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之名引人入胜地讲述的，都带有我自己生活中亲身经历的痕迹。就这样，我博得了大家的注意和喜欢；但是侯爵更喜爱轻快和幽默，而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侍医，他满脑子装满逗人乐的想法和短语，说起来简直没个完。

这种样式的闲谈扩展到常常有这一个或那一个记下点什么，然后他又将这记下的读给大家听，于是乎，整个这种活动便具有了组织严密的文学、美学协会的样子，侯爵当这个协会的主席，每个人则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有一回，一个学者，一个优秀的思想深邃的物理学家出其不意地向我们报告了他这个学科里的有趣的新发现，尽管这使那部分有足够专业知识能听懂教授报告的人很感兴趣，可是另一部分对这一切懵然无知的人却感到十分无聊。连侯爵也似乎不怎么能顺应教授的思想，似乎在巴巴地等着教授结束报告。教授终于讲完了，侍医高兴已极，赞叹不已，一边还补充说，听完内容深奥的学术报告之后，不妨可以听点轻松愉快的东西，这不图别的，就为了愉悦大家的情绪。——懦弱的人们被这门陌生科学的力量打掉了锐气，他们挺直身子，连侯爵的脸上也掠过一丝微笑，这证明，回归日常生活使他心中感到多么宽慰。

“先生，您知道，”侍医向侯爵转过身去，开了腔，“旅途中我不敢懈怠，把所有那些生活中接触到的有趣的事件，尤其是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原汁原味的趣闻轶事，都忠实地记录在我的旅行日记簿里，如今我就讲一点这本日记簿里的虽不是特别重要，而我却觉得颇有兴味的事。——去年旅途中，我深夜来到那座离班市四小时远的美丽的大村庄；我决定投宿那家大旅店，一位睡眼惺忪的店主客客气气地接待我。我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一到房间立刻就躺倒在床上，想美美地睡上一觉。但多半是刚刚

钟敲过一点吧，我隔壁房间里吹响的一支笛子便把我唤醒。这样的笛声我平生没听到过。吹笛人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肺，因为他总是用一种尖锐、刺耳、完全否定了乐器特性的声音接连不断地吹那同一段间奏曲，吹得人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可厌、更荒唐的乐曲了。我咒骂这位该死的疯乐师，他夺去了我的睡眠、撕裂着我的耳朵，但是这段间奏曲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钟似地继续转动，直至最后我终于听见一声仿佛什么东西扔到墙上而发出的低沉的撞击声，随后便寂静了下来，我可以安稳地继续睡觉了。

“早晨我听见楼下屋里有激烈的争吵声。我听出是店主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这个男人不断大声喊叫：‘您这该死的屋子，我永远不会踏进这门槛。——鬼把我领进您这屋里来了，什么喝的也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一切坏到了极点，什么都贵得出奇。——这儿是给您的钱，别了，您再也不会在您这可恶的小酒馆里见到我啦。’——话音刚落，就见一个身材矮小、形容憔悴的男子，身穿一件深棕色上衣、头戴红褐色圆形假发，上面歪斜、凶悍地罩着一顶灰便帽，只见他迅速从屋里出来，奔向马厩，不一会儿我便看见他骑着一匹腿脚颇有些僵硬的驽马慢腾腾地从马厩里出来向外面的院子去了。

“自然而然地我就以为他是个外地人，与店主闹翻了，如今已经动身离去；所以，当我中午在饭馆里看见就是那个早晨骑马离去、戴红褐色假发、穿深棕色上衣的人走进饭馆并径直在摆好餐具的桌旁拣个座位坐下，我真是吃惊不小。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丑陋、而又最滑稽的脸了。这个人整个儿身上透着一种既可笑又庄重的神态，让人一看他这模样几乎忍不住就要笑出声来。我们一起吃饭，一场简洁的谈话在我和店主人之间悄悄地进行着；陌生人大口大口吃着，不愿意参与谈话。后来我醒悟

到，这显然是店主人使坏，他巧妙地把谈话引到民族特性上来并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见过爱尔兰人并知道一些他们的所谓的浑话。——‘当然知道！’我回答说，我脑海里顿时浮现起一连串这样的浑话。我讲了一个爱尔兰人的故事，那个爱尔兰人在有人问他为什么反穿袜子时真诚地回答说：‘右边有一个窟窿眼儿！’——另外，我还想起另一个爱尔兰人的那句极妙的浑话，那个爱尔兰人同一个脾气暴躁的苏格兰人同睡在一张床上，把光脚丫从被子下面伸出来，一个在房间里的英国人发现了这一点，他取下自己靴上的马刺，将它飞快绑在爱尔兰人的脚上。爱尔兰人熟睡中又将脚缩回被子里并用马刺抓剐苏格兰人，苏格兰人被抓醒，狠刮了爱尔兰人一记耳光。随后他们之间便展开了这样一场意义深长的谈话：‘什么鬼迷了你的心窍，你为什么打我？’——‘因为你用你的马刺抓剐我！’——‘这怎么可能，我不是光着脚丫躺在你身边吗？’——‘谁说的，您瞧这儿。’——‘糟糕，你说得对，那个该死的家伙，那个仆人给我脱了靴子，却把马刺留在脚上了。’——店主乐得捧腹大笑，但是那个陌生人已经吃完饭，一大杯啤酒已经下肚，他神情严肃地望着我说：‘您说得很对，爱尔兰人常常说这样的浑话，但是责任不在于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思维敏捷、聪明机智，主要是因为那儿刮着这样一种讨厌的风，它像让人得伤风那样让人染上说这类蠢话的毛病，因为，阁下，我自己虽然是个英国人，但出生在爱尔兰，在爱尔兰受的教育，仅仅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染上那种痼疾。’——店主笑得更凶了，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一起哈哈大笑，因为这实在太逗乐了，这个爱尔兰人在讲别人说浑话时，自己就露了一手说了一句非常出色的浑话。那个陌生人根本没因我们哈哈大笑而感到受辱，他张大眼睛，用手指捏着鼻子说：‘在英国，爱尔兰人是辛辣的调味品，它添加给社交聚会，可以使社交聚会妙趣横生。我自

己在这出独一无二的戏里就像福尔斯泰夫[1]，我往往不单单自己幽默，而且也唤醒别人身上的幽默感，这在这个平淡无奇的年代功劳可不小哩。您以为，在这个干巴巴、空落落的啤酒店主人的脑袋瓜子里也常常会有这种幽默感吗，仅仅在我的诱使下？但是这位店主是个好店主，他根本不动用他那微薄的资金，不动用储存的好主意，而是有时在富人的社交聚会上只出借好主意生高额利息，如果恰如现在这样他对这些利息没有把握，那么他至多也就让人看看他那本总帐的封面，而这封面就是他那无节制的笑；因为他把他的幽默裹在这笑声里了。上帝保佑，诸位先生！'——说罢，这个古怪的男子便从门口走了出去，我立刻便向店主打听此人的情况。'这个爱尔兰人，'店主说，'名叫爱弗逊，之所以愿意当英国人，是因为他原籍是英国，他来这儿的时间还不长，恰恰有二十二年了吧。——当初我是个年轻小伙，买下了这家旅店，我举行婚礼时，爱弗逊先生，当初他也还是个青年人，但已经戴一副火红色假发、一顶灰色便帽，穿一件和今天这个式样一样的深棕色上衣，他正在返回他的祖国的归程中，他路过这里，让轻快欢乐的舞蹈音乐给吸引进来了。他发誓说，人们只有在船上才会跳舞，说是他从小就在船上学跳舞，为了证明他所说的不假，他边龇牙咧嘴吹着口哨伴奏，边跳起一只号角舞来，可是跳着跳着他一个趔趄扭伤了自己的脚，致使他不得不在我这儿卧床养伤。——从这时候起他就没再离开过我。为了对付他的古怪脾气我真是煞费苦心；多年来他天天和我争吵，他辱骂这生活方式，他指责我对他要价过高，说是他没有烤牛排和黑啤酒便没法活，他拿起自己的背囊，戴上他那三副假发，全都摞在一起，辞别我，骑上他那匹老驽马去了。但是这只是他骑马出去溜

---

① 福尔斯泰夫，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人物，肥胖，机智，爱吹牛。

达溜达，因为一到中午他便又从另一道门进来，如您今天见到的那样，心平气和地坐在桌子旁边，吃了三份难以下咽的菜肴。每年他都收到一张大额汇票；然后他便无比忧伤地向我道别，他把我叫作他的最好的朋友，热泪潸潸，弄得我也眼泪顺着腮帮子往下淌，但却忍住了没笑出声来。他好端端的就立下了什么遗言，如他所说，在遗嘱里把他的财产遗赠给了我的大女儿，然后他便缓慢、忧伤地向城市策马而去。但是第三天或至多第四天他便又回到这里并带来两件深棕色上衣，三副红褐色假发，一副比一副更光亮，六件衬衫，一顶新灰帽以及和他那身套服配套的其他衣物，但是却像送一个孩子似地送给我大女儿、送给他的宠儿一小袋糖果，全然不顾她已经是十八岁的人了。后来他就既不思逗留城里，也不思启程回乡。他的酒菜帐他每晚一结，早餐的钱他总是每天早晨骑马出行打算一去不回来时怒气冲冲地扔给我。此外他便是世界上心肠最好的人了，他一有机会就给我的孩子们送礼，他为村里的穷人们行善，只有那个牧师他不喜欢，因为爱弗逊先生从乡村教师那儿得知，这位牧师有一次曾把爱弗逊扔进贫民救剂罐里的一个金币兑换成了铜芬尼[①]。从此以后他便处处避开他并从不去教堂，以致牧师竟以为他是个无神论者。已经说过，我常常为应付他而煞费苦心，因为他性情暴躁，有离奇古怪的想法。昨天我回家时老远就听见有人大声喧闹并听出是爱弗逊的声音。当我走进屋子时，我看到他正在和女仆激烈争吵。一如发起怒来时惯常的那样，他已经扔掉了假发，光秃着脑袋，不穿外衣，只穿衬衫，紧挨着女仆面前站着，他把一本大词典伸到女仆鼻子底下，一边声嘶力竭喊叫着，一边用指头指着词典里页。女仆双手叉腰，大声嚷嚷，说是他还是让别

---

① 芬尼，一种辅币名。

人去干他那捉弄人的勾当吧，还说他是个坏人，什么信仰也没有，如此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将争吵者们劝解开并弄清了事情的原委。——爱弗逊先生曾要求女仆给他弄点信件封口的圆形胶水纸来；起先女仆根本没听懂他的话，末了她才想起来，这是做晚餐馅饼的皮儿，并且认为，爱弗逊先生是想邪恶地嘲弄圣饼，因为反正牧师先生曾说过，他是个无神论者。所以她违抗，而爱弗逊先生则以为，他发音不准，人家没听懂，便立刻取来自己的英德词典，指着词典向这位不认得字的乡村女仆说明，他想要什么，到后来他就全讲英语，女仆则以为他说的是神魂颠倒的鬼话。亏得我及时劝架，才避免了一场殴打，要真打起来爱弗逊先生也许会吃亏。'

"我打断店主讲述这个滑稽人物故事，我问，昨晚使劲吹笛子扰我安宁、惹我气恼的莫非也是爱弗逊先生吧。'啊，我的先生！'店主接口说，'这也是爱弗逊先生的一个怪脾气，他简直是把我的客人全赶跑了。三年前我的儿子从城里来到这儿；小伙子吹一口漂亮笛子，在这里勤奋地练习这门技艺。于是爱弗逊先生想起来，从前他也曾吹过笛子，就一个劲儿鼓捣，直到弗里茨终于以高价把他的笛子和一份他随身带来的协奏曲乐谱卖给了他才算完事。

"于是，毫无乐感、毫无节奏感的爱弗逊先生便以极大的勤奋吹起这支协奏曲来。但是他只吹到第一段快板的第二支独奏曲，便碰上一段间奏曲，他怎么也吹不出来了，单就这段间奏曲这三年来他几乎每天连吹一百遍，直吹到他火冒三丈先将笛子后将假发向墙上扔去才作罢。因为很少有什么笛子经受得住这样的摔打，所以他频频需要新笛子，现在通常手头都有三四支笛子备用。只要有一个小螺丝掉了或一个开闭器损坏了，他便大喊一声'真该死，只有英国才造得出有点用处的乐器来！'把那支

笛子扔出窗外。让人感到非常可怕的是，这种吹笛子的嗜好往往在深夜向他袭来，随后他就会用刺耳的笛声把我的客人从酣睡中吵醒。可是您会相信吗，这里的官舍里住着一个英国博士，几乎和爱弗逊在我这儿住得一样久了，这个英国博士名叫格雷，他对爱弗逊先生表示同情，赞赏他同样古怪，同样充满奇异的幽默？——他们互相不断争吵，却彼此谁也离不开谁。我方才恰好想起，爱弗逊先生曾向我订了一份潘趣酒，今天他邀请行政官和格雷博士吃晚饭。我的先生，您是不是可以忍一忍，在这里逗留到明天早晨，这样您今晚就会在我这儿看到这个最滑稽的三人帮，他们可是难得相聚在一起。'

"仁慈的先生，您可以想象，我乐得推迟行期，因为我巴不得一睹爱弗逊先生的风采。天色一黑下来他便走进房间，相当彬彬有礼地邀请我喝潘趣酒，他一边还说，他感到很抱歉，只好拿这种人们在这里称之为潘趣酒的最恶劣的饮料来招待我；说是只有在英国人们才喝潘趣酒，由于他就快要回那边去了，他希望，我什么时候若去英国，他就可以向我证明他会调制这种精美的饮料。——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受邀的客人们走进来。行政官是个胖得发圆、面貌极其和蔼的小矮个儿，长着一双露出喜悦目光的眼睛和一个小红鼻子；格雷博士则是个粗壮的中年男子，长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有民族特色的脸，衣着时髦，但不整洁，鼻梁上架着眼镜，脑袋上戴着帽子。——'给我香槟酒，让我的眼睛红起来！'他边激昂慷慨地喊叫，边向店主走去，一把抓住他胸脯，使劲摇晃他；'不识抬举的坎比塞斯[1]，说！公主们在哪里？有股咖啡味，没有玉液琼浆的味道！'——'放开我，哦，英雄，挪开这大拳头，火气一上来你会把我的肋骨捻碎

---

① 坎比塞斯，公元前六世纪波斯国王。

的！'——店主气喘吁吁地说。'我不松手，懦弱的胆小鬼，'博士接口说，'除非潘趣酒的醇和芬芳迷离神智，痒我鼻孔，否则我决不放开你，你这个贱货！'——可是现在爱弗逊却对博士大发雷霆，责骂说：'不识好歹的格雷！你若不放弃这可耻行径，我就要你的好看，让你伤心落泪！'——这下，我暗自思忖，要爆发一场激烈争吵了，可是博士却说：'那我就不顾店主软弱无能，心平气和地等着你来调制这玉液琼浆吧，可尊敬的爱弗逊。'——他一松手，店主急忙逃离而去，他露出一副严肃正经的神态在桌旁坐下，拿起装好的烟斗，腾云驾雾般抽了起来。——'这岂不就像是在剧院里了吗？'和蔼可亲的行政官对我说，'而这位平素不读德语书的博士却偶然在我家里发现了施勒格尔的莎士比亚[①]，从此，按他的说法，他就一直用一件异国他乡的乐器演奏古老、陌生的乐曲。您想必已经注意到了，连店主讲话也有节奏，博士简直已经把他训练得有诗意了。'——店主端来冒着热气的潘趣酒盆，虽然爱弗逊和格雷赌咒发誓，说这酒简直没法喝，可是他们却还是一大杯一大杯地喝。我们进行一次平平常常的谈话。格雷一直少言寡语，他只是偶尔怪里怪气地说几句与别人意见相反的话。譬如说吧，行政官谈到城里的戏剧，我断言说，第一主角演得很出色。——'这个我不敢苟同，'博士立刻插话，'您不认为这个人六次演得比较好，所以他受到的喝彩声也就多吗？'我迫不得已只得承认这一点，只说是，这六次比较好的演出对于把温存的父亲们[②] 扮演得可怜巴巴的那个演员来说是迫切需要的。——'这个我不敢苟同，'格雷又说，'人给予他自身

---

① 施勒格尔(1767—1845)曾将十七个莎士比亚的剧本译成德语。

② 温存的父亲们：作者暗指当时著名演员科策布和伊夫兰德所塑造的人物形象。

蕴含的一切！他有向简单朴素面倾斜的倾向，对此他有什么办法？但是他在简单朴素方面达到了值得称赞的完美境界，人们必须因此而称赞他！'——行政官以其激起这两个人产生种种奇思妙想和看法的天赋，俨然正人君子坐在他们中间，就这样酒过数巡，这烈性潘趣酒的酒劲上来了。于是，爱弗逊兴高采烈起来，他嘶哑着嗓门唱民族歌曲，他把假发和上衣从窗口扔进院里并做着各色奇异的怪相以无比滑稽的方式跳起舞来，让人看了简直笑弯了腰。博士依然神情严肃，但却有着最奇特的想象。他把潘趣酒盆看作一只低音提琴，直想一边在它上面作着抚琴状，一边用爱弗逊的羹匙敲打歌曲相和，只是在店主的连声强烈抗议下他才只好作罢。——行政官越来越沉默寡言，最后他跌跌撞撞的走到一个房角落里，他在那里坐下，痛哭了起来。我领会了店主的示意，向行政官询问他深切悲痛的原因。——'啊，啊！'他抽抽搭搭地用哭声说，'欧根亲王[①] 确实是个伟大的统帅，这位英勇的王公不得不死。啊！啊！'——说罢，他哭得更伤心了，两行热泪沿着他的面颊滚滚直下。我试图为失去早已过去的那个世纪里的这位勇猛亲王而竭力安慰他，但是这枉费心机。这当儿，格雷博士已经拿起一把剪烛芯的大剪子并不停地拿它伸向那扇开着的窗户。——他心心念念只想着要去修剪那月亮烛儿，那月光正皎洁地从窗户照进来。爱弗逊着了魔似地蹦跳喊叫，直到最后家仆不顾皎洁的月光提着一盏大灯笼走进房间并大声嚷嚷：'我来了，我的老爷们，现在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啦。'博士往他脚跟前一站，冲他脸上吐着烟雾说：'欢迎，朋友！你是携带月光的昆斯[②]，是狗和荆棘丛？我给你剪了烛芯了，无

---

① 欧根亲王(1663—1738)，奥地利常打胜仗的陆军元帅。

② 昆斯是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的木匠，请参看该剧第五幕第一场。

赖，所以你才发出皎洁的光！晚安，我喝了很多这可鄙的液汁，晚安，我的尊贵的店主，晚安，我的皮拉得斯[1]！'——爱弗逊发誓决不让任何人不扭断脖子就回家去，但是没有人理睬他，家仆一个胳臂挽住博士，另一胳臂挽住还一直在悲叹欧根亲王之死的行政官，他们就这样摇摇晃晃越过街道向行政官舍走去。我们好不容易总算把疯疯癫癫的爱弗逊送进他的房间里，他还在房间里猛吹了半宵笛子，吹得我一夜不曾合眼，第二天在马车里才得以一睡，恢复客店里这一夜疯狂的疲劳。”

侍医的讲述常常被平素人们在宫廷社交圈里可听到的那种响亮的笑声所打断。侯爵似乎感到很愉快。“只是有一个人物，”他对侍医说，“在您的生动描述中完全被您推到次要位置上去了，这个人物就是您自己，因为我敢打赌，是您那有时有点恶毒的幽默引诱疯疯癫癫的爱弗逊和激昂慷慨的博士做出这种种放荡不羁的疯狂行为来，其实您自己就是那个推动这一切的原动力，可是您却把这冠在行政官的头上。”——“我保证，仁慈的先生，”侍医回答，“这个罕见疯癫行为俱乐部自成一体，一切异己都只是不和谐音。我们仍然用音乐比喻吧，这三个人是纯粹的三和弦，每一根弦都不同，但却可以同时响起和谐的声音，店主像个第七度音加入进来。”——还以这样的方式海阔天空闲谈了一阵，直至最后，一如往常那样，侯爵一家回到各自的房间，而大家则怀着无比愉悦的心情散去。——我快活地、满怀生活乐趣地在一个新的天地里游动。我越是投身国都和宫廷里宁静舒适的生活行程之中，人们越是让给我一个位置，一个我担当得起的位置，我便越是不忆及过去，越是不去思及我在此地的境况有朝一日也许会有变化。侯爵似乎对我特别有好感，从种种蛛丝

---

① 皮拉得斯，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的外甥，俄瑞斯忒斯的挚友。

马迹上我可以推断出他希望以某种方式让我定位在他身边。不可否认的是,某种千篇一律的教育模式,甚至种种学术和艺术活动中的某种假设的相同的风格,这种从宫廷向全国都传布开去的风格,是很快就会败坏了某些有才华的人和习惯于绝对自由的人逗留本地的兴味的;然而,尽管宫廷的片面造成的局限令人厌烦,较早习惯一种确定的、至少可以调整外观印象的礼仪,却对我很有益处。不知不觉中对我起着影响的,当然还有这儿的我的修道院生活。——尽管侯爵对我另眼相看,尽管我竭力吸引侯爵夫人的注意力,侯爵夫人却依然冷漠、深沉。是的,我的在场常常异乎寻常地使她感到惶恐不安,她只是勉强保持常态,像对别人那样对我说上几句友好的客套话。在她周围的那些贵妇们身上我获得较大的成功;我的外貌似乎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由于我常在他们的圈子里活动,不久我便成功地养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处世态度,人们称这种态度是骑士风度,它无非就是把外在的身体的柔软灵活,那种人们藉以适应各种环境的柔软灵活也借用到闲聊叙谈上。说大话闲扯些微不足道的事并从而在妇女们心中激起某种惬意,一种莫明其妙产生的、她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惬意:这是一种特殊才能。这种更崇高的、真正的骑士风度不可与阿谀奉承同日而语,这一点会从所说的话中流露出来,虽然在那种听起来像是受崇拜者赞美的有趣的空谈中恰恰蕴含着对她们内心世界的深入了解,以致她们似乎逐渐明白她们自己的那个自我,她们满心欢喜地映现在她们的自我中。——谁还会看出我是那个修道士呢!——唯一对我有危险的地方恐怕只有教堂了。在教堂里我难以避免做出那种带有一种特殊韵律、一种特殊节奏的修道院式的祈祷仪式来。

侍医是唯一没打上那种印记的人,谁一经打上这种印记,谁就成了从一个模子出来的人,这一点把我吸引到他身边,犹如他

亲近我是因为我——如他分明知道的那样——一开始就当了反对派，我的坦率的意见深深印入喜欢听人大胆直言的侯爵的脑海，一下子就把令人憎厌的纸牌游戏驱除掉了。

于是乎，我们便经常在一起，时而谈论科学和艺术，时而谈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侍医和我一样高度尊敬侯爵夫人并声言，只有她才是防止侯爵某些俗气的人，只有她才懂得这样去驱散那种驱动他在表面上来回漂浮的无聊：她经常悄悄把一件无害的玩具塞到他的手里。我不失时机地趁机抱怨说，不知道是什么，我一出现，似乎往往就会在侯爵夫人心中激起一种不堪忍受的不愉快的感觉。侍医听罢立刻站起身并从他的斜面写字台里——因为我们恰好在他的房间里——拿来一小帧袖珍画像，他把画像塞到我手里，要我仔细观看。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我看到画像上那个男子的面貌和我的面貌简直一模一样。只需改变一下发式和按旧时装画的服装式样，只需添上我的浓密的络腮胡子，只需大师画笔一挥，这幅画像就完全成了我的肖像。我直言不讳地向侍医说了这个看法。“正是这种相似性，”他说，“使得只要您一走近侯爵夫人，她就会受到惊吓、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您的脸重新唤起了她对一个可怕的事件的回忆，几年前宫廷遭受了一个厄运，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前侍医几年前去世，我是他的学界弟子，他悄悄给我讲了侯爵家里发生的那件事并同时把那幅画像交给我，那幅像上画的是侯爵的前宠儿，弗兰齐斯科，而且同时，如您所看到的，就绘画而言也是一件真正的杰作。它出自那位神奇的陌生画家的手笔，他当初在宫廷逗留并恰好在那场悲剧中扮演了主角儿。”——观看这幅画像时，我心头涌起某些含糊不清的预感，我徒劳地力求理清它们。——那个事件仿佛要向我揭示一个我自己曾纠缠于其中的秘密，于是我一个劲儿催促侍医把这个秘密透露给我，我强调与弗兰齐

斯科的偶然相似似乎给我以了解这一秘密的权利。——“想必是,”侍医说,“这一极其奇特的情况勾起了您强烈的好奇心,尽管我实际上很不愿意谈论那件——至少对我来说——如今尚还蒙着一层神秘面纱的事情,而且我也根本不想再去揭开这层面纱,尽管如此,您却应该了解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已经过了许多年了,各主要人物已经退出舞台,只有记忆还在表现出敌意来。请您不要将您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任何人。”我一口答应,医生便讲了下面这段故事:

“就在我们的侯爵结婚的时候,他的兄弟正好远途旅行归来,陪同他一起回来的有一个男子,他叫此人弗兰齐斯科,尽管人们知道,此人是德国人,另外还有一个画家。这位亲王是人们见过的最美的男子之一,单就这一点他也就已经显得比我们的侯爵突出,哪怕在生活阅历和才智方面他并不超过他。——他给当初活泼到了肆意纵情、觉得侯爵太过于死板太过于冷漠的年轻的侯爵夫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亲王同样也感到被他兄长的这位年轻美貌的夫人吸引住了。他们没考虑到这是一种应受惩罚的爱恋关系,便情不自禁地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支配,这力量制约她的内心生活,它们互相煽风点火,而这股力量就这样使爱情的烈火越烧越旺,把她熔化成一团火。——只有弗兰齐斯科,只有他才能在任何方面同他的朋友相比,就像亲王对他兄长的夫人,弗兰齐斯科同样也对侯爵夫人的姐姐留下了深刻印象。弗兰齐斯科不久便觉察到自己要走红运,便老谋深算地抓住这机遇,于是公主的爱慕之意很快便发展成为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情。侯爵太过于相信他夫人的德行,对种种飞短流长一概不屑一听,虽然与兄弟的紧张关系使他感到心情沉重;只有弗兰齐斯科由于其罕有的才智、由于其练达审慎的缘故而渐渐赢得了侯爵的喜爱,才有可能使他保持某种镇定。侯爵想提升他

任宫廷里的几个最高职位，但是弗兰齐斯科却满足于第一宠儿的秘密优先权，满足于公主的爱情。宫廷里就维持着这样的关系，暂且还相安无事，但是只有这四个让秘密纽带联结起来的人在爱情的乐园里其乐融融，这个乐园由他们为自己所营造，别人均难以接近。——大概是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侯爵牵线让一位意大利公主荣耀煊赫地出现在宫廷，她原来曾是预定给亲王做夫人的，而且他旅行途中到达她父亲的宫廷时也曾向她表示过明显的好感。——据说她特别美丽，简直就是典雅、妩媚的化身，这一点可以从那幅美妙的肖像上得到证明，您还会在绘画陈列馆里看到那幅肖像的。她的到来使陷于阴郁和寂寥之中的宫廷勃发生机，她使所有的人相形见绌，连侯爵夫人和她的姐姐也不例外。弗兰齐斯科的态度在这位意大利女人到达后不久极其异乎寻常地变了；仿佛有一种隐痛在耗损着他的青春活力，他闷闷不乐，少言寡语，他冷落他的王室情人。亲王同样变得深沉了，他觉得自己已为他所无法抗拒的情感冲动所攫住。意大利女人的到来把一把匕首刺进了侯爵夫人的心窝。对于这位爱梦幻的公主来说，一切生活乐趣如今都随着弗兰齐斯科的爱情的消失而消失了，就这样，这四个快快活活、令人羡慕的人陷入了忧伤和苦恼之中。亲王首先缓过神来，由于他的嫂子的严格贞操观他无法抗拒这个美丽的富有诱惑力的女人的引诱。那种单纯的、从内心深处萌生的与侯爵夫人的关系淹没在意大利女人在他心头勾起的那种无可名状的情欲之中，就这样，他不久便重新受到他不久前才挣脱的那种旧有桎梏的束缚。——亲王越是沉浸于这一爱情，弗兰齐斯科的态度便越是引人注目，人们如今在宫廷里几乎再也见不到他的人影，他孤独地四处漫游，常常离开首府城市，一走就是几个星期。相反，那位奇特的、怕见人的画家却比以往更频繁地露面并且特别喜欢在意大利女人在她府

第上为他安排的画室里作画。他多次画她露出一种无比美妙的神情;他似乎不喜欢侯爵夫人,他根本不愿意画她,而他却完成了公主的肖像,画得貌合神似、美妙绝伦,虽然她一次也没坐着让他画过像。意大利女人对这位画家十分殷勤,而他则待她亲厚无比,亲王妒意陡生,有一次他来画室恰好碰见画家在作画,画家把目光直勾勾盯在他神奇般再现出来的意大利女人的脑袋上,似乎丝毫没觉察到他的到来,他便直截了当地说,请画家帮他个忙,别再在这里作画,还是另外找一间画室吧。画家从容不迫地洗净画笔,一声不吭地把画像从画架上拿下来。亲王怒气冲冲,一把从他手中夺过那幅画像,一面还说,这画画得好极了,他非要它不可。画家始终保持着心平气和、从容不迫的态度,只请求允许他补上几笔作完这幅画。亲王把画像重新放到画架上,几分钟后画家把画像还给他,亲王一看,肖像竟变成为扭歪的丑脸,不禁大吃一惊,画家哈哈大笑。画家徐步走出画室,但是在门口他转过身来,用严肃、犀利的目光望着亲王,深沉而庄严地说:'现在你完了!'

"这件事就发生在意大利女人已经被宣布为亲王的未婚妻、不多几天后就要举行隆重婚礼的时候。对于画家的这种态度亲王并不在意,因为大家都说画家有时会染有癫狂病症。听人说,他如今又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整天凝视着一块撑开的大画布,一面声言说,他现在正在画美妙已极的油画;就这样,他忘记了宫廷,同时也被宫廷忘却了。

"亲王和意大利女人的婚礼在侯爵的宫殿里隆重举行;侯爵夫人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弃绝了一段无意义的、永远不会得到满足的恋情;公主容光焕发,因为她的心上人弗兰齐斯科又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神采飞扬、充满生活情趣。亲王将偕同夫人迁进侯爵专为此目的布置好的宫殿侧楼居住。盖这幢侧楼时

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人们不看见他干别的，只看见他为建筑师、彩画匠、裱糊匠簇拥着，翻阅着大部头书籍，面前摊开着轮廓图、平面图、草图，它们部分由他自己绘制，有时就绘制得相当蹩脚。既没有准许亲王也没准许他的未婚妻事前观看侧楼的内部陈设，直至婚礼那天晚上，侯爵才领着一个长长的庄严肃穆的行列伴送他们观看那一个个确实布置得华丽美观的房间，庆典结束后在一个像鲜花盛开的花园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舞会。深夜亲王的侧楼里起了一阵低沉的嘈杂声，但是这喧闹声越来越响亮，最后终于把侯爵本人吵醒了。他预感不祥地一跃而起，在守卫人员的陪同下急忙奔向远处的侧楼，走进宽阔的走廊，这时亲王恰好被人抬来，人们方才在新娘卧房的房门口发现他时，他脖子上挨了一刀已被人杀害。人们可以想象得出侯爵的惊惧，亲王夫人的绝望，侯爵夫人的深切的撕心裂肺的悲伤。侯爵冷静下来后，便开始侦探凶案是怎样发生的，凶手是怎么能够从密布守卫的走廊里逃脱的；所有可藏身的处所都搜查遍了，但都是白费劲。服侍亲王的侍童讲述了，他怎样终于给他的心怀不安的预感、心绪很不安宁、长时间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的主人脱下衣服并手里拿着枝形烛台一直把主人送到新娘卧房的前室门口。说是亲王从他手中接过烛台，便打发他回去；可是他刚一离开房间，便听见一声低沉的喊叫，一声打击和烛台掉地的丁当声。他立刻奔跑回来，借着一枝还在地上继续燃着的蜡烛的烛光，他看见亲王躺在新娘卧房门口，亲王身边有一把血淋淋的小尖刀，当即便大声喊叫了起来。——按不幸的亲王的这位夫人的述说，她刚将侍女们打发走，他心急慌忙地没拿着蜡烛便走进房间，迅速吹灭了全部灯盏，大概在她身边待了半个小时，随后便又离去；离去几分钟后才发生了这起谋杀事件。就在大家煞费苦心揣摩谁是凶手的当儿，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找不到凶手的

丝毫踪迹的当儿，公主的一位侍女站了出来，她在隔壁一间房门敞开着的房间里曾目睹了亲王与画家的那一场激烈的冲突；她详尽讲述了那场冲突的前前后后。没有人怀疑，是那位画家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溜进宫里来把亲王杀害了。应该立刻逮捕画家，可是他两天前就已经离家出走，谁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种种调查研究工作依然毫无结果。宫廷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整个首府城市与宫廷一样感到无比悲痛，只有弗兰齐斯科，他如今又频频出入宫廷，在这个小家庭圈设法用魔术从阴云里变出几束明媚的阳光来。

“公主觉得自己怀孕了，由于似乎明摆着的是丈夫的凶手利用形体相似进行卑劣的欺骗，她便动身去侯爵的一座在远处的宅第，好使分娩不为外人所知，一桩滔天罪行的果实至少不会在公众面前玷辱了不幸的丈夫，因为轻浮的仆役们已向公众泄露了新婚之夜发生的事件。

“在这段治丧期里，弗兰齐斯科与侯爵夫人姐姐的关系越来越牢固和亲密，侯爵夫妇对他的友情同样也与日俱增。侯爵早就知道弗兰齐斯科的秘密，不久他就再也抵不住侯爵夫人和公主的一再恳求，同意弗兰齐斯科和公主秘密结婚。弗兰齐斯科将去另一个宫廷效劳，以谋取一个高级军事头衔，然后再将他与公主的婚姻正式公诸于众。凭着侯爵与他的关系，这样的事当初在那个宫廷里是有可能的。

“联姻的日子到了，侯爵偕其夫人以及两个宫中的亲信（我的前任是其中之一）是仅有的出席侯爵宫殿小教堂里婚礼的人。仅有的一个知道这个秘密的侍童看守在门口。

“这一对站在祭坛前，侯爵的忏悔神父，一个年高德劭的教士，做完默祷弥撒，便开始填表格。——这时，弗兰齐斯科的脸突然煞白，他眼睛死盯着主祭坛旁的角柱用低沉的声音叫喊：

'你要我怎么样?'——画家依角柱站着,身穿奇异服装,肩披紫色外套,凹陷的黑眼睛露出阴森可怕的目光死死盯住弗兰齐斯科。公主几乎昏厥过去,人人战栗,被恐惧所攫住,只有教士保持镇静并对弗兰齐斯科说:'如果你问心无愧,这个人的形象为什么会使你惊吓?'教士话音未落,还跪着的弗兰齐斯科便一跃而起,手持一把小尖刀向画家猛扑过去,但是他还没碰着画家,自己便随着一声沉闷的嚎叫倒地晕了过去,而画家则当即在角柱后面隐身遁去。这时,大家如梦方醒,人们急忙过去救助弗兰齐斯科,他死了似地躺在地上。为了避免引起轰动,侯爵让两个在场的亲信把他抬到自己的房间里。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竭力要求人们让他回到自己的寓所去,侯爵对教堂神秘事件提出的问题他一个也没回答。翌日晨,弗兰齐斯科携带亲王和侯爵恩赐给他的珠宝逃离了首府城市。侯爵想方设法企图弄清画家幽灵般出现的这个秘密。小教堂只有两个入口,其中一个从宫殿的内部的房间通向主祭台旁边的厢座,另一个则从宽阔的主体走廊通向小教堂的中殿。这个入口由侍童把守,以防闲人入内,另一个入口是锁住的,所以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画家是怎样进入并离开教堂的。弗兰齐斯科对着画家拔出的那把尖刀,这把尖刀他在晕倒时拚命地握在手里,而侍童(就是在那个不幸的新婚之夜给亲王脱衣服的侍童,这一回就是他守候在小教堂门口)则声称,这把尖刀就是当初亲王身旁的那把,因为它那银白色、明晃晃的刀壳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些神秘事件之后不久便传来有关公主的消息;就在弗兰齐斯科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并且在分娩后不久便死了。——侯爵对她的逝世十分哀痛,虽然新婚之夜的秘密沉重地压在她身上,并且以某种方式引起了一种也许是不公正的对她本人的怀疑。儿子,一桩罪恶的为人所不齿的行径结出的果实,在远方以维克托林伯爵

的名字被抚育成人。公主(我是指侯爵夫人的姐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遭到这些可怕的事件的打击,她心痛欲碎,便进了修道院。您大概已经知道,她就是齐斯脱齐泽修道院的院长。但是和我们宫廷的那些事件有着十分奇特和神秘的关联的,则是最近在F.男爵宫中发生的一件事,这个事件犹如当初将我们的宫廷如今也将这个家庭搞得四分五裂。——原来女修道院长受到一个可怜的女人的悲惨身世的感动,这个女人带着一个幼儿从圣菩提树来投奔修道院,这位女院长便把这个女人的儿子……”

这时,一个来访者打断了侍医的讲述,才使我得以遮掩住我内心激荡的情感。我分明感觉到,弗兰齐斯科是我的父亲,我就用他杀死亲王时用的那把尖刀杀死了赫尔莫根!——我决定过几天动身去意大利,以便最终走出凶恶的敌对势力以魔力把我吸引进去的这个怪圈。当天晚上我参加宫廷里的聚会;人们大谈一个娇俏的如画般美丽的小姐,她作为侯爵夫人身边的宫嫔今天将第一次露面,因为她昨天才到。

双扇门开启,侯爵夫人走进来,随她一起进来的是那个陌生女子。——我认出了奥蕾丽。

第　二　部

第一章　转　折　点

谁一生中不会萌生一回神奇的、埋藏在心底的爱情秘密呢！——不管将来读这部小说的你是谁，你都应该回忆那个最崇高的美好时刻，应该再看一眼那个高贵的女人形象，她就是爱情精灵本身，她向你走去。于是你便以为你只有在爱情中才认出了你自己，认出了你的更崇高的存在。你还知道，潺潺的溪水、沙沙的丛林、徐徐的晚风怎样娓娓动听地向你讲述着它，讲述着你的爱情的吗？你还看见，鲜花怎样用明亮、亲切的眼睛望着你，带来爱情的问候和亲吻的吗？她来了，她要完完全全地拥有你，你满怀炽热的渴望搂抱她，希望脱离尘世，燃烧起热切思念的烈火！——但是这个神秘幻想一直没实现，当你想与她一道向着允诺给你的乐土飞舞而上的时候，一股邪恶的力量便把我向下拽到地上。还在你敢于期盼之前，你就已经失去她了，各种声音已经渐渐消逝，只有这位孤独者的绝望的悲叹声令人胆寒地萦绕在阴暗荒原的上空。——你，异乡人！陌生人！你若是曾遭受过这般无可名状的痛苦的折磨，那么你就同情这位头发花白的修道士的悲惨遭遇吧，他在昏暗的修道小室里怀念着自己那炽热的爱，痛苦的泪水沾湿了硬邦邦的床榻，他那惊惧的濒死哀叹响彻寂静夜晚中幽暗的修道院走廊。但是你，与我意

气很相投的你，你也相信，爱情的巨大幸福、神秘愿望的满足蕴含在死亡之中。——那深沉的预言的声音就是这样向我们宣告的，那声音从那个没有任何尘世的标准可以衡量的原始时代对我们这边讲话，一如在大自然的婴儿所庆祝的神秘宗教仪式中，对于我们来说死亡也是爱的神圣庆典！——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我的呼吸屏住，脉搏激烈跳动，心抽紧，胸膛简直要爆裂！——向她奔跑过去——向她奔跑过去——怀着疯癫、狂热的爱情把她搂进我的怀抱！——“你这个遭厄运的女子，你为什么抗拒这股使你紧密地和我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呢？你不是属于我的嘛！——你不是永远属于我的吗？”不过还是像当初我在男爵宫殿里第一次看见奥蕾丽时那样，我遏制住我这疯狂激情的爆发吧。况且，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奥蕾丽呢，于是我就在漫不经心的人的圈子里周旋，谁也没有特别注意我，更没有什么人和我攀谈，要不我还真会感到无法忍受，因为我只愿意看见——听见——思念她。……

诸位可别说，真正漂亮的女孩子穿普通便服最好看，女人的装束有一股我们轻易抗拒不了的神秘魔力。这可能是附合女人的最深层的本性的吧：在装束中，她们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更光彩、更美丽，一如鲜花只有大片大片色彩绚丽地开放出来才是完美地展现自己的美姿。——当你第一次看见情人打扮得漂漂亮亮，一种无法解释的情感没有让你感到浑身不寒而栗？——您觉得她多么陌生，但是连这也赋予她以一种说不出来的魅力。每逢你可以偷偷握她的手的时候，极大的快乐和不可名状的淫欲怎样使你浑身颤抖呀！——除了身穿家常衣裳以外，我从未见过别样的奥蕾丽，今天她按宫廷习俗身穿盛装。——她多漂亮！我一看见她便感到无比喜悦，浑身酥软！——但是这时恶之幽灵在我心中变得强大有力并提高了他的嗓音，我洗耳恭听。

“现在你看到了吧，梅达杜斯，”他这样悄悄对我说，“现在你看到了吧，你是怎样控制命运的，听从你的安排的偶然事件是如何仅仅巧妙地交织着你自己纺出的线？”——宫廷社交圈里有堪称绝色美姿的女人，但是在奥蕾丽的动人心魄的妩媚面前她们一个个都黯然失色。一股奇异的热情振奋着最懒散的人，连有了一把年纪的男人也一反只注重表面浮华虚饰的宫廷中谈话的常态，真逗人乐，居然人人带着明显的痛苦表情煞费苦心地要在这位陌生女子面前言谈举止尽量显得潇洒自如。奥蕾丽低垂着双眼，双颊绯红、楚楚动人地接受众人的这些敬意；但是当侯爵把上了年纪的男人们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一些如画般美丽的少年腼腼腆腆边说着亲切的话语边凑近奥蕾丽的时候，她明显地变得更愉快、态度更自然了。贴身卫队的一位少校极其成功地将她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他们似乎很快便热烈交谈了起来。我知道这位少校最善于博取女人的欢心。他善于略略耍弄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手段激奋并笼络神志和精神。他边暗暗侧耳倾听着哪怕是最微弱的谐和音，边迅速地像一个娴熟的演奏家那样任意奏出各种相似的和音，致使受迷惑的女子还以为在这些陌生的声调中只听见了她自己的内心的音乐。——我站在离奥蕾丽不远处，她似乎没看见我——我想去她那儿，但是像让铁镣铐住了似地，我再也动弹不得。——再仔细瞅一眼少校，我突然觉得，好像是维克托林站在奥蕾丽身边。我当即愤怒、讥诮地大笑道：“嗨！——嗨！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你居然这么软软乎乎地躺卧在魔鬼谷底，所以现在你色胆包天，竟追求起修道士的情人来啦？”

我不知道我是否确实说了这样的话，但是我听见我自己在笑，我仿佛从深沉的梦境中惊醒了过来，只见老内廷总监轻轻抓住我的手问道：“什么事让您这么高兴呀，亲爱的莱昂纳德先

生?”——我不由打了个寒颤。

这不是虔诚的屈里尔修士的话吗,他在给我穿衣看到我邪恶的笑意时不也是这样问我的吗? ——我好不容易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语无伦次的话。我感觉到奥蕾丽已不在我身旁,可是我却不敢抬起头来,我奔跑着穿过灯火辉煌的厅堂。我的整个儿模样想必叫人感到无名的恐惧;因为我发现,当我三步并作两步从主楼梯奔下去时大家都惊怯地避开我。

我回避宫廷,因为再次见到奥蕾丽而又不致冒泄露我的深藏内心的秘密的危险,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孑然一身穿过田野和森林,心里只想着她,眼里只看着她。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一种模糊不清的灾难已经把她的命运和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那种有时在我看来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的东西只不过是履行了一个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旨意而已。我这样激励着自己,含笑面对一旦奥蕾丽认出我就是杀害赫尔莫根的凶手我就会遭到的危险。然而,我却以为这种情况决不会出现。——我觉得那些抱着虚空的幻想竭力博取她欢心的年轻人真是可怜已极,她已经完完全全成了我的人了嘛,似乎她的最微弱的生命气息也都只是受我的心思的支配。——这些伯爵们,这些男爵们,这些侍从官们,这些穿杂色上衣的军官们——在我看来,他们身穿金光闪闪的衣服,佩戴着闪闪发光的勋章,他们不是别的,无非就是软弱无力、装饰打扮过的小虫子而已,一旦我厌烦这群人,我就用强劲有力的拳头将他们碾碎——我要身穿修士服走到他们中间去,把打扮成新娘模样的奥蕾丽搂在怀里,让这个骄傲的、怀敌意的侯爵夫人亲自去为战无不胜的、受她蔑视的修道士安置结婚床铺去吧。——我转悠着这样的念头,常常大声呼喊奥蕾丽的名字,像一个狂人那样大笑、号叫。但是不久风暴便平息下来。我头脑冷静下来,有能力作出我该怎样接近奥蕾丽的决断

了。——一天，我正悄悄在花园里漫步，一边思考着参加侯爵宣布的晚间社交聚会是否妥当，这时，有人从后面拍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侍医站在我面前。“请您允许我号一号您那尊贵的脉！”话音刚落，他便死死盯住我的眼睛，用手抓住我的胳臂。“这是什么意思？”我惊讶地问。“没什么意思，”他接茬说，“据说这里将会静悄悄地发生几起疯狂行为，它们将盗匪似地相当出其不意地袭击人并给人们以一击，使他们轻声尖叫起来，尽管这声音有时听起来只像一种无谓的笑声。然而，一切也可能只是一个幻觉，抑或那个疯狂的魔鬼可能只是情绪日益激昂时的一种轻微狂热，所以请您让我号一号您的尊贵的脉，最亲爱的！”——“我向您保证，我的先生，您的这些话我一句也不明白！”我这样插嘴说，但是侍医抓住我的胳臂，仰望着天空计算起脉搏来——一——二，三。——我估摸不透他的这种怪异举止，我竭力催促他告诉我，他究竟想干什么。“难道您不知道，尊贵的莱昂纳德先生，最近您让整个宫廷都陷于恐惧和惊慌之中了？——内廷女教师长迄今一直身患痉挛症，教会监理会主席现在出席不了最重要的会议，因为您曾随意在奔跑中踩着了他那一双患足痛风的脚，踩得他如今坐在靠背椅里脚仍痛得直号叫！——原来这事就发生在您在几起疯狂行为的侵袭下冲出大厅的时候，当初您先是莫明其妙地大声笑了起来，笑得大家浑身战栗、毛发直竖！”这时，我想起了内廷总监并说是，我现在想起来了，我是曾经无意识地大声笑过，可是这不会产生这样奇特的效果的呀，内廷总监分明曾轻声柔气地问过我，什么事让我这样感到高兴。“咳，咳！”——侍医接茬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内廷总监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把魔鬼也没放在眼里。他依然保持亲切友好的态度，虽然前面提到的教会监理会主席确实是在说，您刚才，我的亲爱的，您刚才露出来的是魔鬼的微笑。

而我们的美丽的奥蕾丽则那样感到心惊胆战，致使侯爵夫妇试图抚慰她的种种努力全都白费力气，不一会儿她便不得不撤身离去，令全体男士大失所望，爱情之火显然正从他们那躁动不安的假发套里喷出烟雾！ 据说，尊敬的莱昂纳德先生，就在您那样可爱地哂笑的时候，奥蕾丽曾用尖利的、撕心裂肺的声音大喊了一声：'赫尔莫根！'哎，哎！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您也许不会知道的——莱昂纳德先生，您压根儿就是个亲爱的、有趣的、聪明的人，我把弗兰齐斯科的故事透露给您了，我并不感到这有什么不合适，这一定会对您很有教益的！"——侍医一直紧紧抓住我的胳臂，死死盯住我的眼睛。——"我不知道，"我一边相当不温和地挣脱着一边说道，"我不知道我该怎样解释您这一席奇特的话语，我的先生，但是我必须承认，当我看到奥蕾丽被那帮衣冠楚楚的男子们团团围住，如您风趣地评说的，爱情之火从他们那躁动不安的假发套里喷出烟雾，这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对往事的极其痛苦的回忆，对某些人的荒唐行径的尖刻讥刺之情顿时便将我攫住，我便忍俊不禁，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很抱歉，我并非出于本意，却造成了这么多的不幸，我将为此而受到处罚，我要自动把我自己放逐出宫廷一些时候。请侯爵夫人，请奥蕾丽原谅我吧。"——"哎，我亲爱的莱昂纳德先生，"侍医回答，"人会有奇异的突如其来的感情，你只要心地纯洁，你就容易经受住它们。"——"在这个人世间谁可以夸这个口呢？"我用低沉的声音扪心自问。侍医突然改变眼神和语声。"但是我觉得，"他温和而严肃地说，"但是我觉得您确实是病了。——您脸色苍白，精神恍惚——您的眼睛下陷，闪灼着奇异的红光……您的脉搏躁动不安……您说话声音沉闷……要我给您开点药吗？"——"毒药！"我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噢，噢！"侍医说，"您这样认为？ 唔，唔，不是毒药，是镇静剂——但是也可

能是,……可是这真奇怪……也许——”——“我请求您,我的先生!”我怒不可遏地喊道,“我请求您不要用不连贯的、令人无法理解的话来折磨我,您还不如直截了当一古脑儿……”——“等一等!”侍医打断我的话,“等一等……有最奇特的错觉,我的莱昂纳德先生,我几乎深信不疑,人们是对瞬间的印象作了一个假设,这个假设也许会在不多几分钟内化为乌有。侯爵夫人偕奥蕾丽从那儿走来啦,您利用这个偶然的相遇吧,您为您的行为道歉吧……其实……我的上帝! 其实您也只是笑了笑罢了……当然笑的样子有点奇特,可是谁有办法不让神经脆弱的人因此而受惊吓呢? 再见!”

侍医以其特有的敏捷抽身而去。侯爵夫人偕奥蕾丽顺着过道走过来。——我发抖。——我竭力振作起精神。听了侍医的一席神秘谈话之后我感觉到,现在我必须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我厚起脸皮向来者迎面走去。当奥蕾丽盯住我看时,她发出一声低沉的喊叫像死人般慢慢倒下,我想扶住她,侯爵夫人露出厌恶和惊恐的神色挥手要我走开,一边大声呼救。像是受到了复仇女神和魔鬼的鞭打,我急忙奔跑进公园。我把自己锁在我的寓所里,愤怒、绝望得咬紧了牙关一头栽倒在床上! ——天色暗下来,夜幕四合,这时我听见有人用钥匙打开大门,好几个人嘟嘟哝哝、窃窃耳语,有人摇摇晃晃摸索着上楼来——终于有人敲我的房门并以当局的名义命令我开门。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我面临着什么样的危险,却以为感觉到我这下完了。溜之大吉吧——一想到这,我便猛一把推开窗户。——我看见屋前有武装人员,其中一个立刻发现了我。“哪儿去?”他冲我喊,就在此刻我卧室的门被撞开。好几个男人走进来;借着其中一个打着的灯笼所发出的亮光,我认出他们是警察。人们向我出示刑事法庭的将我拘捕归案的命令;任何反抗都是愚蠢的。人们把我

扔进停在屋前的车里，到了似乎是规定好的目的地后我问，我到了什么地方了，我得到的回答是："上城堡的监狱。"我知道，这里是人们关押审讯期间的危重罪犯的地方。没过多久，我的床就搬来了，监狱看守问我，我是否还要点什么别的舒适的用具。我作了否定的回答，终于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久久回响着的脚步声和众多房门开、关的响声令我感觉到，我置身在城堡的最进深的一间牢房里了。令我自己感到不解的是，在相当长久的行驶过程中我心境变得平和了，甚至在一种昏迷状态中我看到我脑海中浮现的种种幻象只具有苍白的、半明半暗的色彩。我没有沉入梦乡，而是陷入一种思想停顿、想象麻木的昏厥状态。当我清晨醒来时，我这才慢慢回忆起发生了什么事，我让人送到什么地方来了。倘若不是这扇小窗户装上厚实的铁格栅并且高得我伸出手去也摸不着、更无从从窗口向外张望的话，我压根儿就不会觉得我躺着的这间有拱顶的、完全是蜂巢室般的小房间会是一间牢房的。只有不多的几束阳光稀疏地照射进来；我忽然很想察看一下我所在地的周围环境，我把床挪过来并把桌子搁在床上。我正要爬上去，监狱看守走了进来并且似乎对我的行为感到很惊奇。他问我，我在干什么，我回答说，我只是想看看外面；他默默无言地把桌子、床和椅子搬走并立即又把我锁在了里面。还没过一个时辰，他便在另外两个男子的陪同下又走进来并带我穿过长长的过道上楼、下楼，直至我终于走进一座小厅，只见刑事裁判官正在那儿等我。他身旁坐着一个年轻人，后来他大声向此人口授我对提问所作的全部答复，令其笔录。人们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我，我把这归功于我以前的宫廷关系以及我曾长久受到过人们普遍的尊敬，虽然我的这个信念的依据是，可能主要是以奥蕾丽的隐约预感为依据的那种猜测才造成了我的被捕。裁判官要我详细说明我迄今为止的个人经历，

我请他先把我突然被捕的原因告诉我，他回答说，在他当裁判官的任上我将受到足够详情的审讯，以澄清我所受指控的罪行。现在的问题仅仅是，要精确知道直至到达首府城市以前的我的全部生活经历，说是他不得不提请我注意，刑事裁判庭有的是办法，连我提供的最细微的情节也可以审查清楚，所以我还是有一是一说真话的好。裁判官，一个矮小、瘦削、狐红色头发的男子，他睁大着一双灰眼睛，用沙哑、可笑而尖声尖气的声音向我作的这一番劝诫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我当即便想到，我在讲述时必须严格按照我在宫中告知的我的姓名和出生地、我所设计的思路，把线索接茬继续编织下去。而且还得避开一切显眼的事，把我的履历说得平淡无奇、却又遥远蒙眬、飘忽不定，从而使得深入调查势必显得牵连的范围广阔而且困难重重。这时，我也想起了一个年轻的波兰人，我和他一道在班市的神学院学习过；我决定把他的简单的个人经历拿来作为己用。作好了这样的准备，我开始这样讲了起来："可能是，人们指控我犯了一桩严重的罪行，这期间我在这里的所作所为都是侯爵和全城市民有目共睹的，在我逗留此地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出现过什么我可能会被认为是案犯或同案案犯的犯罪行为嘛。所以必定是一个陌生人在控告我犯有一桩在早期犯下的罪行，而由于我觉得自己是完全无辜的，所以也许仅仅是一种不幸的相似性引起了对我的罪责的猜测；但是，人们凭空泛的猜测就先入为主把我当作已确证的犯人那样关进一座严峻的刑事监狱，我以为这种做法尤其可恶。人们为什么不让我和我那位粗心大意的、也许是不怀好意的起诉人当面对证呢？……这个人一定是个愚蠢的傻瓜，竟……"——"不要急，不要急，莱昂纳德先生，"裁判官尖声尖气说，"您要克制，不然的话，您会冒犯高贵的人物的，而且那个陌生人，那个已经把您，我的莱昂纳德先生，抑或您是……(他迅速

咬紧嘴唇)那个已经把您认出来了的陌生人既不粗心大意也不愚蠢,而是……唔,后来我们得到了好消息,好消息来自……”他举出了F.男爵的庄园所在的那个地区,我全明白了。显然是奥蕾丽已经认出我就是杀害她兄长的那个修道士。可是这个修道士却也是梅达杜斯,是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的那位著名的讲道者。赖因霍尔德已经认出他就是此人,这么说来他也就是自己已经显露自己的身份了。弗兰齐斯科是那个梅达杜斯的父亲,这一点女院长是知道的,那么一定是我与他的这种相似性,这种一开始就让侯爵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相似性,使侯爵夫人和女院长也许在来往书信中就已经激发起来的这种种猜测几乎得到证实。也可能是,消息是直接从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获取来的;人们曾严密跟踪我,从而确认我和梅达杜斯修道士是同一个人。所有这一切我迅速揣摩并看到了我的危险处境。裁判官还在继续唠叨,这对我有利,因为现在连那个苦思不得的波兰小镇的名字我也想起来了,我曾在宫中把那个小镇说成是我的出生地。所以裁判官刚结束他的说教便用生硬的语气说我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讲述我迄今为止的个人经历,于是我开了腔:“我真名叫莱昂纳德·克茨岑斯基,是一位已将自己的小庄园出卖并居住在克维茨岑克采沃的贵族的独生儿子。”——“嗯,什么?”——裁判官喊道,他白费力气,试图复述我的以及我的假冒出生地的名字。记录员根本不知道他该怎么把这词儿记录下来;我不得不自己把两个名字填上,随后便继续说:“您发现了,阁下,复述我的多辅音的名字,这对于德国人来说多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一来德国就抛弃这个姓并只按我的名自称莱昂纳德的原因。顺便说一下,没有哪个人的履历会比我的履历更简单的了。我的父亲自己就很博学,他赞同我爱好学术,他要送我到克拉科一个名叫斯坦尼斯拉夫·克茨岑斯基的和他有亲戚关

系的神父那儿去，可是就在这时候他死了。没有人照管我，我变卖掉微薄的家产，索取了几笔债款，便果真携带着父亲遗留给我的全部财产动身到克拉科去，在我的亲戚的监护下我在那儿的大学里念了几年书。后来我去但泽和柯尼斯堡。最后，我好似受不可抗拒的暴力的驱使，作一趟旅行，想去南方；我希望靠我剩余的小笔款项维持生计，然后在随便一所什么大学里谋到一个职位，然而，倘若不是在侯爵法老牌桌上赢了一大笔钱，使我得以在此地悠闲度日并且可以随后让我遂愿继续我的意大利之行的话，我在这里几乎就要陷入困境了。我这一生中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值得一谈的优秀的事迹。然而我还得提一提，我本来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完全无可争辩地证明我提供的情况的真实性的，倘若不是一个完全特殊的偶然事件使我丢失了我的信夹的话，而信夹里正好放着我的通行证、我的旅行路线图以及各种别的文件，它们本来是完全可以证明我的身份的。”——裁判官显然是吃了一惊，他仔细打量我，用几乎是讥讽的口吻问，是什么偶然事件使我无法履行应有的手续证明我自己的身份。“几个月以前，”我讲述起来，“我到了山区，正在来这儿的途中。风光明媚的季节以及如画般的旖旎景色诱使我步行走这段路。一天，我疲惫不堪地坐在一座小村庄的酒店里；我要了吃的喝的，从信夹里掏出一张纸来，打算记下某些我想起的事情；信夹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不一会儿，一个人策马飞奔而来，他的奇异的装束和蓬头垢面的容貌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走进酒店，要了一杯酒，一边阴沉着脸战战兢兢地打量我，一边在我对面桌旁坐下。这个人令我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惧，我便走到外面去。过了一会儿，骑马者付了酒钱，也走了出来，和我匆匆打过招呼，便又策马疾驰而去。我正打算继续走我的路，却想起我把信夹落在酒店桌上了；我进去，看见信夹还在原来的地方。第二天，我掏

出信夹来时,这才发现,这不是我的信夹,这也许是那个陌生人的,他一定是错把我的那只拿走了。信夹里只有几页我看不懂的笔记和几封写给一位名叫维克托林的伯爵的信。这只信夹连同其中的物件人们还可以在我的包裹里找到;我的信夹里,我方才已经说了,有我的通行证,我的旅行路线图,还有,我现在刚刚想起来,里面甚至还有我的洗礼证明书呢;那么一阴差阳错,这一切全让我给弄丢了。”

裁判官让我把我提及的那个陌生人从头到脚描述一番,我便不遗余力巧施手段用维克托林伯爵的种种形象特征以及逃出F.男爵宫殿时我的形象特征拼缀成那个陌生人的人物形象。裁判官一个劲儿向我仔细盘问这个事件的细微末节,而由于我对一切均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个人物的形象便在我内心渐渐丰满起来,以致我自己也就信以为真,言语中竟不致会有自相矛盾的危险。再者,我完全有理由把这看作是一个好主意:我何不在证明我拥有那些给维克托林伯爵的信的同时,那些信如今确实还在我的文件夹里,我何不在此同时设法编织出一个假想的人物来,将来这个人物就可以分别按具体情况的需要或充当已逃脱的梅达杜斯,或充当维克托林伯爵。这时我想起,奥伊菲靡的文件当中也许有信件,可以对维克托林的扮作修道士到宫殿去的计划作出说明,而且这可以重新掩盖并搞乱事件的真相。裁判官询问我时,我驰骋我的想象,我总是施展出新的招数,确保自己不露任何破绽,以致我竟自以为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由于一般来说似乎已对我的履历作了足够详情的探讨,所以我便期待着裁判官会进一步深入调查我被指控犯下的罪行,但是情况并非如此;他反倒问我,为什么我想越狱逃跑。——我保证,我并不是想逃跑。但是监狱看守看见我爬窗户,他的证词似乎对我不利。裁判官威吓我说,若再发现我企图越狱就用锁链

把我锁住。我被带回到牢里。——人们已经拿走了我的床，用草搭了一个地铺，桌子已用螺钉固定住，一张很矮的板凳取代了那把椅子。过了三天，人们一直没再来过问我，我只看见一位老狱卒的那张阴郁的面孔，他给我送饭，晚上给我点灯。于是，紧张情绪渐渐减退下来，当初我情绪紧张得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生死攸关的斗争之中，我作为一名勇猛的战士将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我陷入沉闷、忧郁的冥想中，我万念俱灭，连奥蕾丽的形象也消失了。可是不久心绪又活动起来，但是也只是随后就更强烈地被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态的情感攫住罢了，那种情感由孤独，由潮湿气闷的牢房空气而产生，我无法抗拒。我寝不安席。在奇异地映现在墙壁上和天花板上的阴暗、闪耀的烛光里，各色各样扭歪的面孔对我狞笑；我吹灭蜡烛，我用草垫子捂住脸，但是随后便令人悚惧地响起犯人的低沉呻吟声和锁链的锒铛声，划破这可怖、寂静的夜晚。我常常觉得，仿佛我听见了奥伊菲靡的——维克托林的临死前发出的呼噜声。“难道你们的死是我的过错？你们这些邪恶之徒，不是你们自己献身于我那复仇的臂膀的吗？”——我就这样大声喊叫，但是随后一声长长的临死前的深沉叹息声掠过拱顶，我狂野而绝望地号叫：“是你呀，赫尔莫根！……就要复仇啦！……没有救了！”——可能是在第九个夜晚吧，我恐惧、惊吓得近乎昏厥，正伸直四肢躺在牢房冷森森的地板上。这时，我分明听见我身子下面有一阵轻声的、均匀的敲击声。我仔细倾听，敲击声持续不断，而且在敲击的间歇竟莫明其妙地从地板里冒出笑声来！——我跳起来，扑倒在稻草床铺上，但是敲击声、笑声、呻吟声此伏彼起、持续不断。最后，有人轻轻地，轻轻地，但是恰似用难听、沙哑、结结巴巴的声音一迭连声地不停地喊着：“梅—达—杜—斯！梅—达—杜—斯！”——一股冰冷的寒流流贯我的全身！我一激灵并叫喊

“谁在那儿？是谁在那儿？”——那人笑得更响亮，他呻吟、敲击并沙哑着嗓门结结巴巴说：“梅—达—杜—斯……梅—达—杜—斯！”——我从床铺上一跃而起。“不管你是谁，既然你在这里装神弄鬼，你就出来露出你的真面目，好让我看看你是什么模样，要不你就别这么狂笑乱敲的！”——我就这样冲着漆黑的夜色叫喊，但是我双脚的下面响起了更强烈的敲击声和结结巴巴的话语：“嘻嘻嘻……嘻嘻嘻……小—修—道—士……小—修—道—士……梅—达—杜—斯……我在这里……在这里……开—开—门……开……我们到森—森林里去……去森林！”——现在这声音朦朦胧胧似曾相识地在我内心里响起；我以往就曾听见过这个声音，然而却不像我所以为的，并不这样不连贯，这样结结巴巴。呀，我惊惧地以为听见了我自己的语声。情不自禁地，仿佛我想试试是否真是这么回事，我结结巴巴重复道：“梅—达—杜—斯……梅—达—杜—斯！”这时，那人又发出笑声，但含着讥刺和愤怒，并且喊道：“小—修—道—士……小—修—道—士，你……你已经认—认出我来了吗？……开—开—门，我们要去森—森林……去森林！”——“可怜的疯子，”一个声音从我内心低沉而令人毛骨悚然地这样说，“可怜的疯子，我不能给你把门打开，不能出来和你一起到美丽的森林里去，去呼吸可能在外面飘拂着的春天里清爽怡人的空气；我和你一样让人关在这潮湿、阴暗的牢房里啦！”——一时，响起一阵哀叹悲鸣声，而敲击声则变得越来越纤细和微弱，最后完全归于寂静；晨光透过窗户，门锁丁零当郎地响，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未曾见过的狱卒走了进来。“昨天夜里，”他开了腔，“我们听见您的房间里一片嘈杂，有人大声说话。这是怎么回事？”——“我有这样的习惯，”我用尽可能平静的口吻回答，“要在睡梦中大声说话，即便我在大白天自言自语，那么我想，我这样做大概是许可的吧。”——“也

许，”狱卒继续说，“您已经知道了，任何逃跑的企图，任何与同狱犯人密谋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惩罚。”——我明确地声言，我丝毫也没有这类打算。——几小时过后，人们把我带到楼上的刑事审判室里。不是先前审讯过我的那位法官，而是另一个相当年轻的男子友好地向我走过来并请我坐下，我一眼便看出，在机敏和干练方面这个年轻人一定远比以前的那位强。他的形象至今还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浮现。就他的年龄而言，他的身材相当矮壮，他的脑门上几乎没有一根头发，他戴一副眼镜。他浑身透着无限的亲切和安适，以致我不由得感觉到，正因为如此，每一个并非完全不知改悔的罪犯必定难以经受得住他的进攻。他轻飘飘，几乎是用随便闲谈的口吻随口说出他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提得如此精确，以致对它们只能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得先问问您，”他这样开了腔，“您对您个人经历所述说的一切是否都确实有依据，抑或经过深思熟虑后您莫非不曾想起这样或那样的情况，您还想提上一句呢？”

“关于我的简单的履历，凡是知道的我已经全说了。”

“您从未和教士……和修道士们打过交道？”

“打过交道，在克拉科……但泽……弗劳恩堡……柯尼斯堡。在柯尼斯堡是和寺院外的教士打交道，他们受雇于教会当牧师和副牧师。”

“先前您不曾提及您也去过弗劳恩堡吧？”

“因为从但泽到柯尼斯堡旅行途中在那儿所作的一次在我看来是短暂的、八天的逗留，我认为这不值得一提。”

“您是在克维茨岑克采沃出生的？”

这句话法官突然用波兰语问，而且用的是地道波兰方言，然而同样也完全是轻飘飘脱口而出。我确实一下给懵住了，但随即便一敛神，用我在神学院从我的朋友克茨岑斯基那儿学来的

那一点点波兰语想了一想，回答道：

“在克维茨岑克采沃近郊我父亲的小庄园里。”

“这座庄园叫什么名字？”

“克茨岑尼沃，我家的祖传庄园。”

“您作为一个波兰籍人，这波兰语的发音实在不怎么样。坦率地说，带着相当浓重的德语口音。这是怎么回事？”

“多年来我就一直只讲德语。甚至在克拉科我就和德国人交往频繁，那些德国人想跟我学波兰语；不知不觉间我可能养成习惯，带上他们的口音了，一般人都容易接受地区性的口音，因此而忘掉了那更好的、固有的口音。”

法官望着我，一丝微笑掠过他的面孔，随后他向记录员转过身去并小声向他口授什么。我分明听出这样的话：“显然不知所措了”，正当我还想就我的蹩脚的波兰语发表意见的时候，法官问道：

“您从未去过班市？”

“从未去过！”

“从柯尼斯堡来这里您可能路经那个地方的吧？”

“我走的是另外一条道。”

“您从未结识过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的一个修道士？”

“没有！”

法官按铃，向闻声进来的庭丁小声下达一个命令。不一会儿，房门开启，我顿时大吃一惊，吓得浑身颤抖，我一眼看见屈里卢斯教士正迈步走进来。法官问：

“您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以前我从未见过他！”

话音刚落，屈里卢斯便用目光死死盯住我，然后他走近过来；他一拍手掌，眼泪汪汪地大声喊道：“梅达杜斯，梅达杜斯修

士！……天哪，我竟会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找到你，犯下了恶魔般的罪行。梅达杜斯修士，悔悟吧，认罪吧，悔改吧……上帝的忍耐是无限的！”——法官似乎不满屈里卢斯的话，他提问打断他的话：“您认出这个人就是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的梅达杜斯修道士吗？”

“耶稣基督可以为我作证，”屈里卢斯回答说，“千真万确，这个人，尽管他身穿世俗的服装，这个人就是那个梅达杜斯，那个在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当我的见习修士、接受圣职的梅达杜斯。梅达杜斯脖子左侧上有一个红色十字形记号，如果这个人……”——“您看到了，”法官打断屈里卢斯的话，转过身来对我说，“人家认为您是卡普栖教徒梅达杜斯，并且恰恰就是控告这个梅达杜斯犯了严重的罪行。您若不是这个修道士，那么，您很容易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恰恰是那个梅达杜斯脖子上有一个特殊的标记——您的陈述正确的话，您是没有这个标记的——这给您提供了证明自己身份的最好的机会。您露出您的脖子来吧。”——“没有这个必要，”我镇定自若地回答，“一个特殊的厄运似乎把与那个被控告的、我完全不认识的梅达杜斯修道士的这种最忠诚可靠的相似性给予了我，因为我脖子左侧确实有一个红色十字形记号。”——确实是这样，女院长的钻石十字架给我脖子上造成的那个伤口留下了一个红色的、十字形的疤痕，这痕迹永远也不会消退。“露出您的脖子来，”法官又说了一遍。——我露出脖子，屈里卢斯顿时便大叫：“我的天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红十字记号！……梅达杜斯……啊，梅达杜斯修士，难道你已经完全放弃永恒的幸福了？”——他哭泣着几乎失去知觉地跌倒在一把椅子里。“您对这位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的断言有什么要说的？”法官问。这时，我脑海中飞快闪过一个念头：眼看就要将我制服的沮丧情绪已经从我身上消失，啊，是

那个敌手亲自在对我低声细语:“这些懦弱者们能拿你这个意志和精神上的强者怎么样? ……难道你不要让奥蕾丽成为你的人吗?”——我几乎带着狂暴、讥讽的执拗脱口而出:“这儿这位昏倒在椅子里的修道士是一个智能低下的、痴呆的老人,他胡思乱想,把我当作他的修道院里的一个走失的卡普栖教徒,我也许和这个卡普栖教徒有一丝相像之处。”——迄今为止法官一直保持着镇定,没有改变目光和声调;如今他第一次扭歪着脸现出阴沉、咄咄逼人的严肃神态,他站起来,仔细打量我。我必须承认,甚至连他的眼镜的闪光也含有某种令我难以忍受、令我惊惧的东西,我说不出话来;为内心的绝望的怒火怨愤地攫住,在额头前把拳头攥得紧紧,我大声喊叫:“奥蕾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法官急疾问道。——“一个阴暗的厄运把我奉献给可耻的死神,”我用低沉的嗓音说,“但是我是无辜的,毫无疑问……我完全是无辜的……您放我走吧……您行行好……我感觉到,我快要神经错乱了……您放了我吧!”——法官又完全冷静了下来,他向记录员口授了许多我听不懂的话,最后他向我宣读一份审理记录,它记下了他的提问、我的回答以及屈里卢斯所出的事故。我不得不签上我的名字,然后法官要我写几句波兰语和德语,我照办。法官拿起那张写了德语的纸并把它递到这期间已醒过神来的屈里卢斯教士的手里,问道:“这笔迹和您的梅达杜斯修道士的笔迹相似吗?”——“这完全就是他的笔迹,一笔一划毫无二致,”屈里卢斯答道,又向我转过脸来。他想说话,法官使了一个眼色,制住了他。法官非常仔细地看我写上波兰语的那张纸,看完后他站起来,走到我跟前,用极其严肃而坚定的口吻说:

“您不是波兰人。您写得一点也不对,充满语法和拼写错误。没有哪个波兰国民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来的,哪怕他受的文

化教育比您少的多得多。”

“我出生在克茨岑尼沃，因此当然是波兰人。但是即便我不是波兰人，即便神秘的情况迫使我否认身份和名字，那么，我也决不可能因此而就是那个卡普栖教徒梅达杜斯，种种迹象说明，他从班市修道院里逃跑了。”

“啊，梅达杜斯修士，”屈里卢斯插嘴说，“我们的年高德劭的莱昂纳杜斯院长不是满怀着对你的忠诚和虔诚的信赖派你去罗马的吗？……梅达杜斯修士！天哪，你千万别再亵渎神明矢口否认你业已脱离了的神圣身份啦。”

“我请您别打断我们，”法官说，随即转过身来对我接茬说：

“我必须提请您注意，这位可尊敬的先生的无可怀疑的证词不由得使人产生这样的猜测：您确实就是人们认为的那个梅达杜斯。我也不想向您隐瞒：人们将让好几个人和您对质，他们无可争辩地认出了您就是那个修道士。这些人当中有一个，这个人，如果这些猜测证实的话，您势必十分畏惧。甚至在您的物品当中也已经找到了某些让人对您疑窦丛生的东西。不久，将最终得到有关您佯言的家庭状况的消息，我们已经请求波兹南法院提供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以比我的职务所许可的更坦率的态度述说这一切，以便让您相信，我并不依赖什么小手段，一旦那些猜测有依据，我便要弄小手段让您坦白交代。您可以随意作好准备；如果您确实是那个被控告的梅达杜斯，那么您可以相信，法官的眼光不久就会穿透最深厚的外壳；到那时您自己也会清楚地知道人家控告您犯了什么罪。反之，如果您确实是您自称的克茨岑斯基的莱昂纳德，如果是造化的一场特殊的游戏让您长得酷似那个梅达杜斯，甚至连特殊的标记也都一样，那么，您自己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办法，来清楚证明这一点的。我觉得您如今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所以我中断审讯，我这样做

同时也是想给您提供认真思考的机会。经历了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您大概不会缺乏可供您认真思索的材料吧。”

“那么您是认为我的陈述完全是弄虚作假啰? ……您以为我就是那个走失的梅达杜斯修士?”——我这样问道;法官微微一欠身说:“再见了,克茨岑斯基的先生!”随后人们便把我带回牢房。

法官的话像火辣辣的螫针刺穿我的胸膛。我觉得我所说的诈言全都是浅薄的扯淡。要和我对质并且会让我深深感到畏惧的那个人一定是奥蕾丽,这一点再清楚不过的了。这我怎么忍受得了! 我暗暗地寻思,我的物件中究竟有什么会露出破绽来的呢,我这才忧心忡忡地想起,我还拥有一枚有奥伊菲靡名字的戒指,这是我在逗留 F. 男爵府邸的那段时期里得到的。而且,我在逃跑时随身带走了维克托林的背囊,如今这背囊上还系着那条卡普栖教徒绳索呢! ——我认为我全盘皆输了! ——我绝望地在牢房里来回奔走。这时,仿佛有个声音在窃窃私语,仿佛我耳朵里在咝咝响:“你这个傻瓜,你气馁什么? 你没想到维克托林?”——我大喊:“哈! 没输,这场游戏赢了。”我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先前我就已经想到,奥伊菲靡的文件里一定会有某些表明维克托林以修道士身份在府邸出现的材料。倚仗着这个,我就可以采取某种方式伪称曾和维克托林会过一面,甚至还和人们以为我就是的那个梅达杜斯见过面;我就可以当作道听途说的故事来讲述那桩结局令人毛骨悚然的男爵府邸冒险奇遇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自己、把我与那两个人的相似性巧妙编织进去。每一个细微末节都必须加以深思熟虑;所以我决定把这个虚构的故事记下来,我的性命全仗它才能得救呀! ——为了用文字记载下我的生活中某些尚还隐瞒着的情节,我要求得到书写用具,他们批准了我的这个要求。我奋笔疾

书，直至深夜；在书写中，我驰骋我的想象，一切均编织得完美无缺、天衣无缝，精心编造的不尽的谎言结成越来越牢固的网络，我希望用它来掩盖真相，迷惑法官。

城堡钟已经敲响十二下，昨天搅得我心神不宁的敲击声又隐隐约约可以听得见了。——我不想去留意它，但是这一声声不紧不慢的敲击声变得越来越响亮，而且在敲击声之间又开始响起笑声和呻吟声来了。——我猛一拍桌子，大声喊道："你们下面安静点！"并自以为这样就可以给自己壮胆，消除萦绕在心头的恐惧；但是这时尖锐、刺耳的笑声响彻拱顶，有人在结结巴巴地说："小—修—道—士，小—修—道—士……上—来—找你……上来……开—开门……开门！"——话音刚落，紧挨我身旁的地板便丁零当郎、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一再地响起笑声和呻吟声；丁当声，嘎吱声，这声音越来越响——中间夹杂着重物坠地般的低沉打击声。——我站立起来，手里拿着灯盏。我发现我的脚下有动静，我继续迈步，看见我早先站过的地面上一块石头正在碎裂开来。我抓住它，稍稍一用力把它整个儿地起了出来。一束幽暗的光从这裂口里射进来，一条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尖刀的裸露的胳臂向我伸将过来。我吓得一哆嗦，浑身震颤着向后退缩。这时，下面有人向上结结巴巴道："小—修士！小—修—士，梅—杜—达—斯来啦，上来啦……拿着，拿着！……逃……逃……进树—林……到树林里去！"——我连忙想到逃跑和拯救；克服了种种恐惧的心理，我拿住那只手心甘情愿交给我的那把尖刀，开始使劲扒拉地板砖缝间的灰泥。下面的那个人狠狠地向上顶。四五块砖头给起出扔到了一边，这时，一个腰部以上完全裸露的人突然从下面向上耸立而起，幽灵似地盯住我的脸发出狰狞可怖的疯狂大笑声。明亮的烛光照在那张脸上——我一眼认出了我自己——我失去了知觉。——胳臂

上一阵剧痛使我从深沉的昏迷状态中苏醒过来！——我四周一片明亮，监狱看守拿着一盏耀眼的灯站在我面前，链子的丁当声和锤击声在拱顶回响。人们正七手八脚忙着给我戴上镣铐。除了手铐和脚镣之外，我身上还套着一个铁环，铁环上的一根链条把我拴住在墙上。“现在这位先生该老实了吧，他没法越狱逃跑啦，”监狱看守说。——“这家伙究竟犯了什么罪啦？”一个铁匠问。“咳，”监狱看守回答，“你难道不知道吗，嗯？……闹得全城沸沸扬扬的。一个该死的卡普栖教徒，杀害了三个人。他们已经查清全部事实真相。过不了几天我们就有好戏看，到时候车磔的刑车就要转动起来啦。”——我再也没听见什么，因为我又神志迷糊起来。我好不容易才渐渐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四周依然黑糊糊的，几缕黯淡的白日的光线终于照进这间低矮的、不足六英尺高的拱顶地下室，现在我才惊骇地发现，原来人们已经把我从我先前的那间囚室带到这间地下室里来了。我口渴，我伸手去拿摆在我身旁的水壶，什么东西湿乎乎、冷丝丝地从我的指缝间滑溜过去，我看见一只肿胀而可憎的癞蛤蟆迟迟钝钝地跳蹦而去。我满怀厌恶地放下水壶。“奥蕾丽！”我怀着无可名状的灾难已经降临我头顶的感觉重重地叹了口气。“因此而在法庭上可怜巴巴地矢口否认和撒谎？——使出一切恶鬼似的虚伪欺诈手段？——就为了这个，为了苟且偷生，让一种撕碎了的、充满痛苦的生活多延续几个小时？疯子，你要干什么！占有奥蕾丽，只有通过一桩闻所未闻的罪行才能成为你的妻子的奥蕾丽？——因为不管你怎样对世人撒谎说你无罪，她总会认出你就是杀害赫尔莫根的邪恶的凶手并对你深恶痛绝。可怜而疯狂的傻瓜，你那雄心勃勃的计划，对你那超凡力量的信仰，如今哪儿去啦，你本以为凭着这种力量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命运；你没有能力去杀死往死里啃啮你的心的蛀虫，即便正义的力量怜

惜你，你也将在郁郁不欢、悲惨困苦中可耻地死去。”就这样，大声诉说着，我扑倒在草垫上，在倒下的瞬间感觉到胸口让什么东西压了一下，这压力似乎来自我背心胸袋里的一个坚硬物件。我伸手往里一摸，掏出来一把小尖刀。坐牢期间我身上从未有过尖刀，因此这必定就是那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幽灵递上来的那把尖刀。我艰难地站起来，把这把尖刀放在日益强烈照射进来的光束中。我一眼看见那闪耀着银白色光芒的刀柄。玄妙莫测的恶命！这就是我用来杀死赫尔莫根的那把尖刀，这把尖刀我已经丢失了好几个星期了呀。但是现在我心头豁然开朗，摆脱耻辱的慰藉感油然而生。我以这种不可理解的方式得到了这把尖刀，这是那永恒的力量在给我指点迷津，告诉我，我该怎样为我的罪行赎罪，我该怎样以死来消释奥蕾丽的前嫌。一如纯洁的火焰中的一束神性的光，对奥蕾丽的爱情充盈着我的胸膛，一切邪恶的欲念已经从我心头消退。我觉得，我仿佛看见了她本人，就和当初她到卡普栖教团修道院教堂里来作忏悔时一模一样。“我爱你，梅达杜斯，可是你不理解我！……我的爱就是死亡！”——奥蕾丽的声音就这样在我耳边窃窃私语，于是我拿定主意，我要向法官坦白承认我的这段受迷惑的奇异故事，然后了却自己的一生。

监狱看守走进来，给我送来比我往日里惯常得到的更好的食物，而且还有一瓶葡萄酒。——“是侯爵这样吩咐的，”他边说边在他的差役给他随后搬来的桌子上摆上餐具并解开将我拴住在墙上的链条。我请他去告诉法官，我希望接受审讯，因为我有许多沉重压在我心头的事情要坦白交代。他答应转达我的要求，然而我白等人来提审我了；谁也没露面，只有差役在天色已经完全昏暗时走进来，点亮了挂在拱顶上的灯。我内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平静，然而我却感到疲惫不堪，很快便酣然入睡。我

梦见自己被带进一座幽暗的拱顶长厅，只见厅里有一列穿黑色长袍的教士，沿墙坐在高脚椅子里。在他们前面，在一张铺着血红台布的桌子旁边坐着法官，在法官身旁还坐着一个身穿教团制服的多明我会的修道士。“现在你已经，”法官用庄严肃穆的声音说，“被移交给宗教法庭，因为你，冥顽不灵的、亵渎的修道士，你枉自矢口否认了你的身份和名字。法名叫梅达杜斯的弗兰齐斯科，你说，你被指控犯了什么罪？”——我想招认我所犯下的一切邪恶的和亵渎神灵的罪行，但是令我感到惊骇的是，我所讲的，完全不是我所思和我想说的。我不作严肃、悔过的供认，却净说些不连贯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只见那位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像巨人般巍然屹立在我面前，用令人毛骨悚然的闪烁的目光盯住我的脸说：“给你用刑，你这个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修道士！”四周那些奇异的人物站起来，向我伸出他们那长长的胳臂，用沙哑的、令人心惊胆战嗓音齐声呼喊：“给他用刑！”我扯出尖刀，向我的心口扎去，但是胳臂不由自主地向上偏斜；我刺中了脖子，刀口碰在十字标记上像是崩裂成碎玻璃片了似的，并没有伤着我。于是，行刑人员们抓住我，把我押解进下面的一间很深的拱顶地下室里。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和法官跟着我下来。法官再次要我招供。我再次使出我的浑身力量，但是说的和想的竟完全是两码事。——满腔悔恨，羞愧难言，我在心里一切全都招认——而嘴里说出来的却空泛、纷乱、毫无意义。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使了个眼色，行刑人员当即脱光了我的衣服，将我的两条胳臂反绑在背上，而被往上一绞后我则顿时感到，被拉长的各关节简直劈里啪啦眼看就要崩裂。在极度的、狂烈的痛苦中我大叫一声，醒了过来。手上和脚上依然感到疼痛，这是拴住我的沉重的链条造成的，然而，此外我还感到眼睛上方有一种压痛，我睁不开我的眼睛。终于我觉得，仿佛一个负荷突然从我额头拿

走了似的，我迅速直起身来，只见一个多明我会的修道士站在我的草铺前。我的梦境变成真的了，我不由得感到不寒而栗。这位修道士交叉着两条胳臂，雕像柱般一动不动地站着，用凹进去的黑眼睛盯住我的脸。我认出这就是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画家，当即几乎人事不省地倒在了我的草铺上。——也许这只是一种因梦境造成的感官上的错觉？我一敛神，站起身来，但是那修道士一动不动地站着，用凹进去的黑眼睛盯住我的脸。我癫狂、绝望地喊道："可怕的人……你滚开！……不！……你不是一般人，你就是那个想把我推进永恒的罪恶渊薮的仇敌……滚开，你这个恶棍！滚开！"——"可怜的、目光短浅的傻瓜，我并不是无休无止力求要用金属带子捆绑住你的那个人！——那个人想令你疏远你受永恒的力量的召唤要去从事的那项神圣事业。——梅达杜斯！——可怜的、目光短浅的傻瓜！——每逢你在永劫之罚的敞开的坟墓的上方轻浮地要弄把戏的时候，你总觉得我令你恐惧，让你胆寒。我警告过你，但是你没有理解我！来！到我这边来！"这修道士用低沉的、让人心痛欲碎的语调讲了这一席话；他那一向令我感到害怕的目光变得柔软而温和，他的面容变得柔和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忧伤震撼着我的内心深处；我觉得这位一向狰狞可畏的画家如今就像一名永恒力量的使者，他来振作我的精神，在我遇到无尽的灾难时他来安慰我。——我从草铺上站起来，我走到他身边，这不是幻影，我触摸他的衣裳；我情不自禁地跪下，他把手放在我的脑袋上，像是在给我祝福。于是，我的脑海中浮现起色彩明亮的美妙形象。——啊！我在这座神圣的森林里！——是的，这就是幼儿时代那个穿异族服装的朝圣者给我带来那个神奇男孩的地方。我想继续往前走，我想走进近在眼前的教堂。我将在那里（我这样觉得）忏悔和悔罪，得到赦免严重罪行的赦罪卷。但是我依然

静止不动——我的自我看不见，摸不着。这时，一个低沉的、瓮声瓮气的声音说："思想就是行动！"——梦境消失；这是讲了那一席话的画家。"不可思议的人，当初就是你本人吗？那个不幸的早晨在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在那座首府城市，嗯？"——"住嘴，"画家打断我，"我就是处处贴近你拯救你使你免遭毁灭和耻辱的那个人，但是你的心智依然不开窍！选中你去干的这件事，你必须把它完成，这对你自己有好处。"——"啊，"我充满绝望地说，"你为什么不拉住我的胳臂呢，当时我鬼迷心窍把那个年轻人……"——"我爱莫能助，"画家插嘴说，"你别再问啦！抢先做永恒的力量已然决定要做的事，这是胆大妄为……梅达杜斯！你正在向你的目的地走去……明天！"——我打了一个寒战，吓得浑身发抖，因为我以为自己完全理解画家的意思。他分明知道并同意我作的自杀决定。画家摇摇晃晃脚步轻轻地向牢房门走去。"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再次见到你？"——"在目的地！"——他一边再次向我转过身来，一边庄严而响亮地说，震得拱顶发出隆隆声——"那么就明天见啦？"——门在门轴里轻轻一转动，画家顿时便消失不见了。

天刚蒙蒙亮，监狱看守便带着他的差役们来了，差役们给我从受伤的胳臂和脚上解下镣铐。说是马上就要带我到上面去受审。默默沉思着，怀着死亡临近的想法，我迈步上楼走进审讯室；我已经在心里精心编排好我的供词，希望可以给法官作一番既简短而又深入详尽的讲述。法官快步向我迎面走来，想必我的容貌一定走了样了，因为一看见我，他的脸便迅速扭动，起先浮现在他脸上的喜盈盈的笑意顿时变成深切同情的表情。他握住我的双手，把我轻轻拉到他的靠背椅里。然后，他一边凝视着我，一边慢条斯理、郑重其事地说："冯·克茨岑斯基先生！我有好消息要向您宣布！您自由了！根据侯爵的命令调查已经撤

消。人们把您跟另外一个人混淆了，这应该归咎于您与这个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很明显，您是无辜的，是一清二白的！……您自由了！”——我脑袋里嗡的一声，顿时觉得四周天旋地转起来。法官的身形，变成了许多许多个，在幽暗的雾气中闪闪发光，一切均消失在茫茫黑暗中。——我终于感觉到，有人在一个劲儿用水擦我的额头，使我从我陷入的那种类似昏厥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法官向我宣读一份法庭记录，这份记录说，他已经通知我撤消诉讼并将我释放出狱。我默默签字，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种难以描绘的、深深刺痛我内心的感觉使我产生不出欢乐的情绪来。就在法官露出感人肺腑的亲切神情望着我的当儿，我心里觉得，仿佛正因为人们相信我无罪，要释放我，我就必须坦白交代我所犯下的一切邪恶的罪行，然后就将尖刀刺进自己的胸膛。——我想说话——法官似乎希望我离去。我向门口走去，这时他从后面跟上来并小声说：“现在我已经不再是法官啦；打从我看到您的第一刻起，您就让我感到极大的兴趣。尽管表面现象（这一点您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多么对您不利，我还是希望您果真不是人们以为您就是的那个可憎的、罪行累累的修道士。现在我可以毫不见外地告诉您……您不是波兰人。您并不是出生在克维茨岑克采沃。您不叫莱昂纳德·冯·克茨岑斯基。”——我镇静而坚定地回答说：“说得对！”——“也不是神职人员吗？”法官一边继续问，一边垂下了眼睑，可能是为了不让我看出那种宗教审判官的目光来吧。我内心无比激动。——“那您就听着，”我脱口而出——“别说话，”法官打断我，“我一开始马上就相信了的并且现在还相信的，正在得到证实。我看到，这里弥漫着令人困惑不解的云雾，您自己与宫廷的某些人被纠缠进一场神秘的命运游戏之中了。更深入地探究其中的奥秘，这不再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我若想诱使您说出随便

什么有关您个人、有关您那可能是完全独特的生活境况的话来，那么我会把这看作是一种不得体的唐突行为的！——不过，依我看，您还是挣脱一切威胁您安宁的东西，离开这个地方吧。根据已发生的事情来判断，您待在这里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听着法官讲这一番话，就仿佛沉重地压抑在我心头的阴影迅速消退了。生命已经重新获得，生活乐趣在我内心冉冉升起。奥蕾丽！我又想到了她，却要我现在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她？——我深深叹一口气说：“要我离开她吗？”——法官露出极其惊诧的神情望着我，然后急忙说：“啊！现在我算是看清楚了！苍天保佑，莱昂纳德先生，一个很糟糕的预感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但愿这个预感不会实现。”在我内心深处我已对一切另行作了安排。一切悔意均已消失，这也许简直是一种亵渎的厚颜无耻行径吧，我竟然假装镇静地问法官：“那么您确实以为我有罪吗？”——“我的先生，请您允许我，”法官神情十分严肃地回答，“保留我的信念，我的信念似乎只是以一种生动的感觉为依据。已经按照最好的礼仪和方式查明，您不可能是梅达杜斯修道士，因为这个梅达杜斯现在恰好正在此地并且已经得到屈里卢斯神甫的确认，他先前被您那完全酷似的相貌迷惑住了，这个梅达杜斯自己也根本不否认他就是那个卡普栖教徒。就这样，为洗刷您的种种嫌疑，凡是能做的现在全都已经做了，所以我不由得越发相信，您现在一定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过错。”——这时，一个法庭差役来喊法官，于是乎，一次谈话在刚刚开始折磨我的时候就这样被打断了。

我向我的寓所走去，重新找回一切，发现一切还是我离去时的那样。我的各种证件曾让他们给扣押起来，如今它们盖上封印，摆在我的写字台上，我只丢失了维克托林的信夹、奥伊菲靡的戒指和卡普栖教徒绳索，可见我在监狱里作的猜测是正确的。

工夫不大，便有一位侯爵的仆人来到，仆人交给我一只镶嵌着贵重宝石的金盒，并附有一张便条。“让您受委屈了，冯·克茨岑斯基先生，”侯爵写道，“但是这既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的法庭的过错。您令人难以置信地跟一个非常凶恶的人酷似；如今一切已得到澄清，证明您是清白的；我捎给您一个表示我友好意愿的信号并希望不久可以见到您。”——侯爵的恩宠也好，他的礼物也罢，我都无所谓；一丝忧郁的悲伤，它枯寂而悄然地袭上我心头，这便是残酷的监禁造成的后果；我感觉到，我必须养一下我的身体，所以一见侍医前来，我不禁喜上眉梢。很快便讨论了医疗方面的问题。“这难道不是，”谈完医疗问题，医生开了腔，“命运的一种特殊安排吗，恰恰就在人们自以为可以确信您就是那个可恶的修道士的时刻，这个修道士果然出现并洗刷掉对您的一切怀疑？”

“我必须声明：我并不了解促成我获得释放的详细情况；法官只是泛泛地告诉我，说是人们跟踪追击并且以为我就是的那个卡普栖教徒梅达杜斯已经来过此地。”

“他不是来过此地，而是他被人带到这里来过，拴在一辆车上，而奇怪的是，居然就是您来到这儿的那个时候。方才我想起来了，当初我正要向您讲述前些时候在我们宫廷发生的那几起奇特的事件，可是恰恰是在谈到那个敌对的梅达杜斯，弗兰齐斯科的儿子的时候，并且是在谈到他在 F. 男爵府邸犯下的罪恶行径的时候，我的讲述给打断了。现在我从当初中断了的话头开始，接着讲述这件事情。——我们的侯爵夫人的姐姐，您是知道的，就是班市西妥教团修道院的女院长，她曾友好地接待过一位带着一个孩子的可怜的妇女，这位妇女从朝圣圣菩提树的途中返回。”

“这位妇女是弗兰齐斯科的遗孀，那男孩恰恰就是梅达杜

斯。”

“完全正确，可是您是怎么会知道这一情况的？”

“我是以最最奇特的方式了解到卡普栖教徒梅达杜斯的情况的。直至他逃离 F. 男爵府邸的那一时刻，我对那儿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

“可是怎么会呢？……是谁呢？”

“一个活生生的梦把一切都向我展现了。”

“您开玩笑吧？”

“不是开玩笑。我确实是这样，仿佛我曾在梦中听到了一个不幸的人的故事，这个不幸的人成了神秘力量的一个工具，被抛过来扔过去并且被驱使着犯下一个又一个罪行。在到这里来的旅途中，邮政马车夫驾着邮车送我在森林里迷了路；我走进森林管理员的房屋，并且在那里……”

“哈！我全明白啦，您在那里遇见了那个修道士……”

“是这样，但是他是疯子。”

“现在他似乎不疯了。当初他就有神志清醒的时候；他把什么话都对您说了？”

“不完全是这样。夜里他走进我的房间，他并不知道我在森林管理员屋里。我长得同他非常像，他害怕极了。他以为我就是那个与他酷似的人，是来向他宣布死刑的。——他结结巴巴——吞吞吐吐作了忏悔——由于旅途劳顿，我不由得犯起困来；我觉得，仿佛如今这位修道士正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往下讲，而我则果然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和怎样进入梦乡的。我觉得，仿佛这修道士在声言，不是他杀害了奥伊菲靡和赫尔莫根，而是维克托林伯爵，他是杀害两个人的凶手。”

“真奇怪，奇怪极了，可是这一切您为什么没对法官说呢？”

“我怎么能指望法官对一则在他听来势必是十分离奇的故

事哪怕会有那么几分信以为真呢。难道一个正大光明的刑事法庭压根儿可以相信神奇现象的吗?”

“可是您至少会马上料想到人家把您跟疯修道士混淆了,并且认定这个人就是卡普栖教徒梅达杜斯的吧?”

“当然啦——而且是在一个愚笨的老人,我以为,他叫屈里卢斯,是在他压根儿就想把我当作他那个修道院里的修道士之后。我没想到,这个疯修道士原来就是梅达杜斯,而他向我供认的罪行则居然会是现在这个案子要审理的对象。可是据森林管理员对我所说的,疯修道士从来也没有对他说起过自己的名字呀——人们是怎么发现的呢?”

“简单极了。您知道,这修道士在森林管理员家里待了一些时候;他似乎康复了,但是癫狂症重新发作起来,病情十分严重,森林管理员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这里来,把他关进这儿的疯人院。他白天、黑夜地坐在那儿发呆,一动也不动,像一座柱形雕像。他不吭一声,必须让人给他喂食,因为他不动手。使出了各种手段,想让他从强直性昏厥中苏醒过来,但均未奏效;最强烈的手段人们是不可以采取的,因为这很可能会使他重新暴怒发狂。几天前,森林管理员的大儿子进城来,他到疯人院里去看望修道士。脑海里充满了这个不幸的人的那副凄惨景象,他从疯人院里出来,这时,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的屈里卢斯长老恰好从这儿经过。他主动与长老攀谈并请求他去看望一下那个不幸的、关在这儿疯人院里的修道士,因为他那个教派的一位神职人员劝说几句,这也许对他会有好处。屈里卢斯一看见那个修道士,不禁大吃了一惊。‘天哪! 梅达杜斯,不幸的梅达杜斯!’屈里卢斯这样喊叫着,这时那位修道士的呆滞的眼睛有了生气。他站起来,发出一声沉闷的叫喊,无力地倒在了地上。——屈里卢斯带领着其余在场的人立刻去见刑事法庭庭长并报告了全部

情况。负责审问您的那位法官和屈里卢斯一道去疯人院;人们发现那修道士身体十分虚弱,可是丝毫没有癫狂的样子。他承认说,他就是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的梅达杜斯修道士。屈里卢斯也明确声言,说是您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与梅达杜斯酷似的容貌把他给迷惑住了。说是现在他分明看出,莱昂纳德先生在言语、眼神、步态和举止行为上和他如今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梅达杜斯修道士有着极其明显的不同。人们也发现左边脖子上那个重要的十字标记,在审问您的过程中,这个十字标记曾闹得沸沸扬扬。接着,向修道士询问了有关发生在F.男爵府邸的那些事件的情况。——'我是一个可恶的、卑劣的罪犯,'他用虚弱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深切地懊悔我所做的事。——啊,我让人骗走了我的自我,骗走了我的不死的灵魂!……怜悯我吧!……给我时间吧……一切……一切我都要交代!'——侯爵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下令取消对您的诉讼并释放您。这就是您获释的因由。——这修道士已经被送进刑事监狱。"

"已经全都招认了吗?他杀害了奥伊菲靡、赫尔莫根?维克托林伯爵怎么样了?"

"据我所知,对那修道士的审讯今天才正式开始。但是至于说到维克托林伯爵,那么,看上去似乎一切只要与我们宫中发生的那些事件有一定联系的,如今十之八九依然模糊不清、不可理解。"

"可是发生在F.男爵府邸的事件与你们宫廷里那场灾难有什么联系,这一点我确实不明白。"

"其实我也更多的是指活动的人,不是指事件。"

"我不懂您的意思。"

"您清楚地记得我讲述的那个将亲王置于死地的灾难性事件吗?"

“当然记得。”

“您当时没完全听明白，弗兰齐斯科铤而走险地爱恋着那个意大利女人？是他在亲王之前偷偷潜入洞房并刺倒了亲王？——维克托林是那桩罪恶行为结出的果实。——他和梅达杜斯是一个父亲的两个儿子。维克托林消失得无影无踪，全部调查工作依然毫无结果。”

“这修道士把他往下扔进魔谷谷底啦。该死的杀害亲兄弟的狂人凶手！”

当我脱口而出急切地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牢房里的妖魔的那种敲击声轻轻地响了起来。我徒劳地试图压下我心头感觉到的惊恐。医生似乎既没听见这敲击声也没察觉我内心的争斗。他接茬说：“什么？……这修道士向您供认了，维克托林也是死在他的手下？”

“是的！……听了他那一番不连贯的话语，把这和维克托林的消失一对照，我至少推断出，情况确实就是这样。该死的杀害亲兄弟的狂人凶手！”敲击声、叹息声、呻吟声更强烈了；一阵纤细的笑声在房间里飘荡，像梅达杜斯的声音……梅达杜斯！……——医生没察觉，继续说：

“在弗兰齐斯科的出身问题上似乎还笼罩着一个特殊的秘密。他很可能与侯爵一家有血亲关系。可以肯定的是，奥伊菲靡的父亲就是……”

随着一个可怕的打击声，门轴嘎吱一声，房门猛地被打开了，一阵尖锐、刺耳的笑声传进来。“哎呀……哎……呀，小修道士，”我疯狂地大喊，“哎呀……这儿来……快，快，如果你想和我搏斗……猫枭举行婚礼；我们爬上屋顶去角斗吧，谁把对方摔下去，谁就是王，就可以喝血。”——侍医抓住我的胳臂叫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您有病了……真的，病得很严重。

去，去，上床去吧。”——可是我盯着那扇敞开的门，看那个可憎的长相与我酷似的人会不会走进来，然而我却什么也没看见，倒是很快便从用冰冷的利爪将我抓住的剧烈的惊惧中缓过神来。侍医坚持认为我的病势比我自己以为的更严重，把一切都推到监狱和这场官司压根儿在我内心造成的情绪波动上。我需要他的药物，但是比他的医术更有助于我迅速康复的，则是那敲击声再也听不见了，因此那个可怕的、相貌与我酷似的人似乎完全离我而去了。

一天早晨，春天的太阳把它那金色的光芒明亮而和煦地照进我的房间，甜丝丝的鲜花的芬芳从窗口涌进来。我受一股无限渴念的驱使，很想到户外去走走，我不顾医生的禁令，毅然走进公园。——一时间，树林和灌木丛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向这个从绝症中康复过来的人致意。我舒了一口气，像从漫长、艰难的梦中醒过来了似的，而深深的叹息则就是喜悦之说不出来的话语，我把它们呵进鸟儿们的欢唱中，呵进彩色昆虫们的欢快嗡嗡营营的哼唱声中。

是的！——当我置身在一条由深色的梧桐树遮荫的过道上时，我顿时觉得不仅最近逝去的时光，而且自我离开那修道院以来的我的全部生活均是一场艰难的梦。——我在班市卡普栖教徒的花园里。那个高十字架已经从远处灌木丛中伸出，以前我常在那十字架旁满腔热忱地祈求获得抵御各种诱惑的力量。——如今我觉得这十字架便是那目的地，我必须去朝拜它，我要在那里匍匐尘埃，悔恨并忏悔撒旦向我虚构的邪恶梦境的罪行；我高举着互握的双手迈步向前走去，目光注视着十字架。气流吹动得越来越强烈——我以为听见了修道士们唱的赞美诗，但是那只是森林的奇特响声，是风在树林里呼啸，触发了那些响声，那风一阵紧似一阵，吹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不一会儿我

就筋疲力尽不得不站住，就近扶住了一棵树，才总算没跌倒在地上。然而我却受到不可抗拒的力量的驱使，总想向那远处的十字架走去；我使出我的全部力量，一摇一晃地继续向前走去，但是我只能走到紧贴着灌木丛前面的苔藓地带；我突然感到四肢疲乏，浑身无力；我像个虚弱的老人那样慢慢坐下来，我试图用低沉的叹息来舒缓憋闷的胸口。——过道里紧靠我身旁发出沙沙的响声……奥蕾丽！我脑海里刚闪过这个念头，她便站在了我的面前！——热烈而悲伤的眼泪从美丽的眼睛里夺眶而出，但是泪水里却闪耀着一束令人振奋的光芒；这是那难以描绘的热烈渴望的表情，我没见过她有这样的神情。但是我常常在甜蜜的梦里见到的那个忏悔室里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女子，她那爱慕的目光便是这样炽热闪光的。“您原谅我吧！”奥蕾丽低声耳语。一听这话，我欣喜得不得了，当即一下扑倒在她脚跟前，我抓住她的双手！——“奥蕾丽……奥蕾丽……为你受折磨！……为你而死！”我觉得自己被轻轻举起——奥蕾丽投入我的怀抱，我尽情热烈地狂吻她。受到近处一个响声的惊吓，她终于挣脱我的搂抱，我无法将她拉住。“我的全部思念和渴望已经得到满足，”她悄声说，她的话音刚落，我便看见侯爵夫人顺着过道走过来。我走进灌木丛，这才看清，原来我竟莫明其妙地把一根灰不溜秋的干枯树干当作一幅耶稣受难像了。

我不再感到疲乏，奥蕾丽的亲吻使我亢奋、赋予我新的生命力；我觉得，仿佛现在我豁然开朗悟出了我的存在的秘密。啊，这是神奇的爱情的秘密，它如今才闪耀着纯洁的光辉展现在我眼前。我站在生命的最高点上；我必须转身向下走去，使一个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决定了的命运得以实现。——当我开始记述奥蕾丽与我重逢后所发生的事情时，正是这段时间，它像一个自天而降的梦笼罩在我的心头。有朝一日将会读到这几页文字的

异国他乡的陌生人哪，我请求你回忆一下你自己的生命的那个辉煌的时代，于是你就会理解这位悔恨交加、头发花白的修道士的绝望和悲惨，就会同情他的哀叹。现在我再次请求你，你在心里重温一下那个时代吧，这样我就不必告诉你，奥蕾丽的爱情怎样使我以及我周围的一切焕发出光辉，我的心智怎样活泼而生动地看到并攫住这生命中的生命，我这个受到神性振奋的人内心怎样充满着巨大的欢乐。没有忧郁的念头撞击我的心灵，奥蕾丽的爱情已经涤清了我的罪过，是的，我心里神奇地渐渐形成了这样的坚定信念：并不是我就是那个在F.男爵府邸杀死奥伊菲靡——赫尔莫根的凶恶的罪犯，而是我在森林管理员屋里见到的那个疯修道士犯下了这些罪行。我向侍医招认的一切，在我看来不是谎言，而是事件的真实而神秘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自己至今仍无法理解。——侯爵像接待一个人们以为已经失去而如今又找到的朋友那样接待我；这自然也就为交往的气氛定下了调门，这是大家都必须遵守的，只有侯爵夫人比往日更温和，尽管如此，但她仍然保持着严肃和审慎的态度。

奥蕾丽带着孩子气的天真与自然完全倾心于我，对于她来说，她的爱情并不是什么必须向世人掩盖的罪过，而我则同样也丝毫不想隐瞒我完全沉浸于其中的情感。人人都觉察到我和奥蕾丽的关系，没有哪个人谈论此事，因为人们从侯爵的眼神中看出，我们的爱情就算他不撺掇，但也是默许的。于是乎，我就可以不受限止地频频见到奥蕾丽，有时甚至没有旁人在场。——我把她搂进我的怀抱，她回吻我，但是一感觉到她怎样怀着处女的羞怯浑身战栗，我便不能放纵那邪恶的情欲；每一个淫邪的念头都止息在掠过我心头的一阵震颤中。她似乎没预感到什么危险，对她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每逢她在寂静的房间里坐在我身旁，每逢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妩媚动人，每逢我心

中爱情的火焰就要熊熊燃烧起来，每逢这样的时候，她总是那样无限温柔和纯洁地望着我，使我觉得，仿佛是老天爷让这个忏悔的罪人在这儿世上走近到这位圣女的身边。是的，这不是奥蕾丽，这是圣罗莎丽娴本人，我扑通向她跪下并大声说："啊，你啊，虔诚、崇高的圣女，我心中难道可以对你萌动尘世的爱情吗？"——于是，她向我伸出手来并用甜蜜、柔和的声音说："啊，我不是崇高的圣女，但是我很虔诚并且很爱你！"

我好几天没见到奥蕾丽，她和侯爵夫人一起到一座座落在附近的避暑行宫去了。我再也按捺不住，急忙奔赴行宫。——傍晚时分，我在花园里遇见一位侍女，她向我指明了奥蕾丽的房间。我蹑手蹑脚，轻轻打开房门——我走进去——一股闷热的空气，一股奇特的花卉的气味带着醉人的芬芳向我迎面扑来。对往事的回忆像模糊的梦幻在我脑际浮现！这不是男爵府邸上奥蕾丽的房间吗？我在那里……我一想到这一点，我便觉得，仿佛我身后耸立起一个昏暗的人形，于是："赫尔莫根！"在我内心发出了这样的喊声！我骇然向前奔跑，寝室的房门只是虚掩着。奥蕾丽背对着我，跪在一张矮凳前，矮凳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我情不自禁满怀惊惧地回头看了一眼——我什么也没看见，于是我万分欣喜地叫喊："奥蕾丽，奥蕾丽！"——她迅速转过身来，但是她还没来得及站起来，我便已经躺在她身旁，把她紧紧搂在了怀里。"莱昂纳德！我亲爱的！"——她悄声耳语。于是，我内心激荡起狂躁的情欲，狂烈、邪恶的渴求。她无力地躺在我的臂弯里；系住的头发散开来，浓密的发卷落在我的肩上，富有青春魅力的胸脯凸现出来——她发出低沉的呻吟——我不认识我自己啦！——我把她向上抬起，她似乎有了力量，一种异样的激情在她的眼睛里燃烧，她更加热情地回报我的狂吻。这时，我们背后像强劲、有力拍打翅膀那样啪嗒一响；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

犹如受了致命打击的人的恐怖的叫喊声，在房间里回荡。——“赫尔莫根！”奥蕾丽大喊一声，便不省人事地从我臂弯里跌落出去。被剧烈的恐惧所攫住，我急忙逃离房间！在过道里，正好散完步回来的侯爵夫人向我迎面走来。她严肃而骄傲地盯住我的脸说：“在这里见到您，莱昂纳德先生，我确实感到不胜惊讶！”我瞬间抑制住了自己的惊慌，用几乎超越礼仪的坚定口吻回答说，人们往往徒劳地与巨大的兴奋情绪作斗争，看似不相宜的往往可以被认为是最相宜的！——当我急匆匆在首府城市的漆黑夜晚中行走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有人在与我并排行走，仿佛一个声音在小声耳语：“永……远……我永远在你身……身边……小……小修道士……梅达杜斯小修道士！”——我往四下里一看，我分明注意到，这位与我面貌酷似者的幽灵只在我的想象中作祟；但是我摆脱不掉这个可怕的幻象，我甚至终于觉得，我必须和他谈一谈，告诉他，我又犯傻了，让那个疯赫尔莫根吓破了胆；应该让圣罗莎丽娴赶快成为我的人——完全成为我的人，因为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当上修道士，才接受了圣职的。话音刚落，与我面貌酷似者便又笑又叹息，一如他往常所做的那样，而且还结结巴巴地说：“可是要……快……赶快！”——“你耐心点吧，”我又说，“你耐心点吧，我的小伙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只不过是没刺中赫尔莫根的要害罢了，他脖子上有这么一个该死的十字形记号，和我们俩一样，但是我这把灵巧的尖刀仍还锋利，仍还尖锐。”——“嘻……嘻嘻……刺……刺中要害……刺中要害！”与我面貌酷似者的语声在嗖嗖晨风中这样窃窃私语，那晨风从东方燃起的那紫红色火球那儿飘拂过来。

我一到我的住所，便被请去见侯爵。侯爵非常友好地向我迎面走来。“真的，莱昂纳德先生！”他开了腔，“您已经极大地赢得了我的好感；我无法向您隐瞒，我对您的好意已经变成真正的

友谊。我不想失去您，我想看到您幸福快活。况且，我们欠着您的情，理应为您遭受的痛苦提供一切可能的补偿。您知道吗，莱昂纳德先生，是谁单独一人向您发起了这场邪恶的诉讼？”

“不知道，侯爵大人！”

“男爵小姐奥蕾丽！……您感到惊讶？是的，是的，是男爵小姐奥蕾丽，我的莱昂纳德先生，是她把您当作（他哈哈大笑），是她把您当作卡普栖教徒了！——天哪！如果您是卡普栖教徒，那么，您就是凡人肉眼见到过的最亲切友好的卡普栖教徒！——您坦白地说，莱昂纳德先生，您真的是一个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吗？”

“侯爵大人，我不知道，我倒了什么大霉，人家总是要把我当作那个修道士，那个……”

“得啦，得啦！——我不是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官！要是一个宗教的誓言束缚住您的手脚，那这就糟糕啦。——说正经的吧！——男爵小姐奥蕾丽给您带来这场灾难，您不想报仇吗？”

“哪个人的心里会对这位天仙般美丽的小姐产生这样的念头呢？”

“您爱奥蕾丽？”

侯爵边问这话，边用严肃和锐利的目光盯住我的脸。我沉默不语，把手放在胸口。侯爵继续说：

“我知道，自从奥蕾丽和侯爵夫人一起第一次走进这座厅堂的那一刻起，您就曾爱上她了。——如今您又被爱上了，而且是带着一种我简直不敢相信温柔的奥蕾丽会有的激情。她心里只有您，侯爵夫人全都告诉我了。您相信吗，您被逮捕后奥蕾丽沉浸于一种完全绝望的、灰心丧气的情绪之中，这使她一病不起，几乎死于非命？当初奥蕾丽以为您是杀害她兄长的凶手，所以她的痛苦令我们感到越发不可理解。当初您就被爱上了。唔，

莱昂纳德先生，或者不如说是冯·克茨岑斯基先生，您是贵族出身，我就以一种会令您感到愉快的方式来确定您在宫廷的地位吧。您娶奥蕾丽。——过几天我们就举行订婚典礼，我自己将接替新娘父亲的位置。”——我默默站在那儿，心里七上八下充满了矛盾的情绪。——“再见，莱昂纳德先生！”侯爵边说边友好地向我挥挥手，离开了房间。

奥蕾丽当我的妻子！——一个罪恶的修道士的妻子！不！黑暗的势力是不愿意产生这样的结果的，不管怎样的命运降临到这个可怜女子的头上！——这个念头在我心中升起，战胜着种种与之相抗拒的想法。我感觉到，必须立刻拿定一个什么主意，但是我白白思虑着无痛苦地与奥蕾丽分手的办法。一想到从此就再也见不到她，我便受不了，但是她就要当我的妻子，这使我内心充满一种我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厌恶。我心中分明有一种预感，感觉到一旦这罪恶的修道士站在主的祭坛前，亵渎并戏弄神圣的誓言，那么，那个陌生画家的形象就不像在监狱里那样温和、给人带来慰藉，而是像在弗兰齐斯科的婚礼上那样宣告复仇和毁灭，那个形象就会出现并使我蒙受无可名状的耻辱，陷入一时的和永恒的灾难了。但是随后我听见内心深处一个模糊的声音：“可是奥蕾丽必须成为你的妻子！低能的傻瓜，你打算怎样改变降临你们头上的厄运？”接着，这声音又在说：“扑倒——你扑倒在尘埃里吧！——冲昏了头脑，你在犯罪！她永远也不会成为你的妻子；这是圣罗莎丽娴本人，你竟想用尘世的爱拥抱她。”这样在令人心惊胆战的力量的矛盾冲突中来回受到折腾，我没有能力去思考，去预感，我必须怎么办才能逃脱那似乎到处威胁着我的毁灭的命运。那种内心激动的心境已经消逝，我怀着那样的心境觉得我的整个一生，我在F.男爵府邸那后果严重的逗留只是一场艰难的梦。在忧郁和沮丧中，我只把自己

看作是卑鄙的好色之徒和罪犯。我对法官，对侍医所说的一切纯粹都是愚蠢的、杜撰得很低劣的谎言，没有一个内心的声音曾像我平时劝说我自己那样讲过话。

我沉入冥想，对自身以外的一切充耳不闻、浑然不觉，悄然行走在街道上。马车夫的高声吆喝，马车的辚辚声使我惊醒，我急忙跳到一边。侯爵夫人的马车缓缓行驶过去，侍医从车门里探出身来，友好地向我挥手；我跟着他走到他的寓所。他从车上跳下来，一边说着："我刚从奥蕾丽那儿来，我有一些话要对您说！"一边把我拽到楼上他的房间里。"哎，哎，"他开了腔，"您真性急，真莽撞！您干的什么好事！您突然像个幽灵出现在奥蕾丽面前，这个可怜的、神经脆弱的孩子受这一惊给吓出病来了！"——侍医发现我脸色发白。"唔，唔，"他继续说，"情况倒也不算太糟，她又在花园里散步了，明天就和侯爵夫人一起返回首府城市。关于您，亲爱的莱昂纳德，奥蕾丽谈论得很多，她心心念念盼望着能再次见到您并向您表示歉意。她以为，她一定是让您觉得既幼稚又愚蠢了。"

我一想到在避暑行宫所发生的事，我便不知道该怎样来解释奥蕾丽的话。

医生似乎知道侯爵与我所策划的事，他毫不含糊地向我暗示这一点，凭着他那善于把握自己周围一切事物的聪明和活力，不久他便成功地让我摆脱忧郁的心境，使得我们的谈话变得明快起来。他再次描述，他是如何遇见奥蕾丽的，她像个不能从艰难的梦境中缓过神来的孩子，半闭着眼睛，笑眯眯的眼里噙着泪水，用手支着小脑袋，躺在床榻上，向他诉说了她的病态的幻象。他复述她的话，模仿着这个怕羞的姑娘那被轻声叹息打断的语声，并且很会一边尽情打趣她的某些抱怨，一边说几句俏皮、讽刺中透着慰藉的话充分抬高这个可爱的形象，使这个形象简直

是生动活泼地浮现在我眼前。况且,他还把庄重的侯爵夫人当作陪衬,这使我颇感轻松愉快。“您想到过吗,”他终于开了腔,“当初您进入这座首府城市的时候,您想到过吗,您会在这里经历这么多奇特的事情? 先是那个天大的误会,它让您落入刑事法庭的手中,随后便是这桩真正令人羡慕的幸运的事儿,侯爵朋友替您安排的这桩幸运的事儿!”

“我确实必须承认,侯爵的友好接待一开始就令我感到欣慰;可是我觉得,我现在之所以受到他分外的尊敬,受到宫廷里所有人的尊敬,这无疑要归功于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吧。”

“不仅仅要归功于这个情况,还要归功于另外一个小小的情况,这个情况您大概能猜得着。”

“猜不着。”

“现在人们虽然一如往常直截了当地——因为您愿意这样——叫您莱昂纳德先生,但是现在谁都知道您是贵族出身,因为来自波兹南的消息证实了您所说的话。”

“可是这怎么会对侯爵,对我在宫廷圈子里受到的尊敬产生影响呢? 侯爵结识我并邀请我参加宫里的社交活动的时候,我曾表示异议说,我只是平民出身,侯爵当即对我说,科学使我变得既高贵且有能力参加他身边的社交聚会。”

“他确实是这样的,炫耀炫耀对科学和艺术有着开明的观点。您一定在宫廷圈子里见到过某些平民学者和艺术家,但是这些人缺乏轻快的精神生活,他们不能在轻松愉快的讽刺中站到使他们超越全体的高度上,他们当中的感情细腻的人我们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大概根本就没有。尽管有着最良好的愿望,想显出自己相当没有偏见,在贵族对平民的态度中依然会搀杂进某种看上去像恩赐态度,像对实际上是不得体行为的容忍态度的东西;这是没有哪个人容忍得了的,因为他怀着应有的骄傲分

明感觉到，在贵族社会只有他才是那个必须对思想平庸和乏味的东西表示恩赐和容忍的人。您自己就出身贵族，莱昂纳德先生，但是我听说，您受过地道的宗教的和科学的教育。可能正因为如此，您就是我自己在宫廷圈子里的贵族们中间见到的第一个贵族，竟让我现在也没感觉到你身上有任何就不好的意义上来说的贵族气味。您可能会以为，我是以平民的身份讲出了自己的先入之见，或者是我个人遇到了什么事，这引起一种偏见，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我是一个例外地不但受宽容而且也受关怀和爱护的阶级的一员。医生和听取忏悔的神父是占支配地位的人——支配着身体和灵魂，所以无论如何都是良好的贵族。消化不良和永人地狱不是也会给最有宫廷气派的人带来某些烦恼的吗？但是在听取忏悔的神父当中，这一点只适用于天主教。新教牧师，至少在乡下，只是下级官吏，他们在感动了老爷太太们的良知后坐在餐桌的最末端谦恭地喝醇酒吃佳肴。抛弃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这可能是艰难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缺乏良好的意愿，因为有些贵族可能会猜想，他只有作为这样的贵族才能在生活中保持一种地位，否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赋予他取得这种地位的权利的。祖先—贵族自豪感是我们这个使一切越来越充满精神生活的时代的一个极其奇特的、近乎可笑的现象。——从骑士制度，从战士和武器出发，形成了一个专门保护别的阶级的特殊阶层，被保护人对保护人的从属关系便自动产生。学者、艺术家、手工业者、商人尽管可以夸耀他们的科学、艺术，他们的行业，‘瞧，’骑士说，‘这里来了一个桀骜不驯的敌人，你们这些缺乏战争经验的人是对付不了这个敌人的，但是我久经沙场，我手握宝剑走到你们的前面，轻松自如地拯救你们的生命，你们的财产。’——然而，凶残的暴力正日益从地球上消失，精神日益萌发、生长，它那压倒一切的力量日益显露出来。

不久人们就会发现，一个强有力的拳头，一副铠甲，一把有力挥舞的剑不足以战胜精神的意愿；甚至连战争和行使武力也服从时代的精神原则。每一个人将越来越立足于依靠自己，他必须从自己内心的精神财富中汲取力量，即使国家赋予他某种耀眼的外在的光彩，他也必须凭借这种力量去引起世人对自己的注意。从骑士制度中产生出来的祖先自豪感则以与此相反的原则为依据，那种祖先自豪感的唯一根据就是这句话：‘我的祖先是英雄，所以我同样也是一个英雄。’往上追溯的年代越久远，就越好；因为倘若人们轻易就能看出，一位祖父的英雄意识来自何处，他是在哪里被赐予贵族称号的，那么，人们就不会怎么相信像一切贴得太近的神奇事物那样的东西了。一切又关连到英雄气概和体力。强健、结实的父母至少一般来说会有同样强健、结实的孩子，好战的意识和勇气也这样代代相传。所以，保持骑士阶级的纯洁便是那个古老的骑士时代的需要，而生一个小贵族，让可怜的平民百姓可以向这个小贵族祈求：‘请你别欺凌我们，而是保护我们免受别的小贵族的欺凌吧，’这对于一位古老家族的小姐来说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功绩，至于说到精神财富，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很有智慧的父亲们往往养育出愚笨的儿子，而正因为时代把精神上的东西偷偷塞入到按自然法则的骑士制度中去了，所以，顾念到世传贵族的证明，出身于莱布尼茨[①] 家族比出身于阿玛迪斯·冯·加利[②] 家族或圆桌武士团的某一个古老骑士家族也许会更令人忧心忡忡。时代精神按既定方向前进，而有祖先自豪感的贵族的处境则显著恶化；所以那种

---

①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哲学家，学者和国务活动家。

② 阿玛迪斯，威尔士国王之子，是一位传奇式的骑士英雄，是亚塔尔王圆桌武士团的一名成员。

对高度适应世人和国家的平民的态度，那种不审慎的、掺和着赞赏功绩和可厌的倨傲恩赐的态度可能就是一种模糊的、灰心丧气的情感的产品，他们怀着这种情感担心这种早已失去时效的陈旧玩物在智者们的眼前显得逊色，在他们面前出乖露丑。应该感谢苍天，许多贵族，男男女女，认清了时代精神并展翅翱翔，达到了科学和艺术向他们呈献的生活高度；科学和艺术将像祛除鬼神那样祛除那个怪物。”

侍医的这一席话把我引进了一个陌生的领域。我从未想到过要对贵族以及贵族与平民的关系进行思考。侍医一定没有料到，我先前恰恰就是属于按他的论断没有贵族自豪感的第二等级的。——在班市最显贵的贵族之家我难道不是极受重视、极受崇敬的听取忏悔的神父吗？——细细一琢磨，我认识到，我自己已经重新编织了自己的命运，我的贵族身份来源于我在宫里向那位老贵妇举出的克维茨岑克采沃这个名字，所以侯爵才产生了让我与奥蕾丽结婚的念头。

侯爵夫人已经回来。我急忙去看望奥蕾丽。她带着美丽、纯洁的羞怯接待我；我把她搂进我的怀抱并且在这瞬间想到，她可能会成为我的妻子。奥蕾丽比往日更柔和、更体贴人微。她的眼里噙满着眼泪，她讲话的声音带着忧伤请求的腔调，宛如闹别扭的孩子发过脾气又回心转意了。——我可以回想我造访侯爵夫人避暑行宫的事啦，我热切希望了解全部情况；我恳求奥蕾丽信赖地告诉我，当初是什么事把她吓成那个样儿。——她沉默不语，她垂下眼帘，但是，可能就是那个可怕的相貌酷似我的人的这个想法强烈地把我自己攫住，我不由得大声叫喊：“奥蕾丽！天哪，当初你在我们后面看见了哪个可怕的人啦！”她满脸惊讶地望着我，她的目光变得越来越呆板，后来她突然跳起来，仿佛她想逃跑，然而她却没动并啜泣，双手捂住眼睛：“不，不，不

——不是他!”——我轻轻抓住她,她疲惫不堪地坐下。“谁,不是谁?”——我急切地问,隐约感觉到了她内心可能正在展开的全部活动。——“啊,我的朋友,我亲爱的,”她小声、忧伤地说;“你不会把我当作一个疯疯癫癫的耽于幻想的女人吧,如果我把一切……一切……在最纯洁的爱情的无限喜悦中一再搅得我精神错乱的这一切全告诉你的话?——一个可怕的梦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它便将可怕的幻象呈现在我们之间;看见你突然走进侯爵夫人避暑行宫我的房间,这梦境便阴森森袭上我心头。你知道,从前有一个邪恶的修道士,他就像你当初那样跪在我身旁,想利用神圣的祷告对我施行非礼。他像一头野兽狡猾地窥伺着它的猎获品,偷偷向我逼近过来的时候,他成了杀害我兄长的凶手!啊,你呀!……你的容貌!……你的语言……那个幻象!……别让我说吧,哦,别让我说了吧。”奥蕾丽向后仰身;她以半躺卧的姿势,用手支着脑袋,靠在沙发的角隅,富有青春魅力的身体的圆凸部分显现出丰满的线条。我站在她面前,贪婪的眼睛尽情品味着这无穷的妩媚,但是魔鬼的讥讽在与情欲抗争,那讥讽的声音在我内心说:“你这个倒霉的女人,你这个被撒旦收买了的女人,难道你逃脱他的,逃脱那个修道士的控制了吗,那个修道士诱惑你趁你祈祷之机犯罪?如今你是他的未婚妻……他的未婚妻!”我逃脱监狱、逃脱死神后在公园里再次见到奥蕾丽时似乎由一束天光燃起的对她的爱瞬间便从我内心消失,她的堕落将会是我的生命的闪光点,这个念头充盈着我的内心。——有人来唤奥蕾丽去见侯爵夫人。我明白了,奥蕾丽的一生一定与我自己有某些我至今尚还不知道的关联;然而我却无法得知这个情况,因为奥蕾丽不顾我一再请求不愿意进一步解释她随口说出的那几句话。一个偶然的机会向我揭露出她想隐瞒的情况。——有一天,我正待在负责发送

侯爵及王室成员私人信件宫廷官吏的房间里。奥蕾丽的侍女拿着一封厚厚的信走进房间并把信放到桌上，和其他的已摆放在那儿的信件放在一起，这时那官吏恰好不在房间里。匆匆一瞥，我便确信，这信是写给女院长，写给侯爵夫人的姐姐的，是奥蕾丽亲笔所写。我料定信里含有种种尚未探知的情况，便以飞快的速度把信浏览一遍；那官吏还没回来，我便拿着奥蕾丽的信离开了房间。

你这个修道士或是打算从我的所作所为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的囿于世俗活动的人，你读一读我在这里插入的这几页信吧，读一读这位虔诚的、纯洁的姑娘的自白吧，它们浸湿着悔罪、绝望的罪人的痛苦泪水。但愿这位虔诚的姑娘能让你心明眼亮，一如罪孽和恶行时代的光辉的慰藉。

奥蕾丽致齐斯脱齐泽
女修道院院长的信

我亲爱的善良的母亲！我该用什么样的话来向你宣告，你的孩子是幸福的，那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形象终于让爱情的神奇魔力给祛除掉了，那个形象如同一个阴森可怕的幽灵，掐着种种花朵儿，摧毁着一切希望，闯入我的生活之中。但是现在我心里感到沉甸甸的，每逢你怀念我那不幸的兄长，怀念我的忧伤致死的父亲，并且在我绝望和痛苦时给我以勇气的时候，我总是不像在作神圣忏悔时那样完全向你敞开我的心扉。不过，我也是现在才能将深埋在我心底的这个幽暗的秘密讲出来。这情形，就仿佛是一种凶恶的、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力量像一个令人恐怖的幽灵那样用极虚假的手法向我虚构出一幅我的最高人生幸福的图景。我将犹如在波浪起伏的大海上来回摇摆并且也许将无

可挽救地沉没。然而，就在我眼看就要大难临头的时候，苍天像创造了一个奇迹似地助了我一臂之力。——我必须回到我早先的童年时代，以便把一切说清楚，因为这颗在这么长久的时间里一直在腐败滋生着的萌芽当初就已经被植入我的心田了。我才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春光明媚，我正和赫尔莫根在我们府邸的花园里玩耍。我们采摘各种鲜花，往日里并无此种兴致的赫尔莫根，这会竟一反常态，给我编起花环来，我用这些花环打扮自己。“现在我们到母亲那儿去吧，”我说，我身上已经挂满了花环；但是赫尔莫根却猛地跳起来，扯开嗓门大喊：“让我们就待在这儿吧，小丫头！母亲正在蓝色小房间里和魔鬼谈话呢！”——我根本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依然还是吓呆了，最终竟号啕大哭起来。“傻妹子，你哭什么，”赫尔莫根说，“母亲天天和魔鬼谈话，魔鬼不伤害她！”我怕赫尔莫根，因为他的目光显得那样忧郁，他讲话的口吻显得那样粗暴，我缄默不语了。当时母亲已经病势沉重，她常常发作可怕的痉挛，这种痉挛会渐渐变成一种近似死亡的状态。我和赫尔莫根，我们随后就让人给带走。我不停地啼哭，但是赫尔莫根瓮声瓮气地说：“她迷恋上魔鬼了！”就这样，我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这样的念头：母亲和一个凶恶、丑陋的鬼怪有关系，因为我对魔鬼没有另外的想法，我还不知道教会的信条嘛。有一天，人们让我一人独自待着，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惧，当我发现我恰好是在那间按赫尔莫根的说法母亲和魔鬼谈话的蓝色小房间里时，我竟吓得两腿发软，不会逃跑了。房门开启，母亲脸煞白，她走进来，走到一堵墙壁的前面。她用低沉、深切悲叹的语声说：“弗兰齐斯科，弗兰齐斯科！”话音刚落，墙后面窸窸窣窣便有了动静，墙壁分开，一位俊美的、穿一件紫外衣着装奇特的男子的与真人一样大小的画像顿时便清晰可见。这个男子的身材、脸面给我留下难以描绘的印象，我高兴

得欢呼起来;母亲往四下里一看,这才看见了我并怒气冲冲地大声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奥蕾丽?——谁把你带到这儿来的?"——向来温和、善良的母亲怒不可遏,我还从未见过她生这么大的气。我以为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啊,"我眼泪汪汪口吃着说,"他们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我才不愿意呆在这儿呢。"可是我发觉那幅画像不见了,我就说:"啊,那幅美丽的画像! 那幅美丽的画像在哪儿!"——母亲把我抱起来,吻我亲我,说:"你是我的可爱的好孩子,但是那幅画像谁也不许看见,而且它也永远消失了!"我跟谁也没说我所碰到的事,我只是有一回对赫尔莫根说:"你听着! 母亲不是和魔鬼,而是和一个美丽的男人讲话,但是这个男人只是一幅画像,母亲一喊他,他就从墙里跳出来。"这时,只见赫尔莫根神情呆板地望着前方,喃喃地说:"魔鬼爱显出什么样子,就让他显出什么样子好啦,这是牧师先生说的,但是魔鬼确实不伤害母亲。"——我感到一阵恐惧,我恳求赫尔莫根别再谈论魔鬼。我们去首都,那幅画像渐渐从我的记忆中消失,直至我们在善良的母亲去世后返回乡下时也没再出现。那间蓝色小房间所在的府邸的侧翼一直没住人;那里都是我母亲的房间,父亲一走进去,每每就会在自己心中勾起痛苦的回忆。因为要修缮房屋,终于才不得不开启那些房间;我走进那间蓝色小房间,这时工人们正忙碌着要挖开地板。一个工人刚掀开房间中央的一块地板,墙后便有窸窸窣窣的响声,墙壁向两边分开,那幅陌生人的和真人一样大小的画像便显现出来。人们发现地板下面有弹簧,把它一压紧,它就驱动墙后的一台机器,把墙上的护壁镶板向两边分开。这下我生动地回忆起我童年时代的那个时刻,我的母亲又站在我面前,我热泪盈眶,但是我不能把目光从这个陌生、俊美的男子身上移开,他用闪着炯炯光芒的眼睛望着我。大概有人立刻把这情况向我父亲作了禀报,我还

站在画像前，他便走了进来。他只看了一眼那幅画像，便惊骇地站住脚并闷声闷气喃喃自语道："弗兰齐斯科，弗兰齐斯科！"说罢，他迅速向工人转过身去并厉声命令："立刻把这幅画像从墙上卸下，把它卷起来，交给赖因霍尔德。"我觉得，我似乎从此就再也见不到这个漂亮、潇洒的男子了，他身穿那件奇异的衣服在我看来就像一位高贵的鬼怪君侯；可是一种无法克服的胆怯却制止我去请求父亲别毁掉这幅画像。不过，没过几天，这个惊人的画像事件给我留下的印象便从我内心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已经十四岁了，却仍还是个毛里毛躁的野孩子，以致我对严肃、庄重的赫尔莫根竟形成相当奇特的鲜明对照，父亲常常说，如果说赫尔莫根似乎更像一个文静的女孩子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相当淘气的男孩。这个情况不久就起了变化。赫尔莫根开始满怀激情、全力以赴地作骑士的武术训练。他只生活在战斗和战役之中，他一心都扑在这上面，由于当时正好有战争，他便恳求父亲让他立刻到军队去服役。而我则在那时候恰恰被那样一种难以说明的情绪所攫住，那种情绪我无法解释，它不久便搅得我精神恍恍惚惚。一种奇异的不舒服的感觉似乎从内心深处生出并且强制把握住了一切生命的脉搏。我常常处于一种近乎昏迷的状态，随后脑海里便浮现出种种奇特的幻象和梦境，于是我便觉得，我仿佛看见了一个充满幸福和快乐的光辉的极乐世界，我只能像一个还未完全睡醒的孩子那样睁不开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我往往会忧伤得要死，高兴得忘乎所以。为了一点点小事，我的眼泪便会夺眶而出，一种无法解释的渴望常常增强成为身体上的疼痛，直痛得四肢痉挛抽搐。父亲发现了我的状况，把这归因于神经过度受刺激，他求助于医生，医生开出种种药物，可是它们都没有任何疗效。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个陌生男人的被遗忘的画像十分突然地浮现在我脑际，

它是那样栩栩如生，以致我竟觉得，仿佛它就在我面前，同情的目光盯着我。“啊！——难道我就要死了吗？——这是什么，竟这样叫人难以忍受地折磨着我？”我就这样对着那个梦中的形象叫喊，于是那个陌生人微笑着答道：“你爱我，奥蕾丽；这就是你的痛苦，可是你能违背奉圣职的人的誓言吗？”——我不胜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陌生人竟穿着卡普栖教团的教团服装。——我竭尽全力振作起精神，以便从这梦幻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我成功了。我坚定地相信，那个修道士只是在我想象中玩弄一种轻浮、虚假的把戏罢了，可是我却分明清楚地预感到，爱情的秘密已经向我展现。是的！我怀着无比强烈的觉醒了的情感，怀着年轻的心灵能焕发出来的全部激情和热情爱这个陌生男人。在我自以为看见了这个陌生男人的那些个梦幻般的苦思冥想的时刻里，我身体上的不适感似乎达到了顶峰，我明显地好转了，我的神经衰弱症减轻了，可是对那幅画像的这种紧追不舍，这种对一个只生活在我内心世界的人的想象中的爱，使我看上去仍像一个耽于幻想的人。我对一切都漠然无动于衷，我坐在社交聚会上，一动也不动，由于我沉思冥想，不注意人家说的话，所以我往往答非所问，致使人们竟以为我是一个蠢女孩。在我兄长的房间里，我看见桌上放着一本陌生的书；我翻开书，那是一本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小说：“修道士”！——我打了一个寒战，顿时便想到，这个陌生的情人是个修道士。我从未料想到对一个奉圣职的人的爱会是不道德的，这时我耳际突然响起那个梦中形象的话：“你能违背奉圣职的人的誓言吗？”——现在这句话才以其沉重的份量嵌入我的心田，深深地伤害了我。我觉得，那本书似乎会给我提供某种启迪。我顺手拿走它，我读了起来，那奇特的故事把我吸引住，但是当发生第一起谋杀，当可怕的修道士犯下越来越邪恶的罪行，当他终于和恶魔结成同盟，这时我被无名

的恐惧攫住，因为我想起了赫尔莫根的那句话："母亲在和魔鬼讲话！"于是我便以为，这个陌生男人和小说里的那个修道士一样，是一个把自己出卖给恶魔的人，是想来诱惑我的。然而，我却控制不住对活在我心中的那个修道士的爱。现在我才知道是有邪恶的爱情的，我对它的厌恶之情和那种充满我心胸的情感抗争着，这场斗争以奇特的方式使我变得神经过敏。只要有一个男人待在附近，便往往会有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袭上我的心头，因为我会突然觉得，仿佛此人就是那个修道士，他现在就要抓住我，把我拖进毁灭的深渊。赖因霍尔德旅行归来，讲述了许多关于一个名叫梅达杜斯的卡普栖教徒的事，说是此人作为讲道者遐迩闻名，他自己就曾在什么地方怀着惊讶的心情听过这个人布道。我想到了小说里的那个修道士，一种奇异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我隐约感到，这个可爱而又可怕的梦中形象可能就是那个梅达杜斯。这个想法令我感到恐怖，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的病情确实比我所能忍受的要更难堪、更严重。我沉浸在预感和梦幻的海洋中。但是我徒劳地试图将那修道士的形象从我内心祛除出去；我这个不幸的孩子无法抗拒对这位奉圣职的人的邪恶的爱。——有一次，一个神父来拜会我父亲，这也是常有的事。他详细论述魔鬼的各种不同的诱惑，有些话触动了我的心，神父描述年轻人的那种绝望的境况，说是恶魔想开辟通往年轻人心灵的道路，他只遭到年轻人微弱的抗拒。我的父亲添加了几句话，仿佛他是在谈论我似的。最后神父说道，只有无限的信心，只有始终不渝的信任，不仅是对友好的人，而且也是对宗教和教士们的信任，只有这些才能给人以援救。这一席奇怪的谈话促使我去寻找教会的安慰并通过悔过供认在神圣的忏悔中以求使自己的心胸得到宽舒。翌日清晨，我就想到坐落在我们家宅近旁的修道院教堂去。那是一个我所度过的极痛

苦的、骇人的夜晚。我从未见过、从未想到过的可憎、邪恶的幻象在我脑海浮现，但是随后便只见那修道士站在其间，像是要援救我似地向我伸出手来，并且说："你只要一讲出来，说是你爱我，你就可以摆脱全部困境。"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喊了起来："是的，梅达杜斯，我爱你！"——地狱的鬼怪们顿时便消失不见！我终于起床，穿上衣服，向修道院教堂走去。

晨光正斑斓地从彩色玻璃窗户照进来，修道院的一个杂役在打扫过道。我从边门走进去，离边门不远处摆着一个祭献圣罗莎丽婀的祭坛，我在那里作了一个简短的祈祷，随后便迈步向忏悔室走去，我看见忏悔室里有一个修道士。救命，我的天哪！——那是梅达杜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对我这样说了。我顿时便被巨大的恐惧和爱情攫住，但是我感觉到，只有坚强的勇气才能拯救我。我向他本人忏悔了我对那位奉圣职的人的爱情，甚至还不止于此！……永恒的上帝啊！这时候我觉得，仿佛我已经常常在无可安慰的绝望心境中诅咒过这帮束缚住这位情人手脚的圣徒们，并且连这个我也忏悔了。"你自己，梅达杜斯，你自己就是我极其爱恋的那个人呀。"这是我能讲得出口来的最后一句话，但是现在教会的缓解痛苦的慰藉话语像上天的慰语，从那位我突然觉得不再是梅达杜斯的修道士的唇间涌流出来。接着，一位年高望重的朝圣者挽住我的胳臂，领着我缓步穿过教堂的过道从正门走了出去。他讲了高度神圣的、美好的话语，但是我就像一个在摇篮里听着轻柔、甜蜜的催眠曲的孩子那样不由自主地进入了梦乡。我失去知觉。当我醒来时，我身穿衣服躺在我房间里的沙发上。"谢天谢地，危象已经过去，她醒过来了！"一个声音说。这是医生在对我父亲讲话。人们告诉我，早晨有人发现我处于僵化和昏迷不醒的状态，担心我得了神经卒中。你看，我的亲爱的、虔诚的

母亲，我在梅达杜斯修道士那儿作的忏悔只是在一种过度兴奋状态下做的一场生动的梦，但是圣罗莎丽婀，我常常恳求的、甚至在梦中也祈求其肖像的圣罗莎丽婀，她让一切向我这样显现，以便我可以得到拯救，摆脱狡诈的恶魔套在我脖子上的绞索。对穿修道士服的那个幻象的疯狂的爱恋从我内心消失了。我完全康复，这才快快活活、无拘无束地踏进生活之中。——可是，公正的上帝哪，那个可恨的修道士居然又一次以可怕的方式把我置之于死地。我当即便认出那个出现在我们府邸的修道士恰好就是我在梦中向之忏悔的梅达杜斯。“这就是那魔鬼，母亲和他谈过话，你当心，你当心！——他在追逐你！”不幸的赫尔莫根总是这样谆谆告诫我。啊，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警告我。自从那修道士用闪耀着邪恶淫欲的光芒的眼睛盯住我、随后便假装欣喜地祈求圣罗莎丽婀的那第一刻起，他便令我感到无名恐惧、毛骨悚然。我的善良的、亲爱的母亲，你知道此后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情。可是，啊，我不是也得向你承认吗，那修道士对我来说更加具有危险性，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激起一种感情，这就是说，一种犯罪的念头首先在我心中产生，我不得不与恶魔的诱惑抗争？有的时候，我这个失去理智的人竟相信那修道士的那些伪善的虔诚的话语，在那样的时刻我甚至觉得，仿佛从他的内心闪耀出天堂的火花，可以在我心头燃起纯洁的超世俗的爱情。但是后来他竟用奸诈的计谋，甚至趁作热情祷告之机煽起一片来自地狱的火焰。后来我热情恳求的圣徒们像派遣护卫我的保护天使那样给我派来了兄长。——你想想吧，亲爱的母亲，我多么害怕，我第一次在宫中露面后不久，这里便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我以为自己一眼便认出此人就是梅达杜斯修道士，尽管他身穿世俗服装。我一看见他，便昏厥了过去。在侯爵夫人的臂弯里一醒过来，我便大声喊叫：“就是他，就是他，他就是杀害我兄

长的凶手。”——“对，就是他，”侯爵夫人说，“他就是乔装打扮的梅达杜斯修道士，从修道院里逃出来的；简直酷似他的父亲弗兰齐斯科……”啊，天哪，我在写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母亲的那幅画像是弗兰齐斯科……折磨着我的那个虚假的修道士形象完全是他那副相貌！——梅达杜斯，我认出他就是奇异的忏悔梦幻中的那个形象。梅达杜斯是弗兰齐斯科的儿子，是弗兰茨，你，我的好母亲，你让他接受了那样虔诚的教育，他如今却陷进了犯罪和亵渎的泥坑。我的母亲和那个弗兰齐斯科有什么关联，她竟偷偷保存他的画像并且在一看见它时便似乎沉浸在对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的怀念之中？——这是怎么回事，赫尔莫根怎么会把这画像看作魔鬼，这幅画像怎么会就奠定了我奇异地误入歧途的基础？我深深陷入忧患和疑虑之中。——神圣的上帝，我已经逃脱紧紧缠绕住我的那股恶势力的控制了吗？——不，我不能继续写下去了，我觉得，仿佛我沉入昏暗的黑夜之中，没有一颗希望之星在发光，会亲切地给我指示我要行走的道路！

（几天以后。）

不！没有什么阴郁的疑虑可以驱散我心头升起的明媚的阳光。我尊敬的母亲，据我所知，年高望重的长老屈里卢斯已经向你详情报告了，莱昂纳德一案起了一个多么糟糕的转折，我一时操之过急，把这个莱昂纳德交给凶恶的刑事法庭处置。真梅达杜斯被抓住了，他那也许是伪装的癫狂不久便完全减退，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期待着受到公正的惩罚，还有……不过别再罗列下去了吧，因为孩提时代曾受你万般珍爱的这个罪犯的可耻命运定会让你感到无限伤心的。——这个奇怪的案子是宫廷里唯一的话题。人们把莱昂纳德看作一个老奸巨猾、冥顽不化的罪犯，因为他什么都否认。——天哪！——有些话语像匕

首一样刺进我的胸膛，因为我心中的一个声音神奇地说："他是无辜的，这是明摆着的嘛。"——我对他感到最深切的同情，我不得不向我自己承认，我一回忆起他的形象，那形象便会在我心中激起我无法加以曲解的情感的波澜。是的！——他在世人心目中似乎还是个邪恶的罪犯的时候，我便已经无限深情地爱上他了。必须让一个奇迹来拯救他和我，因为一旦莱昂纳德死于刽子手之手，我也就会死去。他是无辜的，他爱我，不久他就完全属于我了。就这样，早年孩提时代的一个朦胧预感，一股敌对势力企图奸诈地加以搅混的一个预感，便无比美妙地溶化成生气勃勃的、无比欢乐的生活。啊，虔诚的母亲，你祝福我，祝福我的爱人吧！——啊，但愿你的幸福的孩子可以在你的怀里痛哭一场以宣泄她那满腔的巨大喜悦！——莱昂纳德酷肖那个弗兰齐斯科，他只是显得个头高一些，还有某一个他的民族（你知道，他是波兰人）所特有的性格特征也使他显得与弗兰齐斯科以及梅达杜斯修道士有很明显的区别。哪怕只是一个瞬间把才智横溢、机警敏捷、英俊潇洒的莱昂纳德看作一个跑掉的修道士，这也压根儿就是愚蠢无比的行为。可是在我们宅邸发生的那些可怕事件，那可怖的印象仍还那样的强烈，以致只要莱昂纳德一出其不意地向我走来并用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我——啊，那眼睛简直太像梅达杜斯的眼睛了，——我往往就会不由得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就可能会冒着危险，做出幼稚可笑的举动来伤害我的爱人。我觉得，仿佛只有神父的祝福才能祛除那些邪恶的形象，它们现在还在以十分敌对的态度将某些阴影投入到我的生活之中。我的尊敬的母亲，你在作虔诚的祈祷时为我和我的爱人祝福吧！——侯爵希望不久就举行婚礼；今天我给你写这封信，以便你能在你的孩子一生中的庄严的、不吉祥的时刻里惦记着她。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奥蕾丽的信。我觉得，仿佛信里闪现出圣灵，它正在渗入我的内心，在它的纯洁的光芒的照耀下一切罪恶的、淫邪的火焰正在熄灭。一看到奥蕾丽，我心头便泛起神圣的畏惧，我不敢像往常那样去热烈抚爱她。奥蕾丽察觉我的态度有了变化，我满怀悔意地向她承认，我偷看了那封致女院长的信；我以一种无法解释的冲动来为我的行为辩护，这冲动就像一种看不见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强大威力，我是无法抗拒的，我断言，正是那种不可抗拒的、对我施加着影响的力量想向我显示忏悔室的那个幻象，以便向我表明，我们的最真挚的结合是它的永恒的旨意。“是的，你这个虔诚而可爱的孩子，”我说，“我从前也曾做过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你向我表白你的爱情，但是我是一个不幸的、命途多舛的修道士，地狱的千重痛苦撕碎着我的胸膛。——我怀着不可名状的热烈情感爱恋着你——爱恋着你，可是我的爱情是罪孽，双料的、邪恶的罪孽，因为我是修道士、你是圣罗莎丽婀呀。”奥蕾丽吓了一跳。“天哪，”她说，“天哪，一个深藏不露、玄妙莫测的秘密贯穿我们的一生；啊，莱昂纳德，让我们永远也不要去翻动裹住它的那块披纱吧，谁知道，那后面隐藏着什么令人胆寒的、骇人听闻的秘密。让我们虔诚，让我们在忠贞不渝的爱情中互相依傍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抵御那黑暗的势力，这股势力的幽灵也许正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我们。你读了我的信，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本来我自己就应该向你披露这一切的，我们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可是我觉得，仿佛你在与某些从前曾相当有害地闯入你生活的人物抗争，而这一情况你却因不适当的胆怯而不敢说出口来！——你要真诚，莱昂纳德！——一次坦率的供认将会极大地舒缓你的心胸，我们的爱情将会发出灿烂的光芒！”听着奥蕾丽的这一席话的时候，我万

分痛心地感觉到，我内心怀有欺诈的意图，就在不多一会儿以前我还曾欺骗过这个虔诚的孩子；这种情感以奇特的方式在我心头越来越强烈地激起，我必须向奥蕾丽透露——透露全部真相，可是我要赢得她的爱情。“奥蕾丽——你呀，我的圣女，——你会把我从……”就在这个时候，侯爵夫人走了进来，她那副一脸讥诮、一肚坏水的样子把我突然扔回到地狱。现在她必须容忍我，我站在那儿，并以奥蕾丽的未婚夫的身份大着胆子、厚着脸皮出现在她面前。我压根儿就只有和奥蕾丽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摆脱掉了种种邪恶的念头；但是随后我也领悟到了永恒的幸福。现在我才热切期盼着和奥蕾丽结婚。——一天夜里，我母亲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我想抓住她的手，这才察觉到，这只是雾气，是它在塑造出形象来。“干吗这样愚蠢地诓骗我？”我怒气冲冲地喊；话音刚落，从我母亲的眼睛里便流出光亮的眼泪，可是它们却变成银白色的、闪耀着亮光的星星，闪亮的水珠从星星上滴落下来并绕着我的脑袋盘旋，仿佛它们想构成一道光环似的，可是一只可怕的黑拳却总是把这圆圈撕裂。“你，我干干净净不沾任何罪恶生下的你，”我的母亲柔声细语道，“难道你心力交瘁，竟经受不住撒旦的诱惑啦？——现在我才能看透你的内心，因为我已经摆脱尘世的负担！——振作起来吧，弗兰齐斯科！我要用带子和鲜花打扮你，因为圣贝尔纳杜斯节已到，你应该重新成为一个虔诚的男孩！”——我顿时便觉得，仿佛我必须像往常那样情不自禁就要开始唱颂扬这位圣者的赞歌，但是这时响起了可怕的喧闹声，我的歌声变成一阵狂野的嚎叫，黑色的面纱窸窸窣窣降下，落在我和我母亲的形象之间。——在出现这个幻象的几天之后，我在大街上遇见那位刑事法庭法官。他笑眯眯地向我走来。“您已经知道了吗，”他开了腔，“卡普栖教徒梅达杜斯的案子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就在眼看就要作出

判决，很可能就要判他死罪的时候，他重新显示出疯狂的迹象。原来是，刑事法庭得到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告知他这个噩耗，他听了狂声大笑了起来并且用一种连性格最坚强的人听了也会毛骨悚然的声音大喊：'哈哈哈！——某某某公主（他举出了我们的侯爵的被谋杀的兄弟的名字）早就已经死了！'——现在已经安排医生对他重新进行检查，人们相信，修道士的疯狂是伪装的。"——我让他告诉我我母亲死亡的日期和钟点！她就是在她死去的那个时刻向我显现的，太容易就被遗忘的母亲，正深深嵌入我的思想和情感之中，如今也是我和这个将成为我妻子的天仙般纯洁的女子之间的中间人。变得更温和、更柔软了之后，我这才似乎完全懂得了奥蕾丽的爱情，我实在割舍不下她，割舍不下一个呵护我的圣女，由于她不再竭力要我说出我的秘密，我的这个忧郁的秘密便成了一个我自己也无法探明究竟的、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操纵的事件。——侯爵规定的结婚日期到了。奥蕾丽要一大清早在附近的修道院教堂里的圣罗莎丽婀祭坛前举行婚礼。这一宵我彻夜未眠，并且很久以来第一次热烈地作了祷告。啊！我鬼迷心窍竟不觉得，我作祷告准备犯罪，这祷告就是不赦的罪孽！——当我进入教堂向奥蕾丽走去时，她穿一身白衣、装饰着芬芳的玫瑰花朵天使般楚楚动人地向我走来。她的衣裳以及她的发饰带有某种奇异的古色古香的风味，一个朦胧的印象在我脑际浮现，但是当祭坛——我们就要在那儿举行婚礼，当祭坛的那幅画像突然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那幅画像画的是圣罗莎丽婀殉难的情景，她恰恰穿着这样一身和奥蕾丽一样的衣服。——我难以掩饰这给我留下的可怕印象。奥蕾丽带着一种喜气洋洋、满含爱恋和幸福的目光把手伸给我，我把她搂在怀里，在满怀欣喜地亲吻时我分明再次感觉到，只有通过奥蕾丽我的灵魂

才能得到拯救。一个侯爵府的仆人禀报说侯爵夫妇就要接见我们。奥蕾丽迅速戴上手套，我挽住她的胳臂，这时侍女发现奥蕾丽的头发乱了，她急忙去拿发针。我们在门口等候，奥蕾丽似乎等得不耐烦了。这时，街上出现一阵沉闷的响声，低沉的语声你一言我一语的大声说着话。可以听得见一辆沉甸甸的、缓慢行驶着的车辆的辚辚声。我急忙奔到窗口！——只见那辆由行刑助手驾驭的两边有栅栏的马车正停在宫殿前面，那修道士背朝后坐在马车上，一个卡普栖教徒在他面前大声、激昂地和他一道作着祷告。他因极大的恐惧而脸色煞白，蓄着蓬乱的胡子，他的脸都变样了——然而，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面貌酷似我的人，他的容貌我太熟悉了。——当马车让围观的人群阻碍了片刻后又向前行进起来时，他用闪闪发光的眼睛朝上向我投来滞呆的可怕的一瞥并大笑着向上面号叫："新郎，新郎！……来……到屋顶上来……到屋顶上来……我们到那儿去比试，谁把对方推下去，谁就是国王，就可以喝血！"我大声呼叫："可怕的人……你要干什么……你要我干什么？"——奥蕾丽伸出双臂抱住我，她强行把我从窗口拉走，边走边说："看在上帝和圣母马利亚的份上……他们将梅达杜斯……杀害我兄长的凶手，押赴刑场……莱昂纳德……莱昂纳德！"——顿时，我心中的可怕的怪物们蠢然而动，猛地直立起来，使出了给予他们的那种用以控制不法的邪恶罪人的力量。——我恶狠狠一把抓住奥蕾丽，她大吃一惊："哈哈哈……疯狂的、愚蠢的婆娘……我……我……我是你的情人，你的未婚夫，我是梅达杜斯……是杀害你兄长的凶手……你，修道士的新娘，你哭哭啼啼是想毁掉你的新郎吧？噢，噢，噢！……我是国王……我喝你的血！"——我掏出那把杀人的尖刀——我向奥蕾丽刺去，我将她刺倒在地——我的手上鲜血涌流。——我冲下楼去，挤进人群向那辆马车奔去，我把那修道士

拉下车，将他摔倒在地；这时，我被人紧紧抱住，我愤怒地用尖刀四下乱刺——我脱身了——我向前冲去——人们袭击我，我觉得身体的一侧让人给扎伤了，但是我右手拿着尖刀，左手握拳有力地挥舞着，且战且走，一直走到公园附近的一堵墙壁跟前，我一咬牙跳过这堵墙。“杀人啦……杀人啦……抓住……抓住这个杀人凶手！”我身后喊声震天，我听见丁零当啷的响声，人们想砸开公园锁住的门，我不停地奔跑。我来到一条将公园和紧挨着的一座树林隔开的宽阔壕沟的跟前，我使劲一跳——我跳了过去，我在树林里不停地跑呀，跑呀，直跑到我筋疲力尽倒在一棵树下。当我好似从深深的昏迷中醒来时，已经是沉沉夜色笼罩大地了。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要像一头受追猎的动物那样逃命。我站起来，但是我刚刚走了几步，矮树丛里便簌簌地冲出一个人来，他扑到我背上并用双臂抱住我的脖子。我拚命地想抖脱他——我倒在地上，我将自己的身上朝后顶在树上，一切都是白费力气。那个人吃吃地讥笑；这时，月亮从黑色的枞树林间洒下明亮的光芒，只见那修道士——那个被错当作梅达杜斯的人，那个与我面貌酷似的人，只见他那张死人一样苍白、令人毛骨悚然的脸，这张脸用方才从马车上向上凝视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盯住我的脸。“嘻……嘻……嘻……小修士……小修士，我总是，总是和你在一起……不抛弃……不抛弃你……我不能……不能像你……像你那样奔走……你必须……必须背着我……我从绞……绞架上来……他们想用刑……用刑车……把我处死……嘻嘻……”这个可怕的幽灵就这样讥笑和号叫，我在狂暴惊恐之中力气陡增，像一头被巨蟒紧紧勒住的老虎那样高高往上跳起！——我向树木和大石块飞跑过去，以便不杀死他也至少可以狠狠击伤他，迫使他放开我。这下，他越发狂笑不止，而我则只感到剧烈的疼痛；我试图掰开他那双抠住我

下巴的手，但是这头巨兽似乎就要狠命扼住我的咽喉。一阵狂奔之后，他终于突然掉落下来，但是我刚奔走了几步，他便重新趴在了我的背上，一边吃吃地笑着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那几句可怕的话！重新那样狂怒、拚命奔跑——重新获得自由！——重新被这个可怕的幽灵抱住脖子。——我不可能说清楚，我在这个与我面貌酷似者的折磨下在幽黑的树林里逃跑了多长时间，我觉得，仿佛这一定延续了好几个月之久，我竟这样不吃不喝捱过来了。只有一个神志清醒的时刻我记得清清楚楚，打那之后我便完全不省人事了。我刚刚成功地甩掉了那位与我面貌酷似者，一束明亮的阳光穿透树林，与此同时树林里还响起一阵优美动听的声音。我听出这是修道院作早祷的钟声。“你杀害了奥蕾丽！”这个念头用死神的冰冷的胳臂将我抓住，我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

第二章　忏　　悔

我心中泛起一股温和的暖流。随后我便周身感到一阵奇异的兴奋和刺激;这种感觉变成为思想,然而我的自我已被瓜分成无数小的局部。每一个局部都自己在动,都有着自己的生命意识,脑袋徒然统率着像不忠实的仆从那样不肯听从指挥的四肢。现在各个局部的思想开始像闪光点那样旋转起来,越转越快,最后它们构成一个火圈,旋转速度增长,火圈变小,以致这火圈最后似乎只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火球。从这火球中,火红的光芒喷射而出并带着彩色跳动着的火焰移动着。“这是我的四肢,它们在动,现在我醒啦!”我就这样清晰地思索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突然感到一阵疼痛,响亮的钟声传到我的耳边。“逃跑,继续向前! ——继续向前!”我大声喊叫,想迅速挣扎着站起来,却无力地向后倒了下去。现在我才睁得开眼睛。钟声还在响——我以为自己还在树林里,但是当我打量四周的景物,当我打量我自己的时候,我多么惊讶呀。我身穿卡普栖教团的团服,在一间高大、陈设简朴的房间里,伸直四肢躺在一个软绵绵的床垫上。几把藤椅、一张小桌和一张简陋的床便是房间里仅有的几件家具了。我明白了,我的昏迷状态想必曾延续了一段时间,我一定是在这段时间里被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送进一座收容病人的修

道院里来了。也许因为我衣衫褴褛，所以人家临时给我这件团服穿。那危险——我这样觉得——我已经逃脱。这样一想，我便完全放心了，我决定静候事态的发展，因为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人们不久就会来看视病人的。我觉得身体非常虚弱，除此以外却没有丝毫疼痛的感觉。我只不过这样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情况下躺了几分钟，便听见了像是在一条长长的走廊里走近过来的脚步声。有人打开我的房门，我看见两个男人，其中的一个穿平民服装，另一个却穿天主教护理会男护士服。他们默默向我走来，穿平民服装的人仔细打量我，似乎很感到惊奇。“我又恢复知觉了，我的先生，”我用有气无力的声音开了腔，“应该感谢老天爷，是他把我救活过来的——可是我现在在哪儿呢？我是怎么来的？”——穿平民衣服的人没回答我的问题，他朝那位教士转过身去并用意大利语说：“这确实令人感到非常惊讶，眼神完全变了，口齿清楚，只不过就是有气无力……一定是已经度过一个特殊的危险期了。”——“我觉得，”教士回答说，“我觉得，仿佛对康复已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这就要看，”穿平民衣服的人继续说，“这就要看他在今后几天里状态如何了。您德语懂得不多，不能和他交谈吗？”——“可惜不能，”教士回答。——“我懂并且会讲意大利语，”我插嘴说；“您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我是怎么来这儿的？”——穿平民衣服的人，我看得出，这是个医生，他似乎又惊又喜。“啊，”他喊道，“啊，这好哇。尊敬的先生，您现在是在一个人们正千方百计为您的健康操劳的地方。您是三个月前在病情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被送到这里来的。当时您病情很重，不过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下，现在您似乎正在康复。如果我们运气好，能完全把您的病治好，那么您就可以放心地继续赶您的路了，因为我听说，您要去罗马！”——“难道我是，”我继续问，“穿着我现在穿的这身衣服到你们这儿来的？”——“当

然啦,”医生回答,“您别问啦,您别着急,您将来全都会知道的,现在头等重要的事是照料好自己的身体。”他号我的脉,这时教士拿来一只杯子,他把杯子递给我。“您喝吧,”医生说,“喝完您告诉我,您以为这是什么饮料。”——“这是,”喝完后我回答说,“这是一杯营养丰富的肉汤。”医生露出满意的笑容并对教士说:“好,很好!”——两个人离我而去。于是我便以为,我的猜测是对的。我在一家公共的医院里。人们用强身的食品和滋补的药物调养我,我三天后居然就能起床了。教士打开一扇窗户,一股我从未呼吸过的温暖和煦的空气涌流进来。一座花园跟这幢房屋毗连,陌生的树木枝叶茂盛、生气盎然,葡萄叶在墙上茂盛地向上攀附,但是我尤其觉得这深蓝色的芬芳的天空是远方魔幻世界里的一种现象。“我现在到底是在哪里,”我无比欣喜地叫喊起来说,“难道是圣者们认为我值得住在一个天堂般美丽的国家?”教士惬意地微微一笑,说:“您是在意大利,我的教友,在意大利!”——我惊讶到了极点,我恳求教士把我进入这所房屋的始末根由告诉我,他要我去问医生。医生终于告诉我,说是三个月前一个奇特的人把我送到这儿并请求收留我;原来,我是在一家由天主教护理会经办的医院里。就在我渐渐恢复体力的时候,我发现,医生和教士,两个人都一再和我进行交谈并给我充分的机会,让我长时间地连续不断地讲述。我在各个知识领域里的广博学识为我的讲述提供丰富的材料,而医生则请求我把某些材料写下来,然后他就在我面前读它们并且似乎感到很满意。然而,常常令我感到惊诧不已的是,他不是称赞我写下的材料本身,而总是只说:“确实……这样好……我没有搞错!……奇怪……奇怪!”我可以在某些时刻下楼到花园里去走走了,有时我在那里看见脸部可怕地变了形的、死人般煞白的、干瘦得只剩骨头架子的人,他们都由天主教护理会男护士们陪伴着。有

一回，就在我打算返回屋里去的时候，我遇见了一个颀长、瘦削的男子，他身穿一件奇特的土黄色大衣，由两个教士用胳臂搀扶着，每走一步他便滑稽地跳一下，一边还尖声尖气地吹口哨。我惊奇地站住脚，然而陪伴我的教士却急忙拉着我继续往前走，他边走边说："来，来，亲爱的梅达杜斯教友！您不宜看这个。"——"天哪，"我喊道，"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我脱口说出这句话来时的那种激烈的情绪似乎使我的陪伴者感到不安。"哎，"他说，"我们怎么会不知道您的名字呢？送您到这儿来的那个人明白无误地说了这个名字的嘛，而且您这是登记在医院名册上的：梅达杜斯，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修道士。"——我打了一个寒战。但是不管把我送进医院来的那个陌生人是谁，不管他知不知道我的可怕的秘密；他不可能怀有恶意，因为他友好地照料了我，我自由了嘛。

我躺在敞开着的窗口里，尽情地呼吸着清爽、暖和的空气，它沁人心脾，在我心中燃起新的生命。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一个头戴尖顶小礼帽、身穿一件退色破旧外衣的矮小、干瘦的人正一跳一蹦似地顺着通向这所房屋的主要通道小步急走而来。当他看见我时，他在空中挥动帽子并给我一个飞吻。这个小男人我似曾相识，可是我无法看清他的面貌，还没等我弄清楚此人究竟是谁，他便在树丛中消失不见。可是没过多久，便有人敲我的房门，我开门，我在花园里见过的那个人便走了进来。"舍恩费尔德，"我不胜惊讶地喊了出来，"舍恩费尔德，哎呀，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这就是商业城里的那个疯疯癫癫的理发师，当初就是他帮助我逃脱了巨大的危险。"啊—啊，啊！"他叹气，他的脸滑稽地扭曲成一副哭相，"我会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尊敬的先生，我还会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呀，无非就是让迫害所有天才的那个凶恶的厄运给扔到——给抛到这儿来的呗！因为一起谋杀

事件我不得不逃跑……”——“因为一起谋杀事件?”我急忙打断他的话。——“是的,因为一起谋杀事件,”他继续说,“我一怒之下把市里那位最年轻的商务顾问的左连鬓胡子杀死了,还使右边的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求您啦,”我再次打断他,“您就别戏弄人,您就当一回正经人,讲清事情的始末根由,要不您就离开我。”——“哎,亲爱的梅达杜斯修道士,”他突然神情很严肃地说;“现在您想打发我走,您已经康复了,当初您却不得不让我待在您身边,那时您卧病不起,我一直侍候您,就睡在那张床上。”——“这是怎么回事,”我惊惶失措地失声喊道,“您怎么会知道梅达杜斯这个名字的?”——“您好好瞧瞧,”他笑道,“您这件修士袍的右边尖头吧。”我撩起一看,顿时便惊呆了,因为我发现梅达杜斯的名字就缝在这衣角里面,我仔细一检查,这才发现,原来我身上穿着的这件修士袍完全毋庸置疑地就是我在逃离F.男爵府邸的途中藏在一棵空心树里的那件。舍恩费尔德觉察到我内心的激动,他莫明其妙地笑了;食指放在鼻尖上,踮着脚尖,他仔细打量我;我一直哑口无言,于是他小声地、从容不迫地开了腔:“阁下您显然惊诧于穿在了您身上的这件漂亮衣裳,您穿它似乎到处都很得体、很合身,比我那个既严肃又理智的恶魔给您穿上的那件蹩脚的纱线钮扣的褐色衣裳还好……我……我……是我这个遭人曲解、被人放逐的皮脱罗·贝尔凯姆波用这件衣裳掩盖住了您的赤裸的身体。梅达杜斯修道士!当时您真是够惨的,因为您没穿外套——没穿短上衣——没穿英国燕尾服,您傻乎乎地浑身精赤条条,全然谈不上什么相宜的发型啦,因为您插手我的艺术,用您那十个指头当梳子,自己梳成了您那一头古罗马皇帝式的发型。”——“别疯疯癫癫的啦,”我怒气冲冲说,“别疯疯癫癫的啦,舍恩费尔德……”——“我叫皮脱罗·贝尔凯姆波,”他愤怒地打断我的话,“就是叫皮脱罗·贝尔

凯姆波嘛，这儿是在意大利，可以让您知道这个情况，梅达杜斯，我自己，我自己就是那个疯疯癫癫的人，就是那为了帮助您的理性而到处追踪您的疯疯癫癫的人，不管您认识到还是没认识到，你只会从这疯癫中得到好处，因为你的理性是一样极其糟糕的东西，是维持不了的，它像一个残疾儿童那样来回摇晃，必须和疯癫联手，疯癫可以帮助理性摆脱困境并且知道怎样找到去家乡的正确途径——这就是疯人院，我们俩名符其实地进了疯人院了，我的梅达杜斯小修士。”——我大吃一惊，我想起我见过的那些人物；想起那个穿土黄色大衣一蹦一跳的人，便不能怀疑舍恩费尔德疯疯癫癫的向我道出了真情。“是的，我的梅达杜斯小修士，”舍恩费尔德提高嗓门、作着激烈的手势继续说，“是的，我亲爱的小修士。疯癫在人间就像是鬼怪女王。理性只是一名懒散的总督，他从不为王国疆界以外发生的事操心，他只是因为感到无聊才在阅兵场上让士兵们操练，将来如果敌人从外部入侵，这些士兵是不会正经放枪的。但是疯癫，民众的真正女王，在鼓声和喇叭声中开进来：唆，唆！——她身后一片欢呼——欢呼——仆从们从让理性把他们禁锢在那儿的座位上站起来，并且不再愿意如宫廷督察长所希望的那样站立、端坐、躺卧；督察长检查号码并且说：‘瞧，疯癫把我的最好的见习生们移去——移走——移开了——是呀，他们被移开了。’这是一种文字游戏，梅达杜斯小修士——一种文字游戏是疯癫手里的一块炽热的卷发烙铁，疯癫用它弯曲思想。”——“再一次，”我打断愚蠢的舍恩费尔德的话说，“我再一次请求您，要是您能够的话，您就别这样胡说八道，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对我以及对我穿的这件衣服您知道些什么情况。”——我在说这话时抓住了他的手并把他摁到一把椅子上。他垂下目光，深深吸了口气，似乎在思索。“我曾经，”随后他细小、疲乏的声音开腔说，“我曾经第二次

救过您的性命，是我协助您逃出那座商业城市，后来又是我把您送到这儿来。”——“可是，哎呀，天哪，您是在哪儿找到我的？”——我这样大声喊叫，我放开他，可是，就在这刹那间他一跃而起，忽闪着眼睛大声嚷嚷：“哎，梅达杜斯修道士，别看我矮小、瘦弱，难道不是我用我的肩膀把你背走的吗，那时你浑身瘫软躺在车磔刑车上嘛。”——我吓得一激灵——像挨了当头一棒似的。我倒在了椅子里，房门打开，那位护理我的教士急匆匆走进来。“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谁允许您到这间房间里来的？”说着，他就向贝尔凯姆波扑过去，但是贝尔凯姆波却眼泪夺眶而出，他用哀求的语声说：“啊，我的尊敬的先生！我再也憋不住啦，我渴望跟我的朋友谈谈话，是我把他从死亡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的嘛！”我振作精神。“告诉我，我亲爱的修道士，”我对教士说，“真的是这个人把我送到这儿来的吗？”——他不吭声。——“现在我知道我在哪儿，”我接茬说，“我可以想象我当初的状况一定可怕已极，可是现在您看到了，我完全康复了嘛，因此，由于人们认为我容易受刺激而迄今一直有意向我隐瞒了的情况，如今全都可以让我知道了嘛。”——“情况确实是这样的，”教士回答说，“是这个人把您送到我们的医院里来的，这大概是三个多月以前的事了吧。据他说，他在离这儿，离我们这个地区大约四英里的那片森林里发现了您，那时您已是气息奄奄，他认出您就是他早先就认识的班市修道院卡普栖教团修道士梅达杜斯，您是在赴罗马途中路经他往常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当时您处于一种完全没有知觉的状态。领您走，您就走，放开您，您就停，给您指一指方向，您就坐下，您就躺下。吃的喝的都得由别人给您灌。您只会发出低沉的、含混不清的声音，您的目光呆滞。贝尔凯姆波不曾离开过您，而是一直精心看护您。四个星期后您发作可怕的癫狂：人们不得不把您送进专门收治这种病人的僻静

居室的一间里。您就像一头狂暴的野兽——可是我不想详细描述您的那种状况，回忆起来也许会太让您感到痛心。四个星期后那种无知觉的状态突然又回归，它渐渐演变成一种完全的强直性昏厥，如今您病体复元，正在渐渐康复。”——舍恩费尔德在教士作这番讲述的时候已经坐下，并且，像是陷入沉思那样，用手支着脑袋。“是的，”他开了腔，“我分明知道，我有时是个神经错乱的傻瓜，但是这疯人院里的空气对有理性的人有害，对我却产生了十分有利的影响。我开始对我自己作理智的判断，这不是什么坏兆头。如果说我压根儿只通过我自己的意识而存在的话，那么，这件事的关键仅仅在于，这种意识给有意识的人脱掉小丑短上衣，我自己就俨然是正派可靠的绅士站在这里。——噢，上帝！——可是一个天才理发师不是本身以及对其自身而言就已经是一个老练的懦夫吗？——怯懦首先可以防备疯狂，我可以向您担保，尊敬的先生，即便在西北北[①] 位置上我也能仔细区分教堂尖塔和闪光柱。”——“要是果真如此，”我说，“那您就用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吧，您就好好给我讲述事情的经过，您是怎么发现我的，您是怎么把我送到这儿来的。”——“这个我愿意，”舍恩费尔德回答，“尽管这儿这位教士先生脸上显出一副愁容；但是梅达杜斯修道士，请允许我用亲切的‘你’来称呼你，我把你看作我的被保护者。——你在夜晚逃走之后，第二天早晨那位陌生的画家也带着他的藏画令人费解地消失了。这件事尽管起初曾引起过巨大的轰动，可是不久它就淹没在新的层出不穷的事件中了。只是当F.男爵府邸谋杀案传开来的时候；当法庭发布通缉令缉拿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的梅达杜斯修道士的时候，人们这才回想起，那画家曾在酒店里讲述过这件事情的全

---

① 航海术语，自西北偏22度30分于北的一种称谓。

部经过并且认出你就是梅达杜斯修道士。你曾住过的那家饭店的老板证实了这样的猜测:我曾协助你逃跑。人们注意起我来,人们想把我投入监狱。我轻易便下定了逃脱这早已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悲惨的生活。我决定到意大利去,我完全可以在意大利谋生。在去那儿的途中,我看见你在侯爵的首府城市。人们谈论你和奥蕾丽的婚事、谈论梅达杜斯修道士的处决。我也看见了那个修道士——唔!——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你是真正的梅达杜斯。我挡住你的去路,你没发现我,我离开首府城市,继续赶我的路。长途跋涉后,在晨曦朦胧中我正准备穿越那座黑乎乎横卧在我面前的森林。晨光熹微中,厚密的矮树丛中响起一阵窸窣声,只见一个披头散发、胡子拉碴,然而却衣着优雅的人从我身旁飞快跃过。他的目光狂乱而恍惚,刹那间他便从我视线中消失。我继续赶路,可是我简直大吃一惊,我在自己脚跟前看见一个赤裸的人形,伸直四肢躺在地上。我认为,发生了一起谋杀了,那个逃跑的人就是杀人凶手。我向那光着身子的人俯下身去,认出是你,发现你在微微地呼吸。紧挨着你身旁放着你现在穿的这件修士袍;我极费力地给你穿上衣服,拉着你继续往前走。你终于从昏厥中苏醒过来,但是你依然处在这里这位尊敬的先生先前向你描述的那种状态。费了好大的劲才拽着你一起往前走,就这样,晚上我才到达一家坐落在森林中央的小酒馆。我让你睡眼惺忪地待在一块草地上,走进小酒馆去要吃喝的东西。小酒馆里坐着几个龙骑兵,据老板娘说,他们要追踪搜索一个修道士,一直搜索到边境线,说是那个修道士在因犯了严重罪行正要被处死的那个瞬间令人不可思议地逃掉了。你是怎么从首府城市到森林里来的,这对我来说是个谜,但是我相信你就是人们在寻找的那个梅达杜斯,这个信念让我小心行事,要我务必救你,使你摆脱我以为你所处的那种危险。我从秘密路

径把你带出边境，终于和你一道来到这所屋子里，这儿的人接纳你，也接纳了我，因为我声明说，我不愿意和你分离。你在这里是安全的，因为人们决不会把收治的病人引渡给外国的法庭的。我当初在这儿你这间房间里陪住并护理你的时候，你的神志并不是很清醒。你的四肢也很不灵活，诺威拉和维斯脱里斯[①] 会十分瞧不起你的，因为你的脑袋耷拉在胸前，要是人家想把你扶直起来，那么，你就会像一个不成器的圆锥那样翻转过来，讲话能力的情况也极其悲惨，因为你只会吐出单个的音节来，在头脑清醒的时刻也只会说‘嘎，嘎’和‘哞……哞……’，从中听不太出你的愿望和思想，几乎可以认为，两者都对你不忠实了，都自作主张，各行其是。你终于一下子变得情绪愉快起来了，你兴高采烈，高兴得大声吼叫，扯下身上的修士袍，你要摆脱一切限止本性发展的桎梏——你的胃口……”——“您别说了，舍恩费尔德，”我打断这个可怕的爱说俏皮话的人，“您别说啦！有人已经把我当时的可怕的状况告诉过我了。多亏了主的永恒的宽厚和仁慈，多亏了圣者们的说情，我总算得救了！”——“哎，尊敬的先生！”舍恩费尔德继续说，“您从中会得到什么！我是说从智力机能，人们称它为知觉，它无非就是一个征收城门通过税者的该诅咒的活动而已——过境税收税员——助理监督员，他在小阁楼间建起了自己的糟透的办事处，对所有要出境的商品都说：‘嗨……嗨……禁止出口……国内，留在国内。’——最美的珠宝像可鄙的谷种那样被塞进泥土里，而长出来的，充其量只是饲料萝卜，用千斤重的秤砣把它们压出四分之一盎司味道坏极了的白糖……嗨，嗨……然而那种出口却要与那边那座美好的神职人员管理的城市建立起一种贸易往来，在那座城市里一切都骄傲

① 诺威拉和维斯脱里斯分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舞蹈家。

和美好。——天哪！主啊！所有我的这些高价买来的元帅式或蓬巴杜公爵夫人式或戈尔科达女王式香粉[1] 我本来都可以扔进河里，哪儿最深就往哪儿扔，至少通过过境贸易我本可以从那儿得到一点儿阳光中漂浮的微尘，以便给极有教养的教授们和学校同事们的假发扑粉，但是首先是给我自己的假发扑粉！——我在说什么？若是我的恶魔能给您，所有尊敬的修道士中最可尊敬者，披上一件夏季大衣以取代深褐色的燕尾服，那座神职人员管理的城市的富有、放纵的市民便是穿那样夏大衣去作忏悔的，真的，若是那样的话，那么，有关于体面和尊严，一切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这样一来，世人便以为您是一个普遍的农奴，以为魔鬼是您的嫡亲”——舍恩费尔德早已站立起来，如今一边做着激烈的手势，装出怪相，一边从房间的一个角落走到或者不如说是跳跃到另一个角落。他正兴头十足，就要像往常那样做出一桩桩疯疯癫癫的举动来，我因此就抓住他的双手说：“难道你根本就不是想在这里管教我而是想管教你自己吗？难道你就不可以不讲这种笑话讲点明智、正经的话？”他奇特地一笑说：“我头脑清醒的时候，我讲的话果真全那么愚蠢吗？”——“不幸的恰恰正是，”我回答，“你的滑稽可笑的话常常是以深刻的内涵为基础的，但是你用这种花里胡哨的话来糜费和点缀一切，致使一个好的、保持着真色的思想变得可笑而且不引人注意，就像一件挂着花斑碎布片的衣服。——你像一个醉酒的人不会走笔直的路，你东歪西斜的——你的方向是歪斜的！”——“什么是方向，”舍恩费尔德带着既苦涩又甜蜜的表情继续微笑着小声说。“什么是方向，尊敬的卡普栖教徒？方向以

---

① 元帅式或……女王式香粉，原文为法文，指法国拿破仑时代元帅、贵族们用的香粉。

一个目的地为前提，我们向着这个目的地走去。您确切知道您的目的地吗，尊敬的修道士？——您不担心，您有时实在是太缺乏自知之明，倒是在酒店里绷紧的绳子旁边喝了太多的酒，于是就像一个眩晕的钟楼看守人，看见了两个目标，却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此外，卡普栖教徒，请你原谅我的职业造成的这种状况，我身上有这种滑稽的天性，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伴和物，是撒在菜花上的西班牙胡椒面。没有这个，一个美发师就是一个可怜鬼，一个可怜巴巴的傻瓜，他把这特权揣在兜里，却不去用它极时行乐。”教士时而对我，时而对做着怪相的舍恩费尔德仔细打量一番；他一句话也听不懂，因为我们讲德语；现在他打断我们的谈话。“对不起，我的先生们，我的责任要求我结束一次对你们俩不可能会有什么好处的谈话。您的身体，我的修道士，还太虚弱，还不宜这样持续不断地谈论那些大概会激起您对往事的痛苦回忆的事情；您会渐渐地从您这位朋友那里了解全部情况的，因为当您也完全康复离开我们医院的时候，您的朋友一定会仍然陪伴您的。再者，（他向舍恩费尔德转过身去）您有一种特殊的演讲才能，您非常善于把您讲述的一切极其生动地展现在听众的眼前。在德国人们一定会以为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即使在我们这儿您也会被认为是个优秀的布丰纳[①]。您可以在喜剧舞台上试试您的运气嘛。”舍恩费尔德睁大眼睛盯住教士的脸，然后他踮起脚尖站起身，用意大利语惊叫道：“幽灵之声！……命运之声，你对我说出了这位尊敬的先生想说的话啦！……贝尔凯姆波……贝尔凯姆波……这么说来你从前是认不清你的真正的职业……就这么定了！”——说罢，他蹦蹦跳跳地从门口走了出去。第二天早晨，他做好了旅行的准备，走进我的房

① 当时著名的意大利喜剧角色歌唱家。

间。“我亲爱的梅达杜斯修道士，如今你已经完全康复，你不再需要我的帮助，我走了，到我内心的使命指引我去的地方去……保重！……可是请允许我最后一次对你施展我的艺术，如今我觉得我这门艺术简直就是一个卑贱的行当。”他掏出刀子、剪子和梳子，一边做着种种怪相说着种种滑稽可笑的话语，一边梳理着我的头发和胡子。这个人虽然对我显示出一片忠心，可是他却让我感到阴森可怕，我真希望他离去。医生用滋补的药物大大增强了我的体质；我的脸色红润了，我进行越来越长距离的散步，恢复了自己的体力。我确信我能经受得住一次步行旅行，便离开了一所对精神病人颇有裨益、对健康人却势必是阴森可怕、充满恐惧的房屋。人们曾硬说我想去参拜罗马，如今我决定真的这样做，于是我便迈步走在了那条大街上，有人曾向我说明那条大街就是通往罗马去的。尽管我的精神已经完全康复，但是我自己却分明意识到一种无感觉的状态，它给每一个在内心泛起的形象都蒙上一层暗黑的薄纱，致使一切都显得呆板，灰蒙蒙。对以往的事没有任何清晰的回忆，我一心只惦记着眼前。我向远处望去，以便发现一个我可以歇歇脚的地方，我可以乞得吃食或得到一个睡觉的床铺，每逢虔诚的人装满我的乞食袋、灌满我的瓶子，我便机械地咿咿哑哑地念诵我的祷词表示感谢，这时我总是在内心感到相当高兴。我自己在思想上已经堕落成为寻常的、愚笨的乞食僧人了。就这样，我终于来到这座大卡普梅教团修道院门前，这座修道院孤零零的，离罗马不多几个小时的路程，四周只有一些杂用建筑物。在那儿，人们一定会接纳教团成员的，我打算从从容容好好歇息一下。我伪称我从前所在的那座德国修道院解散后，我一直在继续朝圣，我希望加入我的教团的随便哪一座修道院。人们以意大利修道士们特有的那种亲切友好热情款待我，修道院院长声明，只要不是也许要履行一个

誓愿我不得不继续朝圣，那么，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愿意在修道院里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正是做晚祷的时候，修道士们走上圣坛，我走进教堂。独特、美妙的教堂正殿建筑颇令我感到惊讶，但是我的顺从凡世的精神却不能像往常那样振奋起来，不能像自从我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见过圣菩提树教堂以来那样地振奋起来。在主祭坛前作完我的祷告之后，我便走进侧廊，边走边观看一幅幅祭坛画像，一如往常，这些画描绘的都是所供奉的圣者们殉道的情景。末了，我走进一个侧殿，穿过五彩窗户玻璃射进来的阳光神秘地照亮着侧殿的祭坛。我想观看祭坛上的画像，我拾级而上。——圣罗莎丽娴——我的修道院的那幅后果严重的祭坛画像——啊！我看见了奥蕾丽！我的全部生活——我的千重罪行——我的种种恶行——谋杀赫尔莫根——谋杀奥蕾丽——一切——一切只是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念头像一块尖利、通红的铁突然在我脑海闪现。——我的胸膛——我的血管，我浑身受到最残忍的折磨、感到剧烈的疼痛！——不是缓和疼痛的死亡！——我扑倒在地——我在狂躁和绝望中撕碎我自己的衣服——我失声痛哭、悲声号叫，教堂里回声震荡："我该死，我该死！——没有宽宥——这里和那里，再也没有慰藉！——下地狱——下地狱——判我这个邪恶的罪人永入地狱吧！"——人们扶我起来——修士们在侧殿里，在我面前站着的是院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带着难以描绘的既温和且严肃的神情望着我，他抓住我的双手，那样子，就仿佛一个满怀着无限同情心的圣者紧紧抓住了在火焰坑上方空中的忏悔的罪人，这个罪人正要往下冲进这个火坑。"你病了，我的教友！"院长说，"我们愿意把你送进修道院里，你可以在修道院里养病。"我吻他的手，吻他的衣裳，我说不出话来，只有深深的充满恐惧的叹息显露出我心碎欲裂的可怕心境。——人们把我领进食堂，在院长的示意下

修道士们纷纷离去，我和他单独留下。“我的教友，你似乎，”他开了腔，“犯有深重的罪孽，因为只有对一桩可怕的罪行怀有最深刻的、最令人无法安慰的悔意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举止来。然而主的宽容是巨大的，圣者们的说情是坚强而有力的，相信我吧——你应该向我忏悔，只要你悔罪，你就会得到教会的安慰！”这时候我觉得，仿佛院长就是那个圣菩提树教堂的老朝圣者，而且只有他才是在这整个广袤的大地上唯一的一个我必须向其坦白我充满罪恶和恶行的一生的人。我还是说不出话来，我跪倒在老人脚跟前。“我到修道院的祈祷室里去，”他用庄重的口气说，说罢抬脚就走。——我镇定自若——我急忙跟随他，他坐在忏悔室里，我当即便做了心灵不可抗拒地驱使我做的事；我忏悔了一切——一切！院长让我作的这忏悔是可怕的。遭到教会的摈斥，像一个麻风病人那样被逐出教友们的集会，我躺在修道院的拱顶地下室，靠吃乏味的、水煮的药草苟延残喘，用最巧妙的酷刑所发明的刑具鞭打、折磨着自己，而我则提高着我的嗓门，使我的声音成为自我控诉，成为祈求救出地狱的悔罪祈祷，地狱的烈焰已经在我胸中熊熊燃烧。但是每逢鲜血从成百个伤口流淌，每逢像被成百只毒蝎子蜇了那样痛得我嗷嗷直叫并且随后终于困倦不堪，直至睡魔张开双臂像拥抱一个失去知觉的孩子那样拥抱我，每逢这时候，敌对的幻象便在我脑海浮现，它们使我重新受到酷刑折磨。——我的整个一生骇然显现出来。我看见奥伊菲靡，她身材丰满、体态风骚地向我走近过来，但是我大声喊叫：“你要我干什么，邪恶的女人！不，地狱没有我的份。”我话音刚落，她便敞开自己的衣裳，顿时永入地狱的恐惧将我攫住。她的身体已经干枯成骨头架子，但是骨架里有无数条蛇在蜿蜒爬行并向我伸出它们的脑袋，它们的红通通的舌头。“放开我！……你的蛇咬到我受伤的胸膛里了……它们想喝我心口的

血……可是那样我就死了……我就死了……死亡使我免遭你的报复。”我就这样大声叫喊，这时那人形号叫：“——我的蛇可以吃你心口的血滋补身体……但是这个你感觉不到，因为这不是你的痛苦——你的痛苦在我心中，它不会杀死你的，因为你生活在你的痛苦之中。你的痛苦就是你对罪行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永恒的！”——血淋淋的赫尔莫根浮现，但是奥伊菲靡躲避他，他呼呼地掠过去，指着那个有十字形状的脖子上的伤口。我想祈祷，这时起了一阵使人迷离恍惚的耳语声和衣服窸窣声。我平时见过的人容貌毁损，显出狂乱的丑脸。——一颗颗脑袋带着长在耳朵边上的蝗虫腿四处爬行，不怀好意地对着我笑——奇特的家禽——人脸乌鸦嗖地在空中掠过。我认出了班市乐队指挥和他的妹妹，她旋转身体跳着狂烈的华尔兹舞，兄长奏起乐曲伴舞，但是他抚摩着自己的胸脯，那胸脯已经变成小提琴。——贝尔凯姆波，长着一张丑陋的蜥蜴脸，坐在一条叫人恶心的长翅膀的蠕虫上，向我扑过来，他想用一把灼热的铁梳子梳我的胡子——但是他没成功。——这种种杂乱的情景越变越癫狂，一个个形象变得更奇特，更离奇，从带有舞动着的人的小脚的最小的蚂蚁直至伸长了的带着闪光眼睛的马骨架，那骨架的皮变成了鞍褥，一个有着闪亮猫头鹰脑袋的骑士骑在那鞍褥上。——一只无底酒杯就是他的护身铠甲——一个翻转过来的漏斗是他的头盔！——地狱在寻开心了。我听见我在笑，但是这笑声切开胸膛，疼痛越来越火辣辣，所有的伤口血流如注。——一个女人的形象闪现，坏家伙们纷纷退避——她向我走来！——啊，这是奥蕾丽！“我活着，如今我完全是你的人了！”那个人说。——这时，我心头萌生出欲念，因狂烈的情欲而暴发出一阵狂躁，我用双臂紧紧搂住她。——种种软弱无力的感觉从我身上消退了，但是我的胸口热辣辣的——粗糙的鬃毛搔破我的眼睛，撒旦哈

哈大笑:"现在你完全是我的啦!"——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我醒了过来,不久在蝎子蜇鞭子抽打下我鲜血直流,这是我在悲观绝望中进行自我责罚的蝎蜇和鞭打。因为连梦中的罪行,连每一个罪恶的念头都要求加倍的忏悔。——院长规定的作最严格的忏悔的时间终于过去了,我从拱顶地下室里出来,以便在修道院的自身中,不过是在隔离出来的小室里,离开教友们,去作责成我作的忏悔。后来,随着忏悔的程度变得越来越微小,渐渐地便允许我进入教堂和唱诗班的圣坛。然而,最后这种方式的忏悔却不能令我自己感到满意,这种忏悔只是每天作些寻常的自我鞭笞而已。人们想给我吃较好的饭食,我坚定不移地拒绝了。我整日整日地伸直四肢躺在凉森森的大理石地板上,躺在圣罗莎丽婀像前,在僻静的小房间里以最残忍的方式折磨自己,因为我想用肉体上的痛苦来缓和可怕的精神上的折磨。这徒劳无益,那些自这个念头中生出的形象一再返回来,我完全听凭撒旦自己来处置我,企求他讥讽我折磨我并且引诱我犯罪。我的严厉的忏悔,我进行忏悔的这种闻所未闻的方式,引起了修道士们的注意。他们满怀敬畏地注视我,我甚至听见他们窃窃私语:"这是一个圣者!"听到这句话,我吓了一跳,因为这句话让我鲜活地回忆起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当时我狂妄自大、精神错乱,竟向那个直勾勾盯住我的脸的画家喊道:"我是圣安东尼乌斯!"——由院长规定的最后的忏悔时刻终于也已经过去了,可是我却没有停止折磨我自己,尽管我的身体似乎经受不住这种痛苦了。我的眼睛黯然无光,我的受伤的身体只剩一副血淋淋的骨架,末了,当我在地板上躺了数小时后,没有别人的帮助我竟站立不起来了。院长让人把我送进他的房间。"我的教友,"他开了腔,"经过这最严格的忏悔你觉得心里宽舒了吗?你得到上天的安慰了吗?"——"没有,尊敬的院长,"我用低沉而绝望的

口吻回答。“我要你,”院长提高嗓门继续说,“我要你,我的教友,作最严格的忏悔,因为你向我忏悔了一系列可怕的罪行,我这是在履行教会的法规,教会法规要求罪人也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真诚的悔意,因为法律的威力够不着这个罪人,而他却又满怀悔意地向主的仆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他应该把全部心思倾注在神灵上并折磨肉身,以便尘世的酷刑可以抵消种种罪恶的欲念。然而我以为,而且著名的神学家们也同意我的这个观点,即忏悔者使自己遭受的最可怕的痛苦减轻不了他的罪行的哪怕一丁点儿的份量,如果他把这当作他的信心的依据并因此而觉得自己应该得到上帝的宽宥的话。没有哪个人凭理性可以探明上帝怎样衡量我们的行为,谁狂妄地以为用外在的虔诚表现便可以迅猛通达上天,即便他没犯下什么真正的罪行也罢,那么,谁就注定要完蛋,而如果忏悔者以为作了忏悔后便可抹去自己的罪行,那么他便是证明了,他的内心的懊悔不是真心诚意的。你,亲爱的梅达杜斯修道士,你觉得你的心灵还没得到欣慰,这证明你的忏悔是真诚的,现在我希望你别自我鞭笞了,吃较好的食物,别再躲躲藏藏不和教友们来往。——你要知道,我对你那神秘的一生中的种种离奇曲折的故事了解得比你自己还清楚。——一种你无法逃脱的厄运使撒旦获得了控制你的权力,你只是作为他的工具在犯罪。但是你别误以为因此你的罪恶在主的面前就会显得小一些,因为是给了你在精力充沛的斗争中制服撒旦的力量的嘛。哪个人的心里恶不是在涌动、在抗拒善呀;但是没有这场斗争就不会有美德,因为这种美德只是善的原则战胜恶的结果,反过来就是产生罪孽。——你首先应该知道,你现在自控的是一桩你完全是自愿犯下的罪行。——奥蕾丽还活着,在神经错乱中你伤害了的是你自己,你手上流淌着的是你自己伤口的血……奥蕾丽还活着……这我知道。”

我扑通一声跪下，我举起我的双手祈祷，胸中发出深深的叹息，眼泪夺眶而出！——“另外你也应该知道，”院长接茬说，“你在忏悔中谈及过的那个年老的陌生画家，据我能回忆得起来的，他长期以来就时不时来拜访我们的修道院，也许不久他又会来的。他曾让我保管一本册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图画，而主要是其中包含着一个故事，每逢他到我们这儿来，他都要给这个故事加添几行文字。——他没禁止我将这本册子拿给什么人去读，我愿意把它交给你，因为这是我的最神圣的义务。你受命运驱使时而陷入一个较崇高的奇异幻觉的世界，时而又坠入最卑劣的生活，你的这些自己的、奇特的命运之间的内在关联你将从这本册子中得到了解。人们说，神奇的事物已经从人间消失，对此我并不相信。奇迹仍然是有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现在之所以不再愿意这样来称呼天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那种最神奇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已经从一系列现象中窥探出循环往复的规则的话，那么，从那个圆圈里却往往会生出一种现象来，它使我们的全部聪明才智化为乌有，而我们则因为把握不住它便呆头呆脑地不相信它。我们之所以固执地拒不承认内心的眼睛看到的这个形象，是因为这个形象太显而易见，它反映不到外部眼睛的粗糙表面上来。——那个奇异的画家我认为就是那些违背任何规则的不寻常的形象中的一个；我怀疑，他的身体形象是否竟是我们称之为真的那种东西。可以肯定的是，谁也不曾看出他有生命的寻常的功能。我也从未看见过他写字或作画，尽管每逢他到我们这儿来，他似乎阅读的唯一的那本册子里，总是比先前多写了几页。还有奇怪的呢，对于我来说册子中的一切只是一堆杂乱无章、潦草细小的字迹，只是后来，你，我亲爱的梅达杜斯修道士，你向我作了忏悔，它们才为我所认识、所读懂。——我对画家隐约感到些什么、猜想到些什么，对此我不可多加论说。你自

己会猜得着的，或者不如说这秘密会自动向你显现。去吧，将养好你的身体，如果你不出我所料在不多几天后便觉得自己的精神已经振作起来，那么，你就可以从我这里得到陌生画家的那本奇特的册子。”

我按院长的意愿去做，我和教友们一起吃饭，我停止清苦修行，只限于在圣徒祭坛前作最炽热的祈祷。我内心的伤口还在继续流血，钻心的疼痛没有减轻，然而，那些可怖的梦中幻象却已经离我而去，每逢我疲惫不堪、彻夜不眠地躺在硬邦邦的床铺上，我便常常受到像是天使翅膀鼓起的微风的吹拂，我看见活生生的奥蕾丽的高贵形象，她噙满泪水的眼里含着无限的同情，向我俯下身来。像是呵护我那样，她把手伸向我脑袋上方，于是我的眼皮垂下，我微微入睡，醒来顿感神清气爽，浑身有了新的活力。当院长发觉我又有了几分充沛的精力，他便把画家的册子给我并劝告我在他的房间里认真读它。——我打开册子，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便是圣菩提树教堂湿壁画的勾画出轮廓的以及后来是明暗分明的线条画。我心中没有感到丝毫惊讶，没有感到一丁点儿欲望，要赶快去解开这个谜。不！——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谜保存在这本画家册子里的，我早就全都知道了。画家在册子的最后几页上用几乎无法辨认的带彩色的蝇头小字汇编在一起的，就是我的一个个的梦，我的一个个不祥的预感，它们都被刻画得清清楚楚，有明晰而鲜明的形象，这正是我永远也没有能力做得到的。

出版者的插入语

梅达杜斯在这里没有进一步探索他在画家册子里所发现的东西，而是继续讲述，他怎样辞别知晓他的全部秘密的院长以及

那些亲切友好的教友，讲述他怎样朝拜罗马并且在圣彼得，在圣塞巴斯蒂安和劳伦茨，在圣吉奥瓦尼和拉退拉诺，在圣玛丽亚·玛基奥勒等地，到处都跪在各祭坛前作祷告，他自己怎样引起教皇的注意并且终于获得了一种圣洁的名声，这个名声驱使他——由于他现在确实已经成为一个悔罪的罪人并且分明感觉到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悔罪的罪人——离开罗马。可是我们，我亲爱的读者，我是说你和我，我们对梅达杜斯修道士的预感和梦幻所知道的情况实在是太不清楚了，我们没读画家所记录的，所以丝毫也不能把那根可以将梅达杜斯故事纷乱繁杂的线索理清的纽带连接起来。或者用一个更好的譬喻来说，就是我们没有可以折射出各种不同的彩光的聚焦点。已故的卡普栖教徒的手稿是用发黄的旧羊皮纸包起来的，而这张羊皮纸上则写满几乎无法辨认的蝇头小字，它们颇激起我的好奇心，因为字里行间显现出了一只十分奇异的手。我花费了好大气力才终于成功地辨认出了字母和词语，我感到何等的惊讶，我发现原来这就是梅达杜斯所说的那则记录在画家册子里的故事。它用古意大利语几乎按年代顺序写成，并且很具有警句的特色。这奇特的声调在德语中听起来像一只崩碎的玻璃杯那样粗糙和沉闷，然而，为了便于了解全部故事，有必要在这里将它的译文刊出；在这之前，我还只需沉痛地说明如下情况。那个常常被提及的弗兰齐斯科所出身的那个侯爵家族至今还在意大利，梅达杜斯曾在其首府城市逗留过的那个侯爵的后代同样也还活着，所以是不可能举出这些名字来的，在全世界没有哪个人比那个人更笨拙、更不明智的了，他把这本书放到你，亲爱的读者，放到你的手里，明明像我们这里这样已经存在真正的、而且是既漂亮又具有浪漫色彩的名字，他却要杜撰一些名字。出版者曾一心指望用侯爵、男爵等等这样的称谓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既然现在老画家在澄

清这些充满神秘色彩的、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他便清楚地认识到，他用这些一般性的称号就无法让读者完全理解了。他就必须给画家的这首简单的编年体颂神诗像加上鬈发人像、配上边饰那样加上种种解释、配上种种指正。——我担任出版者的角色并请你，亲爱的读者，在继续往下读之前先记住以下情况。侯爵卡米罗·冯·P，以家族祖先的身份出现，梅达杜斯的父亲弗兰齐斯科便出身于这个家庭。侯爵特奥多尔·冯·W 是侯爵亚历山大的父亲，梅达杜斯曾在后者的宫廷逗留。他的兄弟侯爵阿尔贝特·冯·W 与意大利公主吉阿钦塔·B 结婚。山区的男爵 F. 家族是大家熟悉的，只要说明一点，男爵夫人冯·F 出身于意大利，因为她是伯爵皮脱罗·S——伯爵菲利普的一个儿子的女儿。如今一切都会清楚明了地显示出来的，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记住这不多的几个名字和字母的话。下面就是权当故事续集的

老画家的羊皮纸

当时发生了这样的事：受到阿尔及利亚海盗猛烈骚扰的盖努阿共和国向海上大英雄卡米罗·冯·P 侯爵求援，共和国要他率领四艘装备精良、人员齐全的大橹舰对肆无忌惮的海盗们进行一场清剿。渴望博取功名的卡米罗立刻写信给他的长子弗兰齐斯科，要儿子在父亲不在时代为掌管国事。弗兰齐斯科当时正在莱奥纳多·达·芬奇的学校里习画，他的心灵是那样完完全全地沉浸在艺术之中，以致他竟不能心存任何别的杂念。所以他也就把艺术看得高于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芸芸众生的一切其他的所作所为在他看来都是孜孜矻矻于浮华藻饰。他不能把艺术和年事已高的大师丢下不管，因此便写信回复父亲，说是他会使画笔，但不会使权杖，所以想留在莱昂纳德的身边。骄傲的老侯

爵卡米罗接信后火冒三丈，责骂儿子是个丢了份的大傻瓜并派出亲信仆从，要他们务必将儿子带回来。可是后来弗兰齐斯科竟坚决拒绝返回，他竟声称，在他看来，一位周身闪耀着王座的华美光彩的君侯与一位能干的画家相比只是一个可怜虫，最伟大的征战行动只是尘世的一场残忍游戏，而画家的创作却是蕴含在画家内心的神性之纯洁反映，这时，海上英雄卡米罗便大发雷霆并发誓要摈斥弗兰齐斯科，让弗兰齐斯科的弟弟采诺比奥来继承父业。弗兰齐斯科对此感到十分满意，他郑重其事地签署了一份文件，把王位继承权转让给他的弟弟，于是乎，当老侯爵卡米罗在和阿尔及利亚人的一场浴血奋战中牺牲生命，采诺比奥便上台执政，而弗兰齐斯科则抛却了自己的侯爵的身份和姓氏，成为一名画家，靠掌权的兄弟提供给他的一份微薄的年俸勉强维持生活。弗兰齐斯科向来就是个骄傲而自负的小伙子，只有老莱昂纳德才驯服了他那狂放不羁的品性，弗兰齐斯科放弃了侯爵身份之后，他便成为莱昂纳德的虔诚的、忠诚的儿子。他帮助老人完成某些重要的大部头作品，于是，弟子一跃而达到师傅的高度，从而成为著名的画家，因此而不得不为教堂和修道院画某些祭坛画。老莱昂纳德满腔热忱地全力支持他，直至这位高龄老人寿终正寝。这时，骄傲和自负在少年弗兰齐斯科胸中像一股长久苦苦受到压抑的烈火又猛烈燃烧了起来。他认为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画家，已经达到了的艺术上的完美外加自己的身份，他自称王者画家。他用鄙视的口吻谈论老莱昂纳德，他背离虔诚、朴素的风格，创立了一种新的画风，它以造型的丰满和华美的色彩迷惑了大众的眼睛，他们那过甚其辞的夸奖使他变得越来越虚浮和自负。后来，他来到罗马进入狂放不羁的年轻人的圈子里，由于他如今在所有方面都渴望出人头地、成为顶尖的人物，所以他不久便成为在狂烈的恶习风暴中

精力最充沛的驾驶帆船航行的人。完全受到了虚伪、虚假的华美异教的诱惑，一些以弗兰齐斯科为首的年轻人缔结了一个秘密同盟，他们恣意嘲笑基督教的信仰，模仿古希腊人的风俗习惯，和一些厚颜无耻的女孩子一道举行伤风败俗、邪恶不轨的庆祝活动。他们都是画家，但其中还有不少雕刻家，他们只认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他们嘲笑迷恋于神圣基督教的新艺术家们为宏扬基督教信仰所创作和精心阐述的一切。弗兰齐斯科怀着不敬神圣的热忱画了许多虚假的幻想中的世界里的图画。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如此逼真地描绘出淫荡、丰满的女人的形体，他从活模特儿身上吸取肉色，却从古代大理石像上撷取造型。他不像往常那样在教堂和修道院里潜心欣赏古代虔诚大师们的美妙画像，用艺术家的肃敬将它们纳入自己的内心深处，而是孜孜不倦地临摹虚假的异教诸神的形象。但是哪个形象也没有像经常在他脑海里浮现的一幅著名的维纳斯像那样完完全全充满着他的内心的。有一回，采诺比奥答应给兄长的年俸拖欠了比通常更长久的时间，于是，弗兰齐斯科便过着他那种放荡的生活，他那种迅速耗掉他全部收入、他又割舍不下的生活，手头拮据起来。这时他想起来，很久以前一座卡普栖教团修道院曾出高价要他画圣罗莎丽婀像，他当即决定迅速完成这部他由于厌恶所有基督教的圣徒们而原本不愿承接的作品，以便获得那笔钱。他打算把这位圣女画成裸体并且在脸的造型上将其画成那幅维纳斯像上的模样。草图画得极其成功，那帮亵渎神明的年轻人高度赞扬弗兰齐斯科的邪恶的想法：不把基督教的圣女而是把一幅异教的神像给虔诚的修道士们放到教堂里去。可是当弗兰齐斯科开始画画时，咦，一切变得和他意识和想象中的不一样了，一个更强大的精灵制服了已将他控制住的可鄙谎言的精灵。来自崇高天国的一个天使的脸开始从幽暗的雾气中隐隐显露出来；

但是好像受了惊怯，生怕伤害神圣并且随后会遭受主的惩罚似的，弗兰齐斯科不敢完成脸部的创作，而那被画成赤裸的身体则披上了带优雅折痕的贞洁的衣裳，一件暗红色的裙子和一件天蓝色大衣。卡普栖教团修道士们在给画家弗兰齐斯科的信里只提及圣罗莎丽娴像，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她生平的一个值得纪念的事迹可以成为画家的题材，正因为如此，所以弗兰齐斯科也就只在画面中央草拟了圣女的形象；但是如今他在精灵的驱使下在其四周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奇妙地组合在一起，表现出这位圣女殉道的情景。弗兰齐斯科完全沉浸在他的这幅画里了，或者不如说，这幅画自己成了那强有力的精灵，这精灵用坚强的双臂将他抱住并将他高举在他迄今所过的邪恶的现实生活之上。但是他无法完成这位圣女的脸部的创作，这对他来说成了一种巨大的痛苦，它好像在用尖刺钻进他的内心深处。他不再想到那幅维纳斯像，但是他分明觉得，他仿佛看见了年迈的大师莱昂纳德，大师带着悲哀的表情望着他并且忧心忡忡、痛心疾首地说："啊，我本来是想帮助你的，但是我不可以这样做，你必须先放弃一切罪恶的图谋并且怀着深刻的悔意恭恭敬敬恳求被你亵渎了的圣女为你说情。"——弗兰齐斯科很久就避而不见的那帮年轻人到他的画室来看望他，发现他像一个不省人事的病人那样伸直四肢躺在床上。但是当弗兰齐斯科向他们诉说自己的困苦，诉说他怎样仿佛被一个凶恶的精灵耗尽了精力似地无法完成圣罗莎丽娴像，他们全都哈哈大笑并且说："哎，我的老哥，你怎么会一下子就病成这样的呢？——让我们给埃斯库拉普[①] 和可爱的许癸厄王[②] 献上一杯酒，好让那儿那位病人康

---

① 古希腊医神。

② 古希腊健康女神。

复!”说着便弄来了叙拉古[①] 葡萄酒,他们往酒杯里斟满酒,在未完成的画像前倒掉这祭神奠酒。但是当他们随后开始畅怀豪饮并且给弗兰齐斯科敬酒时,此人却不想喝酒,也不想参加狂乱的友人们的酒宴,尽管他们对维纳斯太太高呼万岁! 于是,他们当中的一人说道:“这儿这位呆傻画家也许真的脑筋和身体都有病了,我得去请个医生来。”他披上大衣,挎上佩剑,迈步从门口走了出去。但是不多一会儿,他又走了进来并且说:“哎,你们瞧,我自己就是医生,就可以给那儿那位病恹恹的人治病的嘛。”这个年轻人想必是渴望在举止行动上做得酷似一位老医生,他哈着腰小步奔走过来并且已经把他那张年轻人的脸庞奇异地扭歪得一脸皱皱巴巴,以致他看上去竟像一个相当难看的丑老头,大家见了不禁捧腹大笑说:“哎,大家瞧,这位医生真会摆出一副医道高深的面孔!”医生走近患病的弗兰齐斯科,用讽刺的口吻粗声粗气说:“哎,你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我得让你振作精神摆脱忧郁和软弱无能的状态! ——哎,你这个悲惨的小伙子,你脸色这么苍白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你这个样子是不会讨得维纳斯太太的欢心的! 你一旦痊愈,多娜·罗莎丽娴也许就会来照料你的! ——你这个软弱无能的小伙子,尝一尝我的神奇药酒吧。你不是想画圣女吗,我的药酒一定可以让你的身体强壮起来,这是圣安东尼乌斯的窖藏酒。”这位所谓的医生早已从大衣里面掏出来一只瓶子,这时他打开瓶盖。一股奇异的香味从瓶里飘溢而出,它使在场的年轻人失去知觉,竟让他们一个个昏昏欲睡,倒在安乐椅里,闭上了眼睛。但是弗兰齐斯科因被人讥讽为软弱无能的病包儿而勃然大怒,他一把从医生手里夺过那只瓶子,大口大口地喝起来。“这会对你的身体有好处的,”年轻人说,他

---

① 意大利西西里城名。

如今又已经现出了他那年轻轻的面容，恢复了他那有力的步态。接着，他把其余的年轻人从酣睡中唤醒，他们和他一起摇摇晃晃下楼。——一如维苏威火山爆发喷射出熊熊烈焰，现在烈焰从弗兰齐斯科的内心喷涌而出。他曾描绘过的异教的故事都一一浮现在他眼前，仿佛它们都活起来了似的，他用强有力的声音喊道："你也必须来，我亲爱的女神，你必须活着并成为我的，要不我就献身于地下的诸神！"话音刚落，他便看见维纳斯太太紧挨着画像前面站着并向他亲切招手。他从他的床铺上一跃而起，开始画圣罗莎丽娴的头部，因为他打算完全忠实地把维纳斯太太的美丽的面庞画下来。他觉得，仿佛手不听坚定的意志的使唤，因为画笔总是从笼罩在圣罗莎丽娴头部的雾气滑脱，不由自主地在她四周的野男人的脑袋上涂抹。然而，这位圣女的美妙的面容却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突然用如此生气勃勃、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弗兰齐斯科，以致他竟像当头挨了闪电的致命一击那样跌倒在地上。当他又稍稍恢复了一些知觉，他费力地直起身子来，然而他却不敢向令他感到如此可怕的那幅画像望去，而是耷拉着脑袋蹑手蹑脚地向摆着医生的酒瓶的那张桌子走去，他拿起酒瓶咕嘟喝了一大口。于是，弗兰齐斯科又精力饱满了，他睥睨自己的画。它伫立在他面前，已经画完了最后一笔，不是圣罗莎丽娴的面庞，而是那可爱的维纳斯像露出满含爱恋的目光对着他笑。在这同一个瞬间，弗兰齐斯科心中燃起狂烈、邪恶的情欲。他情欲冲动，疯狂号叫，他想起了异教的雕刻家皮克马利翁[①]，他曾画过此人的事迹，他像皮克马利翁那样恳求维纳斯太太，求她给他的画像注入生命。不一会儿，他也就觉

---

① 传说中的塞浦路斯国王，爱上了他自己创作的一位少女的雕像，爱神阿佛罗狄忒在他的请求下使雕像具有了生命，于是皮克马利翁便娶了少女。

得,仿佛画像开始动起来了,然而当他想用双臂去搂抱它时,他分明看到它依然是无生命的亚麻布。然后他便乱扯自己的头发,其表情就像是一个完全受撒旦支配的人。弗兰齐斯科已经这样折腾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当他像一尊柱形雕像站在画像前面时,他的房间的房门开启,他身后像是有女人的衣裙在窸窣作响。他转过身去,顿时便看见一个女人,他认出这个女人就是他的画像的原型。他简直是惊呆了,他眼睁睁看着这幅他从自己内心的想象中按一尊大理石像创作的画像如今竟活生生地以其全部能想象得出来的美丽容姿呈现在自己眼前,当他观看这幅如今看来好像是这位陌生女人的一个忠实写照的画像时,他几乎感到毛骨悚然了。他遭遇到了一种精神状态的神奇幻象惯常会招致的那种情况,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他无声地跪倒在陌生女人的跟前,像行礼拜似地向她举起双手。可是陌生女人却微笑着把他扶起并告诉他,说是当初他在老莱昂纳德·达·芬奇的绘画学校里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就已经常常见到他并对他产生了不可名状的爱慕之意。说是她离开了父母和亲戚,独自来到罗马,就是为了重新找到他,因为一个在她内心响起的声音曾告诉过她,说是他很爱她并且纯粹由于思慕和渴望而画下了她的肖像,现在一看,果然是如此。于是弗兰齐斯科发现,他和这个陌生女人有一种神秘的心灵感应,正是这种心灵感应创作了这幅神奇的画像并勾起了他对它的疯狂的爱。他怀着满腔炽热的爱恋拥抱这个女人,想立刻带她去教堂,以便让一个牧师用婚配圣礼将他们永远结合在一起。但是一听这话,这个女人似乎大吃一惊,她说:“哎,我亲爱的弗兰齐斯科,难道你不是一个正直的艺术家,一个不受基督教羁绊束缚的艺术家吗?你不是全身心地倾注在充满快乐、朝气勃勃的古希腊罗马时代以及它那些亲近生活的诸神上了吗?我们的结合与那些在幽暗的厅堂里

在绝望的悲叹中了却其一生的牧师们有什么相干？让我们欢欢喜喜庆祝我们的爱情的典礼吧。”弗兰齐斯科让女人的这一席话迷住了心窍，于是，他和那些自称是他的朋友的囿于邪恶、放肆和轻浮之中的年轻人一道于当天晚上就按异教习俗庆祝了他的和陌生女人的婚礼。原来，这女人带来了一箱珍宝和现钱呢，于是弗兰齐斯科便和她长时间待在一起，耽于奢靡享乐的生活，抛却了自己的艺术。女人觉得自己有了身孕，从此才越发显得风姿绰约、光彩照人，她似乎完完全全就是业已被唤醒了的维纳斯像，而弗兰齐斯科则几乎无法消受这奢靡淫欲的生活。一天夜里，一阵沉闷、惊怯的呻吟声把他从沉睡中唤醒；当他惊恐地一跃而起并手拿灯盏去照看他的女人时，她已经给他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了。仆人们急忙请来了产婆和医生。弗兰齐斯科从母亲怀里接过孩子，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女人发出一声可怕的、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并且像被强劲用力的拳头捏住了似地蜷缩成一团。产婆带着女仆来了，医生也随后赶到；但是当他们想给这女人施加帮助时，他们吓了一大跳，因为这女人已经浑身僵硬地死了，令人厌恶的蓝色斑点把脖子和胸脯弄得不堪入目，他们看到的不是那张年轻漂亮的脸庞儿，而是一张可怕地扭曲了的皱巴巴的脸，两只眼睛呆呆地张开着。随着两个女人发出的这一声喊叫，左邻右舍纷纷奔跑过来，人们向来就曾对这个陌生女人有过种种奇谈怪论；她和弗兰齐斯科在一起时的那种奢靡的生活方式曾令所有的人感到憎恶，据悉，人们本来就想向宗教法庭控告他们未经牧师的祝福便邪恶地结合在一起。如今，他们看到这个可怕地变了相的死人，大家便确信，这个女人生时曾和魔鬼结盟，魔鬼现在已经将她掠去。她那美丽的容貌仅仅是该受诅咒的妖术的一种虚假的幻象而已。所有闻声而来的人纷纷心惊胆战地逃离而去，谁也不想碰一碰死者。弗兰齐斯科这下心里

明白了，他和谁结下了这段姻缘，一种莫名的恐惧袭上他的心头。他的种种罪行在他眼前浮现，上天的报应在这儿地上就开始了，因为地狱之火在他内心熊熊燃烧。

第二天，宗教法庭的一位代表带着差役前来，想逮捕弗兰齐斯科，但是这时他的勇气和傲气突然觉醒，他抓起佩剑，夺路而逃。在离罗马一大段路程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洞穴，他疲惫不堪地躲进洞里。他逃跑时稀里糊涂地把那个新生的男婴裹在大衣里，随身带来了。满怀着狂烈的痛恨，他想把这个恶鬼般的女人给他生下的孩子摔死在石头上，但是当他将婴儿举到空中的时候，那婴儿发出可怜的哀求的哭声，他为深切的同情所攫住，他将婴儿放在软乎乎的苔藓上，把他随身带着的酸橙汁滴进孩子的嘴里。弗兰齐斯科像一个忏悔的遁世修行者那样在洞穴里度过了好几个星期，一边回避着他曾沉浸于其中的邪恶罪行，一边热情地向圣徒们祈祷。但是他尤其恳求受到他严重侮辱的罗莎丽婀，求她在主的面前代他说情。一天傍晚，弗兰齐斯科正双膝下跪在荒野里祷告，望着正在浸入海面的太阳，大海在西方向上托起它那红彤彤的火焰般的波涛。但是就在那火焰在灰蒙蒙的傍晚的雾气中逐渐暗淡下来的当儿，弗兰齐斯科在空中看见一片蔷薇色的闪光，它不久便开始现出人的形态。弗兰齐斯科看见天使们簇拥着圣罗莎丽婀，看见她跪在云端，响起一阵轻声柔语声，只听见她在说："主啊，原谅这个人吧，他意志薄弱、神志昏迷，未能抵御住撒旦的诱惑。"话音刚落，一道道闪电划过蔷薇色微光，天穹轰隆隆响起一个闷雷："哪个罪人犯过这样的罪行！只要他的罪行所制造出来的家族仍还在不断地作恶犯罪，他死后就休想得到宽宥和安宁！"——弗兰齐斯科跪倒在尘埃上，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对他的判决已经宣布，一个可怕的厄运将会不可避免地驱使他四处游荡。他没有念及洞穴里的那个男婴，便

急忙逃离而去，从此就生活在深切的悲惨和贫困之中，因为他不能画画了。有时他想起，似乎他必须颂扬基督教而画些美妙的画像，他想好了大型作品的轮廓和色彩，它们都描绘圣母和圣罗莎丽婀的神圣故事。可是他不名分文，买不起亚麻布和颜料，只靠在教堂门口乞得的可怜巴巴的一点施舍过着极痛苦的生活，他怎么能作起这样的绘画来呢？这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有一回，他在一座教堂里，凝视着一堵空落落的墙壁，在想象中画着画儿，这时有两个蒙着面纱的妇人向他走来，其中一个用优美的天使般的声音说："在远方的普鲁士，在主的天使们把圣母马利亚的雕像安放在一棵菩提树上的地方，人们给圣母马利亚建成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尚还没有用绘画装饰。你去吧，你就一边从事你的艺术活动一边作神圣的祈祷吧，你的破碎的心灵就会得到上天的安慰而振作起来。"——当弗兰齐斯科抬头向妇人望去时，他看到，她们的轮廓在柔和闪亮着的光芒中渐渐模糊，教堂里顿时弥漫开一股百合花和蔷薇的芬芳。于是弗兰齐斯科便知道这两位妇人是谁，第二天早晨便想启程作他的朝拜圣地之行。但是还在当天晚上，采诺比奥的一个仆人便费尽周折找到了他，付给他一份两年的薪俸并邀请他到他主人的宫廷去作客。然而，弗兰齐斯科只留下一小笔钱，其余的钱他全部分发给了穷人并登上了去远方普鲁士的路程。他途经罗马，来到那座坐落在离罗马不远处的卡普栖教团修道院，就是他曾为其画过圣罗莎丽婀的那座修道院。他也看见那幅画像已经嵌入祭坛，可是仔细一看他却发现，那只是他那幅画的一个复制品。据他获悉，那幅原画修道士们不愿意要，因为他们听说了广为流传的有关那位在逃画家的那些奇特的传闻，他们从他的遗物中得到的那幅画，他们作了一件复制品后便将原画卖给了班市的卡普栖教团修道院。作完艰难跋涉的朝圣之行之后，弗兰齐斯科到达东

普鲁士的圣菩提树修道院，履行了圣母亲自向他下达的命令。他用如此神奇的绘画装饰这座教堂，他分明看出，他心中的慈悲心肠开始生效了。上天的慰藉正在涌流进他的内心。

发生了菲利普·S伯爵在一个偏僻、荒野的地区狩猎时遭到一场凶恶的暴风雨袭击的事情。狂风在沟壑呼啸，暴雨如注倾泻下来，仿佛人和动物就要在一场新的大洪水中毁灭；这时，菲利普伯爵发现一个洞穴，他强拉硬拽着那匹马躲进这个洞。黑幕笼罩住整个地平线，洞穴里更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菲利普伯爵什么也分辨不清，不知道什么东西紧挨着他身边在簌簌作响。他内心充满恐惧，生怕洞里藏着一头野兽，便拔出宝剑，准备与之作殊死搏斗。但是当暴风雨过去、阳光照进洞里来时，他诧异地发现，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婴躺在他身旁一堆树叶上并用明亮、闪烁的眼睛望着他。婴儿身边放着一只象牙酒杯，菲利普伯爵发现酒杯里还有几口喷香的葡萄酒，那婴儿正在贪婪地吸饮。伯爵吹响号角，他的四散逃窜的随从人员渐渐聚集过来，大家等候伯爵下命令，是否要等将这孩子放进洞里的那个人前来认领。但是当夜幕开始降临时，菲利普伯爵便说："我不能将这婴儿丢弃不管，我要把他带走，我要到处向公众宣布是我捡了这个孩子，好让孩子的父母或将孩子放进洞里的别的什么人来向我认领这孩子。"事儿就这么办了；但是好多个星期、好多个月、好多个年头都过去了，一直没有人来认领。伯爵为弃婴举行洗礼给孩子取名为弗兰齐斯科。男孩长大起来，长成一个一表人材、仪表堂堂的少年，伯爵喜欢他那罕见的才能爱他如自己的亲生儿子，因为自己没有孩子便打算将自己的全部财产过继给他。弗兰齐斯科已经二十五岁了，这时菲利普伯爵狂热地爱上了一个贫穷的、画一般美丽的女孩子并娶她为妻，不顾她非常年

轻,而他则已经是年事已高的人。弗兰齐斯科不久便被想占有伯爵夫人的邪恶欲念所攫住,尽管她规矩本分、恪守妇道、不想违背忠贞的誓言,经过艰苦的争斗他却终于用鬼蜮伎俩把她缠住,使她纵情淫欲,而他则对自己的恩人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皮脱罗伯爵和安吉奥拉伯爵小姐,老菲利普满怀做父亲的喜悦搂在自己怀里的这两个孩子,他们是那桩他和世人永不知晓的罪恶行为结出的果实。

我鬼使神差般地去找我的兄弟采诺比奥并且对他说:"我放弃了王位,即便是你没有子嗣先我而去世,我也依然愿意当一个贫穷的画家,在潜心祈祷中,献身艺术,度过我的一生。然而,我们的小公国不应该落入外人之手。菲利普·S伯爵收养的那个弗兰齐斯科是我的儿子。是我在仓皇出逃时把他遗弃在那个洞穴里,伯爵在洞里找到了他。他身边的那只象牙酒杯上雕刻着我们的家族纹章,然而,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则是小伙子的容貌长相,它明白无误地证明他是出身于我们家族的人。我的采诺比奥兄弟,把这小伙子当作你的儿子吧,让他当你的继承人吧!"——看到了我谋求到的由教皇认可的过继文书,采诺比奥便打消了对少年弗兰齐斯科是否是合法婚姻所生的怀疑,于是,我儿子的邪恶的通奸的生活才得以结束,他不久便在合法婚姻中生了一个儿子,他给这儿取名为包罗·弗兰齐斯科。——罪恶的家族以罪恶的方式繁衍生殖。可是我儿子的悔恨就不能补赎他的罪行吗?我像上天报应那样站在他面前,因为他的内心清清楚楚地敞开在我面前,世人看不清的,精灵对我说了,这精灵在我心中越变越强大,把我高高托起,托在生命的汹涌浪涛之上,使我能看到下面的深渊,而这目光却不会把我向下拽向死亡。

弗兰齐斯科的离去将S伯爵夫人置于死地,因为这下她才意识到了这深重的罪孽,她经受不住对罪犯的爱与对她所犯罪行的悔恨之间的这场争斗。菲利普伯爵活满了九十岁,随后他便作为幼稚的老耄死去。他那位臆想的儿子和他的妹妹安吉奥拉一道迁至已继承了采诺比奥的王位的弗兰齐斯科的宫中。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庆祝包罗·弗兰齐斯科与维托丽娴,与冯·W侯爵小姐订婚,但是当皮特罗看到新娘子的美貌容姿时,他心头顿时燃起炽热的爱火,他不顾一切危险地去博取维托丽娴的欢心。然而皮脱罗的图谋却逃过了包罗·弗兰齐斯科的目光,因为他自己已经热烈迷恋上了皮脱罗的妹妹安吉奥拉,但是安吉奥拉却冷冰冰地拒绝了他的种种谄媚。维托丽娴离开宫廷,据她伪称,是为了在结婚前在寂静和孤独中履行一个誓言。过了一年以后她才返回,就要举行婚礼了,婚礼过后皮脱罗伯爵就要立刻和他妹妹安吉奥拉一道返回自己的家乡。保罗·弗兰齐斯科对安吉奥拉的爱火因不断遭到她坚决抗拒而越烧越旺,如今竟演变成为野兽的狂暴情欲,他只有通过在臆想中享受爱情欢乐才能克制这种兽欲。于是,他在举行婚礼的那天施弄最可耻的鬼计,在去洞房之前先溜进安吉奥拉的卧室对她施暴,由于她在婚礼宴席上服用了含鸦片的麻醉剂,所以他便在她不省人事的情况下满足了自己的淫欲。当安吉奥拉被这为人所不齿的行为摧残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受到良心痛苦谴责的包罗·弗兰齐斯科承认了他所犯的罪行。皮脱罗顿时怒火中烧,就要一刀刺死这个无耻之徒,但是他的胳臂软弱无力地垂落下来,因为他想到,他在发生这可耻行径之前就已经预先报了这一箭之仇。小吉阿青塔,冯·B侯爵小姐,普遍被认为是维托丽娴的姐姐的女儿,是皮脱罗和包罗·弗兰齐斯科的未婚妻之间那段私情结出的果实。

皮脱罗和安吉奥拉一起去德国，她在德国生了一个儿子，人们给这儿子取名为弗兰茨并悉心栽培他。无辜的安吉奥拉终于摆脱了这桩可怕罪行的魔影并再度出落得体态优美、风姿绰约。后来，特奥多尔·冯·W 侯爵对她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这受到了她真心诚意的回报。她在短时期内便成了他的妻子，而皮脱罗伯爵则与此同时和一位德国姑娘结了婚，他和她生了一个女儿，安吉奥拉则给侯爵生了两个儿子。虔诚的安吉奥拉完全可以觉得自己的心地坦坦荡荡，然而，每逢包罗·弗兰齐斯科的罪恶行径像一场恶梦那样在她脑海浮现，她往往就会陷入忧郁的沉思之中，她内心往往就觉得，仿佛即便这无意识犯下的罪行也会受到惩罚、她以及她的后代也会因此而受到报应。即便忏悔后得到赦罪，她心里还是不得安宁。在长时间的痛苦折磨之后，她像受天意启迪似地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她必须把这一切告诉她的丈夫。虽然她分明看出，要承认恶魔包罗·弗兰齐斯科所犯的罪行她就要进行艰难的斗争，但是她还是郑重其事地下定决心要勇敢地迈出这艰难的一步，她做了自己决心要做的事。特奥多尔侯爵惊骇地闻知了这桩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他的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深深的怨恨似乎眼看就要危及到无辜的夫人了。于是，她在远方的一座府邸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在此期间，侯爵与折磨着他的痛苦感觉作斗争，结果，他不单单向夫人伸出了和解的手，而且还背着她，偷偷为教育弗兰茨作了安排。在侯爵和他的夫人去世之后只有皮脱罗伯爵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冯·W 侯爵知道弗兰茨出生的这个秘密。画家的后代中没有哪个人像这个弗兰茨那样在言行举止上完全酷肖菲利普伯爵收养的那个弗兰齐斯科的。一个奇异的少年，才气横溢，思想敏捷、行动果断。也许是父亲的，也许是祖先的罪孽没有压在他的肩头上吧，也许是他抵御得住撒旦的凶恶的诱惑吧。特奥多尔侯爵去世

前，他的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约翰便到美丽的意大利去了，然而兄弟俩在罗马分了手，个中的原因既不是有明显的不和，也不是爱好不同，情趣不同。亚历山大来到包罗·弗兰齐斯科的宫廷，对包罗与维托丽娴所生的小女儿产生了如此炽热的爱情，以致他竟打算要与她结婚。可是特奥多尔侯爵却怀着一种亚历山大侯爵无法理解的厌恶之情拒绝这门亲事，所以，在特奥多尔去世之后亚历山大侯爵才和包罗·弗兰齐斯科的女儿结了婚。约翰亲王在回家途中结识了他的兄长弗兰茨，对这个年轻人——他不知道自己与此人是近亲——非常有好感，他简直和他形影不离。弗兰茨是亲王不回家不去兄长官邸而是返回意大利的原因。那永恒的、玄妙莫测的情况促使约翰亲王和弗兰茨，促使两个人都见到了维托丽娴和皮脱罗的女儿吉阿青塔，两个人都热烈地爱上了她。——罪行发芽了，谁能抗拒那隐秘的势力！

我青年时代的罪恶和罪行是可怕的，但是由于圣者们和圣罗莎丽娴的说情，我得到拯救，摆脱了永恒的堕落，命运使我得以在这儿人世间忍受罚入地狱的痛苦，直至这罪恶的家族干枯、不再结出果实时为止。尘世的重荷控制住精神的力量，使我沮丧，而生活的虚假的色彩则预感到幽暗的未来的秘密，使我眼睛发花，愚笨的眼睛让模糊的幻象弄得迷惘，它看不清真正的内心的形态！——我常常看见那隐秘的势力反抗着我的健康的灵魂正在继续纺出的那根线，并且愚蠢地以为能抓住它、撕断它。但是我应该忍耐，应该信赖且虔诚地在不断的悔悟和忏悔中忍受为了补赎我的恶行而让我忍受的痛苦。我曾把亲王和弗兰茨从吉阿青塔身边吓走，但是撒旦一个劲儿给弗兰茨布设堕落的陷阱，他将逃脱不掉。——弗兰茨和亲王一起来到皮脱罗伯爵偕同他的夫人和他的刚满十五岁的女儿奥蕾丽逗留的那个地方。一如罪恶的父亲包罗·弗兰齐斯科一见安吉奥拉便燃烧起狂烈

的欲火，儿子一见这惹人喜欢的孩子奥蕾丽，心中也燃起强烈的情欲之焰。他施展出种种诱惑的鬼蜮伎俩将天真无邪、含苞待放的奥蕾丽迷惑住，使她全心全意地委身于他，于是就在罪孽这个念头还没在她心里闪出的时候，她就已经犯下了罪孽。当事情再也掩盖不住了的时候，他便好像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无比绝望似地扑倒在奥蕾丽母亲的脚跟前，招认了一切。皮脱罗伯爵虽然自己罪孽深重，但是他若知道了也照样会把弗兰茨和奥蕾丽杀死的。母亲向弗兰茨表示极大的愤慨，她把他永远逐出自己的府邸，再也不许他见到被引诱的女儿，威胁说，否则她就要把这为人所不齿的行径告诉皮脱罗伯爵。伯爵夫人设法让女儿瞒过了皮脱罗伯爵，她在遥远的地方生下了一个小女儿。但是弗兰茨割舍不下奥蕾丽，他打听到她的住地，急忙赶去，走进房间，看见伯爵夫人身边没有一个仆役，正坐在女儿的床边，怀里抱着那个才八天的女婴。伯爵夫人没想到会见到这个恶棍，顿时大惊失色地站了起来并命令他离开房间。“走开……走开，要不你就完了；皮脱罗伯爵会知道你这个无赖干的什么好事！”她就这样大声嚷嚷，以便吓唬弗兰茨，并把他推到门口；这时，弗兰茨火冒三丈，他一把从伯爵夫人怀里夺过孩子，当胸给了她一拳，打得她向后倒下，便快步逃离而去。当奥蕾丽从昏厥中苏醒过来时，母亲已经不再在人世，头上的深重伤口（她跌倒在一只包铁皮的箱子上）要了她的命了。弗兰茨想杀死这个孩子，他用布包住孩子，摸着黑跑下楼梯，正要从屋里跑出去，这时他听见一阵低沉的啜泣声，这声音似乎来自底层的一个房间里。他情不自禁地站住，仔细倾听，末了竟偷偷向那个房间走近过去。这时，一个妇人哭哭啼啼地从房间里走出来，他认出这个妇人就是S男爵夫人的保姆，她如今就居住在这男爵夫人的府上。弗兰茨问，她为什么这副模样。“啊，老爷，”妇人说，“我真是不幸极

了，刚才小奥伊菲靡还躺在我的怀里欢蹦乱跳的，可是现在却一下子耷拉下小脑袋死了。——她额头上有蓝色斑点，这样人家就会怪罪我，说是我把她摔到地上去了！”——弗兰茨迅速走进房间，当看见那死婴时，他看出，他的孩子命该不死，因为她和死奥伊菲靡在形体和相貌上长得出奇地相似。保姆也许并不是像她声称的那样对孩子的死完全没有责任，况且又收受了弗兰茨赠送的大量礼物，便答应替换；弗兰茨用布把死婴裹好，把包裹扔进河里。奥蕾丽的孩子被当作冯·S男爵夫人的名叫奥伊菲靡的女儿而受到抚养，世人始终不知道这个有关她出身的秘密。这个招灾惹祸的女孩没有接受洗礼未被接纳入教会的怀抱，因为已经给以自己的死换取了她的生的那个孩子施过洗礼了。多年以后奥蕾丽和冯·F男爵结了婚；两个孩子，赫尔莫根和奥蕾丽，便是这门婚姻结出的果实。

受上天的永恒势力的照应，当亲王打算和弗兰齐斯科（他这样以意大利方式称呼弗兰茨）一起到侯爵兄弟的首府城市去的时候，我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和他们一同前往。每逢弗兰齐斯科走近展现在他面前的深渊，我便总是想用强有力的臂膀抓住他。无能为力的罪人的不自量力的行为，这个罪人还没有得到主的宽宥呀！——弗兰齐斯科对吉阿青塔施行了那种令人不齿的罪恶行为，然后他便杀害了兄弟！弗兰齐斯科的儿子便是那个不幸的男孩，侯爵给那男孩取名维克托林伯爵并将他抚养成人。杀人凶手弗兰齐斯科打算和侯爵夫人虔诚的姐姐结婚，但是就在这桩罪行眼看就要在那神圣的场所被实施的一刹那，我设法制止了它。

在受到赎不完的罪孽这个念头的折磨下，弗兰茨逃跑了，在

这之后就需要让他经历深重的苦难，方能使他幡然悔悟。他忧伤不已、疾病缠身，在逃跑途中遇到了一个农民，这农民热情地收留了他。农民的女儿，一位虔诚、文静的少女对这个陌生人产生了神奇的爱情，并精心看护他。于是，弗兰齐斯科康复后便回报少女的爱情，他们经婚配圣礼结了婚。他凭着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奋发图强，大大增加了父亲留下的并不微薄的遗产，使他得以享受众多尘世的荣华富贵。但是没有得到上帝宽宥的罪人的这种幸福是不牢靠的，是虚空的。弗兰茨又陷入赤贫之中，他的灾难是致命的，因为他感觉到，精神和身体因久病不愈正在渐渐衰竭。他的生命变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忏悔。上天终于向他发出一束慰藉之光。——他应该去朝拜圣菩提树，一个儿子的降生将会在那儿向他宣布主的宽宥。

在那座环抱圣菩提树修道院的森林里，我向那位内心郁闷的母亲走去，当时她正在为那新出生的没有父亲的小男孩而伤心哭泣，我说些宽慰的话语给她排遣忧愁。

主的恩惠奇妙地降临到这个在圣徒们的造福社会的圣地出生的孩子的身上！多次发生了这样的事：婴儿时的耶稣明显地走到他身边并且早早地便在这幼小的心灵中点着了爱的火花。

母亲在行圣洗礼时给这男孩取了父亲的名字弗兰茨！——你会成为那样的人吗，弗兰齐斯科，会成为在神圣的场所出生、用虔诚的品行为祖宗赎罪并使他在坟墓里得到安宁的那个人吗？这个男孩应该远离世俗、远离它那富有诱惑力的引诱，完全献身于上天。他应该当神职人员。将神奇的慰藉注进我心灵的那个圣徒便是这样将这向母亲宣布的，这也许就是会得到宽宥的预言吧，这预言使我豁然开朗，致使我竟误以为在我的内心看见了活生生的未来的情景。

我眼看着这孩子与拿着可怕的武器向他扑去的那股阴暗的势力作着殊死的搏斗！——他倒下，然而一个仙女将胜利的桂冠托举到他的脑袋上方！——这是圣罗莎丽娴亲自拯救了他！——只要永恒的上天的力量允许我，我就要待在这男孩、这少年、这男子的身边并且保护他，全力以赴地保护他。——他将会如同——

出版者附言

在这里，亲爱的读者，老画家的半已分辨不清的字迹变得十分模糊，根本不可能再读出什么字句来了。我们回到奇异的卡普栖教徒梅达杜斯的手稿上来吧。

第三章　返回修道院

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只要我在罗马的街道一露面，所到之处的人群中就会有人静静伫立，弯腰弓背、谦和卑顺地请求上帝赐福。也许是我继续进行着的我那严格的忏悔已经引起轰动了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那异国情调的、奇特的形象必定是很快在活泼而奇妙的罗马人心目中成为一种传奇了，我还蒙在鼓里而他们也许就已经把我抬高成为某一个虔诚的童话里的英雄了。不安的叹息声和轻声祈祷的喃喃声常常将我从我躺卧在祭坛台阶上陷入的沉思中惊醒，于是我就发现，虔诚的人们跪在我四周，似乎在苦苦哀求、为我说情。一如在那座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我听见身后有人在喊：圣徒！[①]——我感到如刀扎般的心痛。我想离开罗马，然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暂住的那座修道院的院长通知我说，教皇要接见我。忧郁的预感在我心头泛起，也许那凶恶的势力企图重新用敌对的锁链把我紧紧拴住吧。于是我鼓起勇气，在预定的时刻向梵蒂冈走去。教皇坐在一把雕花靠背椅里接见我，他是个身材匀称的男子，尚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两个无比美貌、身穿教士服的男孩侍候他喝冰水并且用苍鹭羽束在房间里扇风，因为天气炎热，他们以此保持房间里空气凉爽。我谦卑地向他走去，行了通常的屈膝礼。他仔细端详我，但

是那目光露出某种亲切的神态，他的脸上没有那种我自以为从远处望去通常会看到的那种严肃认真的神态，他反倒满脸堆出温柔的微笑。他问我从哪儿来，到罗马来有什么事——总之全都是有关我个人情况的日常琐屑，然后便站起来说道："我把您叫来，是因为人们向我讲述过您那罕见的虔诚。——为什么，梅达杜斯修道士，你在做礼拜的人最多的教堂里在公众面前做您的祷告呢？——您若是企图以主的圣徒的形象出现并受到狂热的下层民众的崇拜，那么，您就抚摸您的胸脯，扪心自问，在您内心深处的什么想法驱使您做出这样的事来。——要是您在主的面前，在我、在主的代表面前心地不纯，那么您很快就会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的，梅达杜斯修道士！"——教皇用强劲有力的声音讲了这几句话，他的眼睛闪烁出闪电似的光芒。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我感觉到自己并不犯有人家指控我的那种罪行，所以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不仅保持镇定，而且还受到我的忏悔出自于内心真诚的悔悟这个念头的鼓舞，从而能够像一个内心激动的人那样说："主的无尚神圣的代表阁下，您一定有这个力量，可以看到我的内心世界；您一定知道，我的罪孽的难以描绘的重荷压得我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但是您同样也一定知道我的悔悟是真诚的。我决不会有卑鄙、虚伪的想法，决不会有任何追求名利的意图，用令人不齿的方式去哄骗民众。——哦，无尚神圣的主啊，您就允许忏悔的修道士，允许他用三言两语向您披露他那罪恶的一生吧，但是也请您允许他向您披露他满怀深切和真诚的悔意已经开始从事的事业！"——就这样，我开始讲述我的全部生活经历，我没有列举名字、而且叙述得尽可能扼要、简练。教皇越来越留心地听着。他坐在靠背椅里，用手支着脑袋；他低头

---

① "圣徒"一词原文为意大利语。

望着地上，随后突然站立起来，叠起双手，迈出右脚，仿佛想向我走过来；他用炽热的眼睛盯住我的脸。当我讲完的时候，他重新坐下。“您的故事，梅达杜斯修道士，”他开了腔，“是我曾经听到过的故事中最奇特的。——您相信一种被教会称作魔鬼的凶恶势力的那种明显的、看得见的作用吗？”——我正要回答，教皇却继续说：“您以为，是被您从圣人遗物陈列室里偷出来并喝掉的酒驱使您犯下了您所犯的那些罪行吗？”——“它像一种充满着有毒蒸气的水给那颗埋在我心底的凶恶的幼芽以力量，使这颗幼芽能够茂盛生长！”——当我这样回答时，教皇沉默了片刻，然后他露出严肃的、若有所思的神态继续说：“可是，如果天性也在才智上遵循身体的有机组织的规则，同样的幼芽只能生出同样的东西来，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好和愿望，——像那闭锁在核心的力量再次染绿正在长出来的树木的叶子——一代一代繁衍生长下去，除了任何专断呢？……有杀人犯家庭，强盗家庭！……这或许就是原罪，是对罪恶家族的永恒的、没有任何赎罪牺牲品可以消除得掉的惩罚！”——“如果罪人生下的人由于这承继下来的有机组织而不得不重又犯罪……那么就没有罪行了，”我这样打断教皇的话。“不！”他说，“永恒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巨人，这个巨人能够驯服并束缚住那头盲目的动物。这个巨人就叫知觉，从巨人与那动物的斗争中产生出自发性。巨人的胜利就是美德，动物的胜利就是罪孽。”教皇沉默片刻，随后他露出愉快的神情，他用轻柔的声音说：“梅达杜斯修道士，您以为，与您妄谈美德和罪孽，主的代表这样做合适吗？”——“无比神圣的主啊，”我回答，“您赏脸让您的仆人聆听您那有关人生真谛的深刻观念，而谈论这场您早已无尚光荣、大获全胜地结束了的战斗，这对您来说想必是很适宜的。”——“您对我的看法不错嘛，梅达杜斯修道士，”教皇说，“抑或您以为，教皇三重冕是一顶桂冠，它

宣布我是人间的英雄和胜利者?"——"当国王并统治一个民族,"我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大事。在生活中处在这样高的地位,四周的一切便显得靠得更近,在任何方面更具有可通约性,正是由于这种高的地位鸟瞰的神奇力量才得以增长,这种力量就像一种崇高的庄重在天生的王侯身上显示出来。"——"您是说,"教皇插话说,"即便是智能低下、意志薄弱的王侯,他们身上也具有某种奇特的精明,这种精明完全有理由可以被认为是智慧,它能够使民众赞叹不已。可是这跟这里的情况有什么相干?"——"我方才是想,"我接茬说,"谈论王侯们的庄重,他们的王国来源于这个世界,随后就来源于主的代表的圣洁、神性的庄重。主的精神以神秘的方式照亮着被关在会议室[①] 里的高级神职人员。互相分开,在一间间小室里潜心进行着虔诚的思索,上天的光芒滋润着渴望得到天启的人们的心田,于是一个名字便像一首颂扬永恒力量的赞歌从热情的唇间响起。——永恒力量为自己挑选好了在尘世间的相称的代表,永恒力量的这个决定如今将用尘世间的语言来公诸于众,所以,无比神圣的主啊,您的王冠以其三重指环宣告着您的主的、世人们的主的玄义,这王冠确实是顶桂冠,它表明您是英雄、是胜利者。——您的王国并不来源于这个世界,可是您却受委派来统治这人间的所有王国,您将看不见的教会的全体成员聚集在主的旗帜之下!——赐给您的这个尘世的王国仅仅是您那闪耀着上天的华美的王座而已。"——"这个您得承认,"教皇打断我,"这个您得承认,梅达杜斯修道士,我有理由对这个赐给我的王座感到满意。我的地位的光彩夺目、无比耀眼,这个您一定也会感觉得到,梅达杜斯修道士,你没有完全闭目塞听不接触尘世事物嘛……可是这个

---

① 指天主教选举教皇时红衣主教们的秘密会议室。

我不相信……你是个诚实的演说家，讲了合乎我的心意的话……我看，我们会相互进一步了解的！……您待在这里吧……几天后你也许就是修道院院长，以后我甚至还可能会挑选你当我的听取忏悔的神父……走吧……别在教堂里做出太过于疯疯癫癫的举止来，你不会爬上圣徒的高位的——历本上已经满员了嘛。走吧。”教皇的这最后几句话和他的整个态度一样令我感到诧异，他的整个儿举止行为和我心目中素常的那个基督教界的最高形象、那个操生杀大权的形象大相径庭。我毫不怀疑地认为，他把我有关他的职业的崇高神性所讲述的一切看作是一种空洞、狡黠的恭维话了。他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即我曾想爬上圣徒的高位，而由于他出于特殊的原因不得不堵死我的这条道路，所以我如今打算用别的途径获得威望和影响。对于这一点他又是出于特殊的我不知道的原因而愿意表示同意。

我决定——没有想一想，教皇召见我之前我原本打算离开罗马的——继续行我的祈祷礼。然而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太过于激动，以致我竟不能像平时那样把我的情感完全倾注在上天的美妙事物上。在作祈祷时我自己就情不自禁地想到我从前的生活；对我的罪孽的印象淡漠了，只有我作为一位侯爵的宠儿开始了的、作为教皇的忏悔神父继续着的、谁知道会在哪个高位了结的光辉前程闪着耀眼的光亮出现在我心智的眼睛的前面。于是，我倒不是因为教皇禁止，而是自己情不自禁地便停止行我的祈祷礼，在罗马大街上四处游荡开了。有一天，我走过西班牙广场，这时正好有一群人聚集在一个木偶戏演出场的四周。我听见丑角的滑稽的嘎嘎叫唤声和围观的人群里发出的狂笑声。第一幕已经结束，人们准备演出第二幕。小盖板跳起来，年轻的大卫带着他的石弩和满满一口袋石头子上场。他一边做着逗人乐的动作一边允诺说，这一回大块头巨人歌利亚一定会被打死，以

色列一定得到解救。人们听见一阵低沉的沙沙声和咕哝声。巨人歌利亚带着一颗巨大无比的脑袋升上来。——我多惊讶呀，我一眼便看出那颗歌利亚脑袋竟是那傻乎乎的贝尔凯姆波。他用一个特殊的装置在紧挨着脑袋的下方装上了一个带小胳臂和小大腿的小身躯，而却用一块帷幕把他自己的肩膀和胳臂遮盖住，那块帷幕看上去就像是歌利亚的宽褶裥大衣。歌利亚一边做出种种奇特的怪相，滑稽可笑地抖动着他那侏儒身体，一边发表着一篇骄傲的演说词，只有大卫不时轻轻咯咯一笑打断他的演说。观众们捧腹大笑，我自己十分喜欢贝尔凯姆波的这个新的妙不可言的形象，便心神与俱地发出了那种早已不常有的、透着内心真诚欢乐的笑声。——啊，往常我的笑声往往只是肝肠寸断般的痉挛性抽搐。在与巨人作战之前先有一场唇枪舌战，大卫矫作而高深莫测地证明，为什么他必须并且一定会将这可怕的对手射死。贝尔凯姆波让自己脸上的肌肉飞快抖动，与此同时，那巨人小胳臂向小个子大卫打去，而小个子大卫则巧妙地一猫腰躲过，随后便在什么地方，甚至从歌利亚自己的大衣褶裥里冒了出来。最后，石头子终于飞射到歌利亚的脑袋上，他倒下，盖板落下。我被贝尔凯姆波的非凡的才赋逗得眉开眼笑，发出越来越爽朗的笑声，这时突然有人轻轻拍拍我的肩膀。一位修道院院长站在我身边。“我感到高兴，”他开口说，“我尊敬的先生，您没有失去对尘世事物的乐趣。在我见过了您那奇特的祈祷礼之后，我几乎再也不相信您会对这样的蠢事发笑。”听到院长这样讲话，我就觉得，仿佛我应该为我的欢乐情绪感到羞愧，而我则情不自禁地说了我一说出口便深感反悔的话。“相信我吧，我的院长先生，”我说，“波涛汹涌的生活大海里一个精力充沛的泳者，他永远不缺乏浮现出深谙潮水并勇敢地抬起自己脑袋的力量。”院长用闪亮的眼睛望着我。“哎，”他说，“这个形

象您编造得多好运用得多得当。我以为现在我完全了解您了，我打从心底深处钦佩您。”

“我不知道，阁下，一个可怜的忏悔的修道士如何能够激起您的钦佩之情！”

“说得好，最可尊敬的人！——您重新找到了您自己的角色！——您是教皇喜爱的人儿吧？”

“承蒙主的无比神圣的代表不弃，曾将他的目光投向过我。——我顶礼膜拜他，这对永恒的力量看到他心中保持着无限纯洁的美德而赐予他的那种身份是适宜的嘛。”

“唔，您这个戴上三重冕者王座旁的十分可敬的仆从，您将会勇敢地去做您职责范围内应做的事！——但是您相信我吧，与亚历山大六世[①] 相比，现在的主的代表是美德的瑰宝，您也许会打错了如意算盘的！——不过——您扮演您的角色吧——欢乐、愉快地开始了的，很快就会不起作用。——珍重，我的非常可尊敬的先生！”

院长带着刺耳的嘲笑声匆匆离去，我愣愣地站住。如果我把他最后的那句话与我自己对教皇的意见放在一起加以比较，那么我势必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他并不是我所曾经以为的那个在与那头动物斗争后戴上冠冕的胜利者，我同样也不得不惊骇地确信，至少一部分知道内情的人曾觉得我的忏悔是一种伪善，是我想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飞黄腾达的一种图谋。内心受到深深的伤害，我回到我的修道院，在僻静的教堂里热情祈祷。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很快便认识到这是那阴暗势力在诱惑我，它力求重新纠缠住我，但是我同时也认识到了我的有罪的懦弱和上

---

① 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自一四九二年起任教皇，把教皇的宫廷变成为荒淫无度和奢靡生活的中心。

天的责罚。——只有迅速逃遁可以拯救我，于是我决定大清早便登程。几乎已是暮色四合了，修道院的钟声一阵紧似一阵地响起。不一会儿，看门人走进我的房间，说是一个身穿奇异服装的男人一定要见我。我到会客室去，那是贝尔凯姆波，他连蹦带跳向我奔过来，用双臂把我抱住并迅捷地把我拽进一个角落。“梅达杜斯，”他轻声而急促地说道，“梅达杜斯，为了让自己堕落，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好啦，疯疯癫癫的举动总是乘着西风——南风或西南—南风——或别的什么风的翅膀跟踪你并抓住你，哪怕只要还有你那件修士服的一个衣角从深渊里伸出来，它也会把你拽上来——哦，梅达杜斯，你明白这个道理吧——你明白什么叫友谊吧，明白爱能做出什么事来吧，你相信大卫和约拿单[①] 吧，最亲爱的卡普栖教徒！”——“我曾欣赏过您扮演的歌利亚，”我打断这位饶舌者的话说，“可是您快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什么风把您刮到我这儿来啦？”——“什么风把我刮来？”贝尔凯姆波说，“什么风把我刮来？对一个卡普栖教徒的疯狂的爱，我曾训斥过他，他四下里乱扔金黄色带血迹的杜卡特[②] ——他和丑恶的亡魂来往——他，他杀害了几个人之后，他就想——娶世界上最美的女子，按平民的——或者甚至是按贵族的方式。”——“别说了，”我嚷嚷，“别说了，你这个令人恐惧的疯子！你现在恣意妄为指责我的，我已经深深地忏悔过了嘛。”——“哦，先生，”贝尔凯姆波继续说，“敌对势力给您留下深深创伤的那个地方如今仍还那么敏感吗？——哎，这么说来您还没有完全康复。——如今我愿意像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那样温柔和安静，我愿意克制住自己，我再也不愿意跳跳蹦蹦，身体

---

① 约拿单，《旧约》中人物，扫罗的长子，大卫的挚友，英勇善战，有智谋。

② 杜卡特，十四到十九世纪在欧洲通用的金币名。

和精神上都不愿意，亲爱的卡普栖教徒，我只想告诉您，我主要是为了您那出色的癫狂才这样多情地爱您，而由于让每一个癫狂的原则在世上尽可能长久地生存和发展，这压根儿就是有益的，所以您任性地投身于任何一个性命攸关的危险之中，我都把您搭救出来。我在我的木偶演出场上偷听到了一次涉及您的谈话。教皇想提拔您当本地卡普栖教团修道院的院长并提升您当他的忏悔神父。快逃走吧，快离开罗马，因为匕首正窥伺着您。我认识那个要把您送进天国去的杀手。你成了那个现在是教皇的忏悔神父的多明我会修道士及其追随者们的障碍。——明天您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完全可以把这个新情况和那位陌生院长所说的话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我惊愕极了，我几乎没察觉，滑稽可笑的贝尔凯姆波怎样一次又一次地拥抱我并在最后做着他那些惯常的奇异的怪相一跳一蹦地告辞而去。

可能已经过了午夜了吧，我听见修道院外门打开，一辆马车发出低沉的辘辘声从庭院的铺石路面上驶来。不一会儿便听见有人顺着过道上楼来；有人敲我的房门，我开门，一眼便看见古阿迪安神甫，一个完全蒙住面孔的男人手拿一个火把跟随着他。“梅达杜斯修士，”古阿迪安说，“一个快死的人在濒死的痛苦中要求从您那儿听到教会的慰勉并受到临终涂油礼。去尽您的义务吧，跟随这个人，他会把您带领到人们需要您的地方去的。”——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我心头泛上一种预感，意识到这是人家要把我置于死地了；可是我无法拒绝，所以只得跟随那蒙面人而去，他打开车门，要我上车。我看到车里有两个男人，他们把我夹在中间。我问，他们要把我送到哪儿去，——去要听我慰勉、要受临终涂油礼的人那儿。——不是回答嘛！马车在深深的沉默中驶过好几条街道。我自以为从响声上听出，我们已经在罗马城以外的地方，可是不久我分明听出，我们正驶过一座

大门并且随后又行驶在铺石头子的街道上。马车终于停住，我的双手很快就被人捆住，一顶厚厚的面罩遮住了我的脸。“您不会遭遇什么不测的，”一个轻微沙哑的声音说，“只不过您对即将见到和听到的一切必须保持沉默，否则您立刻就会一命呜呼。”——人们把我从车里抬下，门锁丁当作响，笨重的门轴轰隆一声转动一座大门开启。人们领着我穿过长长的过道，最后顺楼梯而下，越来越往低处走。脚步的响声使我确信，我们是在拱顶地下停尸室里，刺鼻的死人味令人作出这一明确的判断。人们终于停住——我的双手被解开，面罩从头上摘下。我在一间宽敞的、由一盏吊灯微弱照亮着的拱顶地下室里，一个脸上蒙着黑布的男子，可能就是带我到这儿来的那个人，站在我身边，四周的矮凳上坐着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们。我想起了我曾在那间牢房里做过的那个可怕的梦，我以为我必遭惨死无疑，然而我依然镇定自若，在内心热烈祈祷，不是祈求得救，而是祈求安乐地死去。在忧郁的、充满不祥预感的沉默中度过了几分钟之后，修道士中的一个向我走来并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们处决了您的教团里的一个成员，梅达杜斯，这个判决必须执行。他希望临终前得到您，得到一位圣者的赦罪和慰勉！——去履行您的义务吧。”站在我身旁的蒙面人挽起我的胳臂，领着我继续往前穿过一个狭窄的过道进入一间小小的拱顶地下室。在这儿一个墙角的草铺上躺着一个脸色苍白、形容憔悴、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人。蒙面人把带来的那盏灯放在地下室中央那张石桌上，随后便走开。我向那位囚徒走近过去，他吃力地向我转过身来；我惊呆了，我认出了虔诚的屈里卢斯的令人崇敬的容貌。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上天的喜悦幸福的微笑。“这么说来，”他有气无力地开了腔，“居住在这里的地狱里的可怕的仆人们确实没有欺骗我。通过他们我得知，您，我亲爱的梅达杜斯教友，您现在在罗马，我

渴望见到您，因为我大大地冤枉了您，他们答应了我，说是他们可以在我临终的时候把您带到我身边来。我临终的时刻到了，他们信守了诺言。”我在这位虔诚的、令人崇敬的老人身旁跪下，我恳求他先告诉我，他怎么会被囚禁，被判处死刑的。“我亲爱的梅达杜斯教友，”屈里卢斯说，“只有在我悔恨地坦白承认了我出于误解对您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只有在您使我和上帝和解了之后，我才可以对您谈我的苦难、谈我的尘世的覆灭！——您知道，我以及和我一起的我们的修道院都把您当作十恶不赦的罪人；您犯下了（我们这样认为）滔天的罪行，我们把您逐出了所有的团体。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灾难性的瞬间而已，魔鬼在这一瞬间把绞索套住了您的脖子，拽着你离开了那个神圣的地方进入了罪恶的世俗生活之中。一个伪善的恶魔骗走了您的名字，您的衣服，您的形态，犯下了那些恶行，它们几乎使您招致杀人犯那样的可耻死亡的下场。永恒的力量以奇妙的方式启示了，您虽然放荡不羁地违犯教规，您的所作所为的目的都是违背您的誓言，但是您是清白的，您没犯那些可怕的罪行。回到我们的修道院里去吧，莱昂纳杜斯，教友们会怀着爱意和喜悦接纳您的，接纳您这个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堕落者的。——哦，梅达杜斯……”——老人极度虚弱，竟人事不省地倒下了。我抗住了他这一席似乎宣告了一个新的奇特事件的话语在我心头激起的紧张情绪；我一心只惦记着他，惦记着他的心灵的健康；在没有任何别的救助手段的情况下，我便用我的右手慢慢地、轻轻地抚摩他的脑袋和胸脯，这是我们修道院常用的一种使危笃病人恢复知觉的方法，我试图这样来使他苏醒过来。屈里卢斯很快便恢复了知觉并向我忏悔，他，这个虔敬者，向邪恶的罪人忏悔！但是我觉得，仿佛由于我赦免这个老人——他的最严重的罪行仅仅在于他有时曾产生过怀疑——，一种上天的精神在我内心被

那崇高的永恒的力量点燃，仿佛我只是那工具，那身体上的器官，那力量使用它，以便在这个人世间就通达人情地对这个还没有分娩的人说话。屈里卢斯抬起充满虔诚的目光望着天空说："哦，我的梅达杜斯教友，您的话多么令我神清气爽！——我高高兴兴地向着邪恶的歹徒为我准备的死亡走去！我倒下，围绕在戴三重冕者王座四周的最可怕的谬误和罪孽的一个牺牲品。"——我听见越来越近的低沉的脚步声，钥匙在房门锁眼里嘎啦嘎啦响。屈里卢斯挣扎着抬起身子，抓住我的手，对着我的耳朵嚷嚷："回到我们的修道院去——莱昂纳杜斯了解全部情况，他知道，我怎样死去——我恳求他对我的死保持沉默——我这风烛残年的老人这回不死很快也会让死神用别的方式夺去生命的——好自为之吧，我的教友！——为我的灵魂的健康祈祷吧！——您在修道院里为我做安魂弥撒时，我会和您在一起的。向我起誓，您在这里愿意对了解到的一切情况保持沉默，因为否则您只会招致您自己的毁灭并把我们的修道院卷进无尽的是非争端之中！"——我起誓，蒙面人已经走了进来，他们把老人从床上抬起，背着虚弱得无力行走的他穿过过道向我曾呆过的那间拱顶地下室走去。我按蒙面人的示意跟随而行，多明我会修道士们围成一个圆圈，人们把老人带进圈里并让他跪在人们堆在中央的一小堆泥土上。人们把一个十字架塞在他的手里。因为我在履行我的义务，所以我也一同走进圈里，大声祈祷。一个多明我会修道士抓住我的胳臂并把我拽到一边。瞬间我看见一个从后面走进圈里来的蒙面人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剑，屈里卢斯的血淋淋的脑袋当即滚落到我的脚跟前。——我人事不省地倒下。当我苏醒过来时，我置身在一间修道小室般的房间里。一个多明我会修道士向我走过来并面带不怀好意的微笑说："您大概吓坏了吧，我的教友，其实您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您亲

眼目睹了一个美好的殉教仪式。你们的修道院的一个教友接受应得的死亡时，人们必定这样来称呼这件事的吧，因为你们大家一古脑儿全都是圣徒呀？”——“我们不是圣徒，”我说，“可是在我们的修道院里还从未妄杀过一个无辜！——放我走吧——我已经愉快地履行了我的职责了！——如果我落入邪恶的杀人犯的手中，那么这位已归天的人的心灵会贴近我的心灵的！”——“我丝毫也不怀疑，”多明我会修道士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已故的屈里卢斯教友将有能力助你一臂之力，可是，亲爱的教友，您可千万别把对他的处决说成是谋杀！屈里卢斯曾对主的代表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正是主的代表自己命令处死他的。——不过，他想必已经把一切向您忏悔过了，所以现在和您谈这个就没什么用，您还是喝点这个增补增补气力提提精神吧，您看上去脸色苍白、精神恍惚。”说着，这多明我会修道士就递给我一只水晶高脚酒杯，一种深红色的、发出浓郁香味的葡萄酒在酒杯里起着泡沫。我不知道，我把酒杯放到嘴边时，我脑海里闪过什么念头。——不过，可以确信无疑的是，我分明闻出这就是奥伊菲靡在那个灾难性的夜晚敬给我喝的那种酒；不由自主地，未曾清楚地加以思考，我便一边好似让灯照得眼花，举起左手遮住眼睛，一边便将那酒倒进我那件修士服的左袖管里。“祝您健康，”多明我会修道士边说边迅速把我从门口推出去。——人们把我扔进车里，我惊奇地发现车里竟空无一人，人们当即用这辆车把我拉走。夜晚的惊恐，精神的紧张，对不幸的屈里卢斯的深切悲痛使我处于一种昏迷状态，致使人们把我从车里推出来并相当粗暴地推倒在地上时，我竟毫不反抗、听之任之。晨光初露，我发现自己躺在卡普栖教团修道院大门口，我坐起身，拉了拉修道院的门铃。看门人看到我脸色苍白、精神恍惚的这副模样大吃了一惊，并且多半是已经把我回来时的那个情景向院长作了禀报，

因为院长刚做完晨祷便忧心忡忡地走进我的房间。对他的发问我只是一般性地回答说，我不得不为之赦罪的那个人的死实在太可怕了，我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但是不久我便因在左臂感到剧烈疼痛而无法继续讲话，我大声喊叫。修道院伤科医生急忙赶来，人们将紧紧粘着在我胳臂上的袖管撕下来，发现整条胳臂像让一种腐蚀性的物质撕破咬碎了。——“人家要我喝酒——我把酒倒在袖管里了，”我呻吟着说，剧烈的疼痛简直让我失去了知觉！——“酒中有剧毒，”伤科医生大声说并急忙用药，这些药至少很快便减轻了那剧烈的疼痛。多亏了伤科医生的熟练技能和院长给予我的悉心护理，这条本来应切除的胳臂才得以保住，但是肌肉完全枯萎，整条胳臂只剩皮包骨头，那充满敌意的毒酒把全部活动的力量毁损掉了。“我看得再清楚不过了，”院长说，“那个让您失去了您的胳臂的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虔诚的教友屈里卢斯不可思议地从我们的修道院、从罗马消失了，还有您，亲爱的梅达杜斯教友，如果您不马上离开罗马的话，您也会这样莫明其妙地失踪的。您卧病在床期间，人家就以种种可疑的方式探听您的情况，多亏了我警觉和怀有虔敬心的教友们的团结，他们才未曾能够到您的房间里来追杀您。如果说我觉得您压根儿就似乎是个处处让灾难性的镣铐铐住脖子的怪人的话，那么，自从您在罗马作短暂逗留以来，您也已经变得太引人注目了，某些人就巴不得要除掉您。回到您的家乡去，您的修道院里去吧！——愿您得到安宁！”

我分明感觉到，只要我呆在罗马，我的生命就势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但是在最严酷的忏悔未曾能够消除掉的对种种所犯罪行的反思之外，还加上这条萎缩胳臂的肉体上的灼痛，所以我并不在乎一个充满痛苦的、缠绵病榻的生命，我可以通过一个迅速赐予我的死亡像丢弃一个沉重的负担那样把这个生命丢弃。

我越来越习惯于死于非命的想法，不久我甚至就觉得这样去死是一种光荣的殉教，我作了严格的忏悔才获此殊荣。我看见我自己，看见我迈步向修道院小门走出去，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人影迅速用一把匕首把我刺死。人群聚集在血淋淋的尸体的四周——“梅达杜斯——虔诚忏悔的梅达杜斯遭谋杀了！”——大街小巷里的人都这样呼喊，围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纷纷恸哭这个咽了气的人。——女人们跪下，用白布擦干从伤口流出的血。一个女人看见了我脖子上的十字形，她大声叫喊：“他是个殉教者，是个圣徒——瞧这儿主的记号，他脖子上有主的记号！”——她的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一齐跪下。——谁能摸到圣徒的身体，哪怕只是摸着他的衣裳，谁就能得到幸福！——很快就抬来了一副担架，身体放上担架，覆盖上鲜花；在凯旋式队伍中，在大声歌唱和祈祷声中，少年们抬着他向圣彼得走去！——我的想象就这样绘出一幅图画，这幅图画用生动的色彩表现出我在这尘世间大受颂扬的情景；没想到，没估计到邪恶骄傲这个恶魔正力求用新的方式引诱我，我决定在我完全康复后留在罗马，继续我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不是光荣地死去，便是借助教皇摆脱我的敌人，从而升迁至教会的高级职位。——我体格强壮、充满活力，终于忍受住了那难以名状的痛苦并经受住了想从外部损害我内心的那地狱液汁的作用。医生允诺我不久就可康复；我确实只在惯常于入睡前出现的谵妄状态的时刻感到一阵阵发烧，这和寒颤以及间歇热交替出现。恰恰在这样的时刻我便觉得，仿佛我内心完全充满了我殉教的那个形象，一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看见我自己被人用一把匕首刺进胸膛而遭杀害。然而，我不是像以往那样通常是看到我自己被刺倒在西班牙广场并且很快就被一群将我被敕封圣徒称号的消息广为传播的围观的人围住，而是我孤零零地躺在班市修道院花园里的一条林荫小径

上。——从那大大裂开着的伤口里流出来的不是鲜血，而是一种令人恶心的、无色的液汁；只听见一个声音在说："这血是这殉教者流的吗？——可是我要澄清这不洁净的水并给它染色，然后这战胜了光的火将替他加冕！"是我讲了这样的话，但是当我觉得我已与死去的自我分开了的时候，我分明觉察到，我就是我的自我的这个空洞的思想，不久我便认出自己是那在空中飘浮的一片红。我向着那闪亮的山顶盘旋而上——我想穿过金灿灿的曙光门进入家乡的城堡，但是闪电像熊熊燃烧的蛇那样在苍穹乱舞，我坠落下来，一片湿乎乎的、无色的雾气。"我——我，"那思想说，"这是我，是我在给您的鲜花——您的血染色——鲜花和血是我为您预备的婚礼装饰品！"——就在我越来越往下坠落的时候，我看见了胸膛里的那具带有大大裂开着的伤口的尸体，那种不洁净的水正在从那胸膛里涌流出来。我的气息应该将这水变成血，可是它没变成血，尸体挺直身子，用凹陷的、可怕的眼睛盯住我的脸，像峡谷里的北风那样号叫："受迷惑的、愚蠢的思想，没有光与火之间的战斗，但是光是这红色的战斗洗礼，你力求毒化这红色。"——尸体坠下；草地上的百花枯萎地垂下它们的脑袋，苍白的鬼魂般的人扑倒在地，一阵千种声音汇成的绝望的悲叹声升到天空："哦，主啊，主啊！我们的罪孽难道就如此无比深重，以致你竟使敌人具有了杀戮我们的赎罪牺牲品的力量？"这悲叹犹如大海的怒涛，越来越猛烈！——就在思想正要在这巨大的绝望悲叹声中化为尘雾的当儿，我被一个电击从梦中惊醒。修道院尖塔钟敲响十二下，一束耀眼的光从教堂的窗户射进我的小房间里。"死人从坟墓里直挺挺走出来，在做礼拜。"我心里这样说，我开始做祈祷。这时我听见有人轻轻敲门。我以为哪个修道士要进来，可是我很快便万分惊骇地听出那是我那个幽灵似的与我面貌酷似者的令人胆寒的吃吃笑声，这声

音用嘲弄和讥刺的口吻说:“小修士……小修士……如今我又在你身边啦……伤口在流血……伤口在流血……红色……红色……随我来吧,小修士梅达杜斯! 随我来吧!”——我想从床铺上跳起来,可是惊恐已经在我身上盖上了它的一层冰层,我尝试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变成内部的痉挛,把肌肉割断。只有那思想依旧,如今就是热烈的祷告:但愿我会得到从敞开的地狱大门向我逼来的幽暗势力的拯救。于是,我清晰地听见我只是在内心思虑着的祷告,听见它怎样控制住那位可怕的与我面貌酷似者的敲击声、吃吃笑声和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唠叨,但最后渐渐减弱成为一种奇异的嗡嗡声,听见好像南风吹醒了一群群敌方的昆虫,这些昆虫将有毒的吸喙贴在正开着花的种子上。这嗡嗡声变成为人们的那种绝望的悲叹,我的灵魂在问:“这不是那个预卜未来的梦吗,它想笼罩住你的流血的伤口,给你治伤给你安慰?”这时,幽暗、无色的雾气中突然现出晚霞的紫光,但是雾气中却升起一个高大的人影。——那是耶稣基督,从他的每一个伤口都滴出一滴血来,那红色已归还给大地,人们的悲叹变成一阵欢呼、一首赞歌,因为这红色是主施给他们的恩惠! 只有梅达杜斯的血还在无色地从伤口流出来,他苦苦哀求:“在这整个辽阔的大地上难道仅仅就我一个人应该依旧遭受这永入地狱的痛苦吗?”这时,灌木丛轻轻一摇动——一朵着上上天红霞般红色彩的玫瑰向上伸出它的脑袋并露出天使般温和的微笑望着梅达杜斯;甜蜜的芬芳在他四周弥漫,这芬芳是最纯洁的春日苍穹之奇异闪光。“不是火战胜了,光与火之间没有战斗。——火是启迪罪人的语言。”——我觉得,仿佛是玫瑰讲了这些话,但是那玫瑰是一尊优美的女人像。——穿一身白衣,一头黑发中编结着玫瑰,她向我迎面走来。——“奥蕾丽,”我大声喊叫着从梦中醒来;一股奇异的玫瑰气味充盈房间,当我自以为清晰地看到了

奥蕾丽的形象，看到她用严肃的目光望着我并且随后似乎在照进房间里来的晨光中悄悄离去时，我必定是以为这是我情绪激动造成的一种错觉。——于是我认识到了魔鬼的诱惑和我的邪恶虚弱。我急忙下楼，在圣罗莎丽婀祭坛前热烈祈祷。——不是清苦修行，——不是修道院意义上的忏悔；但是当中午的太阳将其光芒垂直投下时，我已经离罗马好几小时路程远了。——不单单屈里卢斯的告诫，而且一种内心的对家乡的不可抗拒的思念驱使我从我漫游至罗马来时走过的那条小径上迅速离去。我想逃脱我的天职，便不由自主地选择了那条到达莱昂纳杜斯指定给我的目的地的最笔直的路。

我避开侯爵的邸宅，倒不是因为我怕被认出来并重新陷入刑事法庭的股掌之中，可是我怎么会走进这地方而不在心头产生心痛欲碎的回忆呢，我竟敢亵渎神灵、颠倒乾坤在那里去寻觅一种我这个奉圣职的人已弃绝了的尘世的幸福——啊，在那里我背离爱的永恒、纯洁的精神，把满足人类性欲的时刻看作是生命之最崇高的慰藉，它使感官的和超感官的在一片火光中熊熊燃烧；在那里，我觉得那在其自身丰盛财富滋养下的活跃而丰富的生活就是那个原则，那个必定会有力地向那种追求上苍的努力奋起反抗的原则，这种努力我只能称之为不自然的自我克制！——但是还不止于此！——尽管由于无可非议的生活、由于持续不断的沉重的忏悔我的力量可能会得到增强，我还是在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无能为力，无法光荣地经受住我太频仍地、太可怕地感受到其作用的那股黑暗、恐怖的努力可能突然唆使我去进行的一场战斗。——再次见到奥蕾丽！——也许显现出无比的优雅和美丽！我怎能忍受得了这样的事，我怎会不被那恶魔制服，那恶魔大概仍还在用地狱的火焰煮沸我的血，使我的血咝咝作响、骚动不安地流贯全身。——奥蕾丽的形象多么频

繁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但是与此同时在我内心深处多么频繁地涌动着某种情感，我了解这种情感的罪恶并竭尽意志的全部力量克服它。只有在对种种产生出对我自己的极大注意力的事物的意识中以及在对命令我避免斗争的我的那种软弱无力的感觉中，我才以为看到了我的忏悔的真诚；而令我感到欣慰的则是这样的信念：至少那恶魔般的强烈自尊心，那种要与那黑暗势力较量一番的自负已经离我而去。不久我便到了山区；一天早晨，从我面前的峡谷的雾气中浮现出一座宫殿，我走近一看，原来这宫殿我认识。我到了冯·F男爵的庄园了。公园里的各种设置衰败破落了，各通道因草木丛生而不能通行；宫殿前素日如茵的草坪上牲畜在高高的野草丛中吃草，——宫殿的窗户大多破损不堪——通向大门的上坡道已经倒塌。——看不见一个人影。——我怀着充满恐惧的寂寞感默然呆立在那儿。从一座还保养得相当完好的小灌木丛里传来一阵轻轻的叹息声，我一眼看见一个灰白头发的老人，他坐在小灌木丛里，尽管我离他相当近，他却似乎没看见我。当我继续走近过去时，我听见他在说："死了——我爱的人，他们都死了！——啊，奥蕾丽！——奥蕾丽——你也死了！最后一个！——死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死了！"我认出了老赖因霍尔德——我一动不动地站住。——"奥蕾丽死了？不，不，你搞错了，老伯，永恒的力量保护了她，没让她遭受罪恶的凶手的杀戮。"——我的话音刚落，老人便像被雷电击中似地吓了一大跳并大声嚷嚷："谁在这儿？——谁在这儿？莱奥波德！——莱奥波德！"——一个男孩急忙奔跑过来；当他看见我时，他深深一鞠躬并问候说："赞美耶稣基督[1]！"——"耶稣基督永垂不朽[2]，"我回答，这时老人迅速站立

---

①② 这两句原文为拉丁语。

起来，用更大的嗓门嚷道："谁在这儿？——谁在这儿？"——这时我看出，原来老人是盲人。——"一位可尊敬的先生，"男孩说，"一个卡普栖教团的教士在这儿。"这时，仿佛老人被深深的恐惧和惊骇所攫住，他大声喊叫："走——走——孩子，带我走——进去——进去——锁上门——让彼得看住大门——走，走，进去！"老人使出残存的浑身力量，像逃避猛兽那样逃避我。男孩诧异、惊吓地望着我，而老人则不是让他搀扶着，反倒拉着他离去了，不一会他们便消失在大门里，我随即听见，那大门被牢牢地锁上。——我迅速逃离这个我犯下不赦罪孽的现场，在这次事件中那些罪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生动地在我眼前浮现；不一会儿，我便进入茂密的小树丛。我疲惫不堪地在苔藓地上一棵树根前坐下；不远处有一个小山丘，上面竖着一个十字架。当我从困倦沉睡中醒来时，一个老农民坐在了我的身旁，他一看到我醒了过来，便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并用满怀真诚和善意的口吻说："哎，尊敬的先生，您大概是远道而来，一定是走累了吧，因为否则您是不会在这个令人战栗的地方这么沉沉入睡的。或许您根本就不知道，这儿这块地方是怎么一回事？"——我明确声言，我作为一名外地的、从意大利徒步进入这个地区的参拜圣地者，对这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件事，"农民说，"与您以及您的教团的教友们有着很特殊的关系，我必须承认，当我看见您睡得那样安详，我便坐到这儿来，以防您发生任何不测。据说几年前这里有一个卡普栖教徒被人杀害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有一个卡普栖教徒经过我们的村子，他住宿了一夜，后来便进山了。就在这一天，我的邻居从魔鬼谷下面的那条顺谷小路下山并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声尖利的喊叫，这喊叫声在空中十分奇特地悠悠荡荡、慢慢消失。他甚至声称——可是我觉得这不可能——曾看见一个人从山顶坠落进深渊。可以肯定的是，不知

道为什么，我们村里人都认为，那个卡普栖教徒可能是被人推下去的；我们当中的好几个人走过去，在尽可能不拿生命去冒险的情况下爬下去，以便至少找到那个不幸的人的尸体。可是我们什么也没发现，有一回那邻居在月光明亮的夜晚从那条顺谷小路回家，一脸惊恐万分的神色声称看见一个赤裸的人从魔鬼谷底爬上山来，我们把他狠狠地嘲笑了一番。这纯粹是幻想；但是后来人们分明听说，那卡普栖教徒——天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被一个上等人谋杀，尸体被扔进魔鬼谷里了。谋杀必定是在这个地点发生的，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您瞧，尊敬的先生，有一回我就坐在这里，正心不在焉地看着我们身边的这棵空心树。我突然觉得，仿佛裂缝里露出来一块深褐色的布。我跳起来，我走过去，掏出来一件崭新的卡普栖教徒袍。一只袖管上粘着些许血，一个衣角里绣有梅达杜斯的名字。我想，我一贫如洗，要是我卖掉这件袍子，用得来的钱替这位可怜的尊敬的先生，替这位没作好死的准备、没安排好后事便遭谋杀的先生做几场弥撒，这岂不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于是，我便将这件衣服拿到城里，可是没有哪个旧货商愿意买它，而当地又没有一座卡普栖教团修道院；后来，终于来了一个人，从他的衣服上看，此人不是猎人便是森林管理员，他说，他恰好需要这样一件卡普栖教徒袍并为我这拾来的衣服付给我许多钱。于是我就让我们的牧师先生好好地做了一场弥撒并且因为没法到魔鬼谷里去立十字架而在这里竖了一个作为那位卡普栖教徒先生惨遭杀害的标志。但是这位已故的先生一定是太过分了，因为据说他的幽灵有时还在这里游荡，看来牧师的弥撒没怎么管用。所以我请求您，尊敬的先生，您旅行平安归来时，您就做一场吟唱弥撒超度您的教团的教友梅达杜斯的亡灵吧。您答应我这个要求吧！”——“您搞错了，我的好朋友！”我说，“卡普栖教徒梅达杜斯，几年前在赴意大利

途中经过你们的村子，他没有被杀害。还不需要做弥撒为他超度亡灵，他还活着，还能为自己的永生工作呢！——我自己就是这个梅达杜斯！”——说着，我敞开我的修士袍并让他看绣在衣角上的梅达杜斯名字。农民一看见这个名字，便脸色煞白、一脸惊骇地盯住我的脸。随后他便突然一跃而起，大喊大叫着奔进树林里去。很明显，他把我当作被谋杀的梅达杜斯的四处游荡的幽灵了。要去消除他的这种疑虑，我的这种努力恐怕也是徒劳的。——这地方偏僻，寂静，只有不远处林间河流低沉的轰响声打破这一片宁静，这种气氛也非常适宜激起令人恐惧的幻象；我想到了我的那位可怕的与我面貌酷似的人，于是，受到农民的惊恐的感染，我顿时觉得自己在内心深处战栗了，因为我觉得，仿佛他会从这一丛，从那一丛昏暗的灌木里走出来似的。——我打起精神，继续朝前走去，而直到我被农民当作我的自我的幽灵这个可怕的想法从我心头离去时，我这才想到，如今已经向我解释清楚了，那个疯修道士是怎样得到这件卡普栖教徒袍的，他在逃跑途中把它留给我，我毫不生疑地把它当作我的那件了。他待在森林管理员家里，他向他要一件新衣服，那森林管理员在城里从农民手中买下了它。魔鬼谷边上的这起灾难性事件是怎样以奇特的方式被窜改得面目全非了，这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里了，因为我分明看到，为了造成那起与维克托林混淆的事件，各种情况一定都凑集在一起了。我觉得那位可怕的邻居的奇特的幻觉非常重要，我满怀信心期盼着事态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却不知道，我将会在哪里以及怎样弄清这个情况。

不间歇地接连徒步行走了几个星期之后，我终于走近家乡了；我心里怦怦直跳地看见齐斯脱齐泽女修道院的尖塔耸立在我面前。我走进村子，走到修道院教堂前空旷的广场上。远处传来一首由众多男声歌唱的赞美歌的歌声。——看见了一个十

字架——十字架后面是修道士们，他们成双搭对像在宗教仪式行列中向前行进。——啊——我认出了我的教团的教友们，为首的是高龄老人莱昂纳杜斯，一个年轻的我不认识的教友搀扶着他。——他们没注意到我，便边唱边从我身旁走过，从开着的修道院大门走了进去。接着，班市多明我会修道士们和弗朗西斯派化募修道士们以同样的方式行走过去，一辆辆车门紧闭的马车驶进修道院庭院，那是班市克拉利辛派女修道院的修女们。种种迹象向我表明，这是要举行某一个不寻常的庆祝典礼。教堂各门都大大敞开着，我走进去并看到，一切均打扫得干干净净、擦拭得一尘不染。——人们用花环装饰主祭坛和各副祭坛，一个教堂仆役谈了许多有关新开放的玫瑰的话，说是明天一大早必须把它们运来，因为女修道院院长夫人曾特意命令要用玫瑰装饰主祭坛。——下定了如今立刻和教友们相见的决心，在我作了有力的祷告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心之后，我便走进修道院，打听院长莱昂纳杜斯；女看门人领我走进大厅，莱昂纳杜斯坐在靠背椅里，四周站着教友们；我悔恨交加、泣不成声地扑倒在他的脚跟前。“梅达杜斯！”——他大喊一声，教友们的行列响起一阵低沉的喃喃私语声：“梅达杜斯——梅达杜斯教友终于又回来了！”——人们把我扶起来，——教友们纷纷拥抱我：“多亏上天的力量，你挣脱了那个奸诈世界的罗网得到了拯救——可是你讲讲吧——讲讲吧，我的教友”——修道士们这样七嘴八舌地嚷嚷开了。院长站起身；在他的示意下，我跟随他走进那间他平时出席修道院活动时供他歇息用的房间。“梅达杜斯，”他开了腔，“你亵渎神灵、违背了你的誓言；你不履行分配给你的任务，却可耻地逃跑，从而极不光彩地欺骗了修道院。——如果我想按严厉的修道院法规行事的话，我完全可以把你处死的！”——“处死我吧，我的尊敬的院长，”我回答，“按法规的要求处死我吧；啊！

我将愉快地摆脱一个苦难的充满痛苦的生命的沉重负担！——我分明感觉到，我心悦诚服地作了最严格的忏悔，可是这没能在这个人世间给我慰藉！”——“你振作起来吧，”莱昂纳杜斯继续说，“院长和你讲过话了，现在朋友，现在主可以和你讲话了！——你是以奇异的方式通过在罗马威胁你的死神而得救的。——只有屈里卢斯牺牲了……”——“原来您知道？”我惊讶不已地问。“全知道，”院长回答，“我知道，你曾为那个可怜的人排解临死前的痛苦，我还知道，他们想用让你当提神饮料喝的毒酒毒死你。大概你受修道士们的阿耳戈斯① 神眼呵护，找到了机会，把那酒全泼撒掉了，因为你哪怕只喝了一滴，你也会在十分钟内就没命的。”——“哦，看这儿，”我边说边挽起袖管，让院长看我那只萎缩得只剩骨头的胳臂，我说，我预感到不妙，把那酒倒进袖管里了。莱昂纳杜斯一看这个木乃伊般肢体的丑陋形状吓得朝后退缩，用低沉的声音自言自语：“你犯下了不赦的罪行，你受到惩罚了；可是屈里卢斯——你这个虔诚的老人啊！”——我对院长说，秘密处死可怜的屈里卢斯的真正原因我始终不得而知。“也许，”院长说，“你若像屈里卢斯那样，以我们的修道院的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你就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你知道，我们的修道院的合法权利可以毁掉某红衣主教用非法手段所获的收益；这就是这位红衣主教与迄今为止他一直与之交恶的教皇的忏悔神父突然交好的原因，他这一招使自己争取到这位多明我会修道士，让此人去充当他能用以对付屈里卢斯的一个有力对手。这位狡猾的修道士不久便策划好了陷害屈里卢斯的计谋。他亲自将屈里卢斯引见给教皇并事先花言巧语向教

---

① 阿耳戈斯，古希腊神话中三眼、四眼或多眼怪物，力大无穷，睡觉时总有一些眼睛睁着。

皇描绘这位异国的卡普栖教徒，致使教皇把他看作一个怪人，而屈里卢斯则走进了红衣主教身边的那些教士的行列之中。屈里卢斯必定是不久便发现，主的代表怎样寻觅并找到了自己的世俗享乐的王国；他怎样当了一帮伪善者们的玩具，这帮伪善者们千方百计搞乱他的心智，尽管他一向具有坚强的才智，他们却善于用最卑劣的手段去强迫其屈从。这个虔诚的人——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对此感到十分生气并感到自己有职责用才智赋予他的热情的演说词去打动教皇的心并将他的心智从尘世引开。教皇像娇生惯养者惯常所做的那样果真让这位虔诚老人的话给感动了，正是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情况下，那位多明我会修道士便轻而易举地巧施手段渐渐准备对可怜的屈里卢斯实施打击。他向教皇报告说，屈里卢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完全是一种秘密的阴谋活动，是要向教会把他描绘成不配戴这三重冕的人；说是屈里卢斯接受了一项任务，要促使教皇随意作一次公开的忏悔，这样的忏悔将作为信号，引发正式的、红衣主教们正酝酿着的叛乱。现在教皇轻易就从我们的教友的一本正经的说词中听出了隐蔽的意图，于是他非常憎恶这个老人；只是为了避免采取惹人注目的步骤，他暂且尚还容忍他待在自己身边。当屈里卢斯又一次找到机会可以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单独与教皇谈话时，他便直截了当地说，谁不完全放弃世俗欲望，谁不是过着一种真正圣洁的生活，谁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主的代表，就是一个会给教会带来耻辱和诅咒的累赘，教会就必须摆脱这个累赘。此后不久，而且是在人们看到屈里卢斯从教皇的内室出来之后，人们发现教皇惯常所喝的冰水被下了毒了。屈里卢斯是无辜的，这一点我现在无法向你担保，不过你是了解这个虔诚的老人的嘛。可是教皇却对他的罪行确信不疑，让多明我会修道士们处死这个异国的修道士的这道命令便是此事造成的后果。你当时

在罗马是个惹人注目的人物;你向教皇阐明自己心迹的那种方式,尤其是你所讲述的你的生活经历,使他发现他与你之间有某种心灵上的相似之处;他以为可以使自己与你一同升华达到一个更高的立场,并在对种种美德和宗教的罪恶诡辩中恢复精神、增强体质,以便——我也许可以这样说吧——怀着对罪行的正当的热情去犯罪。你的忏悔在他看来仅仅是为达到更高的目标而作出的一种相当聪明的伪善的姿态而已。他赞赏你并充分享受着你向他发表的那些华美的颂词。于是,那个多明我会修道士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你便提高了自己的身价,危及到那帮人的利益,其危险性超出了屈里卢斯当初所能达到的程度。——你注意到,梅达杜斯,我对你在罗马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你和教皇讲的每一句话我都知道,这没有什么神秘的,我告诉你吧,我们的修道院有一个朋友在教皇陛下的身边,所有情况此人都向我作详细汇报。甚至就在你以为和教皇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近在咫尺,完全能听懂你们讲的每一句话。——当你在那座卡普栖教团修道院——该修道院院长和我是近亲——开始作严格的忏悔时,我认为你的忏悔是真的。实际情况也确实是如此,但是,你曾在我们这儿被邪恶傲慢这个恶魔驱使,在罗马你重新被这恶魔攫住了。为什么你向教皇控告自己犯有你从未犯过的罪行呢? ——你什么时候去过冯·F 男爵的宫殿吗?"——"啊! 我的尊敬的院长,"我肝肠寸断,大声说,"这就是我犯下最可怕的罪行的地方呀! ——可是这是那永恒的、玄妙莫测的力量的最严厉的惩罚,我在人世间将永远也洗刷不掉我在疯狂和受迷惑的情况下所犯的罪行! ——我尊敬的院长,您也觉得我是一个邪恶的伪善者吗?"——"事实上,"院长继续说,"我现在看着你和你说着话,我几乎坚信不疑,你在作了你那忏悔之后是再也不能撒谎的了,可是现在仍还存在着一个我迄今为止无法

解释的秘密。你逃离那座首府城市之后不久(苍天不容许你正要去犯的那桩罪行);在你逃跑之后不久,我是说,在那修道士——连屈里卢斯也以为那修道士就是你——奇迹般地逃脱之后,大家便都知道,不是你,而是乔装成卡普栖教徒的维克托林伯爵去过男爵的宫殿。从奥伊菲靡遗物中发现的信件虽然早已就证明了这个事实,可是人们认为奥伊菲靡自己上当受骗了,因为赖因霍尔德一口咬定说,他把你看得太清楚了,即使你的相貌完全酷似维克托林,他也不会把你同维克托林混淆的。奥伊菲靡的受迷惑一直令人不解。后来伯爵的马弁突然出现并讲述说,伯爵几个月以来一直孤单一人生活在山区并蓄了胡子,可是他却在树林里,在所谓的魔鬼谷的附近看见伯爵穿上了卡普栖教徒的衣服。说是虽然他不知道伯爵从哪儿弄来的那身衣服,可是他对这种乔装打扮并不怎么感到意外,因为伯爵打算穿修道士服到男爵宫殿去,并且一整年都穿这身衣服,而且大概有更重要的事要做,这个情况他是完全知道的。说是料想他分明是已经料想到了,伯爵是在哪儿弄到这件卡普栖教徒服的,因为在这之前的那一天伯爵就曾说他在村里看见了一个卡普栖教徒,等到这卡普栖教徒穿越那座树林时,他就可以想个什么办法得到此人的修士袍。说是那卡普栖教徒他看倒是没看见过,可是却听见过一声喊叫,此后不久村里便也谈论开一个在树林里被谋杀的卡普栖教徒来了。说是他太了解他的主人了,在逃离宫殿后一路上还和他的主人说过许多话,所以这里决不会有什么混淆的。——马弁的这一番陈述驳倒了赖因霍尔德的意见,只是维克托林消失得无影无踪依然令人不解。侯爵夫人提出这样的假设:那位假的克维茨岑克采沃的冯·克茨岑斯基先生就是维克托林伯爵。她所依据的是,此人与弗兰齐斯科长得令人感到奇怪的、出奇的相似——对这个弗兰齐斯科的罪责早已没有什

么人怀疑的了——,还有就是,每次见到他时,他的模样在她心头引起的那种内心的激动。许多人赞同她的看法并声称从根本上来说都曾在那桩风流韵事上看出伯爵的影子,而人们却可笑地把伯爵当成是一个乔装的修道士了。一些情况若真有其事,那么,森林管理员所讲述的有关那个在森林里栖身、最后被他收容的疯修道士的故事就也和维克托林的罪行有了关联。——梅达杜斯曾待过的那座修道院里的一位修道士曾明白无误地认出那个疯修道士就是梅达杜斯,所以这十之八九就是他。维克托林把他推进深渊了;由于一起也许完全是闻所未闻的偶然事件,他得救了。从昏迷中醒来,但是头上受了重伤,他竟成功地从坟墓里爬了出来。伤口疼痛,饥饿和口渴难忍,他发疯了——发狂了!——他就这样爬山越岭,也许不时有一个有同情心的农民给他食物果腹,给他破衣蔽体,直至他来到森林管理员寓所所在的地区。但是这里有两件事依然无法解释,这就是梅达杜斯怎么能没有受到阻拦从山里跑出这么一大段路程,还有就是,他怎么能够甚至在经医生确证了的意识完全清醒的时刻招认自己犯了他从未犯过的罪行。那些主张这件事可能具有那种内在联系的人认为,人们对那个逃脱魔鬼谷的梅达杜斯的命运一无所知;说是有可能他是在参拜圣地途中到了森林管理员家宅那一带地区时才发起疯病来的。但是至于说到他招认了他指控自己所犯的那些罪行,那么,从中人们恰恰可以推断出,他从未被治好过,而是,看似神智清醒,实则一直疯癫。认为他确实犯了指控他的那些谋杀罪行,这种想法已经变成了偏执观念。——刑事法官,他的精明是有口皆碑的,在有人问他有什么看法时,这位刑事法官说:'那个所谓的冯·克茨岑斯基先生不是波兰人,也不是伯爵,更不是维克托林伯爵,但是也并不是无罪的——那修道士一直疯癫,无论如何也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刑事法庭只能

判他保护性监禁。'——这个判决不能让侯爵听到,因为正是他深深受到男爵宫殿里的罪行的震撼,将刑事法庭建议的监禁改判为死刑。——但是一如在这苦难的、短暂的人生中的一切,不管是事件还是行动,初初一看尚还显得十分了得,但很快便失去光辉和色彩,在首府城市、尤其是在宫廷曾激起震颤和恐惧的这一切也坠落成为令人不愉快的流言蜚语。认为奥蕾丽的逃逸的未婚夫是维克托林伯爵的那个假设使那个意大利女人的故事又沸沸扬扬了起来,连从前并不知情的人也从以为现在可以不再沉默的人那儿了解了实情;每一个见过梅达杜斯的人都觉得他的相貌完全酷似维克托林伯爵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因为他们是一个父亲的儿子。侍医确信事情必然会是这样,他对侯爵说:'我们应该感到高兴,仁慈的老爷,两个叫人感到无名恐惧的小伙子走了,我们第一次追踪就徒劳无益,算了吧。'侯爵打从心底里赞同这个意见,因为他分明感觉到,双重的梅达杜斯已经引诱他犯了一个又一个谬误。'事情将保持其神秘的性质,'侯爵说,'我们不要再去拉扯那块面纱了吧,一个奇异的命运行善,扔下这块面纱捂住了那个秘密。'——只是奥蕾丽……"——"奥蕾丽,"我急忙打断院长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尊敬的院长,告诉我,奥蕾丽怎么样了?"——"唉哟,梅达杜斯教友,"院长微微一笑说,"那危险的火焰还没有在你内心熄灭?轻轻一拨动那火焰还会熊熊燃烧?——这么说来,你还没有摆脱你曾沉湎于其中的那些罪恶的欲念。——而我却要相信你的忏悔是真诚的;我应该确信,谎言幽灵已经完全离你而去了?——你要知道,梅达杜斯,如果你确实曾犯过你控告自己的那些罪行,我才会承认你的忏悔是真心诚意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相信,那些罪行极大地扰乱了你的内心,以致你不顾我的教诲、不顾我对你就外表和内心的忏悔所说的一切,像乘船遇难者寻

求轻飘而不可靠的木板那样，寻求那些抵消你的罪行的虚假的手段，它们不仅让你觉得一个卑劣的教皇，而且让你觉得每一个真正虔诚的人都是一个地道的骗子。——你说，梅达杜斯，你的虔诚，你对永恒力量的肃敬是纯洁无瑕的吗，如果你不得不怀念奥蕾丽的话？”——我五内如焚，垂下了眼帘。——“你是真诚的，梅达杜斯，”院长继续说，“一切尽在你的不言之中。——我完全深信不疑地知道，是你在首府城市扮演了一个波兰贵族的角色并且想和男爵小姐奥蕾丽结婚。我曾相当密切地注视你一路上的行动轨迹，一个怪人（他自称美发师贝尔凯姆波），你最后曾在罗马见到过这个人，他向我提供消息；我确信，你以卑劣的方式谋害了赫尔莫根和奥伊菲靡，尤其令我感到厌恶的是，你想让奥蕾丽这样卷入魔鬼的羁绊。我本来是可以制裁你的，然而我根本就不认为自己被选中当这复仇者的人选了，所以我让苍天的永恒力量对你和你的命运作出决定。你奇妙地被维护住了，这件事本身就使我确信，你在尘世是否沉没，这事还没成定局。——你听着，后来是由于哪个特殊情况我才不得不相信，确实是维克托林伯爵，是他以卡普栖教徒的面目出现在冯·F男爵的宫殿！——并不是很久以前吧，塞巴斯蒂安诺斯教友，那个看门人，他被一阵像一个垂死的人的叹息那样的呻吟和悲叹声惊醒。这时天色已经微明，他便起床，打开修道院大门，看到紧挨着门口处躺着一个快要冻僵了的人，此人吃力地说出话来，说他是梅达杜斯，是从我们的修道院里逃出去的那个修道士。——塞巴斯蒂安诺斯万分惊恐地向我禀报了下面所发生的事；我和教友们一起下楼，我们把那个失去知觉的人抬进斋堂。尽管此人的脸部已经变形得让人感到恐怖，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你的容貌，好几个人认为，只是由于服装变了，为人所熟识的梅达杜斯才让人觉得这样陌生了。他有胡子，头顶有一块剃光部分，可是

却穿一身世俗的衣裳，它虽然褴褛不堪，但人们尚还可以看出其昔日的雅致。他脚穿丝绸长袜，一只鞋上还有一个金扣子，穿一件白色缎子背心……”——“一件质地最精细的布做的栗色上衣，”我插嘴说，“缝制纤巧的内衣——手指上戴着一枚普通的金戒指。”——“完全正确，”莱昂纳杜斯惊异地说，“可是你怎么能……”——“啊，那就是我在那个灾难性的结婚日穿的那身衣服呀！”——那位与我面貌酷似者浮现在我眼前。——不，不是那个空洞的、可怕的癫狂魔鬼，不是他在我后面紧追不舍，不是他像一头撕咬我五脏六腑的怪兽蹲坐在我的肩头；那是那个脱逃的疯修道士，是他追踪我，是他最终在我人事不省躺倒在地的时候拿走了我的那身衣服并给我披上了这件袍子。是他躺在修道院门口，扮演着我——以令人战栗的方式扮演着我的角色！——我请求院长继续往下讲，因为我隐约预感到，我奇特而神秘地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真相就要大白于天下。——“没过多久，”院长继续讲述，“那个人身上便显现出最明显的、最无可争辩的不可治愈的精神错乱的症状；尽管如同已说过的那样，他的相貌与你的酷似，尽管他不停地嚷嚷：‘我是梅达杜斯，是出逃的修道士，我要在你们这儿进行忏悔’——然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久便确信，以为自己就是你，这是这个陌生精神病人的一种妄想症。我们给他穿上卡普栖教徒服，我们带他进教堂，他必须作寻常的祷告，从他费神作祷告的模样上，我们很快便看出，他可能从未去过修道院。我不由得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嗨，莫非这个人就是从首府城市逃脱的那个修道士，嗨，莫非这个修道士就是维克托林？’——我曾听说过那疯子当初向森林管理员讲述过的那个故事，这期间我发现，种种情况，魔鬼药酒的寻获和喝光，在监狱里的幻觉，简短说，在修道院里逗留的全部时光，这可能都是由你奇异的心理所产生的个性而引起的，这也是你患

病的心灵的畸形产物。在这方面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修道士在犯病的时刻总是大喊大叫说,他是伯爵、是发号施令的老爷!——我决定把这个陌生人交给圣格特罗伊的疯人院,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希望,倘若有可能康复,那么,那座疯人院的院长,一位对人的有机组织的每一种畸形变态都作深入研究的天才医生,就一定会让他康复。陌生人的痊愈势必可以起码部分揭露陌生的势力玩的这场神秘的游戏。——这事没办成。第三天夜晚,铃声把我唤醒,你是知道的,一旦病室里有人需要我的帮助,这铃就会被拉响。我走进去,人们告诉我,陌生人急切要求见我,说是看上去癫狂症状仿佛已经完全离他而去了,他也许想忏悔;因为他身体十分虚弱,大概活不过今夜了。'对不起,'我用虔诚的话规劝过陌生人后,他开了腔,'对不起,尊敬的院长,我竟敢想欺骗您。我不是那个从你们的修道院里逃跑出去的梅达杜斯修道士。您现在看到的是维克托林伯爵……说是他本应叫侯爵,因为他出身于侯爵家庭,我劝您注意这个情况,因为否则的话我的愤怒会击中您的。'——我回答说,即便他是侯爵在我们的院墙里、在他现在的情况下这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呆呆地凝视着我,他似乎神志不清了,人们给他灌了几口强身的饮料,他很快便缓过神来,说:'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得先宽舒宽舒我的心境。您能控制住我,因为不管您怎样伪装自己,我都看得出来,您就是圣安东尼乌斯,您心里最明白您的药酒造成了多大的灾难。当初我决定蓄大胡子穿褐色教士袍把自己装扮成教士时,我分明怀有某种崇高的意向。可是正当我在心里这样暗自思忖的时候,我觉得,仿佛最最歪邪的念头从内心深处走了出来,并且变态成为一个有躯体的生物,这个生物相当可怕,然而却是我的自我。这第二个我力大无穷,将我扔下深谷,这时,在水花飞溅的溪水间,一个公主正雪白地从深谷的黑色岩石

里走出来。公主用双臂把我接住，洗净我的伤口，不一会儿我竟不觉得疼痛了。我当然已经成为修道士了，可是那个我的观念中的我却更强大，并且逼迫我，使我不得不去谋杀拯救了我并为我所深爱的公主，去谋杀她的兄长。人们把我投进监狱，但是您自己知道，圣安东尼乌斯，我喝了您那该死的饮料后您以怎样的方式诱骗我到处游荡。绿色森林王对我冷眼相看，虽然他知道我是王公贵族成员；我的观念中的那个自我向他显现，并历数我的种种劣迹，还愿意依然与我待在一起，因为一切都是我们在一起干的嘛。这事也就这么办了，但是不久，当由于人们想砍下我们的脑袋我们逃跑的时候，我们还是破裂了。当那个可笑的我想总是并永远以我的观念养活自己时，我便将他打翻在地，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并拿走了他的上衣。'——这就是那个不幸的人那一席话的大致内容，随后他便渐渐神经极度错乱，说起荒唐、愚蠢的连篇胡话来。一个小时以后，当晨祷钟声敲响时，他发出一声尖利、可怕的狂叫便突然倒下毙命了。我让人把他抬进停尸室，我们打算将他埋葬在我们花园里的一块圣地上，但是你一定可以想象我们多惊讶、多害怕，正当我们想将尸体抬出去将其入殓时，那具尸体竟不翼而飞了。一切调查研究均徒劳无益，我不得不放弃就你与伯爵一起被卷入的那些事件的谜一般的内在联系了解更深入、更细致的情况。这当儿，我把所有我了解到的有关宫殿里事件的情况和那一席错综的、让错乱神经歪曲了的话进行比较，于是我几乎丝毫也不能怀疑，那个死者确实是维克托林伯爵。一如马弁所暗示的，他在山区谋杀了某个参拜圣地的卡普栖教徒并拿走了此人的衣服，以便到男爵的宫殿去实施他的计谋。他也许根本没有怀有这样的意图，可是这桩罪行却以谋杀奥伊菲靡和赫尔莫根而告终。也许正如赖因霍尔德所声称的那样，当时他已经疯了，或许他是后来在逃跑途中变疯的，受

到良心谴责的折磨。他穿的那件衣服,以及那修道士的遭谋杀,这在他心中形成为这样的妄想症:他确实是一个修道士而且他的自我已经分裂成为两个互相敌对的生物。只有从逃离宫殿至到达森林管理员家宅的这段时期仍然模糊不清,还有一件令人不解的事,这就是他所叙述的有关他逗留修道院和怎样逃脱牢房的故事是怎样在他心里形成的。必定有外在的动机在起作用,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极其奇怪的是,这段故事讲的正是你的命运,虽然有所窜改。只有森林管理员所交代的那修道士到达他那儿的时间和赖因霍尔德所交代的维克托林逃离宫殿的日期完全不一致。按照森林管理员的说法,疯维克托林势必一到男爵宫殿就立刻在森林里露过面。"——"停一下,"我打断院长的话,"停一下,我尊敬的院长,不顾我的罪孽的重压,继主的宽容之后还获得恩惠和永生,任何这样的希望我都应该从我心头打消;我愿意诅咒我自己和我的一生,在灰心绝望中死去,如果我不愿意满怀深沉的悔恨,像我在圣洁忏悔中所做的那样向您忠诚坦白自我离开这修道院以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话。"于是我不厌其详地向他披露了我的全部生活经历,院长听罢完全惊呆了。——"我必须相信你的话,"我讲完后,院长说,"我必须相信你的话,梅达杜斯教友,因为在你讲话的时候我看到了真实悔罪的全部迹象。——谁能揭开两兄弟的、一个罪恶的父亲的两个自己也囿于罪行的儿子的精神上的相似之处所构成的秘密呢。不用说,维克托林一定是神奇地得救逃出了被你推进去的那个深渊,他就是被森林管理员收容的那个疯修道士,他作为与你面貌酷似者追踪你,后来便死在这儿修道院里。他只是供那股干预你的生活的黑势力戏耍的,——他不是你的志同道合者,他只是个从属的人物,让他来给你制造困难,是为了蒙住你的眼睛,使你看不到也许会展现在你眼前的那个光明的目标。啊,梅达

杜斯教友，魔鬼仍还不间歇地在世上游荡，把他的药酒呈献给人类！——谁不曾有那么一回觉得他的这种或那种地狱的饮料醇美无比呢；但是这是上天的意志，是上天要让人意识到瞬间轻浮的严重后果并从这一清醒的意识中汲取抵御它的力量。这里显示出了主的力量：一如自然界的生命由毒物所引起，自然界中道德上善的原则先由恶引起。——梅达杜斯，我之所以可以这样对你讲话，是因为我知道，你并不误解我。现在到教友们那儿去吧。”

院长话音刚落，最崇高的爱情的思念像一种突然的、使全身抽搐起来的痛苦将我攫住；“奥蕾丽——啊，奥蕾丽！”我大声喊叫。院长站起来，用很严肃的口吻说：“你大概已经觉察到修道院正在准备举行一个大型庆典活动吧？——明天奥蕾丽将穿上修女服并获得罗莎丽婀的法名。”——我愣怔地——无声地在院长面前站住。“到教友们那儿去吧！”他几乎怒气冲冲地说，我迷迷糊糊地来到楼下的斋堂里，教友们都聚集在那儿。人们重新接连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但是我却连哪怕只是一句有关我生活经历的话也说不出来；过去的种种幻象在我脑海里渐渐暗淡，只有奥蕾丽的光明形象闪闪发光地向我迎面走来。我借口作祈祷离开教友们，向坐落在宽大的修道院花园尽头的小教堂走去。我想在这里祈祷，但是那最微弱的响声，林荫小径上那轻柔的沙沙声扰乱我的心境，使我不能虔诚思考。“这是她……她来了……我将再次见到她”——我在心里这样呼喊，我的心害怕和快活得颤动。我觉得，我仿佛听见了有人轻声交谈的声音。我迅速站起来，我走出教堂，一眼便看见，两个修女正迈着徐缓的步伐在离我不远处漫步，在她们中间还有一个见习修女。——啊，那一定是奥蕾丽——我突然感到浑身一阵痉挛——我的呼吸停滞——我想向前走去，但是我没迈动一步，却倒在了地上。修女

们连同那见习修女一起消失在矮树丛中。这是个什么日子！——这是个什么夜晚！总是只有奥蕾丽和奥蕾丽——没有别的形象——没有别的思想占据我的内心。

晨光熹微中，修道院钟声四起，宣布给奥蕾丽穿法衣庆典开始，紧接着教友们都聚集在一间大厅里；女院长在两位修女的陪同下走进来。——当我再次见到这个那样深切爱恋我父亲的这个女人时，我心头涌起的那种情感是难以描绘的；虽然他由于犯下罪行而无情地毁坏了一门定会使他得到人世间最高幸福的婚事，然而已经毁掉了她的幸福的那种爱慕之意却传染给儿子了。她本想培养这个儿子成为虔诚、有德行的人，但是他和父亲一样，犯下了累累罪行，从而破灭了虔诚的养母的每一个希望，养母本想在儿子的德行中为罪恶的父亲的堕落找到慰藉。——耷拉着脑袋，把目光对着地上，我倾听这简短的讲话，女院长在讲话中再次向聚会的教士们报告奥蕾丽进入修道院并要求他们在这决定性的起誓的时刻努力祈祷，以使宿敌没有力量去作乱人心智的游戏，去迫害这位虔诚的少女。“艰难哪，”女院长说，“当初这位少女要经受的考验是艰难的。敌人曾想引诱她去干坏事，地狱能使出的计谋，他都无所不用其极，去迷惑她，使她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罪孽，然后让她从梦中醒来，让她在耻辱和绝望中沉沦。可是永恒的力量保护了这天国的孩子；哪怕敌人今天还企图要加害于她，她必将对他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祈祷吧——祈祷吧，我的教友们，不是祈求这位少女不动摇，因为她那完全倾注在上帝的事业上的心智是坚定的、顽强的，我们是要祈求别让这虔诚的行动受尘世灾害的阻挠。——一种忧虑已经占据了我的心，现在我无法抗拒它！”

明摆着的，女院长把我——把我一个人称作是诱惑人的魔鬼，她把我的到来与给奥蕾丽穿法衣庆典联系在一起，她也许先

人为主，以为我怀有某种恐怖行为的意图。我的悔罪、我的忏悔是真诚的，我确信我的心神已经改变，我的这种感觉使我振奋。女院长不屑于看我一眼；我内心深感受到了侮辱，顿时生出那种痛苦、讥笑的仇恨，我只有在首府城市看到侯爵夫人时才感觉到过这种仇恨，于是我没想在女院长讲完那席话之前跪倒在她面前，我倒是想大胆和勇敢地走到她面前，说："难道你从前就一直是这样一个超世俗的女人，尘世的欲念没有在你心头产生过？……当初你看见我父亲时，难道你一直就这样抗拒，不让罪恶的念头滋生？……咳，你说，甚至后来，当院长的法冠和权杖已经把你装饰，在一人独处的时刻我父亲的形象是否就不曾在你心头激起过对尘世欲望的思念？……骄傲的女人，当你把情人的儿子搂在你的怀里并且那样痛切地呼喊那个浪子——尽管他是个邪恶的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你什么时候可曾像我这样与那黑势力斗争过？倘若不曾先作过艰苦的斗争，今天你能享受到真正的胜利的喜悦吗？——你觉得你自己如此强大，以致你可以蔑视那个屈服于最强大的敌人、然而还是在深切的悔罪和忏悔中站立起来的人？"——我思想的突然转变，忏悔者对因经历过这场战斗而感到自傲、从而坚定地迈向新生活的这个人看法的转变，必定甚至在外表上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因为站在我身边的教友问："梅达杜斯，你怎么啦，为什么你向这位极其圣洁的妇女投去如此奇异的愤怒的目光？"——"是的，"我小声回答，"这可能是一个极其圣洁的妇女，因为她一直站得这样高高的，凡俗的东西够不着她嘛，可是现在我觉得她不像是一个基督教的，倒像是一个异教的女祭司，她正准备拔出刀来进行人祭。"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说出最后这几句我的观念系列以外的话来的，但是随着这几句话一说出口，形形色色的幻象便乱哄哄地挤成一团，它们似乎只在最可怕的景象中

联合。——奥蕾丽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她将像我那样立下一个现在在我看来只是宗教狂热的畸形产物的誓言，从而舍弃尘世？——一如当初我把自己出卖给撒旦，误以为在罪行和罪恶中看到了最崇高、最光亮的生命之希望，现在我想到，我和奥蕾丽，我们俩，哪怕只是通过这唯一的最崇高的尘世享受的时刻，我们俩也要联合在一起并随后作为这股地下势力的牺牲者死去。——是的，谋杀的念头像一个可怕的怪物、像撒旦自己那样在我的脑海里转悠！——啊，我这个失去理智的人没发觉，就在我把女院长的话理解成为是针对我而发的那个瞬间，我就面临着也许是最严厉的考验了，撒旦已经将我控制住并且想引诱我去犯下这最可怕的罪行！和我讲过话的那个教友惊骇地盯着我的脸："天呀，您在说什么！"他这样说；我向女院长那边望去，她正准备离开大厅，她的目光投向我，她脸色煞白盯住我的脸，她摇晃，修女们不得不扶住她。我觉得，仿佛她低声耳语说了这样的话："哦，众圣徒们啊，果不出我所料。"接着，院长莱昂纳杜斯被叫到她身边。修道院里各钟的钟声已经重新响起，其间响彻着轰轰隆隆的风琴声，响着修女合唱队的献祭歌声，这时，院长又走进大厅。于是，各教派的教友们庄严肃穆地列队向教堂行进，那教堂就像以往圣贝尔纳杜斯节那样几乎挤满了人。看台的对面，在饰有芬芳玫瑰花的大祭坛的一侧，为教士们安上了加高的座位，主教的小乐队在看台上为主教亲自吟诵的弥撒伴奏。莱昂纳杜斯把我唤到他的身边，我发现，他忧心忡忡地守护着我；最微小的动作也引起他的注意；他敦促我不停地诵读我的祈祷书。修女们聚集在紧挨着大祭坛前面用矮栅栏围起来的场地上，决定性的时刻到了；齐斯脱齐泽女修道院的修女们把奥蕾丽从修道院内部经由祭坛后的栅栏门带过来。——她一露面，人群里顿时便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声，风琴沉寂下来，修女们的简单

赞歌变成奇妙的、扣人心弦的和音。我还没有张开眼睛；在一阵莫名的恐惧的侵袭下，我浑身痉挛地大吃一惊，我的祈祷书当即掉落到地上。我弯腰去捡它，但是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几乎从高座位上摔下去，倘若不是莱昂纳杜斯一把把我拉住的话。“你怎么了，梅达杜斯，”院长小声说，“你的情绪异常激动，顶住那个凶恶的敌人，他在逼迫你。”我竭尽全力振作精神，我抬起头来，看见奥蕾丽，跪在大祭坛前。哦，天主啊，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妩媚和动人！她穿一身新娘的衣服——啊！在她要嫁给我的那个灾难性的日子穿的就是这样一身衣服。巧妙编结起来的头发上插着盛开的桃金娘和玫瑰。虔诚，这庄严肃穆的时刻把她的面颊染得绯红，在那注视着天空的目光里流露着满怀上天喜悦的神态。比起这一回再次见面来，那会儿我在侯爵宫廷见到奥蕾丽，那会儿我第一次见到她又算得了什么。比任何时候都更狂躁地在我心中燃起爱情的火焰——这狂野情欲的火焰——“哦，上帝，——哦，诸位圣徒！别让我发疯，千万别让我发疯——救救我，把我从地狱的苦难中救出来——千万别让我发疯——因为否则我就只好做出这可怕的事来并使我的灵魂遭受永恒堕落！”——我这样在内心祈祷，因为我感觉到，那恶魔正越来越想加紧控制住我。——我觉得，仿佛奥蕾丽在参与我犯的罪行，仿佛她打算起的誓言在她的意识中仅仅是在主的祭坛前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庄重誓言。我没有把她看作耶稣的新娘，我把她看作那个违背了自己的誓言的修道士的罪恶的妻子。带着狂暴的情欲猛烈拥抱她、然后将她置于死地——这个念头不可抗拒地将我攫住。恶魔越来越狂烈地驱赶我——我眼看就要大声喊叫：“停下，失去理智的傻瓜们！你们不是要把排除了尘世欲念的处女，你们是要把修道士的新娘升格为天国的新娘！”冲到下面的修女们中间去，把她拽出来——我把手伸进袍里，我掏

摸那把尖刀，这时，仪式已经进行到奥蕾丽开始诵读誓言了。——当我听见她的声音时，我觉得，仿佛柔和的月光透过黑压压的、受狂烈的风暴驱动的乌云照射下来。我心里豁然开朗，我认出我竭尽全力加以抗拒的那个恶魔。——奥蕾丽的每一句话都赋予我新的力量，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我很快就成为胜利者。每一个阴暗的邪念，尘世欲念的每一个冲动都已经逃之夭夭。——奥蕾丽是虔诚的天国新娘，她的祈祷可以使我免遭永恒的耻辱和堕落。——她的誓言是我的慰藉，我的希望，我心里豁然亮堂起来。我如今才又重新注意到的莱昂纳杜斯似乎感觉到了我内心的变化，因为他轻声细语说："你顶住敌人的诱惑了，我的儿子！这大概是永恒力量要你经受的最后一次严重考验！"

誓言已经诵读完毕；在修女们吟唱一首对唱曲的期间，人们想给奥蕾丽穿上修女服。人们已经将桃金娘和玫瑰从头发上取下，人们已经在准备剪掉飘垂下来的鬈发，这时教堂里出现一片骚乱——我看到人们都纷纷被挤倒在两边的地上；——骚动的人群越来越近地转动过来。——一个半裸的人（一件卡普栖教徒袍的破布片垂挂在他的周身）露出狂野、可怕的目光用紧握的拳头撞倒周围的人从人群里挤出来。——我认出这是我的那位可怕的与我面貌酷似者，但是就在我预感到情况不妙想跳下去向他扑过去的当儿，这个疯狂的怪物已经跳越过围住大祭坛场地的回廊。修女们叫喊着四散逃窜；女院长已经将奥蕾丽紧紧搂抱在怀里。——"哈哈哈！——"那疯子尖声喊叫，"你们想抢走我的公主？——哈哈哈！——公主是我的宝贝新娘，我的宝贝新娘"——说着，他猛地一把将奥蕾丽高高举起并用那把在手中高高挥舞着的尖刀直刺她的胸膛，一直刺至刀柄，顿时鲜血像喷泉般向上喷涌而出。"好哇——好哇——现在我得到我的宝

贝新娘，现在我得到我的公主了！”——这疯子这样大声喊叫着，跳到大祭坛后面，通过栅栏门奔逃进修道院的通道。修女们吓得尖声大叫。——“谋杀——在主的祭坛前谋杀，”人群叫喊着，向大祭坛冲过去。“堵住修道院的各个出口，别让凶手跑掉，”莱昂纳杜斯大声嚷嚷，人群冲出去，修道士中身强力壮者抄起放在角落里的宗教仪式行列用木杆，在修道院过道里追击那个怪物。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不一会儿，我就跪在了奥蕾丽的身旁，修女们用白布将就着包扎了伤口并救援不省人事的女院长。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我身旁说：“圣罗莎丽娴，为我们祈祷吧[①]，”所有尚还留在教堂里的人一齐大声说：“一个奇迹——一个奇迹，她是一个殉教者。——圣罗莎丽娴，为我们祈祷吧。”——我抬眼望去。——老画家站在我身旁，但是神情严肃而温和，一如他在监狱里向我显现的那样。——没有什么对奥蕾丽之死的尘世的痛苦，没有什么对画家出现的恐惧能够将我攫住，因为我心里正慢慢明白过来，黑势力编结的罗网如今正在解开。

“奇迹，奇迹！”人群不停地叫喊，“你们看见那个穿紫色大衣的老人了吗？——他从大祭坛的画像里走下来了——我看见了——我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人们七嘴八舌地说，于是大家纷纷跪下，人群里的骚乱渐渐平息下来并渐渐变成一种夹杂着呜咽和哭泣的喃喃祷告声。女院长苏醒过来，用深切、巨大悲痛的令人心痛欲碎的声音说：“奥蕾丽！——我的孩子！——我的虔诚的女儿！——永恒的上帝——这是你的裁决！”——有人抬来了一副有垫褥和被单的担架。当人们把奥蕾丽抬上去时，她深深叹了口气，张开眼睛。画家站在她的脑袋的后面，他已经把自己的手放在了她的脑袋上。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强有力

---

① 此句原文为拉丁语。

的圣徒，所有的人，连女院长也似乎内心充满着神奇、惊怯的敬畏。——我在几乎紧挨着担架的一边跪着。奥蕾丽的目光注视着我，对这位圣女的惨痛殉教的深切悲叹之情在我心头油然而生。说不出话来了，我发出来的只不过是一声低沉的喊叫。这时，奥蕾丽轻声细语地说："一个女子被永恒的力量认为值得升上天堂，可以在她认识到一切尘世事物微不足道的时刻，在对永恒欢乐和幸福的王国无尽的渴望充满她心胸的时刻离开尘世，你对这个女子有什么好悲叹的呢？"——我已经站起来，走到担架旁边。"奥蕾丽，"我说，"圣洁的女郎啊！你就把你的目光从虚幻的梦境中垂下来一个片刻的时光吧，否则我一定会死去，在——使我的心灵、我内心的情感错乱、腐败的疑虑中死去。——奥蕾丽！你鄙视那个罪犯吗，他像恶魔本人那样闯入你的生活？——啊！他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惩罚——但是他分明知道，一切忏悔都减轻不了他的罪孽的深重程度——奥蕾丽！你临死前不记仇了吗？"——像受到了天使翅膀的触动，奥蕾丽微微一笑，闭上了眼睛。"哦，——救世主——圣洁的女郎——那我就依然得不到慰藉，只好沉浸在绝望之中！哦，救援！——免遭腐化堕落！"我就这样热烈祈祷，只见奥蕾丽再次睁开眼睛说："梅达杜斯——你向恶势力让步了！可是当我希望在我的罪恶的爱情中得到尘世的幸福的时候，难道我依然是纯正无罪的吗？——上帝的一个特殊裁决要我们补赎我们的罪恶的家族的严重罪行，于是乎，超脱世俗、与尘世情欲毫无共同之处的爱情的纽带便把我们联合在一起。但是狡猾的敌人却向我们掩盖了我们的爱情的这一深刻意义，甚至以可怕的方式引诱我们，让我们以为我们能以尘世的方式去解释天意。——啊！难道不是我吗，难道不是我在忏悔室向你表白爱情，但是没有在你心中燃起永恒爱情的思想，倒是在你心中煽起地狱的情欲火焰，由于这火

焰要把你吞噬，你就想用罪行将它扑灭？鼓起勇气来，梅达杜斯！那个疯狂的傻瓜——凶恶的敌人曾诱使他相信他是你并且必须完成你未竟的事业——是上天的工具，上天用它来完成自己的裁决。——鼓起勇气来吧，梅达杜斯——不久，不久……”已经闭住双眼并带着听得见的喘气声讲完最后这句话的奥蕾丽晕了过去，然而死神还未能将她攫住。“她向您忏悔了吗，尊敬的先生？她向您忏悔了吗？”修女们满怀好奇地这样问我。“绝不是，”我回答，“绝不是向我忏悔，是她用上天的慰藉充满了我的心灵。”——“你是有福的，梅达杜斯，你的考验时期就要结束——然后我就有福了！”讲这话的是那位画家。我向他走去：“那您就别离开我，神奇的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正要继续讲话的时候我的知觉怎么就莫明其妙地麻痹了；我陷入一种似醒非醒、似梦非梦的状态，一阵大声呼喊和叫嚷声把我唤醒过来。我再也没看见画家的影儿。农民——市民——士兵纷纷拥进教堂并强烈要求允许他们搜查整座修道院，定要找到杀害奥蕾丽的凶手，凶手一定还在修道院里。女院长有理由担心会出乱子，拒绝这样做，但是她尽管名高位重，却未能使大家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人们指责她胸襟狭窄、胆小怕事，隐匿凶手，因为凶手是修道士；群情越来越激奋，大家似乎愤慨已极，眼看就要冲击修道院。这时，莱昂纳杜斯登上布道坛，说了几句强硬的不许玷污圣地的话之后便告诉大家，说是凶手并不是修道士，而是一个疯子，他把这疯子收留在修道院里，说是在疯子似乎就要咽气时他曾让人给他穿上教团服把他抬到停尸室去，可是那疯子却从濒死状态中苏醒过来并逃脱了。倘若他还在修道院里，那么，已采取了这些措施，他是不可能逃脱的了。大家这才安静下来，只要求别从过道里，而是经过庭院在隆重的宗教仪式里把奥蕾丽送往修道院。这照办了。吓怕了的修女们抬起饰有玫瑰花冠的

担架。奥蕾丽也和先前一样用桃金娘和玫瑰装饰着。四个修女打着华盖张在担架上方，女院长在两位修女搀扶下紧靠着担架后边行走，其余的人和修女们一道紧随其后，随后是各教团的众教友，各界民众殿后，这个行列便这样行进在教堂里。奏大风琴的修女想必已经到了歌唱队席位上，因为行列一到教堂中央，便低沉而可怕地从歌唱队席位上传下来深沉的大风琴声音。可是，咦，瞧奥蕾丽正慢慢坐起来并举起双手向天空作祈祷状，于是众百姓重新扑通一声跪下并齐声呼喊："圣罗莎丽婀，为我们祈祷吧。"——就这样，我第一次看见奥蕾丽时，在撒旦的迷惑下邪恶而伪善地所宣布的，如今却变成现实了。

当修女们在修道院的下面厅里将担架放下，当修女们和修道士们在四下里站成一圈作祈祷时，奥蕾丽深深发出一声叹息，倒在了在她身旁跪着的女院长的怀里。——她死了！——民众不离开修道院大门；当钟声敲响宣布虔诚女郎命归西天时，大家不禁失声痛哭起来。——许多人起誓，要待在村里参加奥蕾丽的葬礼，待葬礼过后才返回家乡，在这期间严格斋戒。有关这桩可怕罪行以及上天的新娘殉教的谣传迅速传播开来，于是乎，四天以后举行的奥蕾丽的葬礼简直就像一场隆重的、庆祝一位圣女归天的周年纪念。因为在这之前的一天修道院前面的草地上，一如平素在贝尔纳杜斯节那样，就已挤满了人，他们露宿在地上，等待着天亮。只不过就是，代之以欢快的喧嚷，人们只听见虔诚的叹息和低沉的喃喃声。有关教堂大祭坛前那个可怕事件的故事广泛流传，后来闹得沸沸扬扬，大家纷纷诅咒凶手，而那凶手却依然没有踪影。

我通常孤零零在花园小教堂里度过的这四天对我的身心健康具有比在罗马附近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长时间的严格的忏悔更深刻的影响。奥蕾丽的临终遗言已经给我揭开了我的罪行的

秘密，我认识到，我具有德行和虔诚的全部力量，却像一个无勇气的懦夫，不能抵抗撒旦的诱惑，那撒旦企图培育这个罪恶的家族，让它繁衍生长。当我见到乐队指挥的妹妹时，当我心头泛起罪恶的傲气时，我心中的恶的萌芽是幼小的，但是这时撒旦故意让那种药酒落到我的手里，那药酒像一种该受诅咒的毒液使我浑身骚动起来。我不重视陌生画家的、院长的、女院长的严肃警告。——奥蕾丽在忏悔室的出现，结束了罪犯形成的过程。像那种毒液制造出的一种身体上的疾病那样，罪孽突然爆发出来。这个顺从了撒旦的人怎么能看清上天的力量作为永恒爱情的象征缠绕在我和奥蕾丽身上的那条纽带呢？——撒旦幸灾乐祸地把我束缚在一个邪恶者的身上，我的自我不得不深入到他的存在之中，如同他不得不在精神上影响我那样。他的虚假的死亡，也许是魔鬼的骗人的把戏吧，这个我必须记在我自己的名下。这个行动使我熟悉了在魔鬼的欺诈之后随之而来的谋杀思想。所以，那个由邪恶的罪孽制造出来的修道士是那充满魔鬼精神的原则，它把我推入最可憎的罪行之中并驱使我四处漂泊、遭受最可怕的痛苦。直到奥蕾丽按照永恒力量的裁定立下她的誓言时为止，我的内心一直不是纯洁无罪的；直到那时为止，敌人一直控制着我，但是这种奇异的内心的平静，这种像是从上放射下来的、在奥蕾丽讲完临终遗言时泛上我心头的愉快情绪使我确信奥蕾丽的死是赎罪的预兆。——当作安灵弥撒过程中合唱队唱出："跪下吧，受诅咒的人们，贡献给无情的火焰的人们[①]，"我顿时觉得自己战栗了，但是当唱到"让我受祝福吧[②]"时我便觉得，仿佛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奥蕾丽，看见她先是垂下眼帘望着我，然后向着上帝抬起她那颗由一圈星辰围绕的脑袋，为我心灵

---

①② 原文为拉丁语。

的永远健康而请求！——“我恭顺、屈膝地请求，怀着一颗万般悔恨的心！[1]”——我跪在尘土里，但是我内心的情感，我的恭顺的恳求与在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的那种热情悔悟，那种残忍的、狂野的忏悔多么的不一样。现在我的才智才有能力区别真和假，有了这样清醒的意识敌人的每一个新的考验都必将不起作用。——不是奥蕾丽的死，而仅仅是她的死亡的那种令人感到可怕和震惊的方式在最初的瞬间深深地震憾了我；但是很快我就认识到，永恒力量的宠爱让她经受住这最高的考验！——饱经风霜的、涤除了罪行的基督新娘的殉教！——难道她为我沉沦了吗？不！现在，在她离开了充满痛苦的人世之后，她才成为我的那束永恒爱情的纯洁光芒，在我心中闪闪发亮。是的！奥蕾丽的死是那种如奥蕾丽所说只是高耸于星辰之上、与尘世毫无共同之处的爱情的神圣庆典。——这些思想使我高出于我的尘世的自我，所以在齐斯脱齐泽女修道院里的那些日子也许是我一生中真正最快乐的日子。

翌日晨作完晨祷后，莱昂纳杜斯便想带领教友们返回城里；当队伍就要开拔时，女院长把我叫到她身边。我看到她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她的情绪极其激动，泪水从她的眼中涌出。“一切——现在我一切全都知道啦，我的儿子梅达杜斯！是的，现在我又这样称呼你，因为对你这个不幸的人、可怜的人所进行的种种考验，你已经经受住了！啊，梅达杜斯，只有她，只有可能会在上帝的王座前当我们的代言人的她，才是纯洁无罪的。当我内心充满对尘世欲念的思慕想把自己出卖给凶手时，我不是站在深渊的边缘吗？——可是——儿子梅达杜斯！——我曾在孤寂的斗室里掉过罪恶的眼泪，一心惦记着你的父亲！——去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吧，儿子梅达杜斯！也许在应该算在我自己帐上的罪过之外我又把你培养成了邪恶的罪人，任何这样的怀疑如今已经从我心头消失。”

莱昂纳杜斯肯定已经向女院长披露了她一直尚还不曾知晓的我的种种生活经历，他以自己的举止行为向我表明，他也已经原谅了我并且已经让上帝来判断，我将怎样来接受上帝的审判。修道院的旧有秩序依然如故，我如往常那样进入教友们的行列。一天，莱昂纳杜斯对我说：“梅达杜斯教友，我还想让你作一次忏悔。”我恭顺地问，要我作怎样的忏悔。“你可以，”院长回答，“把你的生活经历仔细记录下来。任何奇怪的事件，哪怕是不太重要的，尤其是你在五光十色的世俗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种种经历，你一概不要放过。想象将把你真正带回到这个世界中去，你将再一次感受一切令人胆寒的、滑稽可笑的、令人战栗的和快活有趣的东西，甚至很可能，你将会看到奥蕾丽是另外一个样子，不是作为经受住了殉教考验的修女罗莎丽娴；但是既然恶魔的意识已经完全离你而去，既然你已经完全疏远了尘世，那么，你将像一个不可抗拒的准则悬浮在一切之上，那个印象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我做了院长要我做的事。啊！他说的话都应验了！——当我记述我的生活经历时，痛苦和欢乐，厌恶和欲望——惊惧和兴奋在我内心激荡。——读者诸君，有朝一日你将会读到这些文字，当奥蕾丽的形象在我的勃勃有生气的生活中升起时，我是在对你谈最崇高的美好时刻里的爱情！——有比尘世的欲望更崇高的东西，尘世的欲望通常只会使轻浮、愚钝的人堕落；当心爱的人儿摆脱了邪恶情欲的念头像一束天光把你心中的一切更崇高的、一切从爱情王国给可怜的人带下来福祉的东西点燃时，这就是那最崇高的美好时刻。当回忆起人世生活给我的这些最美好的时光热泪夺眶而出、所有早已结痂的伤

口重新流血的时候，上述这个念头曾使我感到神清气爽。

我知道，在濒临死亡时那敌手也许还会有力量来折磨这有罪的修道士，但是我坚定地、甚至怀着热切的渴望期盼着使我摆脱尘世的时刻的到来，因为这是奥蕾丽，啊！这是圣罗莎丽婀本人临终所允诺的这一切得到满足的时刻。哦，圣洁的女郎，为我——为我请求吧，在这个黑暗的时刻，请求那地狱的势力，我曾经常向之屈服的那地狱的势力，请求它别制服我，别把我向下推进永远堕落的泥潭！

班市卡普栖教团修道院图书馆馆员、长老施皮里迪翁的增补

十八世纪某年九月三日至四日的那个夜晚，在我们的修道院里发生了许多奇异的事情。大概是在午夜时分吧，我在位于我的小室近旁的梅达杜斯修道士的小室里听到一阵奇怪的吃吃笑声和夹杂其间的一阵低沉、哀怨的呻吟声。我觉得，仿佛我清晰地听见一个很难听的、令人厌恶的声音在讲这样的话："跟我来吧，梅达杜斯小兄弟，我们去寻找新娘。"我下床，想到梅达杜斯修道士那儿去，可是这时我心头油然生出一种特殊的恐惧感，致使我竟像是因发烧而全身猛烈打起了寒颤；于是我没去梅达杜斯的小室，而是去找了莱昂纳杜斯院长，不无艰辛地叫醒了他，给他讲了我所听到的话。院长大吃一惊，一骨碌下床说，我应该去拿圣烛，然后我们俩一道到梅达杜斯修道士那儿去。我做了他吩咐我做的事，点着了走廊里圣母像灯盏上的蜡烛，我们上楼去。不管我们怎么仔细倾听，我听到过的那个可憎的声音

再也听不见了。我们倒是听见了轻微、动听的钟鸣声，我们觉得，仿佛一股玫瑰幽香正在四溢开来。我们走近过去，这时小室房门开启，一个蓄着鬈曲白胡子的奇异的高个子男子，穿一件紫色长袍，从里面走出来；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分明知道，此人必定是个危险的幽灵，因为修道院各门户都紧闭着，所以是没有哪个陌生人能闯入的；但是莱昂纳杜斯大胆地望着他，不过却没说一句话。“实现愿望的时刻不远了，”那个身影用很低沉和庄严的口吻说并消失在幽暗的过道里，这下我更害怕了，我差一点没把蜡烛从颤抖的手中掉落下去。但是院长由于虔诚和有坚强的信念所以不太在乎幽灵不幽灵的，他抓住我的胳臂，说：“现在我们到梅达杜斯教友的小室里去吧。”我们也确实去了。我们发现这位一些时候以来就身体十分虚弱的教友如今已气息奄奄，死神已经缚住了他的舌头，他只是还在发出微弱的呼噜声。莱昂纳杜斯待在他身边，我叫醒教友们，我使劲打钟并大声叫喊：“起来！——起来！——梅达杜斯教友快要死了！”他们也果真起来了，我们拿着点燃的蜡烛到这位濒死的教友那儿去时，竟没有一个人缺席。所有的人，也包括终于克服了恐惧感的我，都沉浸在极度的忧伤之中。我们用一副担架把梅达杜斯修道士抬进修道院教堂并在大祭坛前将他放下。这时，他令我们惊骇地竟缓过气来，并讲起话来了，致使莱昂纳杜斯在做完忏悔和赦罪后便立刻亲自施临终涂油礼。而后莱昂纳杜斯待在下面，不停地和梅达杜斯修道士说着话，我们则走上合唱队席位，唱一般的安魂曲为临终的梅达杜斯教友祈祷灵魂福祉。正当第二天，即十八世纪某年九月五日，中午十二点，修道院钟声敲响的时候，梅达杜斯修道士在院长的怀抱里去世了。我们注意到，这正是去年罗莎丽娴修女在立下誓言后立刻便可怕地遭杀害的日期和钟点。在做安魂弥撒时还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在做安魂

弥撒时一股浓郁的玫瑰芬芳弥漫开来，我们还发现，在那幅圣罗莎丽婀的美丽画像上，在那幅据说由一位十分年迈的陌生意大利画家所作、让我们修道院用一大笔钱从罗马近郊的卡普栖教徒手中买来的画像上，缚着一束最美丽的、在这个季节罕见的玫瑰花。当看门人的教友说，一大早，一个衣衫褴褛、形容消瘦的乞丐瞒着我们爬了上去并把那束花粘牢在那幅画像上了。做安魂弥撒时那个乞丐到场并挤到教友们的中间。我们想让他退回原地，但是当莱昂纳杜斯院长用犀利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之后，他便吩咐让他待在我们中间。他收留他当修道院做杂役的修道士；我们叫他彼得兄弟，因为他曾用过彼得·舍恩费尔德的名字，我们赏赐给他这个骄傲的名字，因为他心情温和，寡言少语，只偶或开怀大笑，由于这不含有丝毫恶意，所以很使我们感到高兴。有一次莱昂纳杜斯院长说，彼得的光在呆傻的烟雾中熄灭了，生活的嘲弄已经在他内心变为那种呆傻。我们大家都不明白，博学的莱昂纳杜斯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但分明看得出来，他和杂役修道士彼得必定早就相识了。就这样，为了上帝的更高的荣耀[①]，在这些据说包含有梅达杜斯修道士生平事迹、我却未曾读过的文字材料之外，我又十分详尽、不无辛劳地增补上了他死亡时的情况。已经与世长逝的梅达杜斯教友安息吧，愿天主以后让他愉快复活并把他接纳进神圣男子的合唱队里，因为他是十分虔诚地死去的。

① “为了……荣耀”这句话原文为拉丁语。

译 后 记

在十九世纪初叶的德国浪漫派作家中，恩斯特·台奥多尔·阿马丢斯·霍夫曼是最为复杂矛盾和最有争议的一位作家。他几经沉浮，如今终于被世人公认为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伟大作家。

《魔鬼的迷魂汤》是一部长篇幻想小说。霍夫曼在一八一四年和一八一五年期间创作《魔鬼的迷魂汤》时，他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个中篇小说集《卡洛式的幻想作品》，当时的霍夫曼打算用这部长篇幻想小说赢得更广泛的读者。

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一四年秋，霍夫曼在班贝克市任该市剧院乐队指挥，同时从事导演、作曲、装饰画等工作。显然，《迷魂汤》的创作与作者在班贝克市的这一段生活是有着一定的联系的。作者曾在班市与友人一道出席过卡普栖教团修道院里的招待筵席，结识了一个名叫屈里卢斯的修道士。据作者的友人在回忆录中所述，霍夫曼曾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研究了这位教士的生活经历并熟悉了种种修道院生活的详情。霍夫曼在这期间所接触到的南德天主教界在这部小说中有所反映并为作者提供了自由创作的历史背景。

不少人指出，在《魔鬼的迷魂汤》以及霍夫曼的众多其他作

品中，在素材、情节和主题方面，都可以看到英国一七九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修道士》的影子。霍夫曼显然读过这部当时在德国广为流传的修道院小说的德文译本。但是光指出《迷魂汤》与《修道士》有某些相似之处，这远不足以恰如其分地评价霍夫曼这部小说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德国著名诗人海涅高度评价《魔鬼的迷魂汤》，认为“在《迷魂汤》中，包含着人的才智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最可怕和最叫人胆战心惊的东西。在这方面，描写同样题材的英国小说《修道士》显然逊色得多。据说在哥廷根的一个大学生读了这部小说后发疯了。”德国文学史上其他著名的带神怪色彩的作品，如席勒的《能见鬼神者》和克林格的《浮士德》，扬·保尔的《巨神》和《赫斯佩罗斯》，布雷塔诺的《玫瑰花环浪漫曲》和福格的《魔环》以及蒂克和诺瓦里斯的某些作品，与《迷魂汤》相比都相形见绌，不得不被归入二流作品之列。

霍夫曼试图用缜密的心理分析来说明并认证人物行为的动机，从而使情节发展中的不可信特性得到抵消，这一点正是使《迷魂汤》不同于作者同时代众多恐怖小说和鬼怪故事的一大特色。霍夫曼广泛研究了有关的医学、心理学方面的专业文献并将其应用在文学创作上。在写作《迷魂汤》第二部时，他尤其应用了一八一四年刚刚在班贝克出版的亨·舒伯特所著《梦的象征性意义》一书的研究成果。此外，霍夫曼还参阅了十九世纪初出版的大量其他有关心理分析、精神疾病治疗等方面的著作。他还向心理学权威人士请教有关的知识，利用了他的一位任班贝克市近郊一家精神病医院院长的朋友所提供的情况。

小说中的人物在家系方面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为了使读者便于看清小说在结构上的这一层关系，译文中特附上“梅达杜斯世系表”一份。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魔鬼的迷魂汤
作者＝［德］恩·台·阿·霍夫曼著
页数＝３０４
ＳＳ号＝１２１３４１１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９．１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出版者前言
梅达杜斯世系表
第一部
　　第一章　　童年时代和修道院生活
　　第二章　　涉足红尘
　　第三章　　旅途历险
　　第四章　　生活在君侯宫廷
第二部
　　第一章　　转折点
　　第二章　　忏悔
　　第三章　　返回修道院
译后记